

万卷方法

研究方法·基础应用

# 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 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



NETNOGRAPHY: DO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LINE

罗伯特·V.库兹奈特 (Robert V. Kozinets) 著

叶韦明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 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 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

NETNOGRAPHY:

DO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LINE

罗伯特·V.库兹奈特 (Robert V. Kozinets) 著

叶韦明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Netnography: Do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line, by Robert V. Kozinets.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2010 by Robert V. Kozinet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13 by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原书英文版由 SAGE 出版公司出版。原书版权属 Robert V. Kozinets。

本书简体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由 SAGE 出版公司授予重庆大学出版社,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

版贸核渝字(2013)第 35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美)库兹奈特(Kozinets, R.V.)著;叶韦明译.一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6(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Netnography: Do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line

ISBN 978-7-5624-9745-5

I. ①如… II. ①库…②叶… III. ①互联网络—应用—民族志—研究方法 IV. ①K1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7593 号

## 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

罗伯特·V.库兹奈特 著

叶韦明 译

策划编辑:雷少波 林佳木

责任编辑:李桂英 林佳木 版式设计:林佳木

责任校对:邬小梅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易树平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mailto: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940mm×1360mm 1/32 印张:8.25 字数:237千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978-7-5624-9745-5 定价:36.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 致 谢

如果说一个小孩需要尽全村之力才能养活,那么,这样的一本书是由整个城市的网络所造就。感谢伦敦 Sage 出版社的编辑帕特里克·布林德尔(Patrick Brindle),他提议我写作此书,并且在全书写作过程中不断地给予热情的鼓励。当我这位作者显出困惑或过度自信的时候,帕特里克适时出现,用得体的建议和鼓励,或从编审的视角给出评论,使写作步入正轨。没有他就不会有这本书。他的编辑助理安娜·科特曼(Anna Coatman)也给我提供帮助和引导,使得这本书能顺利完成。对我初期营销方面的问题,哈丽特·鲍尔库姆(Harriet Baulcombe)给出耐心的回复,并在全书写作过程中不断给予支持。雷切尔·博罗(Rachel Burrows)是个亲切能干的制作编辑。一位匿名的文字编辑给全书的文本增色不少。此外,加拿大普通研究基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Standard Research Grant)给本书的写作提供慷慨资助(编号:410-2008-2057,2008-2010),以支持“在营销研究中发展互联网民族志”。

此处也感谢许多能力出色的、心胸开阔的人,他们的鼓励和启发引导我发展网络民族志。我的论文导师史蒂夫·阿诺德(Steve Arnold)持续不断地支持我对互联网的兴趣和实验。如果没有他的包容思想和明智指导,没有金斯顿女王大学其他教授和同学的鼓励,我的毕业论文以及从中发展出来的方法论作品都不可能存在。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他在这个领域的早期作品是我的研究基础——对我的毕业论文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他的作品和建议对我的职业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约翰·谢瑞(John Sherry)一直是良师益友。约翰对我的工作始终给予支持,关注高技术,鼓励我坚守这个在当时少有人涉足的研究领域。我从消费者研究协会的同事那里得到

很多帮助,他们对我在会议中发表的早期文章的评论使我获益匪浅。1996年,许多消费者研究协会的同事参加了网络民族志在图森的简陋“生日礼”,当时我展示了该技术。我清楚记得当时在会议室中那些友善的面孔:克雷格·汤普森(Craig Thompson)、埃里克·阿尔努(Eric Arnould)、贝思·赫希曼(Beth Hirschman)、乔纳森·施罗德(Jonathan Schroeder)和斯蒂芬·布朗(Stephen Brown)。

当然,本书的成型是基于一系列的会议报告、参考会议、文章和书中章节。我要感谢拉斯·温纳(Russ Winer),他鼓励我以网络民族志为题目给市场研究期刊写篇论文,这也许是当时关于该方法的最重要的文章。毫无疑问,如果当时拉斯没有来凯洛格商学院与我面谈,这个方法的发展可能会完全不同。瓦格纳·镰仓(Wagner Kmakura)接手拉斯的编辑工作,在拉斯的基础上加入他的评论和建议,更重要的是出版了那篇文章。

营销和消费者研究领域的同事长期给我巨大的支持和帮助,能够在这个英才济济的领域里工作,我深感荣幸。看到全球研究网络学者的兴起也令人倍感欣喜,如英格堡·克莱普(Ingeborg Kleppe)、波林·麦格罗兰(Pauline Maclaran)、米丽亚姆·卡特拉尔(Miriam Caterall)、玛格丽特·霍格(Margaret Hogg)、马库斯·吉斯勒(Markus Giesler)、霍普·肖(Hope Schau)、阿尔·穆尼兹(Al Muniz)、米歇尔·尼尔森(Michelle Nelson)、塞利·奥特纳斯(Cele Otnes)、伯纳德·科瓦(Bernard Cova)、拉斯·贝尔克(Russ Belk)、贾妮丝·德内格里·诺特(Janice Denegri Knott)、克里斯廷·德·法尔克(Kristine de Valck)、道格·布朗利(Doug Brownlie)、杰伊·汉德尔曼(Jay Handelman)、安德烈娅·海梅森伯格(Andrea Hemetsberger)、约翰·富勒(Johann Fuller)、吉尔·艾弗里(Jill Avery)、斯特凡诺·佩斯(Stefano Pace)、罗伊·兰格(Roy Langer)、苏珊妮·贝克曼(Suzanne Beckman)、珍妮弗·桑德琳(Jennifer Sandline)和保罗·休尔(Paul Hewer),他们都是早期的实践者。这些创新的学者冒着风险,在研究中采用当时还少有人用的网络民族志技术。网络民族志也在年轻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中得以发展,这些学者有戴安·斯卡拉波托(Daiane Scaraboto)、韩丹·维克丹(Handan Vicedan)、丹·韦斯伯格(Dan Weisberg)、伊斯·

伊尔汗(Ece Ilhan)、理查德·克齐尔(Richard Kedzior)、利厄·卡特(Leah Carter)、玛丽-阿格妮丝·帕尔曼蒂耶(Marie-Agnes Parmentier)、乔纳斯·如卡斯(Joonas Rookas)、米杜拉·德维威迪(Mridula Dwivedi)、阿尼尔·亚达夫(Anil Yadav)、萨利赫·阿舍比尔(Saleh Alshebil)、杰夫·坡多申(Jeff Podoshen)、米奇·维勒米洛维奇(Miki Velemirovich)、卡特琳娜·普锐斯(Caterina Presi)和安德鲁·费尔德斯坦(Andrew Feldstein)。

网络民族志一直都是企业和市场营销人员在市场研究中的可靠方法。我要感谢“企业美国”团队中的许多人,他们验证网络民族志的概念,与我一起提炼和发展这一技术。我对这些优秀的管理者 and 市场营销人员的洞察力、支持和信任致以衷心的感谢,他们是克里斯·约瑟斯(Chris Yothers)、伊莎贝尔·特伦布莱(Isabel Tremblay)、鲍勃·伍达德(Bob Woodard)、安德烈娅·马利根(Andrea Mulligan)、西娅拉·奥康奈尔(Ciara O'Connell)、辛迪·艾尔斯(Cindy Ayers)、马丁·莱德罗(Martin Rydlo)、乔斯·卡瓦柳(Jose Carvalho),以及 Hyve AG 公司的智囊团迈克尔·奥索夫斯基(Michael Osofsky),网基公司(NetBase)的逢坂裕子(Hiroko Osaka)。

不仅要感谢周围的世界,还要感谢我身边的家庭。我的父母安妮和迈克尔,以及我的姐姐珍妮弗,他们一直对我的研究充满兴趣且热情地表达鼓励和支持。网络民族志是我最年长的孩子,而我另外三个可爱的小孩——艾伦、卡梅伦和布鲁克——从出生开始就耐心地看着他们的父亲投身于网络民族志研究项目。数月里,这本书挤压了我参与家庭活动的时间,但我的孩子们并无怨言,对本书充满兴趣并热切地盼望着完成的作品。对我无与伦比的妻子——她是我停靠的港湾并给我坚定的支持,致以最深刻的感谢。

最后,对于所有创造、发明、投入、创建、梦想互联网,以及晚期或早期的采用者、登录和使得互联网“发生(happen)”的人,我谦卑地致以谢意;并将此书献给所有这样的人,献给我们所有美好的连接。

# 简明目录

---

1 线上文化与社区	1
2 理解线上文化	27
3 在线研究:方法	49
4 网络民族志方法	69
5 研究的计划和进入	87
6 资料搜集	113
7 资料分析	141
8 进行符合伦理的网络民族志	163
9 表达和评估	189
10 发展的网络民族志:变化的状况	209
术语表	223
人名译名对照表	227
参考文献	235
译后记	253

# 详细目录

---

1	线上文化与社区 .....	1
	引 言 .....	2
	本书目标 .....	4
	我们为什么需要网络民族志 .....	5
	必要术语的定义:线上社区和文化 .....	9
	线上文化和赛博文化 .....	13
	线上社区和文化的特征及相关数字 .....	16
	全球模式 .....	19
	本书结构 .....	21
	总 结 .....	24
2	理解线上文化 .....	27
	技术和文化 .....	28
	技术和文化的早期研究 .....	29
	增进对线上社会世界的细致理解 .....	32
	研究新实践和变化的意义系统 .....	36
	线上社区和现实参与的类型与类别 .....	38

线上社区参与的类型 .....	40
线上社区的类型 .....	42
发展线上文化和社区的研究 .....	44
总 结 .....	48
<b>3 在线研究:方法 .....</b>	<b>49</b>
考虑方法的选择 .....	50
调 查 .....	51
访谈和日志方法 .....	54
焦点小组 .....	56
社会网络分析 .....	58
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 .....	65
总 结 .....	67
<b>4 网络民族志方法 .....</b>	<b>69</b>
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的过程 .....	70
网络民族志是不完整的民族志的观点 .....	73
区别研究线上社区和社区在线的研究 .....	76
融合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 .....	77
计算机中介的田野工作的背景 .....	80
总 结 .....	85
<b>5 研究的计划和进入 .....</b>	<b>87</b>
关于参与的一些术语 .....	88
准备好了吗? 出发? .....	89
研究聚焦和研究问题 .....	94
发现你的网站:定位一个合适的线上田野 .....	99
网站选择和进入准则 .....	105
设定资料搜集的最初策略 .....	106

伦 理 .....	107
总 结 .....	110
<b>6 资料搜集 .....</b>	<b>113</b>
网络民族志资料搜集的重要性 .....	114
获取和搜集线上资料的基础 .....	117
垃圾信息简述 .....	123
网络民族志资料存档 .....	124
非文字的文化资料 .....	126
引出网络民族志资料 .....	127
网络民族志访谈 .....	130
网络民族志田野记录资料 .....	134
总 结 .....	138
<b>7 资料分析 .....</b>	<b>141</b>
分析和解释定性资料:简要概览 .....	142
资料分析:一个网络民族志的例子 .....	144
考虑手动和计算机辅助的定性资料分析方法 .....	150
计算机辅助的定性资料分析详谈 .....	152
将资料分析原则应用于网络民族志资料 .....	155
网络民族志中的文本性、(非)实体化和认同问题 .....	155
关注网络民族志研究数据中的虚假和造假问题 .....	156
网络民族志资料分析的实用符号互动论方法 .....	158
总 结 .....	160
<b>8 进行符合伦理的网络民族志 .....</b>	<b>163</b>
互联网研究伦理、伦理审查委员会和网络民族志 .....	166
公共与私人谬误 .....	168
赛博空间的同意 .....	171



线上伤害 .....	172
署名或不署名,这是一个问题 .....	173
法律思考 .....	174
合乎伦理的网络民族志过程 .....	176
总 结 .....	186
<b>9 表达和评估 .....</b>	<b>189</b>
标准、评估和网络民族志 .....	190
改变时刻和发展标准:民族志调查的简史和标准 .....	191
发展网络民族志的准则 .....	194
评估和鼓励网络民族志质量的十个准则 .....	196
总 结 .....	207
<b>10 发展的网络民族志:变化的状况 .....</b>	<b>209</b>
思考网络民族志的理论新发展 .....	210
因特网世界的扩张 .....	214
博客的网络民族志 .....	215
社交网站的网络民族志 .....	216
虚拟世界的网络民族志 .....	217
网络民族志的扩展 .....	218
结尾:与人类学家一起冲浪 .....	219
总 结 .....	221
术语表 .....	223
人名译名对照表 .....	227
参考文献 .....	235
译后记 .....	253

# 1

## 线上文化与社区

我们的社会世界日趋数字化,数以百万计的人通过多种在线社区及与之相关的“赛博文化”(cybercultures)进行互动。为了保持同步,我们的研究方法必须更新。本书提供了一套网络民族志方法的指南,这种民族志研究方法适用于分析互联网对当前社会世界的影响。

### 关键词

社区	community
文化	culture
赛博文化	cyberculture
民族志	ethnography
互联网研究	Internet research
网络民族志	netnography
在线社区	online community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 引言

我们的社会世界日趋数字化,因此,世界各地的社会科学家发现,他们需要紧跟互联网上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经历,通过其他技术中介的传播形式(technologically-mediated communications)来了解社会。本书给新一代研究者提供了方向。本书的主题是网络民族志——一种专门的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当前以计算机为中介(computer-mediated)的社会世界中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

在消费和市场研究中,网络民族志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研究形式。它们被用来解决种类繁多的主题,从线上广告的应用研究,到更普遍的调查研究,包括认同、社会关系、学习和创造力。网络民族志揭示并分析人们用来建构一个“数字化自我”(Schau and Gilly, 2003)的自我呈现策略。一份网络民族志揭示了电子游戏玩家对植入式广告和品牌广告如何作出回应(Nelson et al., 2004)。另一份网络民族志阐述了新娘们管理跨文化矛盾情绪的应对策略(Nelson and Otnes, 2005)。网络民族志还被用来研究关于非法对等(peer-to-peer, 即P2P)文件共享的全球伦理和感受(Cohn and Vaccaro, 2006),还有研究消费者行动主义(Kozinets and Handelman, 1998),并展示在创新的在线社区中,知识创造和学习如何通过“虚拟的重复体验”在成员间实现(Hemetsberger and Reinhardt, 2006)。

在过去的十年里,世界各地的研究者进行网络民族志研究,涉及种类繁多的主题。鉴于我们社会世界的变化,这种现象并不足以为奇。1996年,有大约25万个网站为全球约4 500万线上使用者提供公开内容,这些使用者大多位于北美和西欧。2009年,全世界有超过15亿互联网使用者,占总人口的22%。此外,这些使用者不再像1996年那样,被动地消费公开内容——而是积极地互相沟通。他们向外形成、表达和深化他们的社会同盟和归属关系。

根据我们的定义,对于全世界少至1亿,多至10亿人来说,参与

在线社区是社会体验中常规和持续的部分。<sup>①</sup>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爱荷华某农民是大豆种植者合作社的一员,在会议间隙积极地在社团论坛上发言。土耳其的社会学学生经常使用她的社交网站,并在她喜爱的音乐家粉丝网上发帖。患有疾病的年轻人经常向在线群体寻求建议和帮助。令人尊敬的行业主管披上虚拟的外衣,在虚拟世界的后巷里过着秘密的第二人生。

网络民族志的发展,能帮助我们理解他们的世界。

营销和消费者研究这个应用型跨学科领域迎接着快速发展的新技术和应用,使网络民族志得以发展。正如药学的研究者使用基础化学一样,营销和消费者研究吸收众多领域,如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洞见,选择性地应用它们的基础理论和方法。

当然也有明显的例外,总体而言,人类学家似乎更滞后于或更不愿意关注线上的社会群体(Beaulieu, 2004; Garcia et al., 2009; Hakken, 1999; Miller and Slater, 2001)。但是,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遍布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达到如此的程度,使我们已经无法回头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将互联网和计算机中介的沟通形式吸收到研究中,他们再也不能充分地了解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许多最重要的方面。在线社会生活和“真实生活”的社会之间是否存在本质的差别?渐渐地,答案变成否定的了。这两者混合成一个世界、一个真实生活的世界,因为人们如此生活。这个世界里包含技术的使用,用来沟通、联系、社交、表达和理解。

想有这么一份关于专业群体如医生或律师工作生活的民族志,我们真的可以做出一份有意义的叙述,其中完全不涉及也不分析线上论坛、电子邮件、即时信息和公司网站的内容吗?我们是否可以提供

---

① 这一类电子中介的产品或服务被冠以各种术语,如“线上的”“虚拟的”“计算机中介的”,甚或“电子社区”或“电子部落”。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虚拟社区”一词是被普遍接受的,但它逐渐衰落了,很可能因为“虚拟”一词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即这些社区是模拟的、不真实的镜像,而非实际的或真实的。在本书中,我倾向于使用“线上社区”一词——尽管不得不承认这一术语和其他所有的术语一样具有缺点,且可能被更新或更好的术语所替代。

一份民族志,试图理解“吞世代”<sup>\*</sup>和青少年的社会世界,但不提及也不研究手机使用和对话、短信息、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站吗?当我们面对特定的主题,如当代音乐、电视、名人或电影的粉丝社区,游戏玩家社区,业余艺术家或作家,或者软件开发,如果不涉及线上数据和计算机中介的沟通这类细节,我们的文化素描将会极其苍白,因为正是这些线上内容使得这些社会集体成为可能。

十年前,莱曼和韦克福德(Lyman and Wakeford, 1999:359)写道:“数字化和网络技术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在今天,这个说法比当时更贴切。毫无疑问,关于使用互联网和其他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新研究为以下这些领域添砖加瓦:文化研究、社会学、经济学、法律、信息科学、商业和管理、传播研究、人文地理、护理和医疗保健、人类学。这些专业通常在脱离其他相关领域的学者和理论资源(theoretical silos)的情形下形成自己的见解。

## 本书目标

本书旨在提供一套方法指南,对在互联网和相关信息通信技术上发生的、技术中介的社会互动进行文化面向的研究。尽管多种领域已经采用这种方法来调查研究这些主题,但仍有几分不确定,且处在变化之中。本书将试图使这些方法系统化,并在一个涵盖性术语(umbrella term)中推荐一条路径。

因此,本书对于那些对线上社区和文化研究、其他形式的线上社会行为感兴趣的读者特别有益。这些读者可能是教授、学术研究者、本科生或研究生、市场研究者或者其他类型的专业研究者或顾问。本书的主题涵盖多种线上文化体验。网络民族志方法不仅帮助研究者研究论坛、聊天和新闻组,还有博客、影音材料、照片图像、播客社区、虚拟世界、网络游戏玩家、移动社区和社交网站。

本书的基本原则是描述和解释大量的例子。正如所有的方法手

---

\* Tweens:10—12岁之间的人,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Tween\\_\(demographic\)](http://en.wikipedia.org/wiki/Tween_(demographic))。——

册一样,你越多“参与”书本且使用案例,你的学习体会就会越多。伴随着你阅读本书,请试着在一个小型的、初期的项目中使用这些描述和例子。你会发现比起民族志,网络民族志的开头要简单得多。当本书讨论研究主题时,请聚焦和提出你自己的研究问题。当本书讨论用搜索引擎定位合适的线上社区时,请你也从研究搜索引擎开始。当本书讨论数据时,请搜集你的数据。当本书讨论资料分析时也着手分析你的数据。逐字逐句地通读案例,并参与其中——如果你对此充满好奇,那么就使用你的搜索引擎来进一步探索。如果你以上述方式参与本书,结束时你会满载亲身实践的知识而归。本书的目标是使得研究者可以进行聚焦于任何一种线上社区和文化的民族志研究项目,完全知道项目该如何进行。越多实践本书的内容和案例,你就越能够达到此目标。

在回顾历史资料之后,本章介绍一些必要的定义、可能有用的理论、一些方法的比较与对照,接着本书进行网络民族志方法的详细描述。本书还提供一个对读者可能有帮助的词汇表,这个词汇表总结了书中使用的,及线上社区研究领域中的术语和概念,还包括有时难以避免的首字母缩略词。接下来,这一章将详尽阐述区分民族志方法与网络民族志的必要性。

## 我们为什么需要网络民族志

我的博客上最近有一系列文章讨论是否有必要用术语将线上进行的民族志区分开。这场讨论获益于许多评论者的洞见,特别是一个应用人类学家杰瑞·隆巴蒂(Jerry Lombardi)的评论,他具有大量的市场研究经验。尽管一开始杰瑞质疑使用新词的必要性,但他最终在具有说服力和历史背景的术语中论述了“网络民族志(Netnography)”一词的价值。

回想我们这个可爱的、神圣的词汇“民族志”,在19世纪早期,它也是一个新词——现在它可能是一个旧词了(oldologism)——定义该词的创造者试图传递以前并不以这种形式存在,或者不以这种目标存在的一种实践。如果我们在1835

年的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讨论这个问题,我也许会提出,当“比较道德哲学(comparative moral philosophy)”或“原始人的风俗和习惯(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savages)”(我们把这些说法用在我们的商业客户身上)仍然运作顺畅时,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时髦复杂的术语?研究和知识分子创新的世界充满了新词,这些词不仅崭新,而且有时听起来很奇怪或有误:控制论、语言心理学、软件。是的,绘制现实的新地图有时呼唤新名词,而有时这个名词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

当我们考虑是否需要一个特殊的新名词时,有一些关键因素。首先,我们所讨论的东西在实质上是否有显著的差别。一个世纪以前的人类学家是否费力地创造、合理化、定义他们的新领域?他们是否需要“民族志”这个新词,或者“野蛮人的风俗和习惯”就可以满足他们的目标?在这个例子里,我们需要询问那些在目前互联网和其他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世界里进行文化研究的人:真的有差别吗?

本书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第4章详细地解释了这些差别,但重点是,线上的社会经验与面对面的社会经验有本质的差别,因此对它们进行民族志研究也有明显的差异。之后的章节将会解释,两种民族志方法至少有三个差别。

首先,进入线上文化/社区与面对面的进入截然不同,表现在不同方面,如接近性、方法和潜在内含的范围。“参与”在面对面和线上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观察”这个术语也是如此。其次,搜集和分析文化资料具有特别的挑战性,新的线上机会也是如此。“记录田野笔记”的意义也有巨大差异。资料的数量可能不同。当资料以数字的形式存在,使用特别的分析工具和技术的能力也改变了。对待资料的方式也可能不同。最后,面对面田野工作的伦理步骤很少(如果有的话)可以被简单地转译到线上媒体中来。知情同意这样的抽象规则可以在广泛意义上被理解。

如果我们都认为以上这些是显著的差异,那么我们应该也能同意,给线上使用的民族志提供另一个名称是有用的。那个名称不一定是网络民族志。十余年来,“网络民族志”一词已经被用在线上社区和文化上。这段时间里,不同研究者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他们所做的

事情。谢莉·科雷尔(Shelley Correll, 1995)简单地把她对网络论坛的研究称为民族志,也许她这么做就暗示了,不论是研究特罗布里安岛上的人,还是研究网络论坛上的女同性恋互动,所用的方法并没有变化。安妮特·马卡姆(Annette Markham, 1998)和南希·贝姆(Nancy Baym, 1999)也使用这个术语——尽管马卡姆和贝姆(Markham and Baym, 2008)看起来更倾向于“定性研究”这一更广泛使用的术语。也许这么做的言外之意是,民族志已经被公认为一种灵活和适应性很强的方法;民族志是民族志,在它前面加上数字的、在线、网络、互联网或网页等前缀完全是可选择的。

克里斯汀·海恩(Christine Hine, 2000)在她影响深远的重要著作中将线上社区研究称为一个虚拟民族志,虚拟暗示着这一尝试是部分的且非真实存在的,因为它只针对社会经验的线上部分,而不是全部的经验。最近几年,我也看到很多新名词被赋予到线上民族志这种方法上,包括网页民族志(webnography)、数字民族志(digital ethnography)和赛博人类学(syberanthropology)。还可以有更多的新词,且不会产生歧义。尽管研究者给他们的的方法取了很多名字,但是很少有具体的过程指南,引导研究者一步步进行线上社区或文化的民族志,并展示他们的作品。虽然一些程序需要基于具体情况而定,而且在一些极端情况下超出了指南的范围,但是本书致力于填补这一空白。

我来自于这样一个领域,更偏好“网络民族志”这个术语,我也见证了使用单一的、有辨别性的名词指称某一技术的若干好处。重要的是注意到,定性研究幸运地获得不断发展,与之相互联系的技术也与民族志相联系。这些技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创新:扩展的个案方法、话语分析、结构民族志、整体性的民族志、自传式民族志、民族方法学、反思现象学和参与行为研究(详见 Miles and Huberman, 1994; Tesch, 1990)。当一种方法与现有的方法有明显差异时,它会获得一个新的名字,事实上这种方法本身会成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或学派。在我看来,企业人类学家践行民族志的实用和应用的道路,因此他们与学院派人类学家截然不同,具有独特的原则,也许包括创造特有的名词(详见 Sunderland and Denny, 2007)。



我们不需要创造这些名词,但我们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提出线上文化和社区民族志的学者们迅速地铸造这些特殊方法的特有名词。然而,当我们读到诸如“网页民族志(webnography)”、“网络的民族志(network ethnography)”,或者“数字民族志(digital ethnography)”这些词时,怎么知道它们所偏好的方法或它们的评估标准?我们如何了解它们融合线上资料 and 人际资料的方式?评估这些文档时,所用的标准与那些自称“线上民族志(online ethnography)”或“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的评估标准是否相同?我们究竟需要有多少不同的术语?

在消费者研究和市场研究中,我们逐渐采用“网络民族志(netnography)”一词指称用来研究线上文化和社区的民族志方法。这类作品大多完成于(1996年)该术语被确定的时候,往往采用网络民族志方法已经明确的相关原则和技术。如不同的学者建议调整网络民族志的伦理原则。一些其他学者选择使用这些改编版本,并引用改编后的作品;其他人则不这样做。

总体而言,这个系统运行顺畅。顺利发展的程序和标准使得顶级期刊都接受网络民族志的文章。他们知道该交给哪些评审人,找哪些引文,如何评估。如果方法值得信任,评审人和编辑则关注理论发现的效用和创新意义。这是方法论标准在常规科学中扮演的作用。标准和流程确定了,随着术语被共同使用,这些标准使得评价和理解可以更加清晰。社会科学家建立这样一种方式,一边维持民族志的内在灵活性和适应性,同时具有统一的程序传统和质量标准。

对于线上社区和文化研究的新领域,一套共同的标准将带来稳定性、一致性和合法性。与其为若干不同的名词指称同一个方法而困惑(如同倒掉的巴别塔),不如遵循一种技术,一套原则——或解释某人如何背离该方法、改善该方法,以及它如何有助于我们的方法论认识——将提供更必要的清晰性和一致性。如果我们想要比较不同的研究,需要了解它们使用的方法是否密切相关,研究的发现才有比较的可能。它们的差异不应该缘于使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这也可以帮助一个新兴的发展中的学术领域具备统一的立场和语言。具有共同的术语、方法和一个共同的引文库——正如我试图在本书中动用大量

不同学科的引文——应该可以鼓励在不同学术领域的知识分享。这个领域的一致性将会提供更多必要的清晰性、更少的无意义重复、更好的理论建设,以及最根本的,对那些在该领域工作的学者们更高的认可。

## 必要术语的定义:线上社区和文化

人们转向计算机网络以参与文化资源,且获得社区的感觉,网络民族志承认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因此,本书有必要处理英语中两个最复杂和最有争议性的术语:文化和社区。本章作为介绍性的章节,致力于确保这些术语,以及它们在民族志中的应用和功能得到清晰的界定。

尽管用“社区”这一术语描述各种线上沟通的共享已经十分普遍,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学术争论探讨该术语的适用性。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即在被称作“Web 1.0”时期的时候,线上经验更像是读一本书,而非共享对话。起初,人们认为线上群体的成员几乎没有物理接触。在线上社区刚成立时,参与者总是被假定为警觉地维持匿名性。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成员所参与的诸多互动转瞬即逝,且在本质上往往是信息性或功能性的。

然而,认为线上聚集是一种社区形式这样的观点我从开始即有,持续至今。社区和文化可以存在于因特网的许多众人熟知的论坛和“地点(places)”。一个电子邮件群列表可以传递文化,同样一个社区可以是一个论坛、一个博客或微博、一条维基百科、一个照片或视频分享网站,也可以是播客和视频播客(vlog: video blogs)。社交网站和虚拟世界承载着多种文化的复杂标记,且展现和锻造新的连接和社区。新闻组和电子公告栏,如同聊天室一样,尽管是“老式的”社区,依然没有完全过时。不仅社会接受人们通过计算机中介(computer-mediated)的链接向外发展和连接,而且这些“地点”和相关的行动已经成为寻常之物。作为因特网开始发展时的传令官,电子邮箱号称“杀手级应用”,结果发现它不过是公共联系的冰山一角。

“虚拟社区”这个术语是因特网先驱霍华德·莱茵戈尔德

(Howard Rheingold, 1993:5)提出的。他定义虚拟社区是“从网络兴起的  
社会集合体,足够多的人进行……足够长时间的公共讨论,伴有充分  
的人类情感,在赛博空间(cyberspace)形成个人关系的网络”。正如  
莱茵戈尔德指出,人们在线上社区

互相寒暄和争论,参与智力的讨论,进行交易,交换知识,分  
享情绪支持,制订计划,头脑风暴,八卦,结怨,相爱,结交和失去  
朋友,玩游戏,创造一小部高水平的艺术作品,以及很多无聊的对  
话(1993:3)。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大约十年前,斯塔·罗克珊·希尔兹(Starr  
Roxanne Hiltz, 1984)研究这些现象,确定了“线上社区”这一术语,已  
将这些社区放置在工作领域内,而非仅限于休闲部分(更先锋的学  
者详见 Hiltz and Turoff, 1978)。

### 方框 1.1 定义线上社区:奠基人的话

我们回顾霍华德·莱茵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 1993:3)对  
虚拟社区的定义,从中获益:“从网络兴起的  
社会集合体,足够多的人进行……足够长时间的公共讨论,伴有充分  
的人类情感,在赛博空间形成个人关系的网络。”在这个定义中,有几个方面可供我们发  
展出对网络民族志的更深刻的洞察。

- **社会集合体:**这个术语的使用澄清了网络民族志不是一种个  
体主义的方法,不是检查个人在因特网上发布的信息,或者  
它们的集合。网络民族志的核心主题是集体。网络民族志  
研究人的群体、聚集或集合。它的分析层次是社会学家称为  
“中观”的层次:不是个体微观层次,也不是整个社会系统的  
宏观层次,而是两者之中的小群体。
- **从网络兴起的:**正如该词字面所示,网络民族志探讨由因特  
网连接引发的个体互动,或者说,通过计算机中介的沟通是  
数据的重要来源。

- **‘讨论’或沟通**:沟通的元素对网络民族志来说十分必要。然而,我们越来越认为社区是由人们组成的,人们使用音频信息(也许是 iTunes 播放列表,或更多确定的播客)、视觉信息(Flickr)或视听信息(YouTube)进行沟通。沟通是有意义的符号交换,人类符号系统的所有方式都被数字化,且经由信息网络分享。所有这些都包含了对网络民族志有用的数据。
- **足够多的人**:这点表明,一定数量的人投入,使得一个线上群体可以成为社区。我们应该假定最少要有 20 个人。也应该有个有效沟通的最大数,根据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的数字,往往在 150~200 人。当然一些线上社区的人数比这个数字大得多。然而,我们经常发现较大的社区分裂开,以便于维持社区的亲密氛围。
- **公共讨论**:可达性对线上社区的形成很重要,同样对网络民族志的执行也很重要。大多数网络民族志讨论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的。
- **足够长**:关注时间的长度意味着,网络民族志将线上社区看作持续进行的关系。这些不是一次性的会面,而是持续和重复的互动接触。建议在一段时间内有一定数量的互动和曝光以确立社区的感觉。
- **充分的人类情感**:这一点关于线上社区中与其他人真实接触的主观感觉。这些情绪包括公开、诚实、相互支持、信任、归属感的表达和交往意愿的表达。
- **形成个人关系的网络**:这个特征表明,群体中的个体成员之间有社会交往,正如集合起这些关系以创造群体的感觉。这些关系可以,且常常可以将线上语境扩展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这个基本定义包含许多研究线上社区和文化中的关键元素,也勾勒出真实的公共参与的模式,接下来本书将仔细解释网络民族志的执行。

科米托(Komito, 1998)仔细地分解社区观念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使描述和定义更复杂,他将虚拟社区看作“搜索社会”类型的人群(那是人们搜索信息的年代,详见 Komito, 1998: 104),就好像相似的社区总会共享行为准则或特定的实践定义,积极地实施特定的道德标准,有意地尝试建立共同体,或简单地彼此紧密依存。科米托强调该结构的多样化和动力机制,以此作为总结:

社区不是以形式或功能确定的,它是一个所有可能选项的混合体,其意义和具体原则往往由个体在变化的外部限制的语境下协商而得。不论群体成员是电子化地互动,还是经由面对面沟通,抑或二者兼而有之,都是这个道理(Komito, 1998: 105)。

当我们共享面向计算机的赛博文化和消费导向的消费文化时,一些群体已经不仅仅进行信息传递,正如凯里(Carey, 1989: 18)浪漫的阐述:“团体和共同特性中神圣的仪式将人们聚到一起。”鉴于这些定义和名称,当我们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谈及一群人共享社会互动、社会联系和共同的互动形式、地点或“空间”(space)时(这里的空间指计算机中介或虚拟的“赛博空间”),社区这一术语是贴切的。

我们也可以建议,定义社区这个术语时需要强调持久或重复的接触。某种程度的持续社会互动,以及超出这个层面的社区成员之间熟悉的感觉。这就引出个体的认同,以及主观感受到“我属于这个特定群体”。如果苏珊只访问过某个关注金鱼饲养的线上社区一两次;或者甚至她在这个社区潜水(luked),几个月内访问若干次,我们也不会认为苏珊是这个社区的成员。然而,如果苏珊经常在一个铁人三项论坛发表评论,她和论坛的几个创始人很熟悉,这个群体里的其他人也了解她的喜好和兴趣。对苏珊而言,她和这个群体拥有更多的共同感受,判断苏珊是这个铁人三项线上社区的一员则更为贴切。很明显,关于判断是否是“社区成员”,持续参与显得很关键。某种程度上,这个界限很清晰,但应该从以下角度来理解:自我认同为成员、重复接触、相互熟悉、共享一些礼仪和习惯的知识、一定程度的义务和参与。

## 线上文化和赛博文化

那么这些线上社区的成员共享的事物究竟是什么?这将我们带到同样棘手且充满争议的文化概念面前。正如雷蒙·威廉姆斯(Ra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一书中写道:

在英语中,“文化”也许是少数几个最复杂的词汇之一。部分是因为该词(尤其在—些欧洲语言中)复杂的发展历程,但更主要是因为这个概念如今在若干不同的学科领域中颇为重要……(1976:87)

博学的威廉姆斯提出,为了产生文化,一些事物先要被教养、培养或栽培;因此文化这个概念与文明、社会化和同化等含义紧密联系。—直以来,文化被人类学家视为与物质和实践相关,是行为和价值的延续;而文化研究的学者则将文化看作与语言和符号系统相关,尽管这些概念也是近来才被迫区分开的。

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 1949)指出文化这一术语的不同意义,包括:一个人的整体生活方式;—种社会遗产;—种思考、感受和信仰的方式;—个学习的宝库;—套问题取向或习得行为;人们行为的管理机制;对外部环境的协调技术;行为地图,等等。约翰·博德利(John Bodley, 1994)使用该术语来指称社会的整体生活方式,或人类文化的整体,提供了广为接受的文化定义,及人类思维和行动的社会模式。他还指出,不同的文化定义可以纳入不同的种类,如主题的、历史的、行为的、规范的、功能的、精神的、结构的或符号的。

在《文化的解释》—书中,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1973)指出,最好从符号学的角度理解文化,或者说符号和象征的意义。

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样,我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这些网,因而认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1973:4-5)。

格尔兹指出,文化是一种公共事物,因为“意义”——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意义本质上是一个群体的集体属性。当我们观察异文化的成员的行动和对话时,往往无法理解,我们这才承认是由于我们“不熟悉他们所想象的宇宙,在其中人们的行动才具有表象和意义”(1937:12-13)。

那么赛博文化又是什么意思?尽管作出如此重要的界定可能有危险,或者至少太刻意了,赛博文化这一术语从一个特别的观念获得意义:“新技术基于赛博文化的建设和重建,同样,新技术也塑造着赛博文化。”(Escobar,1994:211)。构成线上行为的复杂社会实践和结构至少有一部分源自于计算机文化的独特传统、限制和轨迹。正如劳雷尔(Laurel,1990:93)指出,所有的线上社区都以“更大的计算文化中的活动群落”形式存在。遍及人类社会,计算机技术与其相关的实践和传统越发与现存和新的意义系统相融合。这一交融可以创造出独特的、不可思议的文化形态;这些新的文化融合应该就是赛博文化。

人类学家大卫·哈肯(David Hakken,1999:2)如此论述:“看起来,新的基于计算机的信息处理方式伴随着新的社会形态,或者用传统的人类学用语,赛博空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加拿大媒体学者皮埃尔·李维(Pierre Levy,2001:xvi)对赛博文化的定义是“伴随着赛博空间发展起来的一套技术(物质和知识)、实践、态度、思维形式和价值”,也是相似的理解。

贾科布·梅塞克(Jakub Macek,2005)对赛博文化的各种概念作出有效的四种分类:乌托邦的;信息的;人类学的;以及认识论的。赛博文化这一术语可以从一种未来主义的和技术的乌托邦视角来定义,作为新信息社会的一种符号编码,作为与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相关的一套文化实践和生活方式,或者说反映了接入新媒体引起的社会变迁。赛博空间这些不同的定义和界定,技术的乌托邦形式与反乌托邦和后现代狂欢形成张力,与美国的四种核心技术价值观紧密相关:技术乌托邦“技托邦(Techtopian)”;反乌托邦的“反对技术进步者(Green Luddite)”;实用主义的“操作机器(Work Machine)”;以及狂欢的“技术表现主义(Techspressive)”(详见Kozinets,2008)。

赛博文化这一术语在本书中使用的方式(尽管很少使用)如下:如



果我们接受定义的基本出发点——即文化是习得的,由意义系统所组成,语言的符号系统是其基础;那么我们就可以探查在特定的技术语境中(如线上社区或计算机中介的沟通)所承载的特性。是否有符号系统、仪式和准则、行为方式、认同、角色和语言,有助于组织和管理特定的线上社会形态?线上群体和线上沟通是否有特定的语言系统、准则、行动和认同?它们是通过教育得到的吗?它们对某些群体更普遍,但对其他群体却少见吗?它们是否在部分媒体更为普遍呢?

如果这些意义系统的确在特定的语境中存在,这些语境或是排他的,或主要在线上展示或讨论——想想诸如;-)或:- (这样的表情符号或“笑脸”,或者首字母缩写如 LOL 或 OMG\*,还有“加好友”或“约架(flamming)”——那么,使用赛博文化这个术语来指称这样的意义系统是合理的。我的观点从比较的角度出发,线上环境里发生的大多数事物并没有那么独一无二。文化存在,且一直存在于持续变化的状态中,这些变化是由我们的发明所造成的,我们同时形成和驱动这些发明。如果我们承认,智人(Homo sapiens)和能人(Homo habilis)在本质上是工具的制造者和创造者,那么,我们也不该将赛博文化看作独一无二的人类文化形式,如“字母文化”“车轮文化”或“电气文化”。<sup>①</sup>

然而,文化无疑是建基于沟通,也由沟通来传播(Carey, 1989),对参与者而言,线上传播媒介具有某种本体论状态。这些传播作为文化交往的媒介——所交换的不仅是信息,而且是意义系统。线上社区形成或展示文化,“以习得的信仰、价值和习惯来安排、引导和指示特定社会或群体的行为”(Arnould and Wallendorf, 1994:485, f.2)。在因特网相关的讨论中充斥着过度精练或夸张的说法,为了避免这两种极端,我宁愿在具体的状态下探讨特定的线上文化。因此,基于我们的研究主题来探讨虚拟世界文化显得更有意义——如博客世界(blogosphere)的文化、手机文化或线上宝莱坞粉丝文化等。我倾向于使用后

---

\* “LOL”是“Laugh Out Loud”的首字母缩写,指大声笑;“OMG”是“Oh! My God!”的首字母缩写,指我的上帝!——译者注

① 一些人可能会建议——但我对此观点持保留意见——赛博文化无法被提炼和普遍化成独立存在的文化形式,需要与其他的意义系统共存。它始终需要与文化的其他方面同时表达,如语言、物质或行为。



者这些具体的术语,好过于赛博文化这么笼统的术语,我也会在关于线上或计算机中介的社会形态的共有特征的引文和讨论中,有保留地使用该术语。

不论人们是否选择采用赛博文化的独有术语,也不论人们如何指称这些社会集体,至少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随着全球因特网接入的持续发展,在线时间持续增加,我们将会见证这些社区及相伴的文化在数量、利益和影响力上的惊人发展。

## 线上社区和文化的特征及相关数字

线上连接和联盟对我们的社会行为影响越来越大,包括作为市民、消费者、朋友、家人和社会动物。这一小节将回顾线上社区和文化的一些重要事实,以显示它们对社会世界的影响,以及对近来相关社会研究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全球至少有1亿人时常参与线上社区。实际上,社交网站如 Facebook 和 Myspace 拥有超过1亿的注册用户。全球15亿互联网用户有大多数会“参与”一种或多种形式的线上集合和沟通,即使往往只是诸如浏览信息、贴标签或偶尔发送短信这样的参与。

尽管关于这个新的动态现实的研究很少,仍有调查指出,线上的共同经验不仅越发普遍而且影响深远。皮尤(Pew)200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即使在发展的早期,线上世界仍然构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宇宙。许多互联网用户享受线上社区那种既严肃又令人满足的联系(Pew Internet Report, 2001)。在该项报告里,他们指出,84%的互联网用户在线上社区具有某种程度的联系或活动,既有新发现的线上社区,也有存在已久的传统群体如专业群体或贸易联盟。该报告指出,人们通过互联网更加融入已经参与的群体,深入联系地方社区,发现并加入新的社区,参与其中,促进与“陌生人”的联系,并与那些在种族、民族、代际或经济背景有差异的人群增加联系。在2001年的调查中,那些对线上社区和互动最感兴趣的人往往是信仰群体、种族群体和特殊的生活方式群体的成员。

显然,线上社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线上经验的一部分。此外,线

上社区包含人类社会和文化兴趣的大量类别,包括贸易联盟;专业群组;政治群组和政治讨论群组;兴趣群组;体育、音乐、电视节目和名人粉丝的群组;个人或心理问题群组;宗教或精神组织,或信仰群组;劳工组织;以及种族或文化群组。查看这份清单,很难想象出还有什么社区或兴趣不是线上参与的主题。

南加州大学的安嫩伯格数字未来项目(Annenberg Digital Future Project)提供了更多关于线上社区的数据,显示其普遍程度和特征。该项目提供了近来关于美国人线上生活最全面的调查之一。2008年,该项目调查了所有的互联网用户,研究结果显示,15%的人认为他们是某个线上社区的成员。<sup>①</sup> 调查显示,声称自己是线上社区成员的人数几乎翻了三倍,在2005年是6%,到了2007年为15%。成员身份平均持续时间为3年。这些数字逐年增长,显示社区成员持续参与线上社区。与之前的皮尤报告相同,人们成为线上社区的一员,最普遍的原因是“兴趣”相关,尽管这个分类含义模糊。更多比例的人报告,他们的线上社区与社会生活、职业生活、宗教、精神、政治联系密切,或者是关系导向的。

参与一个线上社区越发成为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正常部分。大部分线上社区的成员每天至少登录一次,29%的人每天多次登录,并且我们要知道,当年这些数字还没包括社交网站。安嫩伯格的数字与2001年皮尤互联网报告的结果相吻合,后者发现79%的被调查者经

---

① 尽管报告的作者没有提供细节或分析他们的研究结果,但是我接下来将解释其与皮尤早期研究结果的矛盾之处,早期结果显示84%具有线上社区行为。首先,数字未来项目定义的线上社区“成员”相比皮尤互联网报告的定义更加严格。他们具体提问一个人是不是某个线上社区的“成员”,定义线上社区为“一个只通过电子方式沟通的群组,分享思想或观念,致力于共同的目标”(数字未来报告,2008,第101页)。它强调成员身份,并要求群组只通过电子方式进行沟通——多少令人意外的是,这个定义排除了全球超过1亿的社交网站用户——类似于订阅的形式,他们几乎构成一般的“线上社区成员”,提出了更高的标准。相反,2001年的皮尤互联网报告只是简单询问人们在更宽泛定义的线上社区中的行为和经历。表现出更容易达到的标准。第二,皮尤互联网报告在2001年进行,远远早于互联网的“主流”行为和“网络2.0”时代,如博客和社交网站。我可以由此总结,皮尤的样本中包含了相对更多的有经验的线上用户,并且这些数字背后是在线时间更长和线上经验更丰富的人们,也与其他人有更多联系。我们可以将数字未来项目调查中的数字看成是有经验的、学习效果扩散的互联网新用户。

常参与至少一个线上社区。

但是这些线上社区对参与其中的人而言重要吗?答案是明确的。数字未来调查项目中,几乎全部——98%的线上社区成员认为社区对他们而言是重要的。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认为“极其重要”,而另有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认为“十分重要”。同样地,92%的线上社区成员表示从社区获益良多。

本书中,我们将探讨“线上”和“面对面”或“真实生活”的互动和社区这种流行的二分法。克拉姆利什(Crumlish, 2004: 7)谈到 Usenet\* 群组依照惯例组织线下的“汉堡会(burgermunches)”以及开创性的线上服务, the WELL\*\* 也认识到聚会的价值,人们有机会与他人在线下会面。

如果没有物化的行动,没有面对面的互动,没有人们在具体的时间地点相聚在一起,互联网只是梦想的世界。随着网络的互相关联触及日常现实的世俗细节,引发真实的身体在物理空间相聚,发生唇枪舌剑的真实对话,经由耳朵听见并由听觉器官在大脑中处理信息——此时魔术开始(2004: 7)。

一旦我们意识到社会世界的相互连接,当我们发现大多数属于线上社区的人与其他线上社区的成员面对面接触时,就不会那么惊讶了。在安娜伯格研究中(2008年),56%的线上社区成员说他们曾经与社区的其他成员线下见面。在2006年,只有52%的线上社区成员与其他成员线下接触。

此外,根据2008年的数字未来报告,参与线上社区和参与社会事务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75%的线上社区成员说他们通过互联网参与关于社会事务的线上社区。94%的线上社区成员说互联网有助于他们更加了解社会事务。参与社会事务的线上社区成员中,有87%说他们开始参与一个线上社区后参加新的社会事务。31%的线下社区成员说自从开始参与线上社区,他们更多地参与社会行动事务。

\* 世界性新闻网络组,1980年创建。——译者注

\*\* 全称:the 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全球电子连接,1985年创建,最早的虚拟社区。——译者注

2008 年的数字未来项目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是线上社区成员表达他们对线上社区的情绪。相对多数,55%的被访者说他们对线上社区的感受与现实世界的社区一样强烈,与去年相比有明显的增加。还要考虑到,现实世界的社区包括诸如家庭、宗教、邻居、民族国家或工作和专业群体的归属。事实是,在人们的心里和脑海里,线上集合与这些核心群体同样重要,说明了这些连接的重要意义。

这些报告支持这样的观点,我们的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一切不只是简单的互联网使用的数量变化,而是一种质的变化。随着更多的人使用因特网,他们把互联网当作高度精密的沟通装置,使得线上社区成为可能并为其赋权。很多人发觉,这些社区,正如因特网本身,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成为产生人们不可缺少的归属感、信息和情绪支持的地方。在购物、求医、家长建议、政治集会或电视节目之前进行聊天,以及咨询线上社区成员伙伴,逐渐成为第二自然。

线上社区不是虚拟的,上线相会的人们也不是虚拟的。它们是真实的社区,在真实的人类间流行,这也是为什么如此大量的会面最终走到线下。我们在线上社区所讨论的主题都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线上社区了解和继续关注社会和政治事务。线上社区是社区,这个问题不须再议。它们教会我们真实的语言、真实的意义、真实的事务、真实的文化。“对它们的参与者而言,这些社会群体是‘真实’的存在,因此对行为的许多方面皆有影响”(Kozinets,1998:366)。

## 全球模式

这本书写作进行时,全球的互联网用户已超过 15 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 22%(地区数字详见表 1.1)。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意味着世界上约 78%的人口,仍然无法接入互联网。互联网渗透率在一些大国仍然很小,令人失望,比如在 2007 年 5 月份,印度的互联网渗透率只有 3%。我们对不同国家互联网的使用性质之间的差别知之甚少,远少于对互联网渗透率这种容易测量的数量差异的了解。

表 1.1 全球互联网用户

全球区域	2008 年人口 (预测)	互联网使用者,最新数据 (2008 年 6 月 30 日)	互联网渗透 率(人口百 分比)/%	互联网使用 占全球使用 者比例/%	互联网使用 增长, 2000—2008 /%
非洲	955 206 348	51 065 630	5.3	3.5	1 031.2
亚洲	3 776 181 949	578 538 257	15.3	39.5	406.1
欧洲	800 401 065	384 633 765	48.1	26.3	266.0
中东	197 090 443	41 939 200	21.3	2.9	1 176.8
北美洲	337 167 248	248 241 969	73.6	17.0	129.6
拉丁美洲 /加勒比	576 091 673	139 009 209	24.1	9.5	669.3
大洋洲/澳 洲/新西兰	33 981 562	20 204 331	59.5	1.4	165.1
全球总计	6 676 120 288	1 463 632 361	21.9	100.0	305.5

注:信息来自 [www.internetworldstats.com/](http://www.internetworldstats.com/); 互联网使用者信息来自尼尔森/网络评估(Nielsen//Netratings), 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地方网络信息中心(N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公布的资料。

众所周知,亚洲的互联网使用者参与更为积极(Li and Bernoff, 2008)。在亚太区域,韩国不仅有最高的互联网使用率,超过 65%的人口使用互联网,而且还有较发达和更复杂的用户基础。他们是积极的在线人口,比其他的亚洲人口更频繁地使用互联网,浏览更多的网站,这些网站约有 1 亿个,向全球用户开放。韩国已有一代人在线上购物和玩网络游戏(如 Lineage, 天堂游戏)中成长起来。

南美洲的互联网渗透率和使用率落后于许多国家。然而,巴西有超过 5 000 万互联网使用者,超过墨西哥的两倍,后者的互联网使用者数量在南美洲排第二。巴西人是精明的网络使用者,具有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应用的经验。智利的互联网渗透率在该地区排第一(45%的人口是互联网使用者,相比之下,古巴只有 2%,尼加拉瓜则是 3%)。智利人的互联网使用模式在很多方面与西欧国家相似。

同样,西欧居民在线上社区的显现和表达方式差异相当大。德国、挪威和奥地利属于互联网的重度用户,同样也拥有最高的渗透率;而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这些国家则在这些特征上都落后。西欧国家,特别是芬兰,以及一些亚洲国家如日本,是调查使用移动设备(如手机)访问线上社区的好地方。北美洲人和日本人是虚拟世界的重度使用者。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特定的国家或国家内的特定区域,特别是区域内的人口或文化群体,可能成为我们研究最前沿的线上社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参照物。如果我们想要研究如移动线上社区的使用或播客,去研究一些显示最先进或最精密技术的国家或使用者是较明智的做法。

## 本书结构

本书是一本从文化路径进行线上研究的方法论初级读本。本书试图全面介绍、解释和说明对线上社区和文化进行民族志的一个特定路径。网络民族志与其他定性的互联网研究技术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单一术语的界定下为计算机中介的民族志提供一组严格的原则,重要的是,它与其他形式的文化研究融合在一起。

因为本书探讨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相对较新的路径,本书开头提供的一些概述性材料也许有用。因此,这个介绍性章节提供了基于互联网的文化 and 群体研究领域的概述,接下来介绍关于线上文化和社区值得注意的民族志,并讨论、组织和介绍一些可能有用的理论。这些概述涉及不同种类的研究,希望可以启发那些本领域的初学者,为那些已经熟悉本领域的人更新和拓宽知识,潜在地为本领域引发新观念,进一步促进创新。

本书中大多数材料综合了现有的方法、理论、路径和观点,试图将它们聚在一起,以对有兴趣的学生和主动的研究者有所帮助。本书帮助研究者分析他们在调查互联网的文化世界时所拥有的不同选择。本书的核心是程序的描述,还介绍了相当多的方法论辩论,以及进行线上文化和社区民族志过程中需要作出的决定。因此,本书的大多数

内容从本质上回顾或概述了相关的辩论、焦虑、程序和方法。本书试图为我们现有的知识贡献关于以下材料的清晰综述:进行互联网文化研究的一个框架;讨论这类研究的问题和障碍;为当前的技术背景更新以往的方法;特别是倡议和支持特定的选择。

因此本书结构如下:第1章说明该主题的正当性。究竟什么是线上文化和社区,它们为什么是社会科学的重要主题?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些现象?本章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在此过程中解释重要性,定义关于线上文化和社区的术语。首先说明线上社区和赛博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说明社会科学家需要好的工具来研究这些现象及其含义。随后本章讨论一般标准的用处,对网络民族志有了清晰的定义,讨论社区和文化术语,以便于在网络民族志中使用,提供一个关于线上文化和线上社区行为的全球视野。

第2章“理解线上文化”试图提供线上文化和社区已有研究的一般概述,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消费研究及其他领域提供一些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我们关于线上文化和社区所知多少?本章将仔细分析一些研究,对线上文化和社区进行理解和分类,描述这些沟通和互动的内容,概述它们的文化和仪式过程。鉴于本书关注方法论,本章不仅强调我们所知的、研究已揭示的丰富的文化世界,而且预示了对这些文化的理解是如何实现的。

第3章“在线研究:方法”更具体地概述那些用来研究线上社区的多种方法。本章进入我们如何做研究的范畴,将回顾一些最流行的线上文化和社区形式,以及可以用来研究它们的方式:访谈(群体和个人)、调查、社会网络分析、观察和民族志。这一章比较了不同的线上方法,这些方法用定性数据研究线上社区,并提供一些建议,使他们与网络民族志相配合。本章还提供一些选择方法的原则,在某些研究情境之下,特定的方法可能比其他的更可取,以及它们在哪里可以更有效地结合和混合。

引导性材料已经完备,第4章继续介绍并更细致地解释网络民族志方法。本章概述方法的历史和性质,定义其术语,通过引用研究文献,综述研究中选择的方法如何适应特定的语境被使用。网络民族志采用参与观察民族志的程序——诸如尝试进入文化,搜集资料,仔细



分析和解释资料,写研究报告,以及进行合乎伦理的研究——通过计算机中介的沟通显示线上社区的可能性。这些元素将在接下来的4章中一一展开。

第5章开始更具体地解释网络民族志方法,查看计划、聚焦研究主题和进入。本章提供了具体的原则,以训练线上文化的研究者如何计划、聚焦和开始一个网络民族志研究。它讨论了进入田野需要遵循的步骤,并提供进入线上田野工作的策略原则,继而讨论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研究问题和主题的方法。接下来决定在哪里搜集资料,如何搜集资料。线上集合的形式有众多选择,包括新闻组、讨论版、博客、列表、维基百科、游戏空间、社交网站和虚拟世界,研究者需要把时间花在哪里?本章总结了合乎逻辑的研究设计过程。此外,本章提供了一些协议资源以配置线上搜索引擎,还建议在网络民族志中如何准备进行正式资料的搜集。

第6章关于搜集资料,讨论和说明了获取线上社区和文化资料的特定方式。本章强调这些资料的文化特征。因为网络民族志是参与观察研究,网络民族志资料可以有三种或更多的形式:①研究者直接拥有的资料;②通过抓取和记录线上社区的事件和互动产生的资料;③研究者订阅的资料。以上每一点都会得到讨论,提供特定的原则,帮助研究者根据特定的研究项目,搜集适当形式的网络民族志资料。

接下来一章关于资料的分析和解释。概述扎根理论和归纳编码程序,以及通过解释力和整体性更强的“诠释之环(hermeneutic circle)”,概述生成理论的种类,总结一些软件的处理方式,讨论和说明特定的策略,以帮助研究者理解网络民族志资料分析的特性。

传统的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可能是研究伦理。第8章具体讨论这个问题。它提供计划和执行研究的道德的、法律的和伦理的立场,并且向监督组织如机构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和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Human Subjects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提交申请。对网络民族志的伦理的担忧引发有争议的问题,包括线上论坛应该被看作私人或公共的网站,什么元素构成了知情同意,研究的参与者在什么程度上的曝光是合适的。这些问题和立场将会被依次讨论,同时还推荐具体的研究程序。



第9章涉及关于网络民族志的研究结果表达和评估研究的重要问题。在这一章里,我讨论网络民族志学者面临的典型选择。线上媒介在本质上提供给研究者更多选择,可以触及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广泛和更多样的受众\*,本章根据一套详尽的评价标准讨论表现性。

最后一章讨论网络民族志方法的变化和进步。它讨论线上社区和文化环境最新的发展,包括博客、微博(推特)、社交网站和虚拟世界。从全书所介绍的方法变化来推断,本章还针对这些网站的线上互动和社区的特性,提供网络民族志选择的一般原则。本书审视线上社区发展和持续增长的可能性,以及一个新的研究时代对网络民族志的反应。

## 总 结

线上社区以及其他互联网或信息和通信技术文化是当前社会世界不断发展的重要部分。采用网络民族志方法将会使研究者受益,这是一种网络民族志研究形式,适应于研究多种多样的计算机中介的社会互动的特有事实。在这些研究中使用一般的理解和普遍的标准将提供稳定性、一致性和合法性。第1章定义了线上社区和文化,解释为什么在今天它们是社会科学家重要的主题。在第2章探讨关于这些问题的当前理论之前,这一步骤是必要的。在本书以下章节中,将解释和说明用来研究这些社区和文化的网络民族志方法。

---

\* audience,尽管这个词在网络环境下仍旧翻译成受众问题很大,但是为了读者理解,仍然保留这个说法。——译者注

### 重点阅读书目

Garcia, Angela Cora, Alecea I. Standlee, Jennifer Bechkoff, and Yan Cui (2009) 'Ethnographic Approaches to the Internet and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8 (1), February: 52-84.

Lévy, Pierre (2001) *Cyberculture*,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ew Internet Report (2001) 'Online Communities: Networks that Nurture Long-Distance Relationships and Local Ties',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available online at: [www.pewinternet.org/report\\_display.asp?r=47/](http://www.pewinternet.org/report_display.asp?r=47/)

Rheingold, Howard (1993)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available online at: [www.rheingold.com/vc/book/](http://www.rheingold.com/vc/book/)



## 2

# 理解线上文化

关于线上社区的研究和理论可以回溯到 30 年前,并涉及所有社会科学。计算机中介的沟通形成的线上社会空间曾经被认为是贫乏的、冰冷的和平等的。但是,线上社会群体的实地研究却强调,线上社区的多样化和真实的文化属性,并显示在网上使用参与观察方法的价值。

### 关键词

计算机中介的沟通

线上社区的民族志

面对面沟通

互联网研究

互联网理论

贫媒介理论

线上社区

线上认同

线上参与

线上社会互动理论

地位平等效应

科技文化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s

ethnographies of online community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s

Internet research

Internet theory

lean media theory

online community

online identity

online participation

online social interaction theory

status equalization effects

technoculture

## 技术和文化

大约40年前,加拿大媒体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预言,“冰冷的”、参与性的和包容性的“电子媒介”将使人类社会“重新部落化”至从属的集群(例见 McLuhan,1970)。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彼得·德拉科(Peter Drucker)和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确定了重要的社会变迁和一个相互连接世界的可能性。

当你阅读以往这些学者的作品,很容易就陷入技术决定论的影响,即认为技术塑造我们的文化,改变我们的社区。然而我们面对这些变化时,反而应该设想技术文化的观念。在因特网的早期,文化理论学者康斯坦斯·彭利和安德鲁·罗斯(Constance Penley and Andrew Ross)写道:

技术不能强加于消极的民众,实现技术被压制住的潜在的力量,握在少数有预谋的人手中。它们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发展,根据复杂的已存在的规则或操作程序、制度史、技术的可能性,以及同等重要的普遍欲望而发展(Penley and Ross,1991:xiv)。

有观点认为技术并没有决定文化,实际上,在共同决定、共同建设的力量中,技术是其中极其关键的一项。我们根据自己的观念和行动选择技术,我们改变它、塑造它。同样关键的是,需要强调我们的文化并没有完全控制我们使用的技术。技术和文化互动的方式如复杂的舞步,紧密交织、纠缠。技术变迁的元素展现在我们公共空间、工作场所、家庭、关系及身体中——每一由来已久的元素都与其他元素相结合。技术持续不断地塑造和重新塑造我们的身体、空间和身份,也根据我们的需求来塑造。要理解这个变化发展的方式,我们需要积极关注特殊和普遍的语境——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特别的规则或操作程序,制度史,技术的可能性,实践和大众功能,恐惧和梦想。需要用民族志来全面地了解这些语境。

当我们的生命进入网络时代的第二个十年,计算机中介的沟通扩散进入日常生活,似乎把早期的预测带入了生活,一路上也带来不少

惊喜。网络计算机和传播,以及它们所促成的协作驱动社会变迁,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无尽的影响。

但是这些戏剧化的影响对社会科学家来说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恰恰相反。近几年,围绕着这些文化和社区的进程和实践,我们刚刚开始发展出理论及合理的分析。

## 技术和文化的早期研究

### 线上互动的早期研究

关于迅速成长的线上互动媒体的早期研究基于社会心理学理论和实验检验。这一研究认为,线上媒体给文化和社会活动所提供的基础较薄弱。它坚称社会活动要求表达丰富的社会和情绪信息,社会存在的感觉,以及社会结构的存在。相较于面对面\*交流,线上沟通在理论上被认为是“贫乏的”和模棱两可的(如 Daft and Lengel, 1986)。传播者被认为缺乏社会线索。也就是说,因为线上媒体传递与社会存在相关的非语言信息能力较弱,如音调、腔调、面部表情、注视方向、目光交汇、姿势、身体语言和动作、触摸,所以传播中有不确定因素(Dubrovsky et al., 1991; Short et al., 1976; Sproull and Kiesler, 1986; Walther, 1992, 1995)。在大学实验室用最新的实验主体进行检验时,这些最初的假设都得到支持。

因此,线上社会环境从刚开始便被看作是充满疑点的和犬儒的,这个语境创造目标导向的、“非个人的”“有煽动性的(inflammatory)”“冰冷的”和“不善交际的”互动(Kiesler et al., 1984, 1985; Rice, 1984; Rice and Love, 1987; Sproull and Kiesler, 1986; Walther, 1992: 58-59)。

另一个早期研究分支提出,线上社区的参与者应该服从“地位均等化效应”(status equalization effect),即等级扁平化,社会地位平等,社会差异缩小,较少的守规则的行为,无领导成为可能。一般认为缺少社会语境的线索往往导致社会差别的减少,跨越社会障碍的沟通增

\* “F2F”或“f2f”, face-to-face。——译者注

加,较少的支配,更多的自我专注,以及更多的刺激的和无限制的沟通 (Dubrovsky et al., 1991; Sproull and Kiesler, 1986)。许多这些行为已经可以在线上互动中观察到,如“约架”或辱骂,敌对的语言,以及亵渎语言的使用。这些科学家认为,线上社区和线上互动背后的技术削弱了社会结构,而恰当的和友好的社会关系需要这样的结构。

### 线上社会性的早期假设测试

然而,进一步的研究不久便质疑这些最初的假设和早期发现。分析计算机中介沟通的实际内容后开始发现矛盾之处。社会群体的成员似乎“开发出在书面语中表达非语言线索的能力”(Rice and Love, 1987:89)。在计算机中介的沟通中,可以通过新符号或电子“超语言(paralanguage)”来表达喜爱、归属和其他澄清沟通的元素,如人们熟悉的“表情符号(emoji)”(笑脸如: -)或;-)),有意的拼写错误,更正和大写的消失和存在,以及视觉的 ASCII 艺术 (Danet, 2001; Sherblom, 1988:44; Walther, 1992, 1995)。类似地,向文字信息添加模仿面对面沟通元素的尝试,在其他媒体的用户中也很普遍 (Beninger, 1987; Gumpert and Cathcart, 1985)。对线上环境的跨学科研究发现,互联网不是社交上贫瘠的和萧条的,反而有更多细节和个人社会世界由线上群体所构建。

沃尔瑟 (Walther, 1997) 提出,我们可以通过参与者的“预期未来互动 (anticipated future interaction)”来理解大多数线上社区。如果参与者相信他们的互动可能受限,不会引起未来的互动,那么他们的关系将变得趋向于任务性导向。然而如果参与者期待未来互动,他们会以更加友好、合作、自我展示的方式行动,并参与积极的社会沟通。我们可以由此总结,长期的线上群组,特别是那些显示个人身份的群组,比那些短期的和匿名的群组具有更紧密和更积极的社会关系。无独有偶,奥兰尼安 (Olaniran, 2004) 坚持,要管理由多种成员构成的线上群组,更有必要强调共享的信任关系和共同的利益,而非强调差异。威尔曼 (Wellman, 2001b) 建构一种“网络化的个人主义”,即线上社区缺乏正式的制度化的结构,意味着沟通将依靠个人在群体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质量。

进一步研究(包括某些早期的民族志调查),推翻了早期认为地位平等的观点。这些研究展示,线上群组成员使用不同的可视性和身份表达的策略,来补偿传统的地位差异化标签的匮乏,以在网上重新建立身份差异(Meyer and Thomas, 1990; Myers, 1987; Reid, 1996)。“电子传播者已经开发出一种语法来指示等级位置”(Walther, 1992: 78)。“计算机会议或 MOO\* 的新用户立即会被认出来,同样群体里的领袖也很容易被认出来。他们都要求和使用区别出彼此的符号”(Paccagnella, 1997)。一个线上群组中的支配位置通过操纵不同的社会线索来获得,如发言的楼层管理(Shimanoff, 1988),以及签名文档的显示或缺失(Sherblom, 1988)。随着交流者开始建立长期关系,开始交换解释的社会线索,他们也开始更加积极地管理他们的自我展示,以创造更良好的社会印象和更高的亲密度和吸引力(Walther, 1997)。

(参与者在线上社区中)交流社会信息;创造和编撰特殊的群体意义;共同协商群组特有的认同;形成各类关系,从打打闹闹到深情浪漫,在网络和面对面互动间流动,创造准则以组织互动和维持受欢迎的社会氛围(Clerc, 1996: 45-46)。

弗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最近的研究指出,线上社区包罗万象,从论坛和网页到博客和社交网站,它们使个人表达、积极参与和关系形成成为可能(Li and Bernoff, 2008)。

沃尔瑟(Walther, 1992: 53)在早期研究中综述“从群体实验中产生的计算机中介的传播(CMC)的特征,看来与田野研究中发现的特征相反”。对内容和文化的自然主义调查丰富了以往对线上互动的社会心理描述,这些调查质疑社会线索减少和地位平等效果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基于短期的异步“零历史”或“一次性”群体的实验研究。考察人们在自己的社会世界里使用计算机中介的传播究竟做了什么,他们组织归属网络的长期过程,与人们在实验室的短期情境下的行为截然不同。当信息和通信技术投入世界,当湿润的生命注入它易碎的、干燥的电路中,技术被用于展示文化和建立社区。

---

\* 又称“MUD”,基于文本的多用户虚拟现实系统。——译者注



## 增进对线上社会世界的细致理解

发展线上文化和社区研究是一个多种方法共同作用的过程,以回答不同的研究问题,并揭示关于最新的、高度复杂的和快速演进的社会现象的不同方面。调查方法告诉我们关于相关的人口、人口构成和线上社区成员的行动频率。社会心理学和实验方法假设并检验个人和群体层面重要变量的因果关系,如态度、记忆和信仰。它们丰富了我们在线上社区参与过程的理解。网络民族志,即线上群体的民族志,研究行动中复杂的文化实践,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大量实际和抽象的观念、意义、社会实践、关系、语言和符号系统。所有这些领域提供了必要和补充的视角。以上方法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线上社区和文化这一最新的和不断变化的场景。

30 年的研究显示,线上集合符合面对面集合的许多基本原则。例如,群体准则发展的方式和群体认同的重要性在线上 and 线下群体中很相似。然而,一系列研究指出,线上社区的特有性质——例如它的匿名性和可达性——为特别的互动方式创造一些特别的机会。

20 世纪 90 年代,大多数关于计算机中介的传播和互动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关注这样的问题:由其他群体发展起来的理论,以及早期的计算机中介的传播研究是否仍然有效。仍然有相当大量的信息应用于组织中,这些信息关注早期群体和决策支持系统,以及虚拟团队。研究者提出,在虚拟团队的使用中,极其自然地发展出学术和关系纽带(Vroman and Kovacich, 2002)。鉴于学术和专业纽带是互联网最初创立的根本原因,这些发现令人欣喜。

麦肯纳和赛德曼(McKenna and Seidman, 2005)对计算机中介的传播就早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影响”进行分类,总结如下:

相比于面对面沟通,关于电子沟通的“主要影响”研究极其有限。线上互动可以是,且实际上是和传统的互动一样丰富和多样化的;导致特定结果的过程可能与传统互动场合中的过程一样复杂且原因众多。(社会心理学)研究刚刚开始展示“线上世界”可以复杂到什么程度(McKenna and Seidman, 2005: 192-193)。

我们将在本章随后的内容中了解,一些网络民族志致力于描述这类丰富性和复杂性。

早期担忧互联网的使用可能损害群体、家庭和社区生活的现有形式,这些担忧已经被之后更加全面的调查所推翻。它们指出,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对全国调查的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者和那些给朋友打电话,或面对面探访朋友的非使用者一样;并得出结论,与非使用者相比,互联网使用者有更大的社交网络(DiMaggio et al., 2001)。一项大型的随机抽样研究显示,人们相信互联网使他们可以与朋友和家人更加有效地保持联系,甚至扩展他们的社交网络。关于互联网力量的这一信念,对于那些熟悉社交网站的人来说并不意外。在另一个相关的研究中,霍华德等人(Howard et al., 2000:399)总结,他们的结论“指出线上工具更易于扩展社会联系人,而不是减损之”。克劳德等人(Kraut et al., 2002)的一项历时性研究指出,越多使用互联网的人,与朋友和家人进行越多的面对面和电话联系,同时,越多的互联网使用与越多的公民参与相关。

关于使用电子邮件和邮件列表以保持联系的线上社区的研究发现,这些媒体有助于发展和维持网络“弱关系”,即参与者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或者由大量的信息交换,或者由亲密的个人情谊来维持(Matei and Ball-Rokeach, 2003)。当我们期待复杂的真实现象时,线上社区似乎具有许多不同的用途。它们可以加强已有的关系,并有助于创造和维持新的关系。

计算机中介传播的元分析指出,互联网使用者从最初缺乏社交的信息搜集,发展到日益亲切的社会活动(Walther, 1995)。库兹奈特(Kozinets, 1999)在理论上总结出一种关系发展的形式:对线上社区感兴趣的人们随着接触社区,被吸引进其中并适应其文化。首先,出于种种原因,互联网使用者会变得对某个线上社区及其文化感兴趣。使用者经常有某种特定的目标想要达成,如听取他人的政治观点,发现汽车租赁服务,找出葡萄酒的最低价,或学习如何正确地安装新的厕所。当他们“浏览”信息源时,将被引向搜索引擎。在那里,他们经常“潜水(lurk)”,低调地阅读,但没有书写有关他们感兴趣的主题。

细想一个理论案例。“萨曼莎”是一位专注而热情的背包客,正在

计划去印度阿格拉度假。为了搜索“硬”信息,萨曼莎开始在谷歌搜索这个城市的名字,点击维基百科的链接,之后访问阿格拉的官方网站。然而,随着她探究得越深入,从谷歌搜索和维基百科的条目跳转到越多的线上链接,她开始注意和访问具有“第三方”信息的网站,这些信息来自于其他像她一样的“真实人类”,只不过那些人比她更早造访那个城市。

萨曼莎可能找到泰姬陵的图片,从评论中发现一些社区和博客专门讨论旅行故事。最后,她读到这些社区成员写的帖子,她着迷了,可能与论坛或博客的人联系;与正在计划相同路线的其他人联系。她可能向部分博主个别提问,之后到一个线上社区的特定页面论坛发布一篇概括性的帖子。群体里的一位常客(恰巧是印度人)发现她对某个回答的质疑极度文化不敏感且具有攻击性。这个人在论坛上公开攻击萨曼莎的智力。另一位成员(群体的领袖)温和地帮她辩解,并建议她道歉。萨曼莎真心为自己的失言感到愧疚。尽管极度难堪,她还是道歉了。她考虑再也不回这个论坛了,但过了十天,她还是回去了。在社区里发布更多帖子之后,她发现一个关于尼加拉瓜的问题,她经常去这个地方,这时她觉得有义务回馈这个社区——尽管有些许不痛快,但这个社区对她的帮助的确很大——因此她巨细无遗地回答这个问题。一段时间之后,她定期参与到群体讨论中。当她终于到印度旅游,忍不住想,她究竟从线上社区的成员身上学到多少东西;有时她甚至觉得自己带着这些伙伴们在旅游。从阿格拉回来后,她发了一篇长帖,包含一些绝美照片的链接。几个月过去了,她渐渐很少访问这个群组,但随着她计划下一个旅行目标,她又成为一个更投入的参与者。

正如图 2.1 所示,在线上社区中发展关系的模式,是任务导向和目标导向的信息知识发展的过程,与社会和文化知识及社会关系相符合。我们从萨曼莎的例子可以知道,基于事实的信息,与线上社区的特殊语言和概念、规范、价值、仪式、实践、偏好和专家的身份及其他群体成员等知识一起被习得。随着(成员)分享个人细节和故事,逐渐形成文化凝聚力和同理心。群体结构的权力和地位关系也被习得。起初对信息的搜索,转化成社区和理解的资源(Kozinets,1999)。

在今天的互联网领域,还有其他路径通向社区成员。专为社会互

动设计的社区形式,如社交网站或虚拟世界,起初并不是用来交换或分享抽象的或远离社会的主题或信息。在社交网站,探索和建构网络应该是其目标。在虚拟世界或游戏社区,学习社会规范或游戏规则,或者控制线上环境,也许是最初的目标。在这些案例中,哪些人分享的信息可能更具有私人属性,或更多关于社会或建构环境的特征。由此,参与者可能遵循某种学习文化规范的方式,并在线上社区的多种分支中拓宽和扩展社会关系。



图 2.1 参与线上社区的发展过程(摘自 Kozinets, 1999)

不管参与的媒介或途径是什么,理论指出,随着时间和交流频率的增加,在线上社区中发生个人身份信息的分享,以及澄清权力关系与新的社会规范——社会和文化信息遍布各类交换,形成一种类似重力的拉力,使得每一次交换都被情绪、归属和意义丰富的元素所浸润。

这一情绪和归属元素——它的社会心理起源和它的社会价值——在研究中反复被检验。麦肯纳和巴夫(McKenna & Bargh, 1998)使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研究指出,许多被调查者因为参与线上社区,首度在家人和朋友中成为被污名化的对象。但因为他们与同样被污名化的别人共有线上社区的经验,也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特别,从更高的自我接纳中获益,较少感到社会孤立。

同样,其他关于线上社会支持群体的研究关注那些常常被污名的严重疾病,如酒精中毒、艾滋病和癌症,(参与者)从线上社区中获益(Davison et al., 2000)。对于那些在强烈焦虑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寻找相似者的人而言,这些社区的匿名性和可达性是虚拟世界的天赐之

物。一系列研究指出,线上社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低压力、自我接纳和信息价值,即使对那些没有受到污名化的患者(如糖尿病或听力障碍)而言也是如此。

威廉斯和科佩斯(Williams and Copes)用符号互动的框架,从人类学角度研究亚文化语境中的现象,他们的发现为那些被剥夺的人和被边缘化的人使用线上公共论坛提供了更多支持。使用“基于互联网的亚文化论坛,与面对面世界中遍存的阈限感觉对抗……许多个人在当前的社会觉得边缘化,在日益涌现的虚拟空间中寻找他人”(2005:85)。

卡瓦诺和帕特森(Kavanaugh and Patterson,2001:507)基于线上社区对社会资本和参与地方社区的影响的研究指出:“人们在线的时间越长,他们越可能使用互联网参与社会资本建设的行为。”基于这个研究综述,麦肯纳和赛德曼(McKenna and Seidman,2005:212)进一步指出,人们不仅不是用参与线上社区替代物理活动和关系,相反,“更可能是互联网的使用促进了真实世界社区的参与”。种种研究结果告诉我们,线上社区不仅有真实的社会回报,并且对人们的认同感有强烈的影响。

## 研究新实践和变化的意义系统

早期关于线上社区的研究理解互联网和网络链接对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剧烈影响,之后转向研究各种实践的细节,这些实践都达到上述影响。线上社区的民族志研究领域中,最早和影响力最大的两部著作来自莱茵戈尔德(Rheingold,1993)和特克(Turkle,1995)。

作家霍华德·莱茵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1993)著《虚拟社区:电子疆域的家園》一书,是对早期线上社区 the WELL 最早的调查研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1995)的《屏幕上的生活:因特网网络时代的身份》,仔细探查了人们对计算机的理解如何变化,他们如何与网络互动,特别是在多用户系统(MUDs)里如何与他人互动(另见 Cherny,1999)。

早期线上社区的民族志还有三部重要著作来自贝姆(Baym,1999)、马卡姆(Markham,1998)和彻尼(Cherny,1999)。线上技术的

先驱之一,堪萨斯大学媒体研究教授南希·贝姆(Nancy Baym,1999)仔细研究 Usenet 里的一个肥皂剧粉丝论坛,rec.arts.tv.soaps。她推理得出,观众社区和线上社区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另见 Jenkins,1995)。此外,她建议从“实践的社区”这个角度理解和研究线上社区,因为“一个社区的结构是在惯习和重复的行动和实践中实现和再创造的”(Baym,1999:22)。这本书探索和详述在这个线上社区中采取的不同实践,勾勒线上社区的轮廓。贝姆描述一系列的解释的、信息的和社会的实践,如评价、怜悯、批评,以及其他创造群体认同的策略。她描述了社区处理友善和分歧的多种方式、文字策略,达到友善状态及处理不可避免分歧的仪式,并记录下在更大社区中线上社交所提供的多种形式——特别是二元形式。

在《线上生活》一书中,威斯康星—密尔沃基大学教授安妮特·马卡姆(Markham,1998)基于她本人互联网重度使用者的生活经验,提供了一份详尽的民族志记录,经由计算机中介的传播所呈现的语言实践和集体结构。这本书是一份详细的文本,记录(作者)从一个无知的新手到渊博的行家和专家的历程。这是一趟深刻的文字历程,马卡姆通过给读者提供大量引文,这些引文描述初次遭遇这些多样的异文化和社区时,她的电脑屏幕是何种状态,以强调线上生活的文字性。她还列举并解释了在早期线上环境生存中,她需要掌握的多种缩写和计算机命令。随着时间推移,马卡姆对线上社区的这些实践、身份、消费,特别是成员的生活经验进行理论化,将线上经验形塑成工具、地点和生存方式。

马卡姆(Markham,1998)的创新之作反思了身体问题,她的自传式民族志描述将生活和细节带入到分析中:

经过几小时的(线上)工作,我的身体痛苦地呻吟。不管我怎么调整椅子,背一直在疼。如果我不嚼口香糖,就会咬牙切齿;如果我不说话,嗓子就又粗又酸。而我的双手最受罪(1998:59)。

关于如何在线上环境中进行民族志田野工作,她也提供了不少有用又真诚的反思和建议(另见 Markham and Baym,2008)。

用户体验专家琳恩·彻尼(Lynn Cherny,1999)的《对话和社区》

一书对“多玩家地下城”(MUD)游戏进行为期两年的研究,对一个紧密连接的、同时的或“实时”聊天的社区提供另一份民族志调查。社区成员的语言实践、共享历史和他们与其他线上社区成员的关系。彻尼的书详述社区成员必要的创新和适应,以应对文本媒介的限制。语言习惯、词汇和缩写,句法和语义学,以及轮流策略区分出线上社区的“表达”——表达的多样性适应于特定的重复的传播情境。她的研究显示和解释了人们线上互动的能力,即使用语言以创造线上社区的真实感,分析权力结构和等级制度的影响(揭示由技术所赋权的技术专家制是最有影响力的行动者),并思考在形成和维持一个活跃的、繁荣的社区时,精英、谣言和冲突的角色。

布伦达·达内(Brenda Danet)在她2001年的《赛博表演》一书中搜集十年里值得话语分析的材料,以剖析线上论坛的多种表演。她的详细记录剖析了五个论坛,涉及历史、文学、社会语言、审美、民俗和理论的线上语言表现,正如它们在大量线上论坛所展示的一样。达内通过五个案例研究探查了戏谑、艺术和传播的融合,详细说明和解释了电子邮件的语言,网络多线聊天的戏谑表现,复杂的彩色ASCII图像的构成,基于文本的艺术和一个叫作“彩虹”的聊天工具上的交流,以及社区成员通过搜集数字字体的审美表演。她丰富的视觉案例、结果和讨论,从理论上阐述了在线上环境中,技术、表演、艺术和社区的相互作用。

每一部有价值的著作都值得关注,它们严谨的分类,以及对意义和实践发展系统的描述,这些我们可以由线上社区成员所建构和分享的文化观察到。

## 线上社区和现实参与的类型与类别

科雷尔(Correll,1995)对“蕾丝边咖啡”(一个电子吧)进行民族志研究,这项早期研究论证线上共同经验的真实性。她的民族志指出,线上社区经验同时由真实世界位置的印象,以及计算机中介传播独特的偶然性所影响。基于对该网站的观察,她提出了线上社区成员和参与的四种类型:常客、新手、潜水和暴徒。从潜水到新手到常客有一个



明显的发展过程,还有一个反面角色由暴徒来扮演,从社区之外进入,来骚扰成员。科雷尔对线上社区的早期描述,以及从一种成员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程描述也颇具影响力。

另一个观念是,有两个主要元素将线上社区的成员聚在一起,可以从多种方面论述。我们也许可以研究这两个互相并不独立的元素,更好地理解成员身份认同和参与。首先,考虑人与他们所参与的核心消费行为的关系,包括在线上社区里,与线上社区一起,或通过线上社区所进行的行为。“消费”一词需要从相对灵活的角度来解释。例如,在一个关于电子游戏“Spore”的线上社区中,核心行为是游戏。在一个酿酒社区,核心“消费”行为可能不是消费本身,而是酿造自家的啤酒,可能是甜美的蜂蜜酒混合酶与古埃及酵母和麦卢卡蜂蜜(当然,蜂蜜的消费也是一个环节)。在诸如第二人生的虚拟社区里,广义上的核心行为是“消费”新朋友,或者尝试有趣、刺激的新线上经验。

这个维度背后的指导原则是,对于人们的认同感而言,这个行为处于越核心的位置,他们越是相信这些付出,并相信发展技术或行为对他们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概念很关键,这个人也越可能追求和珍视社区的成员身份,不管是在线上或在其他地方。因为该行为对他们而言很重要,所以任何与该行为连接,与其他共享的人连接,或者与这个行为有关的知识和相关的社会话语,都会被高度尊重、向往和珍惜。相反,如果这个消费行为对他们而言不是特别重要,他们与线上社区的关系会距离更远。

这一类型的消费兴趣核心与消费熟练程度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因此,某种消费兴趣对于这个人来说越处于核心位置,则兴趣程度越高,行为相伴的知识和技能程度也越高。这不仅是自我认同的测量,而且意味着专业的认同和兴趣。

第二个元素关注特定的线上社区本身实际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有多深入、多持久、多密切,有多少意义?这些人只是偶尔心血来潮的陌生人,还是长期的朋友?与参与者生活中的其他朋友一样亲密吗?显然,一些线上社区的形式更易于促进这类从属关系。社交网站基于以下假设运行:从属关系早已存在,使用技术增强连接。虚拟世界,如“第二人生”被结构化,社会交往是其主要的追求和目标。博客在公共的形式上稍显非个人化,一个或几个主要的作者与更传统的



“观众”形式连接;但是如果论及经常紧密联系的博主群体,这个观点便值得商榷(Rettberg, 2008)。本书中分析或涉及的线上社团形式全都能形成深入和有意义的个人关系。

值得指出的还有,这两个元素经常相互影响。例如,想象一个年轻的女性,她生活在韩国的农村地区,全心投入搜集 Hello Kitty 的物件。如果她能够宽带上网,也没有人在她面对面的社区里理解(更不用说分享)她对 Hello Kitty 的热爱,那么她极可能向外寻找,与 Hello Kitty 的线上社区成员建立社会联系。此外,特别的线上形式如社交网站、虚拟世界和游戏网站(如鼓励玩家边玩边聊天的扑克网站)已经将社交维度融入它们的形式中。这样,核心消费行为已经变成社交,线上社区的成员发生实际认识或联系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 线上社区参与的类型

我们需要改变这种思路,即简单地将线上社区的所有成员归类为单一的类别或者非成员。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和消费者研究者克里斯廷·德·法尔克(Kristine de Valck, 2005:133)仔细研究一个关于食物的荷兰线上社区 SmulWeb,指出线上社区成员有许多的类型。基于这些研究证据,她论证,将线上社区成员二分为潜水者或贡献者的做法太简单,没有太多理论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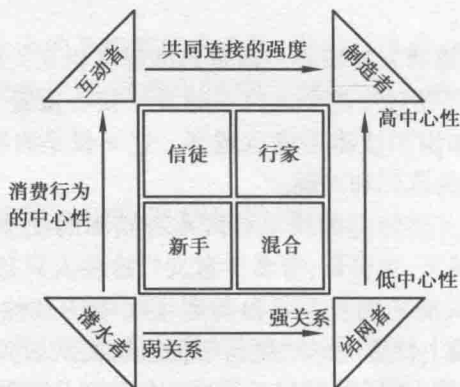


图 2.2 线上社区参与者类别(采用并发展自 Kozinets, 1999)

作为基本形式,上述的两个元素足够明显——认同的中心性、社区的核心行为和专长,以及与线上社区其他成员的关系,能够引导我们理解图 2.2 所示的成员的四种类型。新手是四种类型当中的第一类,新手与群体缺乏紧密的社会联系,对消费行动本身只具备肤浅的或短暂的兴趣,只有相对较弱的能力和技能。混合者是第二种类型。他们是这些社区的友善者,他们是交际花,与该社区的许多成员保持强关系,但他们对核心消费行为只有表面的兴趣,投入也不多。信徒恰好与混合者相反:他们与社区成员只有浅层联系,但是对社区的消费行为全心投入且保持热情,并更新相关技能和知识。最后,行家是那些与线上社区有强关系,同时深度认同、具有能力并理解核心消费行为的用户。

对角线的维度指多种关系,并指出一个线上社区中的四种关系和相互联系。左下角是最经常被识别的潜水者类型,该类积极的观察者通过开始观看和阅读了解一个网站。随着时间推移,潜水者有可能成为新手,一个新人或初学者,一个使用社区、学习核心消费行为或探索和建立社会关系的新成员。潜水者对社区来说源源不绝。我们无法有效地观察他们的参与,但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了解他们,如他们在赛博空间中留下的电子痕迹,或者人们回顾他们作为潜水者的时光(参见 Schlooser, 2005)。

另一个极端是那些发展社交和核心消费技巧,并高度连接的成员,以至于他们成为社区的核心,甚至他们自己形成新的社群。这个对角从右上角开始,从行家这一类别延伸到制造者类别。制造者是线上社区及相关的社会空间的积极建构者,如在线上浸淫法拉利文化许久的人们最终开创他们自己的线上论坛,关注法拉利的某种特定型号,排除其他在他们的观念里“非经典”的型号。

其他两个对角反映与其他线上和线下社区的相互关系。左上角描述那些从其他社区延伸而来的互动者,这些社区参与同样的消费行为,往往是通过面对面的场合,或者与那些计算机中介传播的边缘使用者保持联系(如足球或读书俱乐部使用邮件列表,让成员彼此联系)。因此,《星际迷航》粉丝们拥有地域性的面对面粉丝俱乐部,他们通过给(线上社区的)信徒提供消费行为相关的新闻、技巧或信息,

或者参与一些类似信徒的行动,与一些《星际迷航》相关的线上社区联系。

最后一个类别位于右下角:结网者。在这里,其他社区的成员接触某些线上社区,以建立社会连接,并与社区成员互动。这一接触可能来自那些内容极不相关的其他社区,但可能来自于一些特定成员的弱关系或强关系。或者它可能来自一些寻求连接和交换观点的相关社区,它们甚至可能想从该社区偷些成员。结网者的关键是在不同线上社区间建立联系。

总而言之,只要在群体内获得社会资本,参与核心消费行为时获得文化资本,潜水者便有潜力从新手状态发展成行家。此外,该模型通过这些相关的状态考虑到普遍的趋势和变化。参与者可以从一种事实和信息交换类别发展到一种毫不费力混合事实信息和社会/关系信息的类别(见 Kozinets, 1999)。

## 线上社区的类型

这些成员和参与的类型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线上社区的不同形式,如图 2.3 所示。正如上文所述,线上社区的关系性质可以是极度个人化且具有深远的意义,也可以是表面的、短暂的和相对不重要的。它们可能包罗万象,从严格针对某种特定行为,如木刻或者讨论美国下一个超模;到并不限于某个唯一的行为或兴趣。线上集群因为它们的弱关系、消费行为的低中心性为人所周知,即漫游社区。特定的虚拟世界、聊天室和某种游戏空间都属于漫游的类别。它们可以满足人们“关系的”和“消遣的”需要,因而到线上社区来(Kozinets, 1999)。

那些被认为在成员之间创造了强关系的线上位置,导致了深刻和长期的关系,但是这些成员并不只限于一个共享或单一的消费行为,可以定义为联结社区。社交网站,许多虚拟世界,及虚拟世界的特定空间,以及一些社交论坛可以归为这个类别。线上联结社区主要是为了满足成员的关系需要。

第三种线上社区是这样一种线上集群,分享关于特定行为的信息、新闻、故事和技术是它们的存在意义——此外,可能是消费或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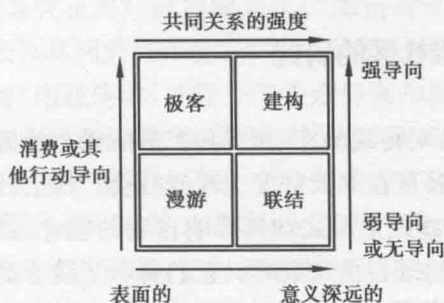


图 2.3 线上社区互动种类

造,或者甚至是“产消合一”(Tapscoot and Williams,2007)。满怀所有的敬意——因为我也是这个俱乐部的一员,我真诚地提出——把它们称为极客社区。许多新闻群组、网络论坛、社交网站和服务,以及博客都可能是极客社区,给他们的成员和读者提供深入和细致的信息,这些关于某些特定的行为,但并不需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加入到有意义的社会关系中。这些社区的互动模式主要是信息。

最后,我们有这种线上集合,既提供较强的社区感觉,也提供关于某种核心的特定的兴趣和行为的详细信息和情报。我把这些社区称为建构社区。尽管博客、维基百科、社交网站兴趣群组和其他线上集群形式都可能是建构社区,但我认为这类线上社区更多是从网络论坛、专用网站和虚拟世界发展而来。一个很好的建构社区案例是“耐克说(Niketalk)”论坛,这个论坛深入讨论、评估,甚至设计运动鞋和篮球鞋(参见 Fuller et al.,2007)。另一个案例是开源软件社区,在该类社区所有的形式中都能体现,如 Slashdot\* (Hemesberger and Reinhardt, 2006)。这些社区的互动形式既是信息的,也是关系的。这些类别混合在一起,使得许多参与者或休闲或改变。圈内人往往积极追求改变;他们的社交和有效技能给他们的线上经验赋权。然而,这些改变的行为,既包括抵抗行为也包括激进主义,也会被信徒所跟从,后者的兴趣和技能激励他们在追求积极变化的行动中获得领袖地位。

\* Slashdot 是一个资讯科技网站。——译者注

## 发展线上文化和社区的研究

随着更多学者对持续萌芽、演变和扩散的线上社区进行民族志研究,我们关注线上社区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社会。线上社区和文化的民族志告诉我们,这些线上形式如何影响自我的观念,如何表达后现代状态,以及如何同时既自由又束缚。它们揭示了线上群体的巨大多样性,从光头党到经济优越的新妈妈,从青年亚文化到老年人。它们揭示了我们的人际关系、工作关系和权力结构正在改变。它们揭示了线上商业目标和权力结构,以及他们所推进的公共论坛之间的张力。它们告诉我们文化变迁的进程,以及产生改变的行动者。

许多民族志调查,特别是那些早期的民族志,大多由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所承担。令人惊讶的是许多人类学家没有展开线上民族志研究。在一项人类学调查中,关于线上社区的表现主义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李斯罗夫(Lysloff, 2003)表示谨慎的乐观。她将赛博文化与后现代的碎片化、多元自我观念,以及情景主义的观念联系起来:

当我们上线,计算机将我们的认同扩展到虚拟世界的无实体存在,同时,它刺激我们接纳别的身份。我们潜水,或者参与线上列表和新闻组群体,使得自我的不同版本产生对话。就这样,计算机允许一种新形式的表现,通过文字和图像实现多元,也许是理想的自我(2003:255)。

坎贝尔(Campbell, 2006)研究线上的光头党文化,论证了在线上表达的光头党身份极其异质化,显示了线上民族志揭示文化微妙差别的能力。他进一步阐述,线上光头党文化与民族和种族主义的观念之间有着极其复杂和动态的关系。像这样的研究强调线上群体研究的功用——也许甚至是必要性——研究线上群体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存的文化和社区,可以揭示更多的微妙差别,展示这些社区如何被网络所授予的独特连接属性所扭曲、混合和改变。

在一项关于流行的、后朋克、准新保守主义的线上社区(“直尺”, “straightedge”)的研究,威廉斯和科佩斯(Williams and Copes, 2005:

86)指出,在“后现代状态”“认同碎片化”“对所有事物(除了自己)的投入减少”,以及互联网共同体验的“有限质量”之间存在联系。他们认为线上社区的“沟通连结”功能介于大众传媒和面对面亚文化互动之间,帮助“亚文化经由游牧的互联网使用者扩散,这些使用者分享亚文化价值,认为是某个虚拟社区的一员,但是并不认为有需要自我认同为亚文化的成员”(Williams and Copes, 2005:86)。

线上社区是普遍的现象,它们的原则和仪式被赛博文化实践,以及那些使用线上社区的一般文化群体所形塑。玛奇和奥康纳(Madge and O'Connor, 2006)研究一群精通技术、社交娴熟、同性恋、刚刚成为母亲的白人女士,关注互联网对这群人的意义,探究线上社区在什么意义上帮助她们实现自诩的赋权潜力和女性主义行动。他们论证,线上社区联系的确提供了社会支持的感觉,提供了信息的选择性来源,在成为母亲的关键变化过程中,提高女性被赋权的感受。然而,他们同时指出,线上社区仍然存在母亲和性别角色的传统刻板印象,它们有助于社区发展。他们描述这样一种悖论,在参与该社区实践的生命身上,互联网既是自由的,又是束缚的。金山(Kanayama, 2003)论述,线上社区的使用和重要性不仅限于年轻人和中年人,日本的老年人参与线上社区的互动,以多种方式彼此互动,使用多种语言格式,如表情符号和俳句,获益良多。

卡特(Carter, 2005)在对线上关系和友情的研究中进一步论证,一些人在线上关系中投入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他们还有别的关系。她的研究关注一个叫作“赛博城市(Cybercity)”的线上民族志网站,该研究提供证据指出“许多在赛博城市形成的友谊逐步地被转移到线下”,因此,“个体扩展他们的个人关系网,以容纳赛博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赛博空间不再与现实世界有区别或隔绝。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这些关系嵌入在日常生活当中”(2005:164)。然而,由于通过计算机中介的传播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形式和自由,关系和友谊的属性可能发生变化。她总结,由于线上社区和信息通信技术,社会关系正处于变化的阶段中。

惠蒂(Whitty, 2003)关于“赛博—调情”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然而,惠蒂也探索广为人知的层面:线上非实体化。她指出,与其说线

上社区的互动是身体的缺席,不如说身体以不同的方式被重新建构,或者说在线上重新表现。她还讲述了现实和幻觉元素的有趣结合,这些结合使得丰富和好玩的线上交流不断兴起。

线上社区看来甚至改变了工作和工作关系的性质。戈塞特和奇尔克(Gossett and Kilker, 2006)研究对立的机构网站,他们仔细检查RadioShackSucks.com这个网站的背景。据此判断,这些网站使得个人可以公开和匿名地表达他们工作上的挫折。他们在一个匿名和包容的环境下做这些事,这样的环境帮他们减少了来自工作的惩罚和失业的恐惧。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出这类事实,参与者可以使用这些网站,在正式的各类组织(如人力资源部或工会)之外发出声音,进行抵抗。“很明显”,他们声明,“互联网逐渐成为工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分享信息,在组织之外参与集体行为”(Gossett and Kilker, 2006:83)。

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关于商业和营销机构,以及它们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所支持、维持和提出的社区之间的关系。库兹奈特(Kozinets, 2001)指出被污名化的《星际迷航》和媒体粉丝社区,他们的乌托邦和包容的意识形态,大型公司为了商业目的在物理和线上环境将粉丝们组织起来,三者之间的核心张力。库兹奈特和谢瑞(Kozinets and Sherry, 2005)还研究在火人节(Burning Man festival)和它的全年线上社区中,社区和广义社会上的商业组织之间的张力。

坎贝尔(Campbell, 2003)研究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LGBT)群体的线上社区,得出谨慎的结论。他描述,男同性恋的门户网站公开地接纳男同性恋社区,承诺线上容纳以及真实的共同体验。然而,它们同时也将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置于商业的圆形监狱之内,在这些空间里他们受到公司的监视。他想弄明白,是否“所有的商业门户网站声称服务那些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它们都回避了一个问题:社区的利益和商业驱动之间是否具有和谐的平衡”(2005: 678。另见Campbell, 2004; Campbell and Carlson, 2002)。

有关商业赋权这类讨论是近来兴起的研究潮流,显示出全球范围内信息通信技术及线上社区参与者的蓬勃发展,使权力“从政府和它们的监控代理人剥离开,包括监视、监控和管理,以及文化管理政策”



(Olaniran, 2008: 52)。线上社区的参与者看似削弱了地区文化和它们所嵌入的实践的影响。线上社区成员轻易地到达和接触多种国家和地区文化的不同价值,对个体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地区生活方式有着巨大的冲击。沿着这个逻辑,罗伯特·麦克杜格尔(Robert McDougal, 1999)研究莫霍克人\*部落引入电子邮件,他指出,这个群体的成员认为技术改变了他们原有的接触世界的重要方式,甚至对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也有改变。

奥兰尼安(Olaniran, 2008)指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他强调:

调节电子部落的互动经验有一个因素基于这样的事实:成员与原生的地域和人群分开了。这个因素引发,或者至少明确了一个需要,成员需要在电子部落中遵从和采纳群体准则。这一沟通形式意味着,成员必须发展一系列对他们的群体而言新的规则(Olaniran, 2008: 44-45)。

随着新的网站和社区形式逐渐制度化——这个过程鲜活程度对任何观看 YouTube 或 Facebook 兴起的人来说都会印象深刻——地方社区可能发现,它们的原则和标准相对于这些新的制度而言已经变得不重要。关于地方社区和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趋势,其长期含义仍不明朗。

最后,线上社区改变了人们改变世界的方法。一项早期研究总结,因为互联网和线上社区,环境组织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活跃(Zelwietro, 1998),并指出线上社区对参与者起到改变的作用,允许他们更有效地组织,关注对长期目标重要的具体任务,波兰·奥兰尼安(Bolanle Olaniran, 2004: 161)坚信,线上社区的参与者在他们的多元文化和社区中,可以且必将成为文化变迁的社会行动者。他指出,在线上社区,“群体兴趣(可能)激励信徒在群内和群外去要求和追寻积极的改变”(2008: 47)。

---

\* 北美印第安部落, Mohawk。——译者注



## 总 结

跨学科的研究证实了,真实的、有益的和多样化的公共特质如何向线上环境转移。民族志调查告诉我们创造公共意识的策略和实践的多样性,也告诉我们线上社区参与成员、参与风格和形式的多样性和本质。线上研究民族志近来的发展揭示了,线上社区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自我的观念、社会支持的系统、个人和工作的关系、制度的力量和社会行动。接下来的一章将概述和比较多种研究方法,用来理解线上社区和文化的社会世界。在进入随后的章节介绍、解释和展示网络民族志方法之前,下一章将帮助你评估这些方法。

### 重点阅读书目

- Baym, Nancy K. (1999) *Tune In, Log On: Soaps, Fandom, and Online Community*. Thousand Oaks, CA: Sage.
- Kozinets, Robert V. (1999) 'E-Tribalized Marketing?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Virtual Communities of Consumption',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7(3): 252-64.
- Markham, Annette N. (1998) *Life Online: Researching Real Experience in Virtual Space*.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 McKenna, Katelyn and Gwendolyn Seidman (2005) 'You, Me, and We: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in Electronic Groups,' in Yair Amichai-Hamburger (ed.), *The Social Net: Human Behavior in Cybersp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lther, Joseph B. (1992) 'Interpersonal Effects in Mediated Interaction: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 52-90.

### 3

## 在线研究：方法

本章综述研究线上社区和文化的不同方法：调查、访谈、日志、焦点小组、结构网络分析和民族志。比较了每种方法的重点和研究领域。以问题为中心的指南帮助研究者结合这些方法，也将这些方法与网络民族志相结合。

### 关键词

线上社区和

文化的民族志

民族志

互联网研究

线上焦点小组

线上访谈

线上日志

线上研究方法

线上调查

结构网络分析

ethnographies of online

communities and cultures

ethnography

Internet research

online focus groups

online interviews

online journals

online research methods

online surveys

structural network analysis

## 考虑方法的选择

任何研究者面临的根本选择之一是,使用什么方法。在当今的学术界,当研究者决定进入特定的学术领域时,他们会与特定的技术相结合,与特定的论文指导委员或导师合作,或在特定的期刊发表文章。这并非幸事。然而,知识和技术的深度要求在这些高度专业的领域里,学生和教授集中他们的知识和注意力。

研究者所面临的首要选择之一是使用定量方法或定性方法,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克雷斯韦尔(Creswell,2009)使原本泾渭分明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变得复杂了。考虑到充斥互联网的对话资料是由各种数字化比特在不同距离的服务器之间流动,因此,对这些资料的名词和动词进行编码,可以相对简单地将定性词汇转化成它们原来的机器可识别的形式,这种形式易于量化,易于进行定量资料的分析。克雷斯韦尔(Creswell,2009:4)提出,这些方法之间的核心差别是,定性研究对于探索和理解意义很有效,而定量研究通过分析不同可测量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来检验理论。然而,苏德维克斯和西莫夫(Sudweeks and Simoff,1999:32)对“这种清晰的定性和定量二分法”提出质疑,主张“每种方法都有其自己的代价和优势,特别是用在互联网研究时,也有可能析出每种方法的强项,与特定的兴趣变量相匹配”。这种对方法和问题匹配的过程应该会引起民族志学者的兴趣,因此本章将关注这个问题。

基本的建议是,你的研究方法必须直接提供资料和分析,能够回答你想要调查的研究问题。你所选择的研究方法必须基于问题的本质和范围。在一个新的或持续变化的田野,如互联网研究,定性技术有助于勾勒(或重新勾勒出)这个新颖的或快速变化领域的地图。这些技术还可以告诉后来的其他研究者,最有趣的结构和关系是什么。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定量和更实证的分析逐渐被用来提炼知识,如探讨细微的结构彼此联系的方式。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的任何环节里,定性研究可以通过质疑定义、重新操作化结构、引入新的或提出被忽略了的结构和关系,而搅动整个研究。

我对于学者们的一般建议是:阅读引起你兴趣的某个学术领域,熟悉其所使用的概念和理论。同时,尽量理解一种特定的真实世界现象。问你自己:某一种理论或概念适合或不适合这个我所见和所体会的实际的社会世界?由此出发,你将会感受到你所感兴趣的研究问题方向。接下来的解释与其他方法论课本一起,将会帮助你分辨你所需要的合适的资料类型。搜集和分析这些资料,之后用它们回答你的研究问题,要求你采用一个严格的、合适的研究方法。

许多方法与网络民族志互补。网络民族志与它的前辈民族志一样,是混合的方法。它将自己附着和混合到大量不同的研究技术和方法中去。因此,比较和对比并不必然意味着竞争。不管别人怎么告诉你,一种研究方法不可能比其他研究方法天生更高级。它只能在研究一种特定的现象或回答特定种类的研究问题时更好一点。

### 方框 3.1 什么决定线上研究的方法?

- 方法永远应当由研究焦点和研究问题所决定。
- 将你需要的资料类型与你试图回答的问题类型相匹配。
- 使用的方法适合分析的层次、结构和资料类型。

## 调 查

调查可以用来解释关于线上社区和文化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调查可以被用来提供关于线上社区最初的概述,我们由此出发,以分辨更大范围的模式。一旦研究者确定足够多的分类方式和类别,调查便能帮助理解这些分类方式在什么程度上普遍和有效。同样,调查可以告诉我们,人们在线上社区里的活动,以及他们的线上社区和文化活动以什么方式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调查也可以在线上访谈之后使用,以确定或澄清特定类型的地方性思维。

有多少人读博客?多少人利用线上社区习得某项爱好?人们查看线上社区的频率如何?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调查研究。

使用网页或其他线上形式的调查被称为线上调查方法。在过去

的十年里,线上调查方法快速兴起(Andrews et al., 2003; Lazar and Preece, 1999)。从实际角度出发,线上调查成为研究广泛多样的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关于这类讨论,有两种线上调查较突出。第一类是涉及线上社区主题的调查,向我们揭示线上社区和文化的种种方面。第二类是处理那些并不与线上社区或文化直接相关的主题,但是这类研究题目涉及线上社区的成员。

我们先讨论后者,即更普遍的线上调查类别。传统的邮寄或电话调查大范围的资料搜集排斥了大量潜在的研究者(Couper, 2000),线上调查则更加易得和易用。例如, SurveyMonkey.com 这样的线上服务很容易创立和使用,还包含一批已有的参与者群体。目前这个服务对学生或其他做小型抽样的人免费。在我的课堂上学生普遍使用。其他普遍使用的线上调查系统和公司包括 Surveywiz, SurveyPro, Survey-Said, Zoomerang 和 WebSurveyor, 以及很多其他类似的服务。

相比于邮寄式调查,在线调查方法非常便宜(Weible and Wallace, 1998)。瓦特(Watt, 1999)的研究甚至证实,随着线上样本量的增加,平均到每个被调查者的成本可以急剧减少,这在其他调查形式上不可能做到。在精确度这个问题上,目前为止的研究指出,线上调查的结果看起来与邮寄式调查并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在分发和周转时间上却有巨大优势(Andrews et al., 2003; Yun and Trumbo, 2000)。

线上调查很特别。它们具有突出的特征——例如他们的技术属性,网上调查对象的特定人口特征属性,以及被调查者回复的特殊模式。这些独特的属性改变调查的设计者写下问题的形式,这些调查什么时候可以被使用,如何吸引传统的非应答者或互联网“潜水者”来参加,以及相应地如何分析调查结果(Andrews et al., 2003; Sohn, 2001)。

皮尤互联网报告(2001)是一系列有价值的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快速变化的线上活动世界。皮尤报告是调查研究的结果。许多对互联网和它的线上文化和社区的总体特性感兴趣的研究者使用这些数据。他们使用这些数据以理解频率、大众,以及人们行动的变化,这些变化是随着人们在线上互动和交流,使用博客和社交技术工具而发生的。这些基于调查的研究还说明了不同人口群体的使用模式,如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种族和民族,以及不同的年龄和代际群体。同样,对线

上小组的重复调查,如数字未来项目(2008)的跟踪调查使我们可以了解线上社区的一般使用模式,这些模式不断变化。Forrester 的研究还利用调查信息来形成它的“社交技术文档”。该文档帮助我们理解大量线上社区中呈现的“人对人的行动”(Li and Bernoff, 2008:41)。例如,他们发现参与线上社区最大的人群是“旁观者”,他们潜水、浏览并使用线上社区的帖子。旁观者这个类别占美国成人网民的 48%,占日本成人网民和中国大城市网民的 2/3,占欧洲成人网民的 37%(Li and Bernoff, 2008:45)。他们还发现,有大量的“创造者”至少每个月有一次在线上发布博客或文章,编辑他们自己的网页,或上传视频、播客或音频文件到 YouTube 等网站。根据 Forrester 研究,18%的美国成人网民,10%的欧洲成人网民,以及 38%的韩国网民是创造者,他们是许多线上社区的中坚力量(Li and Bernoff, 2008:41-42)。这些全球调查统计数字强调了线上社区参与的普遍性。

线上文化和社区的调查可以给那些与选择、使用模式、使用偏好和人口特征相关的问题提供答案。为了了解相关现象的“大局”,比较不同社区的行为,讨论人群构成,提供关于人口的数字预测,或者提供其他的比较信息,网络民族志可能需要结合基于调查的数据和分析。因此在线调查有助于研究线上文化和社区的这些方面:

- 总结线上社区中可以代表特定人群的使用者;
- 总结线上社区使用的变化形式;
- 理解关于线上社区表达的态度;
- 感知多种元素之间的关系,如人口特征、态度和线上社区的使用;
- 获得回顾式的报告,线上社区成员回顾他们的行为;
- 获得人们关于线上社区的态度和观点;
- 了解人们自我报告的陈述,关于他们在线上社区和文化活动中做什么,或者想做什么。

在线和其他调查可以有助于回答关于线上文化和社区的研究问题,如:

- 全世界有多少人参与线上社区?
- 男性是否比女性更多地参与线上社区?

- 最受欢迎的线上社区活动是什么?
- 多少芬兰人每天登录虚拟世界?
- 十几岁的青少年分别花多少时间在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站上?
- 有多少人计划在下一年与线上社区认识的人见面?

调查方法对于以下研究而言则不是特别适用:

- 探索一个新的线上文化或社区,关于该主题之前所知甚少;
- 探索一个线上社区或文化,你不了解它的特征,因此不知道如何提出相关的问题;
- 理解人们在过去实际做或说了什么;
- 真实的表达(如 ComScore 2001 年报告,线上调查的答卷人持续且极度地夸张他们线上购物的花费);
- 准确地说明关系或社区结构;
- 深入理解其他人的观点;
- 理解语言和实践表达文化的独特方式;
- 展示对一种现象、文化或社区复杂的、微妙的理解。

## 访谈和日志方法

在最基本的层面,访谈是一种对话,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系列问题和回答,一个人作为提问者,另一个作为回答者。线上访谈和面对面访谈之间唯一的区别是,线上访谈需要经由一些技术设备的中介。然而这点就是巨大的区别。

在物理世界,访谈往往与民族志交织在一起,实际上两者很难分开。对网络民族志和线上访谈而言也是如此。线上访谈已经成为线上民族志研究的主要部分,是这个领域那些开创性作品采用的方法之一(如 Baym, 1995, 1999; Correll, 1995; Kozinets, 1997b, 1998; Markham, 1998)。在本章,我将概述线上深度访谈的实施。尽管我们会在接下来几章了解到,进行纯粹的、观察的网络民族志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建议,把参与观察与(线上或线下)访谈结合在一起。布鲁克曼(Bruckman, 2006:87)认为“线上访谈价值有限”,并且坚持,面对面访谈或电话访谈能够提供更多的洞察。尽管我同意实时的、文字的、聊



天的访谈往往提供一份较单薄的、仓促的和表面的互动,但我相信,其他的线上方式都极有价值,如电子邮件、线上视频和视频链接(Kivits, 2005)。第6章分析网络民族志资料的搜集方法,将会仔细讨论、并设置指导原则,来帮助读者规划和执行访谈。

由于缺乏个人标志和身体语言,传统的线上访谈受到限制。我到底和谁在说话?如果不将线上互动中人们自陈的事实置于社会和文化资料环境中,将很难解释这些资料。解释时所面临的问题意味着,资料的使用对于理解其他社会和文化语境来说也同样面临问题。我们将在第6章和第7章讨论这些问题,并提供一些对策。

用计算机进行访谈意味着你的沟通将会被你所用的媒介所影响。致力于理解互联网连接所致主观影响的研究同样可以从研究参与者处搜集文档。这些文档经常以日记或日志的形式存在,参与者记录每天甚至是每小时的事件、思想或对经验的印象。例如,安德鲁西斯金和戴维(Andrusyszyn and Davie, 1997)描述他们所进行的对互动日志记录的研究。线上形式的日志和日记记录具有一些内在的优势。参与者可以被自动提醒或提示要添加记录。记录可以被自动保存。同时,比起手写的方式,参与者记录日志的形式更易读,也是计算机可读的文本形式。线上访谈的许多优势同样适用于从线上日记或日志获取的资料。

根据你的研究焦点,你或许需要那些从日志或深度访谈中获取的、细致的、开放的、描述的、反思的个人理解。与面对面的民族志一样,简单的就地对话,或快速的信息交换,已可能给你的研究问题提供足够的资料。就一般的研究而言,访谈形式由研究所需的资料形式所决定。网络民族志中经常探索的是对线上社交群体的微妙的文化理解,深度访谈往往是首选的方法。在文化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大多数的线上民族志都选用深度访谈技巧。

深度访谈使网络民族志研究者能够扩展他们对所观察的线上事物的理解。例如,在深度访谈中,一个人可以试图理解文化成员的社会环境——他们的年龄、性别、国籍、种族倾向、性倾向等——社会环境如何与线上社区参与相互影响。深度访谈还使得网络民族志者可以提问,讨论线上社区活动与社区成员在生活中其他社会活动的关



系。这样，可以完整描述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包括线上和线下），线上社区成员角色所起的作用。

线上深度访谈适合研究线上文化和社区，你必须：

- 引入线上社区成员对线上体验详细的、主观的理解（称为“现象学的”理解）；
- 深入理解一个人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他们的线上文化或社区活动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 获取一个线上社区成员详细的、基本的、主观的视角和意义感；
- 倾听人们对事件的回忆和解释。

线上访谈有助于回答关于线上文化和社区的研究问题，例如：

-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联系并应用他们从线上社区获得的信息？
- 挪威人理解线上文化时，最常使用的隐喻是什么？
- 家庭成员如何在线上社区体验所爱的人的行为？
- 一天中，人们如何使用线上联系来调节他们的情绪状态？
- 线上的关系如何与人们生活中重要的卫生健康问题相关？
- 人们在线上社区听到的故事如何影响他们与伴侣的联系？

但如果你是为了以下目标，访谈就不那么得力了：

- 得出代表一个特定人群的结论；
- 得出可以扩展到其他人群的结论；
- 理解在特定地点实际发生的事；
- 理解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 定量关系。

## 焦点小组

如果一场访谈是以群体的形式进行的，往往被称作焦点小组。焦点小组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定性研究方式，用来快速收集态度和观点，以供企业或政府决策。一个焦点小组的动态互动给主持人形成巨大的挑战，同时生发出有趣的研究发现，还可以创造出对某个特定研究

主题的深入的、非自然的注意力。

线上焦点小组访谈在过去的五年里使用普遍。其原因可以从曼和斯图尔特(Mann and Stewart, 2000:125)对该方法的概述看出:“线上焦点小组是一种用来搜集大量的详细资料的方法,高效且低成本。”线上媒体还给焦点小组提供了新的灵活性。线上的焦点小组可以在时间上错开、文化上混合、地理上分散,或者是以上任何元素的组合。焦点小组的成员可以相见或不见。焦点小组需要主持,以避免一两个人支配整个议程(像面对面场景中经常发生的一样)。盖泽(Gaiser, 1977)在早期的论述中考虑一些方法创新的机会,其中就有线上焦点小组。对于线上焦点访谈来说,软件已经成熟。经由会议软件进行的焦点小组预示着焦点小组发展的主要趋势(Greenbaum, 1998),而执行焦点小组的步骤也已经被许多商业市场研究公司所改进。

使用焦点小组技术的大量研究采取异步的方法,诸如论坛,而不是同步的(实时的)方法(Fox et al., 2007)。现在这些方法开始难分彼此。在网络民族志中,向一个群里非同时地发布一系列问题是常见的技术。并且这与依次进行或者同时进行一系列的个人深度访谈相类似。实际上,有能力在群组里进行提问和回答的环节,就是多种形式的线上社区的标志之一。

克鲁格(Krueger, 1994)\*推荐多种有趣的焦点小组典型,如“专家、主讲者、害羞的参与者,以及漫谈者”。休斯和朗(Hughes and Lang, 2004)比较他们的线上作品和克鲁格(Krueger, 1994)的面对面焦点小组准则,提供了一系列有用的线上焦点小组的方法论指导,并指出文本的沟通趋向于形成特定的类型,如独白、重复、总结、长篇大论和挑衅。这些模式颇为相似,并且与其他人所描述的新闻组和论坛有交叉之处(参见 Baym, 1999; Cherny, 1999; Jenkins, 1995; Kozinets, 1997a)。

关于同步的焦点小组访谈,还有其他重要的结论:①聊天室疲劳现象往往在约一个小时之后出现;②线上论坛更适于线上主题,而非

---

\* 克鲁格所著 *Focus Groups: a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ied Research* 一书,已由重庆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译者注

物质的主题,如(更适于)获得关于某个新网站的反馈,而非关于一个新手机;③比起面对面,线上形式也许更难要求专心参与;④线上小组的群体不能和面对面群体一样大,因为即使只有五个人都很难管理;以及⑤这个方法要求参与者的技术素养且熟悉键盘,但这些人并非永远可得或适合(Hughes and Lang, 2004; Mann and Stewart, 2000)。

与普遍使用的线上深度访谈不同,线上焦点小组访谈所能适用的网络民族志可能更少。网络民族志更倾向于关注线上群体中自然发生的互动,而非那些由研究者为了某些特定的调查目的所召集的人造群体。然而,线上焦点小组的确有它们的作用。正如上文所述,线上焦点小组可以在现有的预算下,给公司或公共管理者提供一个低成本的、及时的关于特定问题的理解。这种理解应该基于有象征意义的、大量的定性资料,这些资料从具体的、可识别的个体所构成的焦点小组搜集而来。

在一个网络民族志中,对既存的社区参与者进行焦点小组研究可能在两个方面有价值。首先,线上社区和文化的成员可以被群体访谈——正如个体可以单独被访谈。他们可以被用来了解线上社区成员互动时的规则、习俗、历史和角色。这样的资料搜集可以快速完成,并且这些资料往往能够提供相当细致的信息。其次,他们可以在被访谈的过程中,帮助我们理解线上和线下活动如何相关。焦点小组的问题可以延展和拓宽我们对线上社区与人们其他社交群体和活动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其他社交群体和活动对我们所观察的线上社区和文化的影响。因为焦点小组是被管理的和被协调的,小组对意义的商讨过程无法取代观察到的信息,但是它们无疑是有用的补充。

## 社会网络分析

### 概 述

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分析方法,它关注一个网络中社会行动者之间或内部的结构和关系形式(Berkowitz, 1982; Wellman, 1988)。在社会网络分析中有两个主要的分析单位:“点”(社会行动者)和“线”(它

们之间的关系)。一个网络是由一系列的行动者被一系列的关系线连接而成。行动者,或者“点”,可以是个人、团体、组织、观点、信息或者其他概念。“线”或者“关系”这一术语可以互换使用,以描述点之间的连接。线的例子包括分享信息、一次经济交易、资源交换、共享的社团或隶属关系、性关系、物理联系、分享观点或价值观等(Wasserman and Faust, 1994)。一群人由特定的社会关系所连接,如家庭亲属、友谊、同事、共享的兴趣或共同爱好,或者交换任何信息,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分析基于社会学、社会计量学和图论发展起来,并且在“曼彻斯特人类学家”的结构功能主义脉络中,这些人类学家在部落和村落社会中调查“社区”的结构关系(Scott, 1991: 7)\*。因此,社会网络分析处理关系数据,尽管量化和统计地分析这些关系是可能的,但是网络分析也“由网络结构的定性测量所组成”(Scott, 1991: 3)。因此,民族志的结构取向或网络民族志,以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之间在本质上相互关联。

在过去的30年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社会学和传播学研究中快速发展,并且已经扩展到多种其他领域。

社会网络分析者致力于尽可能全面地描述关系网络,梳理该网络中突出的模式,追踪经由网络的信息流(和其他资源),发现这些关系和网络对人群和组织的影响(Garton et al., 1999: 75)。

多伦多大学社会学家巴尔曼·威尔曼(Barry Wellman, 2001a: 2031)有力地论证了“计算机网络的本质是社会网络”,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扩散,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网络社会当中,这个社会“松散地相连且稀疏地交织”。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应用到栖居于互联网的线上社区和文化,威尔曼是(这个领域的)重要人物之一,但是绝非唯一(参见 Wellman et al., 1996)。计算机网络把人们如社会网络一般联系在一起,社会网络方法被广泛地应用到理解计算机网络、计算机中介的传播和社会网络之间的互动。

---

\* 斯科特所著的《社会网络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手册》均由重庆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译者注

社会网络分析是结构的分析。它的分析单位是关系,而关系中最有趣的是其模式。因此,它与特定类别的网络民族志之间有相当大的重合,即那些关注文化及其意义和关系的形式研究。<sup>①</sup> 社会网络分析者考虑在线上社区和文化中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多种资源——可以是文字的、图像的、动画的、音频的、照片的或音视频的,也可以包括分享信息、讨论有关工作的八卦、分享建议、提供情感支持,或者提供陪伴(Haythornthwaite et al., 1995)。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同样分析这些资源,将它们看作意义的来源和文化的载体。

网络民族志研究者不一定要在研究中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但是,明智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会熟悉社会网络分析,至少在基本程度上熟悉社会网络分析的技术、过程和一般的研究发现。社会网络的结构分析,以及更加重视意义分析的网络民族志之间,相互配合的机会甚多。如何在网络民族志之中采用和融合社会网络技术,接下来提供一个必要的简单概述。当然,感兴趣的研究者在继续应用之前,应该查阅教科书或咨询其他熟悉这一方法的研究者。

网络民族志研究者首先应该认识到,社会网络分析所研究的关系和连接结果在一般意义上有不同的描述方式。第一种,从“个人”或“个体中心”的视角看待关系,把人看作网络的中心。“在一个个体中心的网络研究中,一群人(根据一些抽样标准选择)被要求列出一个名单(节点),名单里的这些人是他们个人社会网络中的成员”(Garton et al., 1999: 88)。例如,在问卷或访谈中,人们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找哪些人咨询个人问题,找哪些人咨询关于休闲或兴趣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局限于特定的群体,也可以不限制。不受限的研究可以揭示不同的社区和文化群体,这个人从这些群体中获得特定的文化和信息资源。

完全可能用软件来搜集个人在线上所有的联系人这类数据,但是这么做会面临“编码和侵犯隐私的问题”(Garton et al., 1999: 89)。一些数据可以在网上公开获得,但并不完整。个人的公开档案——或是

---

① 当然,进行一种后结构的网络民族志是可能的,也往往是令人期待的,像海恩(2000)或达内(2001)做的一样。在后结构的取向中,相比于结构取向,关系和意义被认为是依情况而定的和更加复杂的。

他们的化名,或是他们的服务供应商数据——以及他们在群组里(如谷歌群组)的帖子,以上这些数据都可以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展示人们在线上连接的不同种类的社会群体,他们发布的信息的相互关系,以及参与线上文化的个人或个体中心网络的总体特征。

描述的第二种方法往往被称为整体网方法,考察基于特定的研究定义下,某个有边界的群体的整体社会网络情况。在一份网络民族志中,社会网络的边界可能是发现文化活动的某个网站,或者自我定义的社区,比如 alt.coffee 或者 rec.arts.startrek.current 新闻组。或者,社会网络的边界可能限于某种特定的活动、兴趣或者目标。例如,咖啡鉴赏家社区可能在许多场合被研究,包括网页、新闻组、邮件列表、咖啡店和仓库、咖啡品尝小组、订阅杂志列表和有线电视连线节目的观众等。我们还可以将线上咖啡鉴赏家社区作为一个整体网络,对其进行研究,而将现实世界存在的鉴赏家社区作为另一个整体网络进行研究。因为群体边界的界定极为关键,在社会网络的测量之前进行调查,网络民族志分析对于理解多种社区和文化的本质非常有益。

在整体网研究中,我们对辨别特定群体成员之间的不同联系感兴趣。方法之一是调查一整个群体,或者一个群体中的人群样本,研究他们在该指定群体中与特定的他人之间的联系。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社区成员的线上调查,或者通过各种编码或网络爬虫技术,抓取“在一个群体中谁与谁在线互动的数据”(Garton et al., 1999:89)来自动实现。该方法表现关系的整体结构,揭示了社会联系和不联系。整体网方法还有助于研究者辨别成员在一个网络中占据的相对位置,同时指出在群体中重要的亚群体分割或小圈子。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每个连接都属于两个行动者之间的“二元”关系。关系指交换的资源,这些关系可以由内容、方向和强度来描绘。线上社区成员的关系可以包括分享图像、分享博客链接、交换故事、在社交网站结为朋友、互相讲述一个有趣的演出或新闻故事、提出批评等。强关系看来包括“亲密的结合、自我展示、相互提供服务、频繁的接触,以及亲密感,就好像密友或同事之间的互动一样”(Garton et al., 1999:79)。关系往往需要被确定强弱。因为关系的强弱定义会随着背景而变化,一般而言,弱关系往往是不定期发生的,或无规律的,具

有较少的情绪联系。比如人们经常访问某个博客,但彼此之间从不交流或回复。关系的强度可以根据社区的类别进行操作化。同伴们的沟通有多有少;他们可能交换或多或少的信息或物品;他们交换的信息可能是重要的或是琐碎的。值得指出的是,这些需要基于社会行动者的文化背景来判断——如判断信息是重要的还是琐碎的,需由文化来确定其价值。

社会网络分析中有一系列有趣的分析单位。为了理解由这些连接所产生的关系,社会网络分析关注关系的特征。两个行动者可以基于某种单一的关系联系起来——例如属于同一个美国偶像讨论的邮件列表。这一对行动者还可能基于多种不同的关系联系起来,如在同一个人公司工作,在新德里的同一区居住,属于同一个印度神庙,或者是同一个热爱卡拉OK的MySpace群组的成员。多种联系能提供更多的支持,更持久的志愿行动,更亲密的关系,并且在更多异质性的媒体论坛中维持。多样性是社会关系的特征之一,同时还有指向性、互惠性和对称性、强度和同质性。

“二元”层面只是分析的可能性之一。分析“三元”关系以及更大的网络,比如包含线上社区的网络,涉及这些网络的结构属性,以及这些网络中的个体之间的结构特征。网络民族志一项重要的指标是中心性,这个指标揭示一个网络中最重要、最突出或最有影响力的行动者。有多种中心性。点度中心性关注网络中最受欢迎的活跃行动者。它专门测量特定的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直接接触的数量。特征向量中心性测量,与一个特定节点相连的其他节点之间相互联系的程度。与流行程度相比,特征向量中心性与权力和影响力关系更密切。中介中心性测量一个行动者的影响力范围。这个环境中的核心行动者肯定在事物的中间。行动者越是对信息流具有影响,该行动者可以潜在支配的权力和控制力越大(Wasserman and Faust, 1994)。最后,接近中心性关注“接近和可接近性”,而非权力或流行性(Van den Bulte and Wuyts, 2007)。

社会网络分析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网络如何经由计算机网络的连接显现出来。海索恩斯维特(Haythornthwaite, 2005: 140)指出,技术变迁与她所说的“社会机制”如何相互融合。线上社区看来可以将潜在



的连接转化成弱连接。随着人们在这些对等网络中加入新类型的连接,如面对面相见、同时在线会面,以及向他们的公共讨论添加私人电子邮件,线上社区和社区网络还可以有助于弱关系转化成强关系(Haythornthwaite, 2005:141)。一个实用的做法是“在陌生人间建立足够强的关系,这样他们将参与线上交易”(Haythornthwaite, 2005:140)。在信誉系统中建立信任,如eBay提供成员对成功交易的反馈即是其中一例。信任关系与强关系相连,也与理解和规划在线提供多种公共信息有关。其他的用途包括管理社会行为主义和草根运动,如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的政治运动,甚至更成功的案例如奥巴马总统(竞选)。

### 社会网络分析的资料搜集

传统上,关于社会网络的信息是“由问卷、访谈、日记(和)观察所搜集而来”(Garton et al., 1999:90)。越来越多的信息由多种计算机搜集方法进行——例如用“数据挖掘”来获得可公开获取的计算机网络数据。大多数网络研究者看来都同意,最好的做法是融合不同的数据搜集方法。自动获取数据可以引起数据管理部门的注意,如数据的解释,以及对隐私的担忧。尽管在整体网络或网络的子集里,常规搜集数据相对很简单,但是这些做法也在社会网络分析引起了忧虑,在网络民族志亦是如此。因此,本书中关于数据搜集和分析、互联网研究伦理的许多建议适用于网络民族志以及该类型的社会网络分析。

在许多重要的方面,网络民族志与社会网络分析可以相互启发和相互影响。网络民族志全面的、情境性的、丰富的描述可以帮助网络研究确定分析的边界。网络民族志可以确定适合的节点——不管它们是人、活动、信息、群体或其他社会“行动者”。网络民族志可以用来确定适合进一步研究的关系类别。网络民族志还可以用来确定,个体中心或者整体网络分析究竟何者更适合。网络民族志可以调查关系和联系背后的意义。它还可以给一系列的结构特征如权力和影响力关系,多种类型的社会关系,以及亚群体和小圈子的聚集提供“为什么”的解释。同样,社会网络分析及其丰富的可视化技术可以说明、扩展和提供更多的观点和证据,有助于揭示组成复杂的线上社区和文化



世界的特征和关系。

目前有大量的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可帮助社会网络分析者。一些程序在学术研究时普遍使用,包括 UCInet、KrackPlot、Pajek、ORA 和 GUESS。有很多其他软件和程序专供商业和市场使用。这些软件包可以用来从互联网中挖掘关系数据,从多种形式的数据库中提取关系,或者从调查和问卷中生成关系。它们在分析关系数据时也很有用,且可以提供不同排列的社会网络的可视化图。例如,韦尔泽等人(Welser et al., 2007)使用分析和可视化技术来区别线上论坛中的“回答者”和“讨论者”——前者积极回答其他人提出的问题,并在社会网络中清晰地展示他们的行为所起的作用。福尼尔和李(Fournier and Lee, 2009)使用社会网络类型的图表来说明,基于兴趣或消费的“品牌社区”具有不同的、相互补充的结构。可视化技术也已经被用来研究极其巨大的和分散的社区、网络或对话——甚至是互联网本身(详见 Sack, 2002)。在网络民族志中,这类软件可以被用来绘制个人、主题、信息串、想法或观念、价值、群体或社区之间的关系地图,也可以被用来提供关于线上社区和文化中所运行的社会结构的补充信息和视觉表达。

总之,社会网络分析经常是网络民族志的有效补充,甚至可以融合到网络民族志研究中。在以下情况,社会网络分析适用于研究线上文化和社区:

- 了解社区沟通的结构;
- 讨论社会关系或“连接”的模式;
- 描述一个线上社区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交换;
- 研究线上社区传播的实际模式和实际内容;
- 研究不同线上社区之间的传播和连接;
- 研究不同形式的线上社区之间的传播和连接;
- 比较线上和面对面的社区结构和传播流。

社会网络分析将帮助你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 在这个线上社区中,传播的结构是什么?谁和谁进行沟通?谁沟通最多?
- 在这个线上社区网络中,谁是最有影响力的传播者?
- 在这个社区中,是否有核心群体和边缘群体?

- 在这个社区或文化中,有哪些不同的亚群体?
- 在特定的线上社区中,信息如何流动?
- 在传播者和传播内容方面,虚拟世界的传播与面对面传播如何区别?
- 在特定的两个线上社区之间,信息扩散的总体模式是什么?

社会网络分析本身不适用于以下研究:

- 获得对线上社区或文化成员的生活体验细致的、微妙的理解;
- 理解线上社区或文化的社会实践及相关意义系统;
- 表达和比较语言的特殊使用方式,语言通过线上社交形式来显示文化。

## 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

我们将会在下一章详述,网络民族志补充和扩展了其他的研究方法。在这一小节里,我们将简要回顾和比较民族志与网络民族志。如同上一节,这种比较并非完全自然,因为许多网络民族志是在整合了若干技术的研究项目中,作为方法之一来进行的。本章已经强调了这些不同方法之间的区别。但是学生和研究者需要意识到,更加重要的是,其他技术和方法补充和扩展了网络民族志。特别在实地的或面对面的民族志中更是如此。

面对面的民族志研究在工业的和学术的研究中极具价值,在几乎所有的文献和知识领域中有广泛的应用,从医学和护理到经济,从建筑到计算机科学和设计,组织行为和会计,当然还有文化研究、社会学和人类学。民族志研究使得研究者可以获得关于社会现象的细致和微妙的理解,从而体现和表达其文化意义。它提供对文化成员的生活经验的感受,以及对他们的群体结构的实地分析,它如何运转,与其他群体相比较又是如何。社会实践细致地服从于意义系统,它也是意义系统的精妙展现。在“解释民族志”中,某个单一的短语或事件可以被仔细地分析,事件可以被一种影片的“窥探者凝视”所捕捉,放到一首诗,或者编织到内容丰富的图片、影像和文本当中(Denzin, 1997)。当代的民族志提出更丰富的机会,不仅是克利福德和马库斯(Clifford

and Marcus, 1986)的“写文化”,而且还要表现它。

完整的、“经典的”、身临其境的、实地的民族志无疑不容易进行。它们要求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因为它们要求研究者实地的参与观察,所以它们不可避免是侵入式的。我们来比较一下实地的民族志、面对面的焦点小组以及个人访谈,焦点小组和访谈无疑费时较少,同时更简单和易于执行。在企事业的环境中,焦点小组比专业进行的民族志便宜多了。这也是这一技术更受欢迎的原因。然而,焦点小组和访谈——与调查一样——是强加于人的。它们所提的问题是先入为主的,研究者设计并将参与者放置到人为制造的情境之中。因此,与民族志资料相比,它们所产生的资料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被看作人工的和脱离情境的。专业民族志所提供的丰富洞见是其愈发受到市场营销、新产品开发和设计领域青睐的原因(Sunderland and Denny, 2007)。

与民族志一样,网络民族志主要的优势之一,即它的自然主义技术。在很多案例中,网络民族志使用可以在线上论坛公开获取的信息。然而,两者的某些差别会引起效率的差异。就花时间选择田野地点而言,包括准备个人介绍、往返于田野点、转录访谈和手写田野笔记的资料等方面,网络民族志费时少得多,所需资源也更少。网络民族志还有可能在完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进行,尽管这个选项需要明确限制一些参与,我们在下一章会讨论。然而,当网络民族志在一个严格的情况下进行时,它可以给研究者提供一个进入自然发生行为的通道,如公共讨论,随后通过侵入性更强的方式(如共同参与和成员访谈)来增强理解。实地的民族志无法提供不可见的潜水选项,也无法提供精准地回顾公共对话的方式。

分析现有的线上社区的对话和其他互联网话语,结合自然主义和非侵入式的选项——这种有力的结合将网络民族志和焦点小组、深度访谈、调查、实验和实地民族志区分开。社会网络分析同样具有重要优势。它的技术虽然无法提供丰富的论述或文化的理解,但是可以提供结构的解释。

显然,许多这样的技术可以彼此相互配合使用。一种研究的结果可以简单而有效地启发任何其他类型研究的研究问题。例如,关于新的线上文化和社区的概述和分类的网络民族志图表,将启发进一步的

调查,以确定和量化这些不同类别的归类方式。同样,网络民族志驱动的,关于不同类别的线上社区参与及不同态度或人群之间的关系研究,可以激发进一步的调查工作。由社会心理学丰富的历史和概念引出的个体层面的因果关系,可以用来解释线上社区关系的一些观察结果。这些假设可以在线上实验中分析。构成不同网络的社会结构也可以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分析。(不同方法)彼此结合,才能完整地勾勒出一幅关于线上现象的多层面图景。

## 总 结

前一章回顾了很多有趣的关于线上文化和社区的新理论。本章勾勒和概述产生这些理论的一些方法:调查、访谈、日志、焦点小组、结构网络分析和民族志。在研究中整合一个或多种方法,以探索线上社区现象的不同方面。本章包括一般的方法指南和比较,为下一章详细介绍网络民族志作好准备。

### 重点阅读书目

- Garton, Laura, Caroline Haythornthwaite and Barry Wellman (1997) 'Studying On-Line Social Network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s*, 3 (June),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jcmc.indiana.edu/vol3/issue1/garton.html/>
- Mann, Chris and Fiona Stewart (2000) *Internet Communication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A Handbook for Researching Onlin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Welser, Howard T., Eric Gleave, Danyel Fisher and Marc Smith (2007) 'Visualizing the Signatures of Social Roles in Online Discussion Groups', *Journal of Social Structure*, 8,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cmu.edu/joss/content/articles/volume8/Welser/>



## 4

# 网络民族志方法

网络民族志采用常见的参与观察民族志的方法,研究计算机中介的社会互动的特有可能性:变化、可及性、匿名性和储存。这些程序包括计划、进入、搜集资料、解释和遵守伦理标准。本章解释网络民族志的性质和角色,与相关的线上和离线技术进行比较,并解释在什么时候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过程需要合并,如何合并。

### 关键词

匿名性

因地制宜

计算机中介的沟通

民族志

互联网研究方法

网络民族志

线上社区研究

anonymity

bricolage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s

ethnography

Internet research methods

netnography

online community research

## 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的过程

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彼此配合以阐释社会科学中的新问题。然而,迄今为止这种合作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尚未明朗,令人困惑。本章试图深入地研究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的关系,之后为两者的合作提供一个简单而灵活的指南。

究竟什么是民族志?民族志是一种人类学方法,且在社会学、文化研究、市场和消费者研究,以及社会科学许多其他领域里广泛使用。这一术语既是指民族志田野工作的操作行为,也是指基于这种研究的描述。迪克·霍布斯(Dick Hobbs)提出民族志的定义如下:

一种方法的混合物,基于这样的假设:带着问题的个人参与理解一种特定的文化或社会环境的关键。参与观察是该混合物中最常见的成分,但是访谈、对话和话语分析、档案分析、影片和照片也是民族志学者技能的重要组成。描述是民族志的核心,无论这种描述如何被建构,都是从日常视角探求群组成员社会生活的深刻意义(2006:101)。

民族志的普及可能源于它的开放特征,以及研究发现的丰富内容。民族志的灵活性使其在一个多世纪里被广泛使用,用来描述和理解几乎所有的种族、国籍、宗教、文化和年龄的人群行为。优秀的民族志甚至被用来分析非人类的“部落”,如大猩猩、黑猩猩、海豚和狼。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民族志学者越来越关注自身的角色,特别是反思研究者的身份。这是因为民族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的敏锐度,此即为工具”——该词是消费人类学家约翰·谢瑞(John Sherry, 1991:572)所提出的。好的民族志是好的民族志研究者创造出来的艺术品。民族志项目的本质,它的技术和方法,如同它对微妙的、隐喻的、理解的、解释的需求一样,都清晰地表现研究者的修辞水平。尽管民族志与案例研究紧密联系,民族志也像案例研究一样,基于综合的、可比较的系列知识,但是民族志个案往往不能用来提供一般性的结论。民族志扎根于环境之中,浸润和充满着特定而具体的区域性

知识。

因此民族志在本质上是一种融合的实践。它与其他很多种方法相互连接在一起。我们给这些方法其他的称谓:访谈、话语分析、文献分析、符号学、视频制作。这些方法之所以有其他称谓,是因为它们与整体操作的民族志不同,需要新的称谓。它们要求特别的、新的训练。尽管它们与参与和观察社区和文化相关,但是它们以特定的方式进行,用特殊方法搜集资料,被经过协商的具体标准所影响。

因此,任何已有的民族志都综合了多种方法——它们在一个术语之下,但各有名称,如创新访谈、话语分析、视觉分析和观察。锡尔西等人(Sirsi et al., 1996)在关于天然食品市场的民族志之后,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并输入因果关系模型中。霍华德(Howard, 2002)提供“网络—民族志”(network ethnography)的案例,实践地结合社会网络分析和民族志。因为需要适应环境的微妙差异,所以没有任何两个民族志使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民族志本身就要是因地制宜\*的,因此它的方法需要持续地调整,以适应特定的田野,包括学术、研究问题、研究地点、时间、研究者偏好、技术集合、方法创新和文化群体。

网络民族志是基于线上田野工作的参与观察研究。它使用计算机中介的传播作为资料的来源,以获得民族志对文化或社区现象的理解和描述。因此,几乎所有的民族志都会从参与观察自然地 and 有机地扩展到其他元素,诸如访谈、描述统计、搜集档案资料、扩展的历史案例分析、摄像、投射技术(如拼贴、符号分析)和一系列其他技术,因此这一方法如今可以扩展并包含网络民族志。

那么,在民族志的方法论一章中罗列的方法包括参与观察,以及访谈、摄像和网络民族志是件正常的事。在这一情况下,使用网络民族志这一术语,表明研究者尝试承认计算机中介的传播在文化成员生活中的重要性;搜集数据的策略中对文化理解的线上和线下多种来源进行三角测量法;并承认,网络民族志像访谈和符号学一样,有一套独

---

\* 原文是 bricolage, 字面意思是:使用手头现成工具摆弄修理,利用手头的东西制成的物品。——译者注



特的实践和程序,使得它跟传统面对面的民族志区别开来。正如我们会在本章随后的内容里详述的那样,执行民族志或网络民族志研究不该被泾渭分明地区分开。在整个项目中,术语的使用和网络民族志方法不仅表明线上成分的存在,而且显示其重要性。它意味着在线上社区或文化中花费大量的时间,也成为线上社区或文化的一部分。

把网络民族志看作超越民族志的独特方法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向研究的各类参与者指出——这些参与者包括:核准其伦理的人、赞助和资助的人、支持的人、参与的人、阅读的人、审核的人、读者——该类特定的研究遵从一系列专门的、明确的、共同的方法论程序和协议,这些程序和协议由学术共同体所核准。与民族志一样,网络民族志本质上具有灵活性。然而,同样与民族志一样,网络民族志以合法性为目标,并通过重视分享和详述严格的研究实践来获得学术界的信任。

鉴于所有这些差别、变化和情境,我们不禁怀疑,民族志彼此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参与和观察的方法组合是民族志行动的核心。做民族志研究意味着与成员一起浸入式的、长期地参与到文化或社区中,之后通过对社会世界的深度的、细节的、微妙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深描和解释,尝试理解和传递他们的现实,这个世界对参与者来说耳熟能详,但对外来者来说却很陌生。

为了参与这项事业,民族志学者开发出一系列普遍的方案和步骤,有助于调整(但并非决定)他们的方法。民族志学者在进入一个文化或社区进行田野工作时会面临相似的问题。<sup>①</sup>首先,他们需要设计研究,规划田野工作。他们必须扩展、发现和进入文化或社区的田野——民族志的这一部分叫作进入。当处于田野之中时,他们必须搜集关于文化和社区的资料。这些资料要求前后一致的分析和解释。在方法和田野工作的整个过程中,民族志学者需要遵守严格的研究伦理标准和流程。最后,民族志研究者需要向科学(或其他的)共同体展示研究的最后产品,在展示研究成果的同时即是展示社区或文化本身。

---

① 当然,这些过程是简化的指南,我以夸张的方式传达和提出。不同的民族志具有不同类型的关注点(如自传式民族志并非特别关注地点的选择)。然而,提出这些过程希望作为一般的框架来比较和发展网络民族志。

因此网络民族志遵从民族志的以上六个步骤:研究计划、进入、搜集资料、解释、确认伦理标准和研究展示。图 4.1 提供了一个流程示意图。相比于实际操作的网络民族志研究,图表显然描述了一个更加整洁和整齐的过程。然而,在我们描述这些过程之前,需要强调两点。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及如何结合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前者使用在现场或面对面的文化互动中收集的信息,而后者则从线上互动中搜集信息。第二,我们需要理解线上社会环境的差别,以恰当地指导民族志技术的使用。这些问题是接下来两节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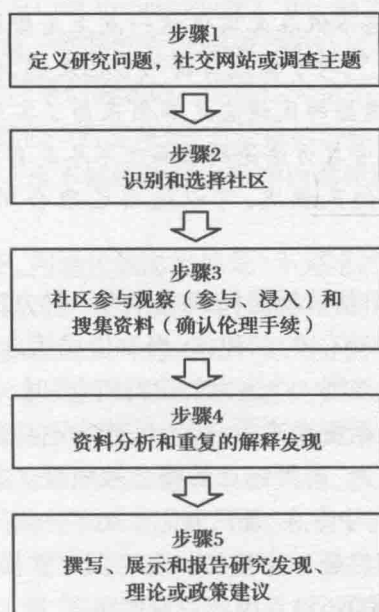


图 4.1 网络民族志研究项目的简要流程

## 网络民族志是不完整的民族志的观点

有一大批关于民族志方法的优秀著作指导研究者如何实施复杂和灵活的民族志过程（见 Atkinson et al., 2001; Denzin and Lincoln, 2005; Fetterman, 1998）。然而，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没有关于线上田野

工作的操作手册。随着关于线上田野工作,以及展示线上文化和社区的作品开始发表,其中有许多作品探讨网络民族志的基本角色和特征。

克里斯汀·海恩(Christine Hine)所著的《虚拟民族志》是迄今为止由单人所著关于线上民族志方法论内容最丰富的著作之一。海恩(Hine,2000:63-66)比较了线上和面对面民族志的差异,指出线上民族志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存在不足。她对“虚拟民族志”提出质疑,观点阐述如下:

虚拟民族志不仅在无实体这一点上是虚拟的。虚拟性还意味着“不尽如是”,对于实践目标而言已足够,但严格来说并非真实的事物……虚拟的民族志足够用来为了实际目的而探索中介的互动关系,尽管在方法论的层面上不尽是真实的事物。它是一种有适应能力的民族志,可以使自己配合所处的环境(Hine,2000:65)。

使民族志适应于新情境是民族志作为一种方法的成功要诀。但是鉴于海恩(Hine,2000:10)的建议,当一份民族志的叙述包含着“面对面的互动,以及跋涉到一个遥远的田野地点”时,其真实性才得到承认。那么很明显,根据定义来看,线上民族志不具备这个特质。地点的问题特别烦人,因为“田野地点的概念被质疑。如果文化和社区并非不证自明地在空间中存在,那民族志也站不住脚”(Hine,2000:64)。因此“虚拟民族志必然是不完整的。它难以完整描述任何信息源、地点或文化”(Hine,2000:65)。因此对海恩而言,线上民族志永远是“不完整的”。它们“接近真实,但并不是真实的事物”(Hine:110)。

从实际情况而言,在民族志和其他地方,所有关于“现实”和“真实性”的建构,甚至是“足够”和“整体论”都是社会建构的,由环境决定的,依附于我们不一定接受的标准。并没有真正真实的(really real)民族志,也没有实际上(de facto)完美的民族志可以满足所有的方法论纯粹主义者。也并不需要有这样的民族志。实际上,令人欣慰的是有不同种类的民族志,从现实主义的陈述到奇妙的旅行冒险记录,从反思的自传式民族志到多语言多人叙述,从印象派的神话到严谨的大

规模统计描述,甚至是鲜活的视频作品(见 Van Maanen, 1988)。

当我们理解多种新的社会现象时,我们也重新建构方法论术语的意义。人类学是一个广阔的田野,包括一系列的标准,而民族志的扩散已经超出这个范围,民族志改变田野,同时民族志在这个过程中也被田野所改变。在这样的情境下,什么是“真实的事物”,即讨论纯粹的、真正的、如实的、可靠的民族志,往往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内满足一些特定群体的特定标准的一份民族志作品。海恩(Hine, 2000)认为许多人类学家从他们的文化资本神坛上俯视线上社区的民族志,以及许多其他“在他处发明(not-invented-here)”的(低级的?)文化研究民族志,这一点完全准确。李斯罗夫(Lysloff, 2003)从人类学学科内部也是如此向他的人类学同事们陈述的。但是这完全不意味着他们的批评是对的,或者应该被我们奉若圭臬,特别是我们正在人类学领域之外使用和发展民族志,甚至也不被那些在人类学内部质疑部分学者的成员所遵从。

在一些情况下,网络民族志当然是“不完全的”。我们需要分辨的是,这可能是哪些情况?完全基于线上资料的网络民族志在哪些地方不完全?以及相对应的,在哪些情况下是充分的?它的充分或不完全性应该由民族志学者试图探查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问题来判断。民族志学者是否正在研究与线上社区和线上文化直接相关的一些现象?或者民族志研究者对普遍的社会现象感兴趣,涉及互联网群体的某些方面?人类社会行为的物质成分是否重要,有多重要?

以上内容引出一个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有助于网络民族志和民族志方法的协调。这个区别及其含义说明,网络民族志作为一种方法,有时是独立的技术,有时是一个较大型的研究中的一部分,该研究同时包含现场访谈、田野工作和其他方法。在下一节中,我们区分研究“线上社区”以及“社区在线”的研究\*,然后给这两者的区别提供建议。

---

\* Research on online communities 译为线上社区的研究,指对线上社区的研究。Research on communities online 译为研究“社区在线”。——译者注

## 区别研究线上社区和社区在线的研究

### 研究“线上社区”

为了简化讨论,我们会进行二分类的分析。研究“线上社区”,即针对一些与线上社区和线上文化本身直接相关的现象,包括对它们的整体呈现,或者关于它们的某个元素。例如,根据这一定义,研究影响新成员进入线上兴趣社区的行为的社会过程,即符合“线上社区”的研究。考察与政治讨论相关的线上文化显示出来的不同角色类别,是计算机中介传播相关现象的特有主题。研究线上社区中使用的不断变化的语言、图像和符号,同样也属于“线上社区”研究。

南希·贝姆(Nancy Baym, 1999)对肥皂剧的线上新闻组 rec.arts.tv.soaps 的民族志研究即是针对特定线上社区的研究,同样还有谢莉·科雷尔(Shelley Correll, 1995)研究线上女同性恋咖啡厅。在更广义的范围内,安妮特·马卡姆(Annette Markham, 1998)的研究关注在线上空间生活、在线上社区互动意味着什么,同样也是线上社区和文化的研究。这些都是研究线上社区的例子:研究某个特定的新闻组、某个特定的虚拟世界、社交网站中的某种行为、微博中的某种语言风格、博客的某种连接形式。这些研究都值得注意,因为线上社区、线上身份、线上社会的语言形式、赛博文化、计算机中介的传播过程中涌现的关系,以及其他大量的线上人类社会的互动元素,都是该类研究试图解释的重要核心结构。

### 对“社区在线”的研究

另一方面,我们还有“社区在线”的研究。这些研究考察已有的一般社会现象,这些社会存在不仅限于互联网和线上互动——虽然这些互动可能在群体成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区在线的研究将特定的社会和社区现象作为其核心领域,随后扩展开,认为经由社区在线的研究,可以理解更广义的社区或文化的重要问题,而后推论到整体。

许多案例中,研究者对社区在线感兴趣,是因为群体的传播与更

广义的社会现象、行为、参与者、价值观或信仰相关,并渗透到其中。库兹奈特(Kozinets,2001)分析《星际迷航》中广义的文化和社区现象,进而讨论更普遍的问题,如粉丝创造和扩散的文化和社区如何改变意义和社会结构,如何与商业产品相关。这便是一例“社区在线”的研究。尽管互联网参与者的视角极具价值,但是关于《星际迷航》的线上社区及其所追求的赛博文化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同样,坎贝尔(Campbell,2006)研究光头党的线上群体,进而理解该群体与“白色人种”之间关系的意义。总的来说,坎贝尔的结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光头党文化在普遍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并不仅限于光头党文化在线上的表现。研究青少年和技术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中国的印度尼西亚移民,或者《暮光之城》的粉丝受电视节目影响的程度,以上可能都包含这些群体使用互联网和线上社区的方式,但也许对该研究而言,线上成分并不是最重要的。关于社区在线的研究,关键问题是:对于研究的理论目标来说,线上部分相对于研究的其他部分是否相对不重要。线上信息和访问究竟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更广阔、更深入的结构,抑或造成了隐忧。

这种两分法仅为了方便而设置,但类别之间的重叠必然存在。正如本书中所有的二分法,这个分类同样也应该被当作连续体来看待。研究可以关注普遍的社会议题,也可以具体地关注线上社区的某些元素,帮助我们理解该议题。然而,作为一个基本规则,我建议研究线上社区首先需要注意网络民族志的重点。对于社区在线的研究,网络民族志则应扮演支持或次要的角色。

## 融合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

接下来的内容进一步澄清项目中网络民族志的使用,以及网络民族志的融合。我们考虑一种“纯粹的”网络民族志,即纯粹使用线上、计算机中介传播或信息和通信技术相关的互动中产生的资料——不管是线上访谈、线上参与,还是线上观察和下载。一个“纯粹的”民族志应该是使用面对面互动和转录的田野笔记所产生的资料,不包含线上互动的资料。“融合的”民族志/网络民族志应该是方法的结合,包

括面对面,以及线上互动搜集的资料。融合民族志/网络民族志可以有多种形式,使用多种方法且包容不同比例的线上和面对面的互动、资料和分析。

我们应该首先问自己,我们正在研究一个线上社区吗?或者是进行其他的研究,关注线上文化或社区现象及其成分?如果确是如此,我们便可以有效地采用网络民族志作为唯一的方法。我们有理由进行“纯粹的”网络民族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网络民族志方法完全合适、充分和完整。

相反,如果研究所建构的焦点超出了线上社区的背景,扩展到更大的社会世界,此时假设我们可以通过纯粹的网络民族志便能获得完整图景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研究在丹麦的土耳其移民工人,发现一个小论坛专门讨论该话题,那么我们对该论坛的网络民族志研究,并不能扩展到对斯堪的纳维亚的土耳其移民工人的概括性理解。为了作出适用于该民族志的更普遍的推论,我们需要用多种其他的研究来补充网络民族志,如现场的参与观察和面对面访谈。关于论坛的网络民族志提供了进入方式,以及参与者的理解和表达,这些对更广义的研究是非常有用的补充,广义的研究往往混合了网络民族志和民族志。但是纯粹的网络民族志本身仍然是部分的且不完整的。

研究者在确定进行纯粹的网络民族志或纯粹的民族志,或者是融合的方法之前,需要仔细考虑研究问题的以下方面及其重点。

融合的 VS. 分开的社会世界。线上行为和面对面社会情境中的行为如何紧密联系? 它们直接相关,抑或是不同的、独立的行为? 例如,如果我们研究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站,需要看到他们在键盘上打字才知道他们正在进行这个行为吗? 使用者的社会世界在线上/线下层面互相连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研究青少年在同一个房间里玩线上游戏且彼此互动的行为,仅仅研究计算机屏幕上传递和呈现的内容是不够的。这些社会世界是不同的。

观察 VS. 文字描述相关信息。对物理表现而非语言表达的行为进行反复观察到底有多重要? 是否有这样的可能,一些有用的新信息会(不会)在线上交流? 这些行为的线上表现形式丰富,也许包括照片或音频视频记录? 例如,尽管人们会谈论他们与狗互动的方式,实际的



观察可能揭示一些有趣的、心照不宣的行为元素,这些元素往往是他们无法、不能或不愿表达的。

成员的认同 VS. 表现。个体作为文化的一员,其身份——比如他们与人口特征如年龄、种族、性别等因素的联系——有多重要? 或者对于生成理论来说,线上社区和文化中所抓取和记录的行为表现已经足够了? 例如,如果研究者研究一个特定的人群,如年轻的未婚父亲,那么确认和核实信息发布者的身份既有必要也有用。如果匿名性不会影响研究发现,如研究盈利的博主在博客上传播口碑时的信息说服策略,那么确认身份并非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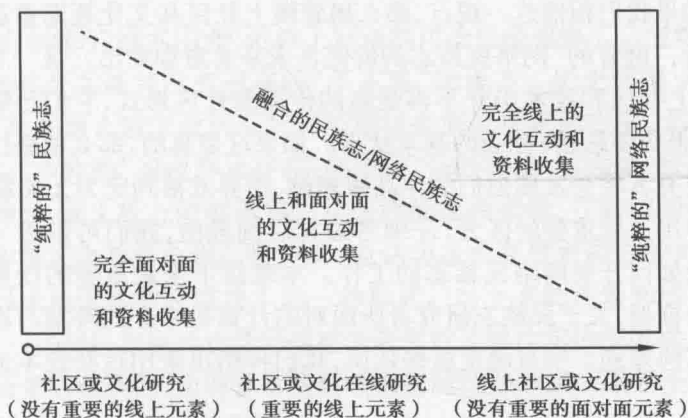


图 4.2 协调线上和面对面互动和资料收集

图 4.2 展示了对于融合或纯粹的网络民族志和民族志而言,线上和线下田野工作的比例权重。当然这些判断是微妙的。然而对线上社区的研究而言,网络民族志是更重要和核心的成分,而网络民族志在社区在线的研究中则更多是起到支持的作用。

这些区别有多普遍呢? 或者换句话说,纯粹的网络民族志是否时日无多了?

也许是的。加西亚等人(Garcia et al., 2009)评价民族志方法对互联网意味着什么,论证线上和线下世界的区分变得越来越无意义。原因是什么? 在当今的社会中,这些类别已经变得彻底融合起来。他们指出“大多数民族志研究者仍然坚持基于‘线下’社会世界的研究”



(Garcia et al., 2009:53)。然而,我们即将到达这样的阶段(抑或我们已经到达了),在这里我们需要参照、研究和理解线上社区和文化的资料,以在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中有效且深刻地理解“关于民族志研究的主要和持久的问题”(Garcia et al., 2009:53)。这些问题包括:亚文化和微文化的特征、构造和混杂;认同构造的过程和要素;推动当今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的价值和世界观;技术和媒体的影响;以及社会运动和社会活动的根源和变迁。这些学者甚至建议,关于当今社会的几乎所有民族志,“在定义田野或研究背景时,都应该包含技术中介的传播、行为或者制造物(如网站)”(Garcia et al., 2009:57)。

如果我们相信这一观点,那么随着线上社区和文化逐渐渗透至全球社会,“融合的”网络民族志的价值在未来会愈加突出。这一观点指出,线上社区和技术中介不再是新的传播和社区形式,它们已经超越(或者很快要超越)社会的基本状态。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忽略这一现实的研究者将会发现他们的作品被超越、抛弃或被判定为无关紧要。

作出这些重要的区分,仔细考虑背后的理由,我们可以进一步具体讨论如何开展网络民族志的工作。本章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框架,关于民族志研究者所面对的计算机中介的环境与面对面环境有何差别。一旦确定这些认识,我们将给出采用这些技术的指导体系。

## 计算机中介的田野工作的背景

赖斯和罗杰斯(Rice and Rogers, 1984:82)指出,新的线上环境提供这样的背景,“限制了传统的研究设计和方法的应用……媒介的特征本身可能产生限制,也有新的机会”。因此,在线上环境中运用民族志技术并不是直截了当的。如果可以直接运用的话,那么这本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为了将面对面的民族志技术运用到线上环境中,有必要在开始的阶段区分面对面和计算机中介的社会互动之间的差别。

幸运的是,关于计算机的中介传播和线上社区具有超过十年的民族志和相关的社会科学文献,它们可以指导我们的应用。仔细研读这类文献,我们可以分析出四类有意义的区别。第一,也许是最明显的

一点,即变化。简单来说,变化指互动的特质发生改变——技术媒介负载互动,互动既被技术媒介的特殊属性和规则所制约,也被其解放。接下来是匿名性,这个被广泛分析的差异,在线上互动的早期阶段非常重要,直到今天仍有意义。第三个关键的差别是线上论坛的可及性,使得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参与者,已经变化的技术需要适应。最后是线上媒介使得对话和数据可以自动储存。我们将会反复回到这些差异特征,以发展和调整不同的网络民族志方法。因此,我们将从这四种差别的讨论中获益。

## 改 变

对所谓的“技术中介”的线上互动的讨论已经很多了。当然,技术中介的社会互动并没有内在的“不正常”的地方。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其他人造文化的分析师长期以来面对这样的现实,大多数资料都以“中介的”沟通形式存在,如信件、公开记录、墓志铭、纸莎草卷上的符号、黏土板上的痕迹等。从这样的视角来看,互联网沟通的激进文本形式也并非全新。想想看,电话访谈也是技术中介的沟通,电视节目也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一种形式。与文本的沟通和线上互动一样,一些信件和电话也受到模糊的匿名性及缺少实体所困扰。

历史告诉我们,由新技术所引领的新时代并非第一眼看上去那么具有革命性。正如施菲尔布施(Schivelbusch, 1986: 36)指出,引进铁路后,大多数人相信“铁路打败了空间和时间……[然而]真正被打败的是传统的空间—时间连续体,这种传统的连续体只代表了旧的交通技术”。但是,正如铁路改变了人们对于某段时间内可能行走的距离的主观感知,网络化的计算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以下问题的看法:他们所能沟通的人、时间、方式、频率和原因。在很多方面,这一主观理解对于一个文化理解互联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在此之后才有对限制和解放话语的反思、意识和感知。

它们刚发生时,第一眼看来如此不自然,线上沟通开启了多种可能性,同时也剥夺了一些可能。宽带和技术的限制可能造成时间延迟的问题,可见于同步沟通的媒介中(如聊天窗口),特别是如果有很多人同时聊天时这个现象更明显。时间延迟同样可以在虚拟世界或游

戏中出现,可能引起按键的组合,以通过化身巧妙地传递肢体语言。经由这些媒体的互动不仅比面对面沟通费时更长,还更加碎片化。信息可能遭遇打断、错误的开始、间隔以及间断的频率(Baym, 1995; Cherny, 1999)。

在异步的(“延时的”)计算机中介的沟通媒介里,如电子公告栏、新闻组、论坛和博客,沟通的文字化和延时将很明显。社会互动的结果即是变化的符号和时间的形貌——参与者所面对的是更加人造形式的沟通,比面对面交流有更多机会对信息和自我表达进行策略控制,并且为了获得信息以及更舒适地进行文化分享和共同亲密性,要求投入更多时间。

相对清晰的是,一旦一个人在线,特别是在他们线上经验的早期阶段,沟通媒介的技术层面创造了一种明显崭新的和突出的文化体验——这种笨拙的和不能胜任的感觉与可能性和好奇心混杂在一起,引导他们进入赛博文化(参见 Cherny, 1999; Holeyton, 1998; Jones, 1995; Markham, 1998)。为了向社会关系传递必要的情绪信息,线上互动促使人们学习更多的代码和原则、缩写、表情符号、按键组合,以及其他技术技巧。

然而,一段时间之后,语言和技术的对话开始成为第二特征,适应文化的语言同样如是。这第二特征的元素给网络民族志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对于线上参与而言,技术改变是关键因素,面对面民族志过程必须为了线上互动的文化世界而改变。

### 匿名性

我们不需要根据技术决定论的简单归因,可以说,比起面对面的互动,计算机中介的互动提供全新的解放行动的机会。产生解放的感觉的关键原因之一,即线上媒介常常提供可选择的匿名性。匿名性给线上行动者传递一种身份灵活的感觉。在文本和可控制的图像世界里,自我展示具有更广阔的自由度,线上社会生活给身份实验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正如彼得·斯坦纳(Peter Steiner)于1993年(7月5日)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一则被广泛引用的卡通漫画——我在此转述——“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其实是一只小狗,使用计算机和键盘,

假装成人的样子”。

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 1995: 190)描述了一个年轻男性在电脑上同时打开几个窗口,在一个论坛上扮演一个“甜言蜜语的浪漫”男人,另一个论坛上是“沉默的”和“自信的”男人,在另一个论坛则是“卖弄风情的”性开放女子。琼斯(Jones, 1995)指出,线上的角色和游戏给“无性别的”存在和“想象的非人类身体”提供了多种机会。随着大量的赛博色情聊天室、线上色情作品、情色视频聊天、颠覆性的谩骂和极端暴力游戏的发展,匿名性整合了想象力的多种方式,使得在其他环境下很难表达、社会不接受或非法的性格和欲望得以展示。因此,相比于如实地观察日常生活及消费行为所显露的方面,线上身份表达在某些方面更加揭露了消费者的“真实”或者隐蔽的自我和倾向(Jones, 1995; Turkle, 1995)。

然而,当研究者试图确认在线发布文字和其他作品的特定的人群时,这种匿名性则造成了困惑和麻烦。在一个线上文化互动或线上访谈里,你与谁交流?媒介使看见信息发布者变得困难。匿名性和它的近亲,假名(使用昵称而非真名)使得网络民族志方法与面对面的民族志方法截然不同。

### 访问性

一旦人们克服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障碍,能够进行计算机中介的搜索和传播,他们将进入极广阔的社会互动。显然,互联网的参与和平等的伦理来自学术和黑客社区那种“所有的信息都应该是自由”的精神。线上社会互动通过普遍的民主和包容大量(虽然不是所有的)线上社会群体来展现这一精神。许多新闻群组、论坛和讨论版提供开放的成员资格,向新手提供“常见问题”等信息,以介绍群体中的文化现象,引导他们快速变成参与的成员。博客一般来说包容性很强,虚拟世界、游戏帮派和社交网站有它们自己的成员管理规则,通常基于网络的扩张和已有社区的发展,频繁添加“新鲜血液”。

尽管在线上社区获得承认和地位仍然依靠知识和规则,并且与一个人在其他社会世界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并非完全无关,参与和民主的精神广泛流传。此外,线上世界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访

问。天各一方的参与者聚集起来,甚至可以瞬间彼此联系。全球访问使得大量成员成为可能,而另一些因素导致了碎片化,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定是语言差异。不管某个群组或其主题的全球化程度如何,说普通话的人仍然和说普通话的一起活动,只有极少数与匈牙利语和葡萄牙语使用者对话。

以往的研究指出,大型线上群组比小群组具有更少的社区性、社交性和亲密性(如 Baym, 1995; Clerc, 1996)。最小的群体行为是最亲密的,即聊天室里的搭讪法,“‘你想要’一对一聊吗”?小型的线上社区和其中的子群体提供了更具公共性的感觉,混杂并超越了传统上对“社区”的界线设置——地理、政治、性别、家谱、种族、职业和宗教。不管我们讨论的是虚拟世界中博客的读者、社交网站还是计算机建构的“种族”,这些群体的参与者往往会基于兴趣、品位或已有的任务进行自我分类。

线上社会互动是一种独特的公共—私人混合体,吸引参与者进入全球舞台,而“观众”们则来自表面上安全的各个家庭。大量的机会不仅可以拓宽个人的私人信息,而且可以公开地参与到其他人的私人信息中。这种新形式的窥阴癖和表现癖在本质上与面对面民族志学者可能遇到的情况截然不同。因此,访问性是网络民族志方法必须调整的另一重要差异。

## 储 存

关于线上连接和沟通还有一些特点。“永恒世界”一词已经被用来指称持续存在的线上虚拟世界,由使用者造成的改变,甚至在使用者离开这个网站或软件之后仍然存在。这一持续性特征适用于互联网的多个方面。纽黑根和拉法利(Newhagen and Rafaeli, 1997)指出,“网上的沟通留下了前所未有的痕迹,没有任何环境能与之相比——这些内容易于观察、记录和复制。参与者人群的消费、选择、注意、反馈、学习等行为被广泛获取和记录”。

新闻组、论坛和其他电子公告栏、博客、邮件列表,及其他多数非同步的媒体可以自动存档。时光机器和互联网档案馆抓取了特定时间点的快照,可以留存未来使用。有效的搜索引擎可以获取特定主题

的任何互动或任何帖子,或者特定个体在任何新闻组上的所有帖子。如果拿现实世界作类比,那就是可以获取特定文化中的任何公开的社会联系,或者某个特定个体的所有公开社会联系。同步的媒体在公开登录的形式下可能无法自动储存。然而,记录同步的对话和互动在技术上并非难事。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比起现场民族志学者秘密地记录田野笔记和碎片化的回忆,近乎完整地记录线上社会互动要容易得多。

多亏了硬件和软件,我们在互动的同时,在开始互动的那一刻,就能拥有人工的文字痕迹。对于那些对话语分析、文学批判、修辞研究、文本分析等学科感兴趣的学者而言,互联网是极佳的研究场所,在实践时它的可及性令人难以抗拒(Jones, 1999:13)。

难怪内容分析技术在应用于分析线上对话时迎来了复兴。在互联网领域对社会沟通表现的即时存档,使得民族志研究的实践与面对面社会互动语境下大为不同。

## 总 结

网络民族志是一种参与观察线上研究的方法,遵循一套独特的步骤和规则。网络民族志适于研究线上社区,以及在线上显示出重要社会互动的社区和文化。引导使用和协调网络民族志和民族志田野工作包括:融合在线和面对面社会行为的程度,具体观察(而非文字或其他的自我表达)的相对重要性,以及个体认同的必要性。本章指出线上和面对面社会互动的四个关键差别:适应不同的技术媒体;参与者在可选情况下的匿名性;极大加强的文化可接近性;和交流的自动存档。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里,民族志随着这些特定的状况进行调整。我们从讨论和指导民族志的田野工作计划、进入网络民族志田野出发,进入接下来的五个章节。

## 重点阅读书目

Hine, Christine (2000) *Virtual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Kozinets, Robert V. (2002a) 'The Field Behind the Screen: Using Netnography for Marketing Research in Online Communitie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39 (February): 61-72.

Markham, Annette N. and Nancy K. Baym (2008) *Internet Inquiry: Conversations about Metho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5

# 研究的计划和进入

本章介绍如何计划、聚焦和开始你的网络民族志研究。你可以了解适合网络民族志研究的研究问题和题目。你可以学习调查、提炼和启动研究所需要的资源,包括搜索引擎,以及进行线上互动的多种形式。最后,作为一个网络民族志研究者,你可以了解进入和开始研究线上社区的恰当和不恰当的方式。

### 关键词

博客

进入

田野工作

互联网论坛

互联网研究资源

新闻组

参与

参与观察

研究设计

研究计划

研究问题

搜索引擎

社会内容

社交网站

虚拟世界

网络 2.0 研究

维基

blogs

entrée

fieldwork

Internet forums

Internet research resources

newsgroups

participation

participant-observation

research design

research planning

research questions

search engines

social content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virtual worlds

Web 2.0 research

wikis

## 关于参与的一些术语

网络民族志的核心——与搜集和编码定性的线上资料不同——是研究线上文化和社区的一种参与的方法。当我受邀向 Sage 社会研究方法词典贡献一个词条时,便在定义里小心地强调,网络民族志是改版的“参与观察民族志的过程”(Kozintes, 2006b: 135)。

一些学者间接地质疑研究者参与网络民族志的价值(Langer and Beckman, 2005),声称“秘密地研究”线上社区有时是可取的。其他人则制造出特别的词语来指称他们对网络民族志的调整,如强调他们正在进行纯粹的“观察”或“消极的”网络民族志(例如 Beaven and Laws, 2007; Brwon et al., 2003; Brownlie and Hewer, 2007; Fuller et al., 2007; Maulana and Eckhardt, 2007)。观察的方法甚至暗示,线上社区中互动的、对话的资料应该作为定性资料,用“内容分析”方法来处理。

民族志学者经常在他们的田野工作中协商参与和观察的范围。然而,如果从网络民族志中移除民族志学者参与的角色,同时就意味着抹除了他们体验文化理解的可能性。若不是这些深刻的知识和对文化背景的体验,得出的解释往往会有缺陷。网络民族志研究者被迫猜测她不完全理解的文化意义。因为该研究者没有参与到该社区中,进行解释时,她也无法在该社区中找到人进行确认、讨论或扩展。甚至更糟糕的是,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可能忽略这些意义,仅提供一种表面的、纯粹是描述性的分析,仅仅对她在线上找到的词汇或其他内容进行编码和分类。

当探寻民族志所闻名的共享价值、与民族共存、现象学的、产生洞见的整体时,如果我们只是计算某个特定的单词被提到的次数,或者记录这些单词被“好的”或“极好的”所修饰的次数,显然无法达到我们的目标。如果没有民族志的洞察力,网络民族志仅仅是编码练习。网络民族志报告将变得扁平化和二维化。在很多方面,比起在文化生活中和探索,被文化所挫败和羞辱,以及深入地反思文化,给文化的信息进行编码要简单得多。如果我们想写出符合高质量标准的网络民族志,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解和深描,而潜水、下载资料、在局外分析绝非正途。

## 准备好了吗？出发？……

所以现在你准备好了要参与线上世界吗？很好。坐下来，准备好一杯咖啡，把神奇的搜索引擎指向正确的方向，点击数次，启动自由流动的线上对话，这次对话的主题是关于研究生哀叹全球变暖。哦，慢着……可能你还没有准备好。

在你行动、进入线上文化、开始参与之前，有些重要的事情需要先搞清楚。你需要确定到底要研究什么，你要怎么研究，你要如何展示自己，你要如何在伦理上管理这个项目，你在研究的社区或文化中可能制造多少混乱。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网络民族志案例中错误的进入方式，仔细地讨论这个问题。一个新任的研究助理（或许过于急切的）开始一项关于线上抵制行动的研究，他发了一个这样的帖子：

嗨，大家好！

我是（某地某大学）的教授。我和同事一起研究消费者眼中的联合抵制。我们很希望研究个体对联合抵制的参与，目前我们试着用互联网来搜集信息。

我们相信，我们尝试搜集的信息将帮助每个人，他们如何看待抵制行动，以及那些被说服（或者没有被说服）的人们如何理解抵制行动。这将包括所有组织或支持抵制行动的人，以及可能让未来的行动发挥出最大的效果的人。如果您对这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感兴趣，我们将很乐意与您分享我们的发现。

所有的回复都会得到保密。如果您的话被引用了，您会有个“假名”，所以您一直都能保持匿名。如果您曾经参与某次抵制行动，我们很感激您能在百忙之中花点时间给我发邮件（地址 eager-adjunct@email.com），回答这三个非常简短的问题：（这里是三个问题）。

非常感谢你们参加本项“赛博—访谈”！另外，请将答案寄到（电子邮箱）（如果您愿意，也可以公开贴到这个新闻组里）。我们将给所有回复的人反馈。

真诚的,(迫切的助理,匿名)

附:如果您对本研究有任何问题,请将问题发布到群组里或者发给我。

第一眼看上去,这里所使用的方法显得合理而急切。着急的研究助理介绍了自己,他从属的机构,精确地说明研究目的,并提出一些问题。他看起来很礼貌。他谈到了参与者的匿名性,以及在最终的研究报告中使用假名。研究者甚至试图暗示,参与该研究对于那些对抵制主题感兴趣的人有哪些好处。

所以这个帖子收到的回复是什么?形形色色,且颇具启发性。

第一个回复由“Josphh”(一个假名)发出,这是针对所有问题的一系列详细的和有用的回答,张贴到整个群组里。下一个回复由“Father Wintersod”(另一个假名)发出,这是论坛社区里的一个典型的帖子,态度不太积极。

Father Wintersod 说他完全相信,类似这样的研究是思想控制系统的一部分;他指出这项研究是在政府、大企业及其他机构的控制之下进行的。这类研究帮助它们在心理学上控制公众。他以确定的口吻说,这项研究寻找有用的情报来对付好人。这个颇具影响力的回复建议社区里的其他成员“抵制这项关于抵制的研究”。他强调,这很重要,且他“极其严肃”。他用大写字母写下“抵制所有的研究”,之后分析研究问题中的种种负面意图,以及这些问题可能有哪些有害的用途,指出该研究的术语应该是“赛博审问”而非赛博访谈,最终他以巨大的、横幅似的、由星号环绕的三行大写字母结束全文,力劝新闻组的成员“抵制这个研究”。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回复绝对让这个网络民族志的新手研究者猝不及防。我之所以知道,因为那个急切的、年轻的、刚刚被整得灰头土脸的研究助理,就是我。

我的描述中有意遗漏的信息是,我发布帖子的新闻群组叫作 alt.gathering.rainbow。我的搜索引擎显示,alt.gathering.rainbow 这个群组常有一些有趣的抵制行动和消费者行动相关的帖子。在 1997 年,它是包含有讨论抵制的信息和对话的新闻组之一。然而,我并没有对这个线上社区进行深入的研究。alt.gathering.rainbow 是“彩虹家园”成

员的线上社区,这个群体每年进行激进的地下环保主义聚会/事件。因为我对这个社区所知甚少,所以我的进入方式完全不恰当。如果事先了解这个非常规的、反建制的群体,我可能会选择其他线上社区,或者至少在我试图与他们沟通之前,花些时间了解他们怪异的信念和非正统的价值观。

查看网络时,你可能发现线上研究者的这类失误非常普遍。看看最近发布在一个流行的购物新闻群组里的另一个案例。一个学生研究员“Alexandre34567”(取的假名)贴出一条信息,向新闻组的成员提出问题:“家人和同辈群体影响”他们信任“线上品牌”的程度。Alexandre34567解释说,她是某个大学的学生,正在研究线上品牌的信任,她将会使用“一个全新的研究方法即网络民族志”。

“Lloyd”回复了。他告诉 Alexandre34567,“我们之前早听说过这个方法”。后来发现,这个新闻组五年来总收到同样的帖子,使用同样的基本问题。这也许不是 Alexandre34567 的错;可能是她的导师每年都给同学布置同样的作业。但这并不能影响 Lloyd。他批评,以前看过她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每年都重复贴到这个社区中(详见 Bruckman, 2006, 关于使用网络民族志的学生项目的观点)。

Lloyd 的主要批评之一看起来是针对 Alexandre34567 的研究方式。Lloyd 称之为新闻组的“垃圾信息”。这个词语包含什么意思呢?按照我从 alt.gathering.rainbow 和其他社区得到的教训来看,新闻群组和其他线上社区的成员通常认为,比起回答这些匿名人士投放到论坛的研究问题,还有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讨厌线上研究者的侵入和打岔。很显然,如果这种侵入和重复不顾及社区及其规则,这种厌烦情绪就会更浓。

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也能获得好的回答,这证明线上社区成员心地善良。社区文化成员也曾反复回答学生的研究问题,提供长篇的、细致的回复。令人悲哀的是,这些好日子早已过去。越发普遍的侵入意味着,线上社区成员变得小心谨慎,经常对研究者的接触持消极态度(Bruckman, 2002 提供了一个例子)。这种情况令人遗憾,但同时也是现实,是所有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正在面对的现实。

从这些典型的案例中,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管我们是否已经

认识到,我和 Alexandre34567 都采取了“疏离的”方法和进入策略。在进入之前,我对所研究的彩虹家园群体的价值和历史所知甚少。在数字世界混熟了之后,我做了一些研究,然后仔细、理智地回复了 Father Wintersod 对我的研究及意图的批评,告诉他们我的背景和做这项研究的动机。这个群组的一些成员发表支持的评论。“Reg”邀请我参加彩虹家园的聚会。“Paulie”建议考虑一下“这个系统”有多么的无法逃避,可以在什么程度上灵活地接纳想法较开放的人,如他本人和我,以达到目标。

在 Alexandre34567 的案例里,她使用一些高级的词汇,并提供了学术身份的证明。这些修辞手法可以被当作充满阶层的符号,显示出她是个局外人,对这个社区及其兴趣所知甚少,并且想要了解的内容也很有限。社区成员可以推断,她对这个社区本身兴趣很少,只不过想利用这个社区作为帮助她完成作业的“资源”。帖子里的术语让 Lloyd 不快,这也刺激她订正术语上的很多问题。

吊诡的是, Alexandre34567 在帖子里所使用的学术术语之一是网络民族志。Lloyd 对她使用这个术语的建议很有指导性。作为学者、学生、专家和其他研究者,我们不能假设,我们对研究问题所了解的比社区成员更多。事实上,在研究中作出相反的假设反而更加有益。真诚地尝试谦虚地去接触社区成员,因为关于自己的文化(很可能包括许多其他事情),他们了解得比你更多。所以当 Alexandre34567 说“网络民族志”是崭新的方法时, Lloyd 当即纠正她,这个词已经存在六年了(实际上,这个技术到 2007 年已经有 12 岁了),并且他把这个方法的创始人归于我。记住,在你的研究中,任何可以上网的人都可以搜索这个术语,可以搜索任何其他专业或学术的术语,并发现它的意义,以及谁写了相关的内容。也许 Lloyd 是一位教授,或者一名营销研究者。我们并不知道,也无法预料。

考虑一下,如果 Alexandre34567 正在进行本书所介绍的网络民族志研究。发布单个问题到所选择的不同新闻群组的做法是网络民族志吗?参与者是谁?观察的是什么?这是一场访谈吗?

最后, Lloyd 告诉 Alexandre34567, 对她的问题, 他的回答是(全部大写):“不”, 对该研究而言, 这是一个没用的答案。但是它却有助于

理解,对于许多主题而言,一个判断“是否”的问题无法获得好的资料,包括这个主题——品牌信任和线上推荐。间接观察可能揭示一些有趣的模式,但是在这个新闻群组里可能无法达成。Lloyd 以一句话结束了他的反馈:她在研究“一个错误的群组”。这个新闻群组的信息和常见问题解答说明了,这个群组对于买便宜货并没有太多兴趣。尽管这个群组的成员与其他人一样欣赏有质量的品牌,但是 Lloyd 的判断完全正确,这不是一个研究品牌鉴赏的最好的线上社区。

通过这两个痛苦的案例,想想你在开始第一个帖子之前需要考虑什么? 为了准备网络民族志需要做什么?

- 你需要知道研究焦点和研究问题。
- 你需要发现和阅读相关的研究,如果可能,请联系该领域的其他研究者。
- 你需要找到合适的线上空间来研究你的问题。
  - 这意味着避免那些刚刚被其他研究者发掘过的网站,或者已经被过去的研究所破坏(使别人丧失兴趣)的网站;
  - 这个调查过程必须已经在你的田野笔记主题中。
- 你需要考虑是否使用计算机辅助的定性资料分析软件(Computer-Assist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缩写为 CAQDAS; 详见第 7 章)。
  - 并非必须使用 CAQDAS,但它对于组织和管理大量数据的项目很有帮助(许多网络民族志将适用于这个类别);
  - 如果你准备使用 CAQDAS,在搜集数据之前要购买程序,并且越早熟悉软件越好。
- 需要熟悉一些你准备研究的线上社区,它们的成员、语言、兴趣和实践。
  - 包括熟悉相关的社区,特别是如果你的研究关于社区在线(参考第 4 章);
  - 这一熟悉的过程也属于你的田野笔记内容。
- 你需要为研究项目(如果是学术研究)获得伦理核准,并确定你符合或超过所有伦理的、专业的和法律的标准,这些标准适用于你的研究项目(对于所有研究者,见第 8 章)。



- 你需要反复琢磨,如何接触这个社区。
- 你需要起草、检查和改进你将向他们提出的问题。
- 你需要考虑使用多种不同的搜集资料的策略,并详细规划。
- 你应该详细写下与你的决定相关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将组织和监督你在这个社区/这组社区中的观察和参与。
- 你应该已经开始记田野笔记,当你联系、思考或做其他与该线上社交群体有关的事情时,准备随时向里面添加内容。

然后,也只有在此之后,你才准备好了开始进行网络民族志研究。

## 研究聚焦和研究问题

在这一节里,我们将会学习如何建构和聚焦合适的网络民族志研究问题。约翰·克雷斯韦尔(John Creswell, 2009: 129-130)在他关于研究设计原则的大作中,建议定性研究者选择较广泛的问题以“在研究中探索核心的现象或概念”。他坚持,定性研究者的目的应该是围绕一个核心现象探索一系列复杂的元素,然后展示参与者体验这一现象的多种视角或意义。

这种视角符合网络民族志的一种路径。它确定无疑地提出一种更具探索性的方法,这种方法符合互联网文化和社区的全新语境。然而,网络民族志适用于搜集超越个人视角或意义的信息。它们还有助于分析线上社会现象的文化方面。例如,一部网络民族志可以揭示社会过程的多种类别,比如如何形成信息和社会沟通与联系。它可以揭示文化的“扁平”或等级的安排和形式,并讨论它们如何持续及如何变化。它可以分析意义系统如何变化,并在不同的社区和文化间共享,这些意义系统由参与者所承载,通过仪式和其他行为演绎出来。

网络民族志并不一定要从一个全新的现象开始,只限于给理论发展提供一副白板或者开放的方法。它们也可以由狭窄的、针对特定关系或已有的发现中建构锤炼出来,对以往的主题给我们提供更加深入或更加细致的理解。从调查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研究问题开始是有效的。当最终的研究产品完成的时候,最初的研究问题可能已经面目

全非,在研究和分析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出新的问题来。

克雷斯韦尔(Creswell,2009:129-131)还为指导定性调查如何提出研究问题提供一些有用的、普遍的建议:

- 提出一个或两个核心问题,以及相关的子问题,子问题不超过七个。
- 将核心问题与特定的定性调查策略相联系。
- 从“什么”或“如何”这样的词语开始研究问题,进行一种开放式的和自然发生的研究设计。
- 关注一个特定的现象或概念。
- 使用探索性的动词,如“发现”“理解”“探索”“描述”或“报告”。
- 使用开放式的问题。
- 确定研究的参与者和研究地点。

参考米歇尔·尼尔森和塞利·奥特纳斯(Michelle Nelson and Cele Otnes)在《商业研究杂志》上发表的网络民族志文章中展示研究问题的方式:

我们探索虚拟社区帮助准新娘在准备婚礼的过程中面临的跨文化的矛盾。我们提出以下两个研究问题:(1)婚礼信息平台在新娘准备跨文化的婚礼时扮演什么角色?(2)新娘们如何使用这些互联网社区来应付她们所面对的跨文化矛盾?(2005:90)

把以上问题与指导原则进行比较,可以明显地发现,在这整个研究中有两个核心问题。这些问题与线上社区在新娘管理跨文化矛盾时所起的作用紧密相关,关注两组主要概念:线上社区和它们的作用,及准新娘的跨文化矛盾。这些问题由“什么”和“如何”开始。这些问题是开放的,它们简明扼要地指出该研究的参与者应该是谁,并帮助研究者将网络民族志的田野工作由几乎无限数量的网站限制到一些相关的领域。在这个案例中,也就是三个婚礼相关的网站,ehknot.com,ultimatewedding.com 和 weddingchannel.com。当尼尔森和奥特纳斯(Nelson and Otnes,2005:94)报告他们的结论时,使用定位术语如:“这个研究细查了”“分析三个婚礼网站中发布的信息显示了”,以及“我们确定”。以上这些都是适当的探索性动词。

总的来说,克雷斯韦尔(Creswell,2009)的七个建议对于确定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都是锦囊妙计。然而,不需要盲从这些原则。特别是对于克雷斯韦尔(Creswell,2009:131)建议定性研究者“不必提及理论或文献,使用开放性问题”的说法,需要格外小心。这个建议不应该被理解成是在鼓励研究者不顾及该领域中其他人的作品,以一双新鲜的眼睛进入田野(这个观念很好,但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做到)。而是说我们不应该带着“理论的滤镜”进入田野地点,否则我们的选择将极其有限,那样我们仅仅是在确认或拒绝已有的理论。我们应该在研究的每个阶段,尽量多地了解其他人在相关领域已经做的和思考的。

具体而言,你应该尝试搜索所有的作品,特别是学术著作(当然并非限于此),用来划定界限、阐述、概念化和理论化与你的网络民族志相关的核心主题——不管以往的学者是否与你使用完全一样的术语。因此,如果你对“媒体中介的幻想世界”感兴趣,而别人讨论的是“奇异的景象”或“超现实”,那么你可能也需要包括相关的观点,也许需要对它们互相进行组织、比较和对比,然后向你的读者展示这一文献如何起步、发展、生机勃勃,而非你独自面对一个“正确的”术语。

请记住,你这份新的网络民族志具备未来价值,它将驱动新的观点或理论,其他人将广泛且深刻地在他们的思考和写作中参考你的作品。将你的作品与更广阔的学术框架或文献相联系——甚至是不那么学术的体系——想想,你不仅与这个领域相关的文献建立起联系,而且你会增加自己的研究影响其他思考者理解这个世界的机会。

为了评估和扩展你的理论影响力,线上文化和社区的研究者将会发现,查询相关新领域的过往作品,以及与相关领域的学者建立网络非常有用。正如西尔弗(Silver,2006:2)指出,线上社区和文化的学者,或者他们所属的更广阔领域“互联网研究”,都已经从发展“学者社区;会议和座谈会;期刊、期刊文章、文选、专著和教材;大学课程、课程和专业;文章和毕业论文;理论和方法;及学术中心”获益。希望当你读到本书时,这些链接并未过时,这一章在方框5.1、5.2、5.3中传递这一信息。你可能想在进行网络民族志之前仔细地查询这些资源。

相关领域中的一篇期刊文章帮助你理清思路,并引导你接触更多的丰富资源,或者是某个有帮助的学术联系人,这种价值永远无法估计。你在接触其他学者及挖掘相关理论著作上所花的精力,也将会回报丰富。

### 方框 5.1 对互联网、新媒体和游戏研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元素感兴趣的学者社区

- 互联网研究者协会 (AIR) ([www.aoir.org/](http://www.aoir.org/))
- 网络文化学会 ([www.networkcultures.org/](http://www.networkcultures.org/))
- 线上研究德国学会 ([www.dgof.de](http://www.dgof.de))
- 赛博朋克 ([www.ciberpunk.net](http://www.ciberpunk.net)) (西班牙文)
- 数字游戏研究协会 ([www.digra.org/](http://www.digra.org/))
- 第二人生研究邮件清单  
(<http://list.academ-x.com/listinfo.cgi/srl-academ-x.com>)
- 数字民族志于堪萨斯州立大学 (<http://groups.diigo.com/groups/ksudigg>), 参见博客 <http://mediatedcultures.net/>
- 虚拟世界行动于印第安纳大学 (<http://swi.indiana.edu/>)
- 新土地 (<http://terranova.blogs.com>)
- Facebook 网络民族志群组  
([www.facebook.com/home.php#/group.php?gid=40383234118](http://www.facebook.com/home.php#/group.php?gid=40383234118))
- LinkedIn 网络民族志群组 ([www.linkedin.com/e/gis/1602247](http://www.linkedin.com/e/gis/1602247))
- LinkedIn 赛博与网络人类学 ([www.linkedin.com/groups?gid=146486](http://www.linkedin.com/groups?gid=146486))

### 方框 5.2 相关期刊

- 融合: 新媒体技术研究杂志 (<http://convergence.beds.ac.uk>)
- C 理论 ([www.ctheory.net/](http://www.ctheory.net/))
- Ebr-电子书评 (<http://www.electronicbookreview.com>)
- 第一周一 ([www.firstmonday.org/](http://www.firstmonday.org/))
- 游戏研究 ([www.gamestudies.org/](http://www.gamestudies.org/))
- 信息、传播与社会 ([www.tandf.co.uk/journals/titles/1369118X.html](http://www.tandf.co.uk/journals/titles/1369118X.html))
- 信息社会 ([www.indiana.edu/~tisj](http://www.indiana.edu/~tisj))

- 计算机中介的传播杂志 (<http://jcmc.indiana.edu>)
- 媒介与文化 ([www.media-culture.org.au/](http://www.media-culture.org.au/))
- 新媒体与社会 (<http://nms.sagepub.com>)
- 监视与社会 ([www-surveillance-and-society.org/ojs/index.php/journal](http://www-surveillance-and-society.org/ojs/index.php/journal))
- 技术文化 (<http://teknokultura.rrp.upr.edu/>)
- 网络社区杂志 ([www.inderscience.com/](http://www.inderscience.com/))
- 虚拟世界研究杂志 (<http://jvwresearch.org/>)
- 游戏与文化:互动媒体杂志 ([www.gamesandculture.com](http://www.gamesandculture.com))
- 赛博心理学与行为 ([www.liebertpub.com](http://www.liebertpub.com))
- 赛博心理学:赛博空间的心理学研究杂志  
([www.cyberpsychology.eu/index.php](http://www.cyberpsychology.eu/index.php))

注:请持续不断地在谷歌学术 (<http://scholar.google.com>) 或其他好用的学术搜索引擎上搜索多种领域的相关文章,查阅这些文章中的引用文献,然后搜索那些引用相关文章的人。

### 方框 5.3 赛博文化研究的学术机构

- 欧洲
  - 新媒体国际中心(奥地利;[www.icnm.net/](http://www.icnm.net/))
  - 计算机游戏研究中心(丹麦;<http://game.itu.dk>)
  - 牛津互联网研究院(英国;[www.oii.ox.ac.uk/](http://www.oii.ox.ac.uk/))
  - 网络文化研究院(荷兰;<http://networkcultures.org/wpmu/portal>)
  - Govcom.org(荷兰;[www.govcom.org](http://www.govcom.org))
  - 电子社会([www.york.ac.uk/res/e-society](http://www.york.ac.uk/res/e-society))
- 亚洲和大洋洲
  - 纤维文化(澳大利亚;[www.fibreiculture.org/](http://www.fibreiculture.org/))
  - 新加坡互联网研究中心([www3.ntu.edu.sg/sci/SIRC](http://www3.ntu.edu.sg/sci/SIRC))

### • 美国

- 博格伦德互联网研究中心(太平洋大学,美国;http://bcis.pacificu.edu)
- 数字对话和文化中心(弗吉尼亚理工;http://www.cdde.vt.edu)
- 女性和信息技术中心(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美国;http://www.umbc.edu/cwit)
- 互联网研究中心(明尼苏达大学,美国;http://yorktown.cbe.wvu.edu/ISC)
- 新媒体研究院(www.inms.umn.edu)
- 赛博文化研究资源中心(华盛顿大学,美国;http://rccs.usfca.edu)

## 发现你的网站:定位一个合适的线上田野

### 线上社会经验的多样性

设计你的网络民族志研究的下一步,是确定特定的线上公共场所,这个线上公共场所将有助于启发你的研究主题,并有助于回答你提出的研究问题。

早期关于网络民族志的文章指出,当时有五种主要的“专营店”或地点可以进行线上联系,这些“地点”被用来作为网络民族志的田野点,在这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进行沟通,他们承载和分享文化,表达和建立社区。这五种公共场所是:聊天室、电子公告栏、游戏“地下城”、(邮件)列表和互相链接的网页环(Kozinets, 1997a, 1998, 1999)。在当时,乃至直到今天,在这些空间里进行着多种形式和结构的社会互动。它们所承载的对话种类不同(游戏和游戏相关的、社会的、信息的),在用户界面上不同(文本、图像、音频、视频),它们时间朝向上不同(同步的/同时的,异步的/不同时的),它们的人际方式及暗含的传

播等级也不同(个人传播,一对一,群体)。此外,这些公共场所还可以是公司网站的一部分,以盈利或公共关系为目的进行运营(如许多线上论坛)。又或者它们可以是个人出于兴趣拥有和管理的草根行动。这些类别趋向于相互融合。实际的网站很少精确地适于这些特征。这些特征往往在某类网站和媒体中成群出现,并彼此相互重叠。

关于这些线上文化和社区所在网站,概括性和最新的介绍和描述如下:

- 电子公告栏或论坛是最古老和最丰富的线上社区形式。它们是围绕着特定的共同目标或兴趣组织的,基于文本的交换形式。参与者发布文字信息(这也可以包含图像或照片,经常包含超链接),其他人回复,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些信息形成非同步的、对话式的“帖子”。电子公告栏往往源自有兴趣的个人,而论坛则是公司或专业网站的一部分。
- 聊天室是一种线上沟通形式,两个或更多的人在上面分享文字,经常为了社交目的、同步地(实时地)互动,且往往没有想象的角色扮演(但是经常伴以复杂的符号系统,如首字母缩写、快捷方式和表情符号)。
- 游戏空间是一个或多个人经由角色和游戏的结构形式进行社会互动的交流论坛。此处的游戏空间这一术语一般指游戏似的线上沟通的不同形式。今天的游戏空间,如在线网络视频游戏、大型多人在线游戏(MMOGS,另作 MMORPGS,即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另类实境游戏(ARGs)都是同步的且图像丰富,还可以允许玩家进行文字或音频沟通,提供多种沟通方式。地下城(全称是多玩家地下城,或者 MUD,另作 MOO,起源于“地下城与龙”,是最早的基于文本的游戏环境)则是线上地点,参与者在这里进行基于文本的同步游戏——并且具有高度社交性的线上沟通。上述所有游戏目前都同时存在,可以理解,旧的游戏形式已经没有昔日的辉煌。魔兽世界、江湖、模拟人生在线和激战都是现在流行的大型多人在线游戏,拥有数百万活跃用户。
- 虚拟世界是一种游戏空间,结合了同步的、图像丰富的线上游



戏环境,以及最初的地下城、MUDs、MOOs 等游戏中更加开放和草根的社会过程。第二人生是最有名的虚拟世界,还有哈宝宾馆(Habbo Hotel)、企鹅俱乐部(Club Penguin)、芭比女孩(Barbie Girls)、吉娅在线(Gaia Online)和网娃(Webkinz)这些著名的网站。

- 列表是一群参与者共同生产和定期分享关于特定主题和共同兴趣的电子邮件;这种沟通方式和电子公告栏一样都是非同步的,且以文本为主;与电子公告栏不同的是,这些对话往往被认为是私人的而非公共的。
- 链接环是由相关的网页链接在一起,由兴趣形成结构的组织;页面间的相互联系被认为是一种(相当弱的)沟通。

你可以从以上的描述中发现,过去的十年里变化相当大。地下城演进且变化了。网页链接环早已不流行,而且已经被博客和博客间的链接所取代。我们必须向这些线上社区互动的形式添加以下内容:

- 博客是一种特殊的网页形式,在理想状况下它被频繁更新。标有日期的条目以时间的倒序进行排列,所以最先呈现的内容是最近的条目(Walker, 2008)。博客的社区体现在博文的评论中,互动发生在博客作者和博客读者之间、博客作者和其他博客作者之间,以及不同的博客读者之间,它们可能形成社区关系(见 Walker, 2008: 21-22 页)。博客是异步的沟通形式,仍然以文本为主,尽管许多博客大量使用图像和照片,还有一些(播客或视频博客)使用音频—视频媒介。微博,如 Twitter,是最近发展的博客形式,使用少量的文字进行频繁更新,往往跨平台(包括手机)扩散选择内容。
- 维基是特别的网页集合形式,它的页面向贡献和修改内容开放。经由贡献者相互之间非同步的、一般是文本的、互动的评论形成社区,也可以在可选择的论坛或公告栏上,或者其他互动媒介上形成社区,这些社区都附属或连接到核心的维基网站。免费的线上百科全书维基百科是最著名的维基网站,以其大型活跃的社区而闻名。
- 音频/视频网站是参与者非同步地分享和评论彼此的图像、照

片、音频或视频作品的线上空间。互动发生在他们分享的作品、评分、非同时的文本评论之中。分享的作品既可以包括艺术作品和照片,也可以包括音乐、播客和视频。这类知名的网站包括 Flickr,发布各种兴趣播客的 iTunes,以及 YouTube。

- 社会内容聚合器是帮助人们共同发现和分享互联网内容的网站和服务,用户可在上面投票和评论。受欢迎的社会内容聚合器有 Digg、del.icio.us 和 StumbleUpon。
- 社交网站(或者社交网站服务,都缩写为 SNS)是一个综合的沟通形式,提供了个人页面、多种互动媒介、有趣和活跃的群体、用户通过链接可以到达的社区。社交网站上的线上互动体现在多种媒介形式中,包括表明身份和信息的网页(还可以)(包括图像和照片,以及音频、视频资料的链接),成员之间交换类似电子邮件的信息,类似微博的状态更新和评论,网站用户之间类似论坛的相互评论,类似电子公告栏的粉丝和兴趣群组(都是非同步的),以及类似聊天室的即时消息(同时的、文本的)。北美两个最著名社交网站是 MySpace 和 Facebook。世界上其他著名的网站有 Bebo、Orkut、51.com 和 V Kontakte.ru。

毫无疑问,发生线上交流和发展线上社区的其他形式和混合物在这个简介中被遗漏了。在这本书出版的过程中,我期待至少有一种新形式的线上沟通将会出现并蔓延。

尽管这些空间(及其他形式)仍然以相互独立的方式存在,但是互联网和线上沟通的一般趋势是多种形式日益融合。社交网站就是混合形式的最佳案例,它结合了网页、私人邮件、(微)博客、论坛和聊天室入口。因此从不同的互动形式中选出一种进行研究并非易事。对于网络民族志研究重要的是,你去体验参与者正在体验的线上社会互动。这往往意味着进行多种不同类别、形式和结构的线上沟通——也许你要在一天内从订阅属于某个网页的新闻群组或论坛,到阅读和评论某个博客,再到成为社交网站中相关群组的粉丝,甚至和其他群组成员一样,加入在线聊天讨论组。

以往大多数研究认为电子公告栏很有用(如 Baym, 1995, 1999; Correll, 1995; Jenkins, 1995; Langer and Beckman, 2005; Markham, 1998;

Muniz and Schau, 2005; Schouten and McAlexander, 1995)。<sup>①</sup>但是鉴于互联网变化的性质,它的形式和影响力不停扩展,人们在这些形式之间流动迁移,因此在我们对线上社区的研究中,电子公告栏不可能成为我们关注的唯一形式。网络民族志田野应该符合你的研究焦点,以及你想要研究的问题。对老年人在线玩游戏以排解孤独有兴趣的研究者,可能关注吸引大量线上游戏玩家的门户网站。对商业咨询师如何使用技术与客户保持联系有兴趣的研究者,则可能关注 Twitter 这样的微博,以及 LinkedIn 这样的社交网站。

### 使用搜索引擎定位特定的社区

现在我们已经对一些线上互动网站的名字和特征有了基本的了解,接下来需要知道去哪里确定感兴趣的线上社区。回顾前一章内容,储存和访问性是线上田野工作和传统的面对面田野工作之间的两个主要差别。这两点差别使得在网络民族志中,发现一个相关社区的做法很不同。实际上,传统的民族志学者需要跋山涉水以发现可研究的某种文化,又或者,社会学或文化研究的民族志学者可能依靠某个有影响力的人介绍某个特定的地方社区或亚文化,新兴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最好的伙伴则是明智地选用一个好的搜索引擎。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变迁,搜索引擎也已经改善。主流的搜索引擎如 Google.com、Yahoo! 和 MSN 最近有了群组搜索选项,可以用来搜索新闻群组和博客档案,以及上面近期的帖子。这些主流的、全面的搜索引擎往往是社区信息的最好来源。Google.com 是其中最好的一个,但是研究者还需要试试 Yahoo!, 因为这两个主流搜索引擎的结果往往有差别。使用 Google.com 对互联网做一个全面的“社区扫荡”是最直接的办法:

(1) 向 Google 主页搜索框输入与你的研究领域、主题和问题相关的搜索术语。例如,如果你要研究关注绿色行动的线上社区,那么就考虑输入“绿色”“环境”“积极分子”“回收”“保护”和“社区”等变化

<sup>①</sup> 实际上,迄今为止我所发表的大多数网络民族志研究倾向于关注新闻组(见 Brown et al., 2003; Kozinets, 2001, 2002a; Kozinets and Handelman, 2004; Kozinets and Sherry, 2005)。一段时间以来,正如学术记录所显示,对于线上社区的研究者来说,它们是主要的研究对象。

形式。将给你提供网页列表,大多数是公司形式。而其中一些公司网站可能包含有趣的链接以及公共论坛。

(2)从这些描述中,你可以决定研究哪个网站。慢慢来,这是重要的一个步骤。

(3)你将注意到,在 Google 搜索主页的左上角提供了一些选项,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搜索。如果单击“更多”选项,你会看到许多其他选项。两个高度相关的搜索是“群组”和“博客”。

(4)搜索“群组”。群组是许多新闻群组的档案,包括一个网页阅读器和界面。谷歌群组网站实际上是以前 DejaNews(或者 [deja.com](http://deja.com) 新闻群组阅读器)的更新版本。

(5)搜索“博客”。将会引导你进入相关主题的知名博客。

你可以用 Yahoo! 群组(<http://groups.yahoo.com/>)进行类似的搜索。还有大量高质量的博客搜索引擎,它们专门为博客空间而设计,包括 [bloglines](http://bloglines.com)、[blogscoop](http://blogscoop.com) 和 [Technorati](http://technorati.com)。其他用来搜索社区相关信息的搜索引擎还包括:

- 维基搜索,来自维基百科群组(<http://search.wikia.com>)
- 推特搜索,可以搜索实时的微博推特(<http://search.twitter.com/>)
- Ning.com,专用于线上社区的网站,授权和搜集超过 10 万个线上群组(<http://www.ning.com>)
- 不同种类的搜索引擎汇编,在维基百科上([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search\\_engines/](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search_engines/))

此外,考虑在其他流行网站输入可能与你的主题相关的搜索关键词,查找互联网上的特定群组。这些流行的网站包括 YouTube、Flickr、Digg、Wikipedia、MySpace 和 Facebook(特别是这些网站的群组和粉丝专区)。使用各种关键词和搜索术语。你可能需要在获得初步的搜索结果之后,继续提炼和发展这些搜索术语。

一般而言,你需要不断地结合普通的搜索引擎(如 Yahoo!)和社区搜索引擎(如 [groups.google.com](http://groups.google.com)),并搜索特定的社交网站。注意,进行广泛和全面的计算机搜索非常重要,因为你感兴趣的主题可能在不同的抽象层面被分类。例如,如果你想要研究早餐麦片消费者社区,

这些社区可能存在于不同的类别中:如品牌的层面(Luck Charms)、产品类别(甜麦片)、人口层面(儿童食品)、媒介层面(虚构卡通形象)或者活动类别层面(吃早餐)等。你搜索得越多,你投入的时间越长,你越有可能充分地覆盖相关领域,并发现必须的群组可以更满足你的研究需要。

## 网站选择和进入准则

这一节中,我们将学习如何为网络民族志田野工作选择网站。我们假设你已经确定好研究问题,并已经发现一些看起来与研究主题相关的社区和网站。如何评价这些网站,如何确定关注哪个网站?一般而言,除非有很好的理由说明你的选择理由,否则你基于以下理由需要寻找线上社区:

- (1) 相关性,它们与你的研究焦点和问题相关。
- (2) 积极性,它们最近有频繁的沟通。
- (3) 互动性,在参与者之间有交流。
- (4) 重要性,它们有相当数量的沟通者,以及一种充满活力的感觉。
- (5) 异质性,它们拥有大量不同的参与者。
- (6) 丰富的数据,提供更多细节或描述性的丰富数据。

在这些标准之间需要明智地进行取舍。例如,你在研究中可能需要从以下两种情况进行选择:一个较小的线上社区,却拥有许多丰富信息的帖子;一个较大较活跃,但却只有从其他信息来源搬来的短小浅显的帖子或回复。你可能会发现,比起较小的群组而言,较大的群组具有较少的公共性,包含较少的详细信息和较少的个人展示。换句话说,你可能发现较小的群组同质性更强。本章所列举的所有搜索过程可能引导你们接触合适的群组(人们通过自我分类进入这些群组中),但在发现这些网站之前,也需要探索不同的选项,以更好地满足研究目的。

随着你开始阅读这些选项,在开始接触或进入正式的数据搜集之前,你需要仔细注意线上社区的特征。记住我上面的例子中草率地进

入彩虹家园新闻群组(的教训)。首先阅读群组的常见问题(如果有的话)。它们能够回答一些入门性的问题。然后从通读存档开始,存档对于网络民族志研究者来说意义重大。直到此时,你仍然是匿名的;你仍未进入线上社区,因为你还没有下定决心对它进行研究。

随着你缩小范围,继续进行对线上社区的研究。谁是最活跃的参与者(们)?谁看起来是领导者?哪些话题最受欢迎?这个群组的历史是什么?过去是否有重大的冲突?它的成员与哪些群组还有联系?发布帖子和发表回复的成员各有什么特征(人口、兴趣、观点、价值)?他们所珍视的概念和规范是什么?该社区所使用的特殊语言(如果有的话)是什么?他们是否有特别的仪式或活动?他们的日常行为有哪些?如果你们进行社区在线的研究(见第4章),那么你应该对这种线上表达相关的整个社区很熟悉,包括一些操作、术语、价值、人员和图标。你不需要像写论文一样了解所有的细节,但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工作认识会有助于你选择田野地点,到了特定的时刻,就能以一种文化适宜的状态进入社区。

当你第一次接触线上社区的时候,你应该已经熟悉这个线上社区的大多数情况:它的成员、主题、语言、运作方式。如果你发现一个线上社区最近刚刚被一个研究者接触过,那么你可能需要考虑放弃并寻找新的目标。它的成员可能已经被近期的研究项目所“发掘殆尽”。他们可能以一种侵入式的或者不体贴的方式被研究,如某人被研究者以令人不快的方式描述,或者以不尊重该社区的形式来描述它。这些社区很可能无法接受之后的研究提议。这种情况下,放弃这个社区是明智的选择,而不是试图说服参与者,你将会比上一个研究者作出更好/友善/严格/尊敬的网络民族志。

## 设定资料搜集的最初策略

本节将对如何首次接近网络民族志田野地点提供一些概括性的建议。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说明,如何以参与的形式与你选中的线上社区进行互动,并在田野地点获取资料。这些准则将会为你接近田野打下基础。

## 伦 理

如果你是学者,那么你需要获得伦理审查委员会和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or Human Subjects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的批准,以启动你的网络民族志。本书的第8章将处理这些伦理问题,并对如何符合伦理地计划和执行研究提供具体的建议。在开始任何网络民族志研究之前,你将会从这一章获益,并将它的建议纳入你的研究计划中。

### 写作指南

随着你着手进行研究,继续保持组织性和专注性。把这本书作为操作手册,但同时结合研究指南及其他相关的文件。<sup>①</sup> 研究指南应该代表你已经作出的、正在作的,或者即将作出的研究决定。将你的研究焦点和研究问题写在研究指南上。将一般性的问题进一步操作化成具体的问题,你可以直接向参与者提出这些问题。写出一段详细的文字,说明你将如何接触这个社区,以及你倾向于以什么方式参与其中。写出你对这些论坛和社区的初步探索,以及你选择跟踪某些社区的原因。为研究伦理保留一个小节。在这一节里,保留伦理审查委员会和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文件记录。保存你可能需要的任何形式的许可文件。从进入到参与和钻研的整个过程,利用你写下的研究指南来组织和监督你的网络民族志研究。

### 准备资料和分析——选择资料分析软件

在网络民族志当中,能够区别某个文化或社区的内部和外部的界线,比一个传统的、面对面的民族志模糊得多。因此关于何时开始记录田野笔记,并没有普遍的规则。我建议刚启动研究时,从初次探访田野地点就进行零星的记录。随着你回顾某些田野点,发现它们对你

---

<sup>①</sup> 是的,死亡的树木变成纸本这个观念稍具讽刺意味。但是对于那些超过30岁的人,或者没有一个好用的平板电脑的人而言,接触纸质的记录仍然很有用。



而言具有价值并符合相关的标准,你应该将零星的记录发展成更具结构性的田野笔记,继续添加细节。

即使在这个过程的早期阶段,你也应该准备好搜集资料。实际上,你应该在开始策划一个项目时就尽快开始收集相关的文件。莱恩·理查德(Lyn Richards, 2005)建议,你应该选择定性资料的分析方法,并在搜集资料之前就学习该方法,以免自己被资料所淹没。我们将会在下一章讨论其中的一些分析方法。如果你使用定性资料分析软件,你将保存这些最初的田野笔记,并突然造访某些线上社区,以组织你的项目:

由你的软件开始——保存文献综述、早期设计、给导师的备忘录、研究日志。好的定性软件不仅可以管理资料档案,而且可以整合一个项目的所有方面——设计、阅读、田野资料、分析和报告。随着项目资料的档案逐渐成形,你也逐渐熟悉该软件(Richards, 2005: 27)。

也许你还想保存合作者的通信、电子邮件、扫描件或者下载的相关文章,新的故事或视频。以所有方式保存与研究项目相关的内容。

如果你想要这么做,那么你的资料搜集过程可能没有明确的始发点。当你开始正式进入田野时,你可能已经拥有若干文件记录进展过程,你也可能已经从对田野的初期接触中获得原始资料,你也许已经拥有信件和其他理论及文献的观点,或者可能已经拥有关于资料的备忘录以及田野笔记。此外,你可能已经养成习惯,每次接触、思考或做与线上社会群体或研究相关的事情时,都向这个资料库添加内容。你将熟悉你的定性资料分析软件包,也许已经组织、记录,甚至开始对资料进行编码。

## 互 动

关于如何与线上社区互动,你已经有了若干选择。你会通过有限的方式进行接触吗?例如,接触你的研究对象,然后在一段时间内提出若干问题。或者与地方文化和社区中的所有参与者接触,甚至成为一个重要的成员,向社区贡献你的知识或技术?下一章将会讨论,我

在网络民族志的探索过程中对参与一些线上社区的改变和深入。

对于许多学者来说,他们最初接触一个线上社区可能发出这样的信息:嗨,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你的名字),我是(大学或公司)的(职位)。我在过去的六周里研究了(某文化或主题),我发现(线上社区的名字或描述)非常有帮助。我有这些问题,且希望能够与你们中的一些人建立联系。

谢谢!

(你的名字)

实际上这和2000年我在alt.coffee新闻群组中发布的信息很像,我是这么说的:

我在这里潜水了一段时间,在alt.coffee研究线上咖啡文化,我学到很多,也很喜欢这里……现在我改变潜水的状态,告诉你们我在这里……我想要引用这里的一些很棒的帖子,我也会用私人电邮与发布这些帖子的个人接触,征求他们同意我引用。我还会向这个新闻群组中感兴趣的成员开放关于咖啡文化的文档,征求他们的查阅和评论——以确定我弄明白这些事情了。

之后,我给他们看我的文凭,这样他们就可以知道我是谁,以及我过去在其他社区如何表现。他们表示感谢,还提出社区成员“应该可以带着任何问题或评论随时联系我”,我则提供了我的全名、头衔和邮寄地址。

尽管这种进入方式不错,但并非最好的策略。更好的办法是,研究者从开始接触社区时就以一个新成员的方式进入,同时清楚地说明自己正在进行一项研究项目。为什么不发布一个新闻文章的链接?或者用一个有趣的、及时的、考虑全面的评论进入一个帖子?提供一些新的知识点或新的视角,也许是从学术或科学的领域进入?当你从神秘的、潜水的、匿名的方式浮现出来,进入线上社区的那一天,除了说“我是某某大学的一个学生/教授,我想要研究你”之外,你也能说点别的,有创造力一些。对你的进入方式考虑周到并尽量准确,使它顺利一些。

1996年9月,我发了一个帖子到一些《星际迷航》的新闻群组,帖子名为《〈星际迷航〉像宗教吗?》。我引用了已经发表的一些学术研究成果,指出《星际迷航》的粉丝就像宗教信徒,并邀请粉丝对此发表评论。我还告诉他们我是谁,邀请他们进一步了解我的研究。这个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引发争议的帖子效果很好。社区成员发表评论,调侃几句,也参与到研究中。不像我之前彩虹家园的案例,我提前对发表帖子的线上社区进行研究。花些时间调整我的研究问题和方法,以适合该社区。也许由于亲自进行田野工作,我表现得好像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参与者。

请注意,当你的项目开始时,存档和接触同时启动。互联网永存。你在线发表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所有人接触到,很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如此。因此,若干年内,当我为下一本书查找优秀的和糟糕的网络民族志研究案例时,记住,我可能发现你的网络民族志研究的进入方式。所以当你将线上社区成员的文化互动整合到你的研究中之前,想想你的网络民族志进入方式在我的研究中会以何种面貌出现。

## 总 结

网络民族志者在初次接触一个线上社区之前,需要作出一些重要决定。需要决定研究问题和主题。使用搜索引擎和其他方式调查适合的社会互动和社区形式。一般而言,那些相关的、活跃的、互动的、内容充实的、异质的和资料丰富的社区更受青睐。网络民族志研究适宜的立场,它的参与方式和伦理协定也必须考虑。在下一章,我们将讨论在田野工作中如何搜集资料。

### 重点阅读书目

- Creswell, John W. (2009)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3r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Kozinets, Robert V. (1998) 'On Netnography: Initial Reflections on Consumer Research Investigations of Cyberculture', in Joseph Alba and Wesley Hutchinson (eds),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ume 25. Provo, UT: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pp. 366–71.
- Nelson, Michelle R. and Cele C. Otnes (2005) 'Exploring Cross-Cultural Ambivalence: A Netnography of Intercultural Wedding Message Board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58: 89–95.
- Silver, David (2006) 'Introduction: Where is Internet Studies?', David Silver and Adrienne Massanari (eds), in *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p. 1–14.

---

\* 本书中文版《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已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



## 6

# 资料搜集

本章教你如何创造和获得以下三种不同的网络民族志资料：档案资料、引出资料和田野记录资料。对于资料搜集而言，这种方法适于以计算机文件的形式保存网络民族志资料，便于研究者和资料分析软件程序进行编码、打印或辨认。

### 关键词

赛博访谈

cyber-interviews

资料搜集

data collection

田野记录

fieldnotes

线上访谈

online interviews

屏幕采集软件

screen capture software

电邮广告

spam

可视数据

visual data

## 网络民族志资料搜集的重要性

在网络民族志中,使用资料 and 搜集这样的术语实际上并不贴切,亦无助益。它们好像在暗示,“资料”这些事物好像是地上的树叶或是桌上的文件一样四处散开,而你的工作就是简单地把它们聚到一起,然后“收集”起来。显然,在网络民族志中这十分诱人。但是做这项工作意味着分析线上“内容”,而非网络民族志在一个线上社区中的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在网络民族志中,资料搜集意味着与一个文化或社区的成员进行交流。这种交流可以有多种形式。但是不管用哪一种形式,它都需要与社区成员有相应的卷入、参与、联系、互动、分享、关系、合作和连接——不是与网站、服务器或键盘交流,而是与另一端的人交流。

在网络民族志中,资料搜集无法与资料分析相独立。尽管我会分别在本书中不同的章节讨论它们,但是它们是融合在一起的。即使该资料是存档的互动信息,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网络民族志研究者也必须在他们所在的线上社区和文化背景中努力了解这些互动所象征的意义,而不是将成员或他们的实践从背景和文化中抽离出来,以一种概括的、不具体的、一般的方式搜集这些信息。在社区中的参与实践将改变随后资料分析的特质。这是使得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与内容分析或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截然不同的地方。一个内容分析者可能查看线上社区的档案,但她或他不可能深入理解它们的文化信息,也不会深入思考和试图深入理解,如何在该社区生存,如何成为该社区的成员。后者是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的任务。

资料搜集同样与网络民族志参与相互联系。因此在开始搜集资料之前了解和思考网络民族志参与的本质很有意义。例如,你可能会思考,频繁阅读信息和点击别人发布的超链接,但没有发布信息,是不是恰当的网络民族志参与?参与是否应该包括发布帖子或者发表线上评论?研究者是否需要与社区成员进行某种形式的交流和互动?简单的注册和加入群体是否足够?

一般而言,参与意味着活跃及对其他社区成员可见。最好能够对



社区及其成员有所贡献。不是所有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都需要参与所有形式的社区活动。但是所有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都需要参与某些形式的社区活动。一个网络民族志研究者也许不想领导该社区,但他也不能是隐形的。

有一系列的行动可以参与和卷入线上和相应的线下社区,从实时地频繁阅读信息(而非一次性下载它们以待搜索和自动编码)、跟踪链接、评分、用电子邮件或其他一对一的沟通方式回复其他成员、做或短或长的评论、加入和贡献社区活动,到成为社区的组织者、专家或意见领袖。图 6.1 展示了这种逐渐增强地参与或卷入线上社区活动。逐渐增强的卷入程度反映了网络民族志参与的阶段,因此也指出了可能搜集到不同类型的资料。

阿尔·穆尼兹和霍普·肖(Al Muniz and Hope Schau, 2005)在他们优秀的文章中采用参与的立场,这篇文章关注一个线上社区,这个社区专门为已经不存在的苹果个人掌上电脑(“牛顿”)所设立。这些研究者常与社区成员交往,管理网站和电子公告栏,买了一部二手“牛顿”并开始试用。让这台旧设备完成新任务所付出的努力并非易事。购买设备的行为使得研究者们体会到社区成员的感受,并让他们处于同样的情境下,逐渐累积对该社区的深入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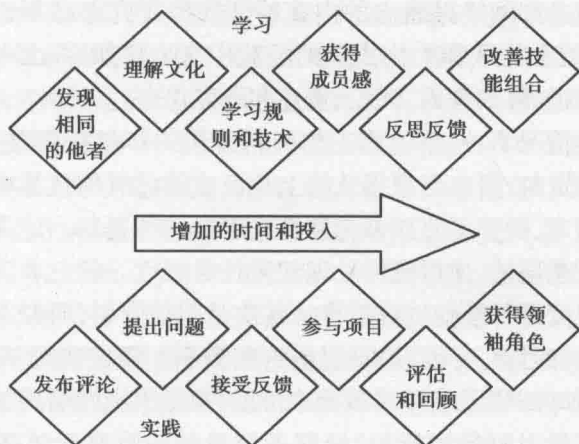


图 6.1 一个线上社区中网络民族志参与的可能形式

(摘自 Kozinets et al., 2008: Figure 1, 342)

内容分析法将网络民族志的观察立场用到极致,不带任何社会接触,进行非介入式的下载。这种方法让研究者冒着仅仅肤浅地和粗略地理解文化的危险。在一本方法论书中关于网络民族志的章节里,我指出,有时将参与的元素进行到类似的极致也许很有用(Kozinets, 2006a)。我们可以思考“自传式—网络民族志”的价值,网络民族志的基础就是大量的对线上社区成员身份的自传性个人反思,如同在田野笔记中和其他线上经历的主观记录。安妮特·马卡姆(Annette Markham, 1998)的《线上生活》一书中重要的部分即是反思和自传式—网络民族志。另一个例子是布鲁斯·温伯格(Bruce Weinberg, 2000)的“互联网 24/7 项目”,项目由一个早期博客构成,博客里记录并分析他作为线上购物者的经历。理查德·克齐尔(Richard Kedzior)和我最近指出,自传式—网络民族志的形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虚拟世界环境中化身“存在”的主观经验(Kozinets and Kedzior, 2009)。我们认为,自传式—网络民族志关注深度内省很有意义,因为虚拟世界提供了有趣的特征,如一种新的现实和新的身体的感觉(由多种线上社区经验所体现的特征,包括 MUDs 和 MOOs)。

理想情况下,一个人作为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应该尝试平衡反思的、自传的和主观模式的文化参与者,以及客观精确的科学观察者的角色。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的内在特征使得研究者必须长期保持某种张力,在线上社区和文化成员的经验中来去自如,并出入于更加抽象和遥远的世界,如理论、词汇、概述和研究焦点。

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民族志的资料搜集工作包括获取三种资料。首先是档案资料,研究者直接从线上社区成员已有的计算机中介的传播中复制而来,她并不直接参与制造或引出这些资料。该类信息的数量巨大且下载便捷,使得资料处理起来任务艰巨。研究者需要根据资料的重要程度进行某些过滤工作。其次是引导资料,研究者与文化成员通过个人和社区互动,共同创造这些资料。研究者发表帖子和评论,如电子邮件、聊天或即时聊天式访谈,都是引出网络民族志资料的过程。第三是田野笔记资料,研究者记录的田野笔记包括他们对社区、成员、互动和意义的观察,以及研究者自己的参与和对成员身份的理解。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研究者往往通过反省资料来保留自己的

观点,不与社区共享。这三个类别的雏形来自于沃尔科特(Wolcott, 1992)的观察、询问和检查三类别,或者迈尔斯和休伯曼(Miles and Huberman, 1994)的记录、访谈和观察三类别。本书将依次解释这三种资料搜集类型。首先,本章从总体上讨论线上资料搜集的基础。

## 获取和搜集线上资料的基础

本节将会在基本的层面上解释,从网络民族志田野地点搜集资料需要哪些准备。网络民族志的田野工作因其文化的成分而显得很特别,但它同时涉及使用计算机网络通过服务器连接其他计算机。无需过度沉迷于技术,本节将告诉你如何使用计算机来获取网络民族志资料。

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在获取资料时需要作两个基本选择,而其计划进行的资料分析类型将影响该选择。如果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将对定性数据进行手动编码,使用纸和笔,或者类似的技术,如在计算机文档中或在 Excel 表格中作记录,那么资料搜集只会限于相对较少量的资料,也许仅有 1 000 页双倍行距的文本,或者更少。这种限制将改变线上社区或文化田野地点的范围。这将改变网络民族志的焦点,更适于分析社区内特定的信息或者帖子。此外,这也将改变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实际选择保存的资料,而不是简单略过或者做纪要或者记录。

如果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将使用定性分析软件来辅助编码和组织资料,那么搜集到的资料将会更加丰富,可能超过 5 000 页的双倍行距文本。这种自由将会超出线上社区或文化田野地点的边界。它将扩展网络民族志的焦点。它也可能使得网络民族志更有能力——或者更倾向于——在没有明确目标的情况下搜集资料,或者说具有更广阔的眼界。我们将在本书的下一章更加仔细地讨论定性资料分析软件。

接下来思考手动搜集网络民族志资料的例子。在我参与合著的关于大众汽车消费者的研究中,我们靠手动完成编码和分析资料。一开始,我们在计算机上阅读大量关于大众汽车的信息,大致记录下我们所读的资料以及发现这些资料的地方(Brown et al., 2003)。之后我们又关注有关大众甲壳虫汽车的帖子和网站。我们同样阅读大量的

信息并作记录。在这一步,我们以帖子和信息的形式保存了一些资料。之后我们缩小范围,关注大众甲壳虫汽车文化的特定元素,这些元素与我们的核心主题相关,且是我们的理论兴趣所在,比如那些我们发现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理论相关的内容。我们查阅之前发现的、范围更小的一系列网站和新闻群组,更加仔细地阅读相关信息和帖子,并把其中大部分内容作为资料文档保存下来。我们将这些文档整理到一个大的微软文字处理文件夹中。随后我们打印了一部分文档,并且对其进行手动编码。随着项目的发展,我们的大量编码工作都是在电脑硬盘里这个微软文字处理程序的文件夹中完成的。我们使用文档处理程序的搜索功能来查找观察中重复的事例,这项功能在编码时同样有助于确认和否定。

总之,我们大概打印了 560 页双倍行距(字号 10)的文档。尽管文本量较大,但这还是可以通过详细阅读掌握的量,相当于读一本书或其他文档。正如前文所述,这些文档已经是“提炼”过了的。这意味着我们已经通读、记录、思考,并且处理过网络民族志中大量没有保存的资料。我们所报告的图表只基于我们所保存和编码的文档(不包括 20—30 页的笔记)。这批 560 页的文档反映了 432 个不同的帖子的内容,包含 131 个不同的发帖者。

获取线上资料的两个基本方法是,以计算机可读的方式保存文件,或者在你看到资料时以屏幕截图的形式保存下来。这两种方法都各有优劣。当公共讨论以文本形式存在时,如它们在电子公告栏、新闻群组、论坛、微博和维基百科一样,那么以计算机可读文档的形式保存下来是最好的选择。来自 Google 群组和 Yahoo! 群组的文档在屏幕上已经是文本文件的形式显示。当资料里包含大量的图片和文字时,好像在视频和影像分享网站、虚拟世界、部分博客和其他社交网站领域,那么多种屏幕抓取方式则更妥当。第三个选择结合了以上两种方法,即以计算机可读的形式保存文件,获取你在屏幕上看到的内容。如果你不用自动化的 CAQDAS 程序管理你所有的文档,那么最好把所有的资料整合进一个大的文字处理程序文档中,留待之后整理和搜索。以上所有形式——扫描图片、HTML 文件和下载的文本——可以整合进一个文件中。

接下来具体介绍以这种方式搜集资料你需要做什么。如案例中,我们研究社区成员使用线上社区讨论资本主义与环境的关系。

使用第 5 章所介绍的搜索引擎过程,我们在 alt.global-warming 新闻群组中发现一些有趣和有关的帖子,我们通过 Google 群组网站接触到它们,使用苹果笔记本电脑上的火狐浏览器运行 OSX。<sup>①</sup> 最初的搜索结果在浏览器窗口里如图 6.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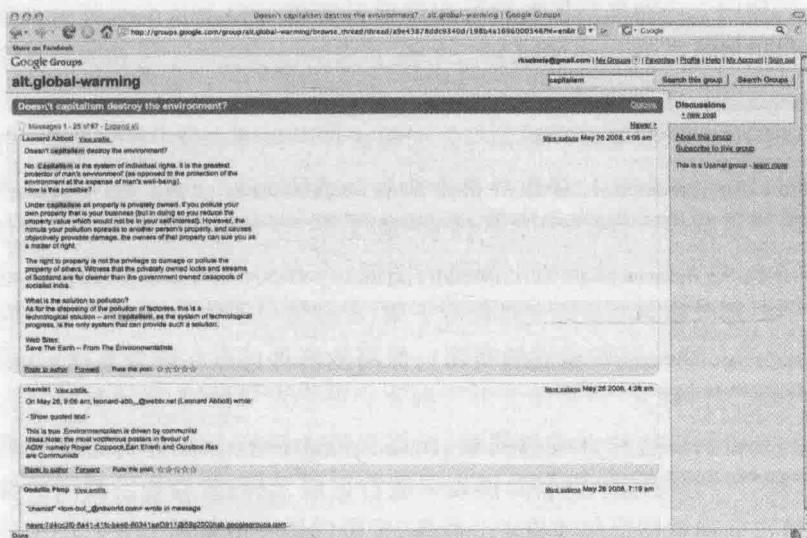


图 6.2 新闻群组帖子截屏

注:以.jpg 图片文档格式保存,在火狐浏览器窗口中显示。

图 6.2 使用“Grab”这个静像屏幕截图软件所获取。静像屏幕获取软件有时被称作“截屏”软件。对微软个人电脑用户而言,有很多可选的截屏软件,包括 Snagit、Screenhunter、Shutter、iQuick、Snapa 和 Snapz Pro。这些程序中的大多数都有很简单的用户界面,类似于照相

① 对于该讨论,操作系统和浏览器也许并非唯一要素,但是它们将解释所见的图像为什么呈现出这副模样。它们也更吸引那些更具技术偏好的人。这条题为“难道资本主义没有破坏环境”的帖子由 17 名作者的 67 条信息构成。它可以在网上查找到: [http://groups.google.ca/group/alt.global-warming/browse\\_thread/a9e43878ddc9340d/198b4a1696000546?hl=en&lnk=gst&q=capitalism#198b4a1696000546](http://groups.google.ca/group/alt.global-warming/browse_thread/a9e43878ddc9340d/198b4a1696000546?hl=en&lnk=gst&q=capitalism#198b4a1696000546),或者更简单的是,向谷歌群组的窗口输入标题,并单击“搜索群组”。

机的操作。研究者在浏览器中打开一个页面,之后再打开截屏程序。从程序菜单中选择一个截屏选项,通常程序允许他们使用鼠标来选择范围,或者可以抓取整个窗口内容。之后点击某个特定的按钮,屏幕的图像就被抓取下来。获取的截屏图像被保存到一个压缩图像文件中,如 bmp、jpg 或 gif。图像中包含的文本无法被大多数计算机程序所读取,例如文字处理程序或定性资料分析软件。

使用全动态屏幕抓取软件程序对计算机屏幕上每个时刻的现象进行记录也可能是好的选择。不像上述的镜像截屏(图 6.2 所展示的),这些程序提供了一种包括声音的动态图像。诸如 Snapz Pro X、Camtasia、CamStudio 或 Hypercam 这些软件让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可以实时自动记录她在计算机屏幕上所看到或听到的一切。她可以依次获取一系列内容:线上社区的搜索、她点击过的网站、她阅读过的信息和帖子,以及她在计算机上浏览的图像、声音文件和音视频文件。这些资料都以数字的视频文件保存下来(经常是 avi 格式的文件,可以转换成 mpg、mov 或 flv 格式的文件),保存的事件可以在未来重播,就像 DVD 电影一样。

当资料以这种方式被搜集,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在分析这些资料时,就可以暂停或停止事件视频来进行记录、编码或检查。瞬间的细节可以简单地被定位和分析。另外,你可以快进或后退到资料中的特定位置。但是,如果你想要花大量时间在线上社区中,尽可能地记录每一分钟的事件,那么就需要准备更大的计算机内存或者增加硬盘。在很多国家,外部储存是相对较便宜的选择。更加关键的是研究者的时间。详查所有这些信息可能耗时巨大。至于静像截屏文件中包含的文本,并不是文字处理程序或定性资料分析软件可以读取、扫描和搜索的格式。这意味着网络民族志研究者还需要下载可读格式的文本文件。<sup>①</sup>

为了以文本文件的格式下载资料,网络民族志研究者有多种选

---

① 参与同步沟通时,动态截屏是最具说服力的,正如在线上聊天或音视频访谈中。访谈或聊天被自动抓取,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可以着重关注建立起来的关系,处理微妙的差别,并提出具有洞察力的问题。根据你作为研究者的风格和偏好,动态截屏软件还可以用来记录探索田野地点的过程。这种软件不能取代高质量的田野笔记,但可以是很有用的补充。

择。最快速的保存资料的方法是,在浏览器的对应范围拖动鼠标,突出显示这些信息,然后复制它(菜单中的命令是编辑—复制,或使用 Windows 操作系统同时按 Ctrl—C 键)。之后,使用文字处理软件如微软的 Word 程序打开一个新的文档,粘贴以上复制的文字,并保存该文档。这个文件可以用原来的 doc 格式或 txt 格式保存。这个过程也可以使用浏览器操作。很多浏览器如火狐都可以将整个浏览器窗口内容保存为 txt 文件。对应的命令是下拉菜单的“文件”—页面另存为……此时将显示另一个菜单,在这里选择下拉菜单“保存格式为……”旁边的“文本文档”选项。如果你手动编码,或者不用辅助软件,那就选择你最方便处理的文件格式。根据你选择的定性资料分析程序,要求不同的文档格式——几乎都可以读取 txt 文档。

这个步骤的问题马上显现出来。尽管目标精确——你只抓取确定的资料——但是资料搜集工作很快变得单调沉闷且耗时巨大。如果某类你想要获取的信息包含 50 个独立的帖子,这就需要大量的拖放、复制和粘贴工作。备选方案是一次性尽可能多地获取这些资料。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确定相关的资料,从“编辑”的下拉菜单中选择“全选”(在一些浏览器里同时按“Ctrl—A”键可得)。随后是同样的程序,粘贴到文档文件里。然而,这种方法获得了大量的不相关的文件。尽管所获得的这些“杂乱的”文本对于编码来说信息丰富,但是对这些文件必须仔细编辑以易于普通读者阅读。不相关的材料则不予编码。但是这的确让文档显得杂乱,且相应地使得编码和理解变得困难重重。比较好的办法是结合两种方式,使用更有针对性的拖放技术以获取有趣的小文件,同时选择大量的资料,并把它们放到同一个文件中。除非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可以找到好的软件,能够自动删除不相关的资料,她要准备好花相当大量的时间来“清理”这些文件。图 6.3 展示了来自 alt.global-warming 的资料扫描情况,这些内容在图 6.2 展示过了,它们被复制和粘贴到一个微软文字处理文档中,并清理掉不相关的资料。

最终的办法结合了文字处理程序(doc 或 txt 文件)的可读文本,以及一些屏幕格式和图片格式的网页或帖子。用这个办法,你用 html 文档保存了资料和信息,或者将整个网页以浏览器可读的形式保存下



来。火狐浏览器中以 html 文档格式保存信息的命令是“文件”下拉菜单—网页另存为……这时出现另一个菜单,从下拉菜单中“另存为”旁边选择“HTML”或“网页,HTML”。许多定性资料分析程序可以从 html 文件中识别、读取和搜索文本。根据你设置浏览器的方式,html 文件可能保存图像——这个步骤往往要求特别的命令,如“另存为网页,完成”或者“保存相关图片文件”。图 6.4 展示了来自 alt.global-warming 的资料扫描情况,这些内容在图 6.2 展示过了,使用火狐浏览器以 HTML 网页的格式保存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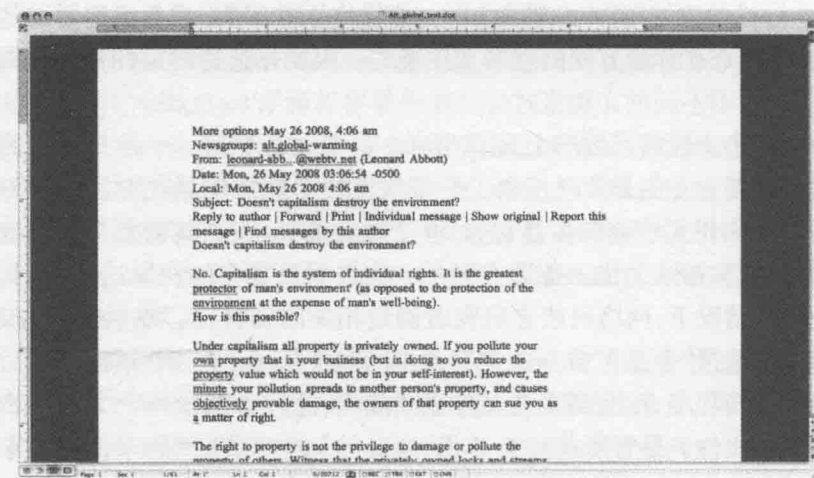


图 6.3 新闻群组帖子,以文本文档形式抓取

注:以.txt 文档格式保存,在微软操作系统窗口中显示。

如果图片对你所关注的网站或特定资料很重要,那最好分别保存这些图片文件——或者抓取图像。随后这些图像可以合并到其他文件中,或者包含在网络民族志研究搜集到的资料整体中。这些不同的文件将成为资料集供你分析。

根据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的意向,它们可以被组织到不同的文件夹中,资料可以放进不同的表格中。如果有许多零散的文件,且网络民族志研究者不使用自动系统来整理或组织它们,要查找这些分开的文件并非易事,但基本的原则是维持稳定的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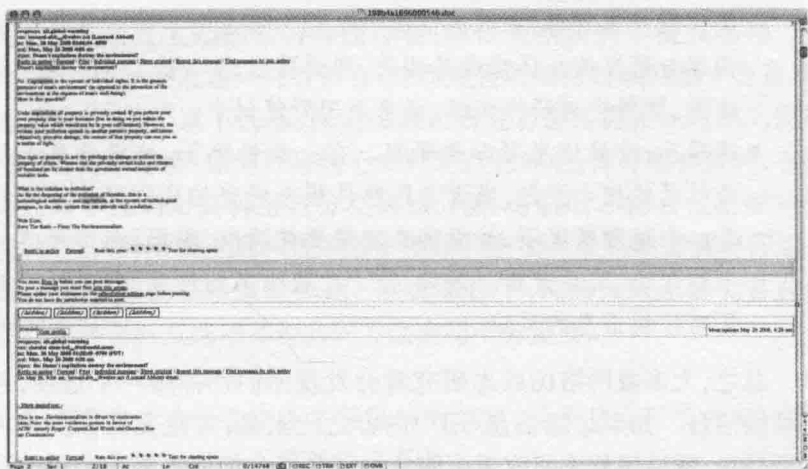


图 6.4 新闻群组帖子,以超文本文档抓取

注:以.html 文档格式保存,在火狐浏览器窗口中显示。

现在我们已经学会获取和搜集线上资料的基本操作,本章接下来将讨论关于网络民族志资料搜集理论层面的问题。

## 垃圾信息简述

网络民族志的新手往往被“垃圾信息”的数量或线上社区中不须申请的巨量信息所震惊,如新闻群组、论坛,甚至是维基百科、社交网站和列表。如果不涉及这个环境,本节主题所论及的方法便无法完成。垃圾信息、其他形式的商业联系,以及色情图片帖子、色情网站链接都是线上世界的现实生活。它们是线上存在的事实。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处理垃圾信息和其他问题时至少有三个选择。<sup>①</sup>

- 选项一:垃圾信息可以被忽略。把它当作背景、噪声、小烦恼。搜集资料时扫描但不保存它们。不用在田野笔记中提及它们。
- 选项二:垃圾信息可以被当作生活的事实所接受。把它们当作

<sup>①</sup> 我并非将线上行动主义视为现实的选项,尽管它看起来似乎如此。但也许有一天,一位勇敢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将参与到一项有影响力的运动中,通过网络民族志摆脱线上世界(或其中一些小角落)的垃圾信息,从一个参与行动的研究框架开始,进行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

文化成员来对待,在很多情况下这意味着忽略它们。偶尔一些内容与研究的社区或成员相关,则需要注意一下。一旦引起你注意,就保存进研究文档,记录到田野笔记中。

- 选项三:垃圾信息可以被研究。在一些情况下,垃圾信息可能是社区的核心主题,或者与网络民族志研究的核心理论领域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垃圾信息就需要被读取、编码、在田野笔记中作评论、随后分析。例如,关于垃圾信息的研究,或者研究社区对垃圾信息的反应。

总之,大多数网络民族志研究者会发现他们选择第一个选项,忽略垃圾信息。如果垃圾信息/用户内容之比太高,文化交流被商业入侵所挤压,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可能从社区离开。但是不要太快得出这个结论。活跃的、重要的线上社区将应付垃圾信息,甚至在密集的垃圾信息包围下蓬勃发展,也许在一段时间内仍会如此。有基本的策略引导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处理垃圾信息很重要,随着研究进行,根据需求不断地发展和调整。垃圾信息很重要,尽管它们出现在几乎所有线上社区中,但是它们不能被当作文化成员的互动,也不能被当作同样的线上社区资料来进行搜集和分析。

## 网络民族志资料存档

在本节中,我们将会了解文化资料存档的特征和方法。除了上述广泛存在的垃圾信息之外,网络民族志资料在很多不同方面与民族志资料有区别。区别之一是,前者经常涉及大量的从网络存档中搜集的对话型文化资料。这些资料不会被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的行为所影响。所存档的文化资料提供了类似文化基准线的东西。保存下来的公共互动给网络民族志研究者提供了观察资料的便捷仓库,这些资料可能回溯到几年前,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十几年前。网络民族志研究者从以往发布的文本、图像和其他信息中获益。搜集和分析这些存档资料对于文化参与而言是极佳的补充。这些过程类似于在民族志中使用档案和历史资料来扩展和深入地理解文化背景。

比起面对面的民族志,网络民族志需要极低的搜索成本,特别是

关于特定研究主题的社区普遍存在,所以观察资料丰富且易得。因此,对于网络民族志研究者而言,处理短暂的信息过载问题十分重要。这意味着,关于以下问题,网络民族志研究者通常需要比传统的民族志学者更加审慎:如何处理线上田野地点的界定,保存哪些资料,在搜集过程中如何对资料进行分类和预分类,分析时不需要包括哪些资料,以及何种分析工具和技术适于使用。正如一个入场者需要仔细规划,资料搜集的策略也是如此。在此条件下,网络民族志研究者选择保存哪些资料及选用哪种共同方法变得十分重要。

以下准则也许有用:

- 首先应该检查包含重要资料的领域,是否符合研究兴趣,将这些关注的领域下载或保存下来。
- 包含有较少量资料的领域应该被完整地保存或自动存档。
- 在研究的早期阶段,根据资料搜集的策略,应该重新回顾田野地点和范围的定义。
- 开始时资料应该被保存进初始类别,之后再重新分类。
- 使用笔和纸或阐述性解释技术的研究者应该谨慎地下载资料,注意搜集较少量的资料集。
- 使用计算机辅助的定性资料分析的研究者可以下载较大量的资料,注意搜集较大量的资料集。
- 应当小心使用资料挖掘软件,因为它可能使得网络民族志的文化体验变得晦涩难懂。

因为网络民族志研究者期待大量的资料,解释的分类自下而上地涌现,研究问题在田野工作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因此最好是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资料分类和重新分类。这就需要持续建立新文件,重新对已经保存在旧文件夹中的文档和其他资料进行分类。将大量的资料库分类到较小的文件夹中可能很有帮助。随着研究者开始确定相关的主题或类别,有助于指引资料分类的工作。具体的文件夹和子文件夹可以用来对特定的观察、内容串、帖子、网站或其他资料进行分类。

资料搜集给分类者、图书管理员和追求秩序者提出了挑战。大卫·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 2007)的优秀著作讨论了从互联网中

产生的新的分类可能性,也即社区的集体智慧不断地将失调或“五花八门”(他用该词表达)内容转换成不同形式的秩序。对数字化的资料进行贴标签、命名、排序和分类变得越发普遍,甚至在定义上,线上公共活动可类比民族志学者或网络民族志的编码和分类分析工作。网络民族志研究者需要从这些群组、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工具中学习甚多。对网络民族志研究者而言,贴标签和排序是强大的技术,甚至可以和集体智慧相呼应,集体智慧使“网络 2.0”技术成为可能,如维基百科。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能够越好地组织资料,就越能够有条不紊、系统地处理搜集到的资料,也就是越优秀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


## 非文字的文化资料

适应你所选择和保存的资料同样很重要,因为你不可能保存所有的内容。记住,并不是所有重要的信息都以字母和数字的形式存在。不要忽略视觉和图像资料。注意背景颜色和字体,以及更明显的图像表达形式,如绘画、表情符号和照片。安妮特·马卡姆(Annette Markham)建议,参与者所发表的内容应该以其原本在屏幕上显示的状态保存下来,包括其原始格式,不要修改任何的拼写、语法或标点。“当编辑他们的语句时,我们逐字逐句地重新塑造这些人,因为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而言,这些信息是对自我的审慎表达。”(Markham, 2004:153)大多数博客、论坛和电子公告栏自动地对信息重定格式形成类似的字体。当信息有分歧和特别的形式时,有必要将它们以截屏的方式保存下来,因为在分析的阶段这些视觉资料可能有用。然而,以基本的文本或 html 格式保存文档也可以很好地服务你的研究目的。

视觉资料往往能传递被纯文本甚或音频形式所忽略的信息和情绪内容。音频和视频形式越来越普遍。如果新闻群组的成员反复讨论或链接到特定的 YouTube 视频,那么你应该看那些视频。如果他们展示你想要探寻的文化某些有趣的方面,你必须保存下来以待之后分析。与社区成员相关的任何形式的表达——不管是视频、图像、音频、照片或文字——都与你的分析有关。正如上文所指出,这些资料必须保存在文档之中,并在文件夹或子文件夹之中进行分类和排序。



坦斯·彭利(Constance Penley)、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和卡米尔·培根·史密斯(Camille Bacon-Smith)等人的学术研究。它包含通向网上其他《星际迷航》相关资源的链接。它还搞怪地使用《星际迷航》的字体和图片。另外,它还包含一个页面,请求粉丝回答一系列详细的问题。我将这些问题定义为“赛博—访谈”(图 6.6)。



**NEW AND IMPROVED CYBER-INTERVIEW!**

***It's Fun, It's Free and You Have A Chance To Include Your Voice in Star Trek Research!***

---

My thesis research will be published as a dissertation available in its entirety from UMI university publishers. I will be adapting one or more articles from it for publication in top journals. It may even have a future beyond that if there is interest in publishing it as book chapters, or even as a book.


Here is **YOUR CHANCE** to be included, to let your voice ring out, to speak for yourself and for other Internet-using Star Trek fans. Be heard. Be famous. Let me know what you think.

Remember also that all your responses will be kept *strictly anonymous*. No one will ever be able to link you to what you said. But, if you'd like, I'd be happy to acknowledge you personally in the acknowledgements. I am also looking for your comments on the themes and ideas emerging in my research. If I'm wrong, please tell me, and I'll try to get it right.

---

I would greatly appreciate it if you'd take a few minutes to answer a few exploratory questions regarding Star Trek culture and what it means to you.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how you buy things, and what kinds of things you buy. Thanks very much. I really appreciate it! And a great big THANK YOU to everyone who has answered so far. Many of you have become friends, co-researchers, and correspondents. This Web page is already a huge research success, with over a hundred cyber-interview already collected—thanks to all of you! But, like the Borg, I'm trying to be inclusive. I need to hear from everyone, to give everyone a chance to speak their mind and their opinions.

---



**<BLINK> The Cyber-Interview <BLINK>**

Please think about some or all of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

- ARE YOU A TREKKER? Do you identify yourself as a Star Trek fan, or even as a "Trekker"? Why?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Star Trek fan, or Trekker? What

图 6.6 研究页面上的线上访谈请求案例



这项开创性工作的收获很大。在 20 个月的田野工作里,研究页面收到超过 20 个国家的 60 多种文化成员的电子邮件。它还引来了两个可以被归类为“关键知情人”的研究参与者。它还将我引向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媒体学者亨利·詹金斯,他通过网页联系到我。基于这个最初的联系,詹金斯教授成为我的论文评论委员会成员,从那之后还成为我的导师和同事。一些学者如玛丽-阿格妮丝·帕尔曼蒂耶(Marie-Agnes Parmentier,与我一起从事营销研究的学者)也使用类似的网页策略并获得成功。玛丽-阿格妮丝在尝试了博客形式之后,最终为她的论文创建了研究页面,关注《美国超模大赛》的线上粉丝社区(Parmentier, 2009)。

这种“贡献”策略的关键是,它在要求文化成员以访谈的形式参与研究之前,先提供实际内容和社区联系。

很明显,还有许多其他方式可以接近社区以寻求研究参与者。上一章讨论文化的进入时,我们选用了优秀的和次优的方式作为案例。向特定的、合适的论坛发表富有洞见的、相关的、及时的、有趣的、有价值的问题,或者直接发送礼貌的电子邮件请求特定人士(如博主)参与,以便可以给有经验的访谈者提供良好的基础。向论坛或新闻群组、博客,或者你自己的网页上发布好问题,也可能吸引到很好的答复。

对于所有访谈和调查研究而言,清楚地表述问题极其重要。从早期的回答中得到的反馈可以帮助你修改之后的问题,使问题更加清晰(在调查研究中,问题的连贯性比在深度访谈中更重要)。尊重线上社区的规则,避免不恰当的问题,避免“脱离主题”。不要试图强制社区成员展示他们自己的敏感信息,他们并不想暴露在社区中,如在论坛或公告栏等公共空间讨论意见分歧或者其他成员。不要重复已经被其他研究者发布的研究问题。简而言之,让你的问题看起来像是由其他文化成员所发出的,同时保持开放性并承认你正在进行网络民族志研究。

对帖子的回复成为继续对话的机会。这是你必须选择的模式:这是一场对话,而非审问。你是文化中的初来者。你来这里是向他们学习的。

在你的对话中,必须真诚地展示自我,同时给其他人展示的机会——其中甚至可能有真诚的自我探索。接触一个线上社区可能实现有意义的知识和联系。不要避开它们。在获取的同时回报和给予。真诚且谦恭地互动。不要进行一次性的、掠夺性的研究。小心、尊重地处理与社区成员的关系,不要把他们当作学者或研究者理所当然应得的。

一个研究者要成为线上社区的成员可能需要给社区贡献良多。我们可以提供研究、联系和观点,可以帮助文化成员理解他们的特殊性。例如,《星际迷航》的研究页面使文化成员可以了解学术研究如何看待他们。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可以成为参与者“寻求帮助的人”,后者可以依靠研究者获得来自研究和学术领域的新洞见和观点。他们可以提供服务,扮演一种持续的公共角色。这要求研究者认真地承担文化成员的义务和责任。

尽管本章分别讨论线上社区互动和线上访谈,但是在实践中,两种引出资料的方法是相互联系的。比如你在网上发布一则信息,在论坛上收到回复,然后你再提出问题,继续收到回复——都在论坛上进行。这是线上互动还是非正式的访谈?如果是一个正式计划的线上访谈,你在其中进行了讨论,因为符合更广阔的兴趣,之后你又在线上社区的某个公共论坛继续该讨论,这又如何分清楚呢?这些线上和线下类型的访谈、观察和参与最好都是相互渗透的。在消费者行为主义的研究中,我通过线上新闻群组的互动遇到人,随后通过电话进行访谈,几周甚至几个月后又经由电子邮件联系。因为访谈是网络民族志研究中重要的环节,本章的下一节将对该方法提供一些建议和思考。

## 网络民族志访谈

这一节你将学习网络民族志访谈的执行和应用。访谈的兄弟是对话,后者遍布整个线上世界。论坛和新闻群组,聊天室和虚拟空间的世界,从常见问题解答到社会交往中的搭讪都充满了人际对话。文化参与者进行解释和探索。他们分享自己的个人历史、传播谣言和有

关的轶闻。搜集和破解这些形式自由的、随心所欲的对话,是网络民族志使用档案资料的一种形式。线上访谈是一种更加积极的尝试。

线上访谈在很多方面与线上调查联系密切。不妨想想经由一些同步的线上媒介(如聊天窗口或聊天室,甚或诸如微软的 NetMeeting 或苹果 iChat)进行的开放问卷。甚至还有一个叫作“SelectPro”的“自动化”访谈软件,研究者可以用它进行一场完全自动化的访谈,在真正访谈之前筛选可能的被访者。深度访谈有点像是问题更少、互动和探索更多的调查,向参与者的特有观点和信息更开放。

网络民族志访谈的操作可以有不同的选项。本章提出的建议将帮助你理解,作出选择。就面对面访谈而言,访谈可以基于群体或个人,正式或非正式,结构或无结构。你还可以选择多种形式来进行访谈。一个研究页面或博客可以用来联系潜在的参与者。其他可能被借用来进行线上访谈的论坛包括社交网站、聊天室和聊天区,以及虚拟世界。在“混合的”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里,你甚至可能从线上和面对面访谈中进行选择,或者将它们以多种比例整合起来。因为面对面和电话中介的访谈已经发展成熟,这些领域有很多优秀的著作指导研究者,本书将不再赘述。然而,非常确定的一点是,网络民族志中有面对面访谈的一席之地。例如,对一些自然保健的博主进行一场面对面或电话访谈,通过揭示博客文本中不包含的内容,可能澄清和促进对博主们社交世界的研究。

线上访谈与普通的访谈颇为相似。它包括正式接触一个参与者,提出访谈请求,根据访谈框架进行对话,研究者的角色主要是提问者(见 Gubrium and Holstein, 2001)。格兰特·麦克拉肯(Grant McCracken, 1998)所描述的“长期的”“深度的”访谈方法是最佳的技术。这种访谈方法要求投入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对你的访谈参与者也有一定的要求。它还要求研究者保持敏锐度,该技巧需要通过一些训练来开发。它从一系列宽泛概括性的问题开始,以确定被访者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之后逐渐缩小至你所关注的研究问题。对于面对面的访谈而言,问题的质量和互动的特征将决定参与者回复的质量。在整个深度访谈中,访谈者探询和提出清楚的问题,建立友好的关系,期待真

诚的表达,且对有趣的陈述和详细说明保持开放态度。

通过计算机进行访谈意味着你的交流会被你使用的媒介所影响。变化适应意味着文化沟通已经适应于特定的线上媒介。适应和访问性有助于分享文件或照片图像。存储使得访谈内容可以被自动转录和保存下来。这意味着研究者可以从常规的做笔记或转录工作中解放出来,专心地进行访谈。然而,如上一节所指出的,这就要求注意资料的抓取。电子邮件访谈可以且应该被保存在单独的文本文件中,且为了保险起见,在媒介(如移动硬盘)上进行备份。聊天式访谈应该使用某种自动化的软件抓取资料,或者不断地用截屏抓取资料。

匿名性同样起到了作用。安妮特·马卡姆(Annette Markham, 1998:62-75)给线上访谈提供一些有用的意见。她阐述最主要的两个差别是“在线上我只看到文本——不是非文字、辅助语言、一般的言谈举止或参与者的行为”,以及“因为书写比谈话耗时更长,做一个好的访谈者意味着要有耐心”(1998:70)。当你搜集资料时,特别是在一对一的线上人际访谈中,还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匿名性:第一,线上身份与其他的身份相连接,因此受到不断增加的访问程度所影响。因为现在互联网的许多方面以社会空间的形式相互连接,你可以常常连接到人们的 MySpace 和 Facebook 页面,YouTube 帖子,或 Flickr 相册,它们可以给你提供一系列线索,指出你正在和谁对话(但是从不确定)。第二,身份可以被正式确认。好像线上日期,研究者可以使用身份确认收费程序如 Verisign 和 Veridate 来确认和证实一个人的身份。第三,沟通工具的选择也可以用来鉴别和揭示身份。线上沟通的本质已有大变化。使用 Skype 或类似的媒介进行线上访谈,意味着你可以与对方进行面对面的连接。在很多情况下,这很可能与亲身访谈效果一样好,因为它可以读取和记录如身体语言这样的社会线索,并且同时和面对面访谈一样,得到性别、年龄和民族气质的一般性认识。甚至通过电话都可以展示一些不同于文字页面的内容,如可以展示口音和停顿,等等。第四,你可以请被访者展示自己的身份。通常这意味着其他方面的承诺,如提供经济情况:“在我们开始访谈之前,请提供你的姓名和一些基本人口信息,我会把支票寄到你所提供的地址和姓

名。”这样的策略需要合乎伦理地进行操作,使用已确定的和已获批的知情同意协议。第五,即使缺少身份信息,你仍然可以和应该使用能让你得到可靠结论的分析策略。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些策略,还会详细阐述资料解释和分析。

### 匹配访谈和媒介

根据你的研究焦点,你可能不需要通过长期的或深度的访谈获得某种详尽的理解。你可能很难在一些网站,如社交网站或虚拟世界获得长期的访谈,那些文化中的成员太忙了,很难拨出我们需要的一两个小时。面对面的民族志而言,简单地在原地进行对话,或者快速交换信息,可能已经足以启发你的研究问题和焦点。

某些特定的访谈形式和结果可能比其他形式更适应特定的线上社区类型。聊天室里同步的、实时的、简短的和表面的互动——包括它的对话语气和不受拘束的特征——可能更适于非正式访谈,它们期待通过短暂的热情展示而获得快速的洞见。正如所有熟悉媒介的人都知道的,目前基于文本的聊天存在于即时通信工具、Facebook 或 MSN 信息中,提供了不同的对话体验。这种语言上的中断特性与电子邮件或新闻群组的帖子比起来,更不像顺畅的对话或书面文本。经过一段时间,文字的聊天形式可以提供一些洞见,但这些洞见与研究者们所熟悉的文本的逐字转录不同(参见 Cherny, 1999; Giesler, 2006; Markham, 1998)。使用聊天式访谈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需要获得技术以大量解码这种独特的沟通方式。肖汉姆(Shoham, 2004)在以色列人聊天室中研究 40—50 岁的人群。他从安静地观察聊天交流开始,接着开始参与聊天交流,并与聊天者进行一对一的虚拟对话。在这项研究中,他声称聊天和对话使他对社区有了新的发现和感觉,同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论坛可以进行更加自由和流动性更强的互动表达(关于 Napster 和同辈群体的礼物经济系统有趣的理论发现,参见 Giesler, 2006)。

在一个视觉或音视频为主的社区中,如 DeviantArt、Flickr 或 YouTube 上,你可能想要交换视觉或音视频信息。在所有的互动形式中,视觉或图像交流可能给参与者提供一种投射,它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

能接近心照不宣和不言而喻的理解。接受和编码这样的非文本信息,使参与者可以接触和表达很难用语言展示的知识和情绪。

### 电子邮件访谈

通过电子邮件进行长期互动给深思熟虑的回答提供了基础,这往往更适合于正式访谈。在任何线上沟通媒介中,“持续的对话”可能导致启示性地发现自我和情绪(Chenault,1998)。因为需要大量的时间,所以很难在聊天室或通过一系列社交网站的帖子来获得必需的承诺和参与程度。电子邮件表达某种亲密感。然而,通过它建立友好的关系则需要花很多时间。可以说,这么大量的时间也深化了关系,使关系更成熟。与研究者的真诚、建立起信任和由衷的坦诚,电子邮件访谈——结合了笔友般的交往和持续的导师-新手指导——可以提供有趣的表达和启蒙。

## 网络民族志田野记录资料

### 记录反思的和观察的田野记录

本节对获取和处理最后一种网络民族志资料(网络民族志)提出建议。网络民族志像民族志一样,包括记录研究者的参与体验。然而,在网络民族志中,田野地点的本质和参与的本质都发生了变化。本书在展示网络民族志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揭示其问题。但是,如前文曾论及的早期方法论所讨论到的,“真正的”民族志传统模型“包含由面对面互动引起翻译(文化)和记录笔记,随后回到驻地,写下民族志的过程”(Beaulieu,2004:154;另见 Lyman and Wakeford,1999:361-363)。

因此,当田野地点在“进入”的这个层面上没有任何障碍,这意味着并不存在实际的田野。

你并非去到(你的网络田野地点):你从所在的物理地点登录。做这件事情时,你不是在通常意义下造访某地;而是通过电子中介的对话行为进行接触——一种“芝麻开门”(Mitchell,1996:8-9)。

对于民族志学者而言,这可以被当作一个大问题。“在这个宇宙中,每件事(和每个人)由文本所制造和中介,(计算机内存)是最基本的田野记录者。没有什么能够逃脱全景的凝视。”(Stone,1995:243)。沙普(Schaap,2002:30)展示了他的网络民族志田野地点:一个MUD游戏\*,“一整个世界”都“毫不夸张是一个文本,或更贴切地说是‘文本化的’”。在这个案例中,线上文化已经完全通过文本展示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那民族志学者的贡献又是什么呢?

比利(Beaulieu,2004:155)很好地总结了问题:“如果接触和翻译(文化)不再是民族志学者能提供的独特事物,那么究竟能贡献什么?”答案是,网络民族志通过增加有价值的解释性洞见,通过仔细的聚焦和分析进行建构,将互联网中公开可获得的信息转化为明确表示的和受人重视的知识典籍的一部分。

因此,该问题的答案在于我们对实际“田野”概念的理解。我们研究的并非线上的文本,而是人们经由技术中介的渠道进行的互动。民族志学者不仅研究身体的移动和空气的震动——他们研究行动和话语的意义。正如比利(Beaulieu,2004:155)看到沙普的焦虑来自“将社区作为其自身的文本产生迷恋”,她提出,线上社区也许是通过文本的形式来展示,但是社区绝对不仅是它的文本,接触也并非那么直接。如果作为一个文化成员进行真诚的参与具有决定性作用,那么仅仅接触线上文本只是网络民族志理解的资料;正如拥有一系列百科全书对于拥有百科全书的知识所具有的意义一样。

网络民族志专家思考的关键是,意识到那些被当作“资料”或“发现”的内容无法从观察的过程中分离开(Emerson et al.,1995:11)。在结合了文化适应和资料搜集的过程中,记录田野笔记可以承担一项重要任务:记录和反思所有在线上文本范围之外发生的重要变化。

因为许多关于互动的网络民族志观察已经在过程中被自动地转录下来,反思性的田野笔记变得比网络民族志中的观察笔记更加重要。在反思性的田野笔记中,网络民族志研究者记录他们自己的观

---

\* MUD 游戏(Multiple User Domain,多用户虚拟空间游戏)是文字网游的统称,也是最早的网络游戏,没有图形,全部用文字和字符画来构成。——译者注



察,包括他们在线时出现的和与他们线上经验有关的潜台词、假象、偶然性、环境和个人情绪。通过这些记下来的反思,网络民族志研究者从外至内地记录其经历:她学习语言、仪式和实践,以及她参与意义和个性的社会网络。这些田野笔记通常能提供关于该线上文化是什么和做什么的重要洞见。当问及为什么一个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会发布特定的图片、照片、信息或帖子时,这些田野笔记可以有效地转化成分析资料。田野笔记帮助网络民族志研究者解码文化行为背后的原因,而非提供更典型的记录或描述。

在下载的资料边缘空白处记录观察到的田野笔记也很有价值,可以详细说明当时注意到,但是并没有被文本或资料所记录下来的小标题。这些田野笔记记录了社会和互动的详细过程,这些过程构成线上文化和社区成员的日常生活和活动。最好能够当时就获得这些资料,并附上关于那些社会互动的体验。当时就记录下田野笔记及线上互动的社会体验很重要,因为这些学习、社会化和文化适应的过程十分微妙,如果不及时记录,对它们的记忆很快就会消散。

尽管我们所见的线上社区经验可能误导我们,但线上社会互动不仅是事件,更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展开通常包含了许多让学者感兴趣的内容。对社区、网页和成员帖子的最初印象很重要,甚至与关键的事件或事故一样重要。将这些印象记录到你的田野笔记中,然后仔细考虑你的感觉。将你思考的结果用来增强你对其他文化成员体验的感受。如果你对一个可疑的帖子感到震惊,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受吗?整个反应和观察的过程是有情境性的。“民族志不仅关注成员内在的意义系统,将它们当作静态的范畴,而且关注环境中的成员是如何在特定的关系和互动中引发那些意义”(Emerson et al., 1995: 28)。因为在网络民族志工作中,关于背景环境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等问题通常被自动记录下来,因此,对你的田野笔记而言更为重要的是,由以上这些问题所引发的“为什么”,以及你自己对这些原因的主观的印象和期待。

网络民族志并不限于计算机屏幕。我关于线上咖啡文化的网络民族志改变了我消费咖啡和给别人提供咖啡的方式,并且永久地改变了我与其他喝咖啡的人之间相互的关系。在那个网络民族志中,我记

录了以下的观察田野笔记:关于我变化的咖啡习惯,在朋友和亲人的家里的对话和聚餐,我的购物尝试,我去星巴克、Peet 和地方咖啡屋的经历。尽管我对线上社区感兴趣,甚至差点只做关于线上社区的写作,但是我还记录了相当大量的资料:关于该社区对我整个社会经验的影响,我与他人、朋友、家人、味蕾的关系。这一网络民族志希望记下我作为一个线上社区成员的完整经历。这意味着,我的线上社区成员身份引起的意义和社会联系对我生活的所有方面产生影响,这些影响都与研究有关——事实上,我认为我的反思田野记录材料是有必要的。

当你以一个文化成员的身份记录关于你观察到的活生生的文化经验的田野笔记,请尽可能详细地记录:

要求具体的细节描述而不是抽象的概括,要求感受的比喻而非评价的标签,要求近距离地、即时地详细展示。(社会学家、民族志学者欧文)戈夫曼(1989:131)建议田野工作者“频繁地”进行记录,频繁地使用形容词和副词以传达细节(Emerson et al., 1995:69)。

在一个网络民族志中,这些描述将是屏幕所见和研究者经验的综合。尽管许多在屏幕上呈现的“事件”通过线上互动而为人所知,它们可以被截取屏幕和下载的资料所获得,你的田野笔记应该努力获取的是你自己作为一个文化和社区成员的印象,随着时间推移所展现的关于互动和事件的主观意义。没有任何存储硬件或任何截屏软件可以取代精心调适的研究工具——专注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

### 计算数据

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一些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可能希望知道确切的信息和网页的阅读量。在我的领域里,一些评论者和编辑也要求类似的计数。这些经验导致以下的精算段落:

下载的文档量共计有 560 页(双倍行距、10 号字体),反映了 432 个不同帖子的内容,包含有 131 个不同的电子邮件地址和用户名(很可能相当于不同的发帖者的数量)。在下载的新

Beetle 信息里发现 76 个不同的信息发布者,在下载了的《星球大战》信息中确认了 55 个不同的发帖者(Brown et al.,2003:22)。

实际上,有一系列复杂冗长的测量工作需要做。涉及多少个独立的参与者?进行了多少次对话?在进入的一段时间内读了多少信息串?它们代表了多少用户?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相当大量的计算工作。

相对简单的发现和报告通常基于公开的统计数字:成员数字、访客数字和线上社区的年龄。意识到,并不时地提醒批评家和评论家——网络民族志的力量存在于其连接到具体的线上消费者群体,以及线上沟通的深度启发。对于民族志而言,网络民族志最后必须能够描述和唤起一个社会世界,以及其中的成员。因此,如果研究者是线上社区和/或社区在线的深度参与者,且如果这些信息包含足够丰富的描述,并且以令人信服的分析深度和洞察力进行接受,那么从相对少量的文本中就可能提出令人信服的、有趣的和有用的结论。

与扎根理论的“饱和”原则一样(Glaser and Strauss,1967;另见 Fetterman,1998\*),当研究对重要的理论主题领域仍然在产生新的洞见时,资料搜集必须尽可能地持续进行下去。资料搜集不可能与资料分析区别开来。记录资料的同时也不断地进行转换和分类。正如我们本章中学习到的,资料搜集对资料分析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 总 结

搜集网络民族志资料与参与线上互动和持续的资料分析相联系,资料分析是下一章的主题。在本章我们学习了资料集的特征,如大小、详细程度、图表和图像的形式等,它们都将影响资料搜集和资料分析。一般而言,网络民族志者必须决定以文本可读的形式还是以截取屏幕的图像形式来保存资料。参与到社区互动和访谈过程中是引出网络民族志资料的两种基本方式。网络民族志者用详细的和反思的田野笔记来记录自己的线上经历,这些也极突出和重要。另外,垃圾信息的存在也是线上田野工作现实的一部分。

---

\* 本书中文版《民族志:步步深入》已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编者注

## 重点阅读书目

Chenault, Brittney G. (1998) 'Developing Personal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Via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Magazine*, May, available online at: [www.december.com/cmc/mag/1998/may/chenault.html](http://www.december.com/cmc/mag/1998/may/chenault.html)

Emerson, Robert M., Rachel I. Fretz, and Linda L. Shaw (1995)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ubrium, Jaber F. and James A. Holstein (eds) (2001)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Context and Method*. Thousand Oaks, CA: Sage.

Weinberger, David (2007) *Everything is Miscellaneous: The Power of the New Digital Disorder*. New York: Times Books.



## 7

# 资料分析

本章解释和说明网络民族志的两种资料分析:基于编码的分析方法和诠释学的解释。本章提供了选择和使用定性资料分析软件包的指导,以及在资料分析中使用计算机的基本原则。最后一节介绍解释性策略,以处理网络民族志资料所面临的独特挑战。

### 关键词

CAQDAS

分类学

编码

扎根理论

诠释学解释

归纳

解释

定性资料分析

CAQDAS

categorization

coding

grounded theory

hermeneutic interpretation

induction

interpretation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 分析和解释定性资料:简要概览

在本节里你将学习定性资料分析和归纳的基础。网络民族志包含定性资料分析的归纳方法。分析意味着详细地查验整体,将整体分成其组成部分,并以不同的方式对它们进行比较。一般而言,资料分析渗透到网络民族志参与和观察的整个过程——各种下载的文本和图像文档,截屏资料,线上访谈记录,反思的田野笔记——将它们转变为完整的研究形式(包括文章、书籍、展示和报告)。正如研究生讨论课上经常用的比喻,资料像是矿石的原料,更接近感观层次的观察经验,必须被提炼。理想状况下,在分析和解释的“三味真火”中,“原始”资料被加工和提炼,它们的精华被抽取出来。之后它们可以被铸入理论形式中,给我们带来新的认识。在本章中,你将学习这整个提炼的过程。

归纳法是一种逻辑论证的形式,在其中,个人为了得到关于某现象更为综合的理解而进行观察。归纳的资料分析方法是整理在网络民族志研究过程中搜集和记录到的所有信息的一种方式。根据定性研究学者马修·迈尔斯和迈克尔·休伯曼(Matthew Miles and Michael Huberman, 1994:9)的说法,有一些相对普遍使用的定性资料分析步骤。这些“分析的步骤依次进行”,其名称及适合于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的需求如下:

- 编码:将编号或类别添加到资料上,资料来自于田野笔记、访谈、文档,或在网络民族志资料案例中的其他文化资料,如新闻群组或博客的帖子,Facebook 的涂鸦或者 Twitter 的推文、照片、视频等,从线上获得的资料;在编码的过程中,编号、类别、名称或标签将分配给特定的资料单元;这些编号指出资料属于或作为更一般性现象的例子;编码的类别往往从仔细阅读资料中归纳呈现,而不是由指定的分类所强加其上。
- 笔记:反思资料或其他评论,记录在资料的文档边缘上;这种形式的注释往往被称为“备忘录”。
- 摘要和比较:材料被分类和筛选,以识别类似的表达、共享的顺



序、关系和明显的差异;这种抽象的过程将分类编号发展成更高级的类别,或者更普遍性的、概念性的建构、模式或过程;用比较的眼光看待资料中的相似和差异。

- 检查和提炼:为了分离、检查和提炼出对模式、过程、共同性和差异性的理解,回到下一波资料搜集的过程。
- 概括:详细说明一小段概念,以揭示或解释资料集里的一致性。
- 理论化:用概念或理论及正式的知识主体来面对资料中整理出来的概括性论述;紧密联系资料分析及既有的、相关的知识主体,建构出新的理论。

由斯特劳斯和柯宾 (Strauss and Corbin, 1990) 提出的扎根理论框架指出,在编码过程中有两类操作有助于分析者整合定义和提炼出来的类别和概念。选择性的编码越来越提高概念的抽象层次,并指出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关系。主轴编码通过指出趋向于集中的语境、环境、策略和结果,将资料整合进理论中。

有更加整体论的方式来分析资料。迈尔斯和休伯曼 (Miles and Huberman, 1994:8-9) 指出,进行定性资料分析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方法,他们命名为解释主义、社会人类学和协作的社会研究。尽管社会人类学家可能“探求合乎规范的关系”,而其他的学者可能进行“探求不超出个体范畴的‘本质’,且产生多种不同的、令人信服的解释” (Miles and Huberman, 1994:9)。

消费者研究学者苏珊·宾格 (Susan Spiggle, 1994:497) 将后一过程视为解释,她建议道,“在解释中,研究者并不参与一系列的操作。相反,解释作为一种格式塔的变革而存在,体现了综合地、整体地和阐述地理解意义,好像在破译一组密码”。从这个视角出发,资料分析成为密码转换、翻译、隐喻和修辞的行动 (见 Lakoff and Johnson, 1980)。正如汤普森、波利奥和罗康德 (Thompson, Pollio and Locander, 1994:433) 指出,诠释学的观点,特别是诠释学循环,一直被看作“解释定性资料的方法论过程”。这个过程是

重复的,在这个过程中,基于“整体”的发展观,定性资料(或文本)被解释或再解释。这些重复是有必要的,因为一种整体的

理解必须经过时间不断发展。此外,随着阅读给文本的整体意义提供更具发展性的观点,对文本最初的理解会得到新的启发,也往往会被修改(Thompson et al.,1994:433)。

阿诺德和费希尔(Arnold and Fischer)发展了这种关于个别文本元素的意义和全球整体的意义之间相互关系的碎片化观点:

整体文本的意义是由个别元素所决定的,同时,个别元素也必须通过它作为整体文本的一部分来进行认识……特定的元素被反复检查,每一次都以些许不同的全球整体概念来进行。渐渐地,关于特定部分的一种更加整体的和综合的解释产生了,同时也产生关于文本整体的解释(1994:63)。

当你建构一种诠释学的解释,应该寻求这样的解释:“一致的和不相矛盾的”,对潜在的读者是“可理解的”,“用相关的案例支持的”,清晰地引用“相关文献”,“启发性地”和“‘有效地’揭示手头问题的新维度”;并产生“洞见”,明确地修正我们现有的理解,还用“有说服力的、吸引人的、有趣的、使人兴奋的和有感染力的”论说文的形式写下来,文章里使用典故、隐喻、比喻和类比等修辞形式(Arnold and Fischer,1994:64)。汤普森等人(Thompson et al.,1994)进一步指出,一个好的诠释学解释将深入资料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提供一种精妙的、具体的、细微差别的文化解释。

这两种分析步骤——分析编码和诠释学解释——在很多有趣的方面相重叠。每一种必须以其特定的方式分解文本,然后以新的解释重新进行整合。正如迈尔斯和休伯曼(Miles and Huberman,1994)指出,特定的田野和学者传统会强调某一种分析形式。然而,在操作上,有经验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将同时使用两种方法。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以简短的、亲身实践的经验运用这些原则,使用这些方法来分析网络民族志资料。

## 资料分析:一个网络民族志的例子

我们将继续学习定性资料分析,通过运用编码分析和诠释学的技

术处理一小份资料——确切地说是 112 个词。首先考虑发布一条信息,也许是我们介绍一个新的线上社区及其文化。我在图 7.1 以原始格式展示这条信息。

为了便于阅读,我以文本形式重新整理这个条目,如第 6 章所解释<sup>①</sup>,删掉许多不必要的文本。

## Google Groups

### alt.coffee

Message from discussion Technique - the [redacted] (inni) method

[View parsed](#) - [Show only message text](#)

```
Path: archiver1.ocode.com!news2.ocode.com!news.maxwell.syr.edu!en14feed!en13feed!worldnet.at
From:
Newsgroups: alt.coffee
Subject: Technique - the [redacted] (inni) method
Lines: 24
X-Priority: 3
X-MSMail-Priority: Normal
X-Newsreader: Microsoft Outlook Express 6.00.2800.1158
X-timeOLE: Produced By Microsoft TimeOLE V6.00.2800.1165
Message-ID: <Kqmb.19467$e01.
>
NNTP-Posting-Host: 12.217.131.25
X-Complaints-To: abuse@mcnisi.com
X-Trace: attbi_s02 1067 (Fri, 24 Oct 2003 21:03:38 GMT)
NNTP-Posting-Date: Fri, 24 Oct 2003 21:03:38 GMT
Organization: MediaCom High Speed Internet
Date: Fri, 24 Oct 2003 21:03:38 GMT
```

```
I realize part of the results may be due to my experience in pulling shots
or fluke of nature or or...
I am using a Gaggia Espresso, a super Jolly Grinder, Panamanian Baru Green
roasted in Franken roaster
Anyway I read [redacted]'s opinion of trying a low to no tamp, adjusting the
flow rate by a finer grind.
It does work, a nice tiger fleck crema (fairly thick) consistent shot time
(in the 20's) good to excellent taste.
So as most things espresso are Italian I am dubbing this the [redacted] (inni)
method....
```

```
--
The posting email address is not read or received
to contact me email me
```

图 7.1 alt.coffee.newsgroup 帖子

注:以原来的格式展示(改动由黑色和白色空格标出)。

<sup>①</sup> 此外,信息中的假名和名称已经被不同的假名或名称所取代和掩盖。这么做是为了遵守研究理论。正如第 8 章所述,这是最低限度的掩饰法,用来适度地保护匿名性,因为这么做对社区和个人的伤害风险最小。

## 方框 7.1 资料分析的案例资料

新闻组:alt.coffee

来自:“弗兰克·利纳蒂”(‘[Frank Rinetti]’)

日期:周五,2003年10月24日,17:03

主题:技术——[Smith](inni)方法

“我意识到,这个结果部分可能是由于我添加的份数,或温度的特征,还是、或者、也许……我用 Gaggia Espresso 咖啡机,一个超级 Jolly Grinder 研磨机,用 Franken 烘烤机烘烤 Panamanian Baru Green 咖啡豆。总之我读了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关于尝试不捣实或稍微捣实咖啡粉的观点,通过更细致地研磨咖啡粉来适应流速。这个办法的确奏效,漂亮的虎纹咖啡油脂(比较厚)与每份的时间(约 20 秒)相一致,味道极佳。正如大多数浓缩咖啡是意大利的,我将以上流程称为[史密斯][Smith](inni)方法……”

我们可以用它做练习,为你自己的分析做热身。最多花掉你不超过 10~20 分钟的时间。所以准备好你的笔或键盘,然后花几分钟时间仔细阅读这个帖子。首先,试着对条目进行分析性的编码。遵守之前所述的说明。现在,就在本书的这一页进行编码。对你发现有趣的事物分配标签和名称。看看你是否可以在资料中确定某种模式。记录下你的发现。从资料中抽象出元素,随后比较和对比它们的相似和差异。概括出你在这个帖子中看出什么,注意连贯性。

现在,离开你刚刚完成的工作。尝试从诠释学解释这个帖子。考虑你刚刚进行的分析及你的出发点。考虑这个帖子的深层意义。不要只看它说了什么,而是问,为什么作者要发这样的帖子。不要仅以描述为目标,以解释作为目标。这条信息的作者试图传递什么含义?在他所用的词语之外他又表达了什么?为什么他向一个线上社区的成员传递这个信息?为什么是这个线上社区?关于这个社区,帖子又说了什么?请记住,在你搜集和分析资料的过程中,你将以这种方式持续地进行分析和解释,成为资料搜集的内在部分。随着我们不断搜集到新的资料,刚开始我们回复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会被检查、再次复

核和反复检验,以确定或否定这些答案,或者对它们进行支持和细化。

你回到原处了吗?你尝试了吗?我很希望能够亲自到你身边来讨论这个主题,但这场不同步的文字互动可能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图 7.2 分享了我对这个帖子的手写编码。我使用手动编码,因为它相对容易在书中复制,而且还相对容易在个别的、简短的帖子中进行。然而,如果有成百上千个帖子,你就会知道手动编码挑战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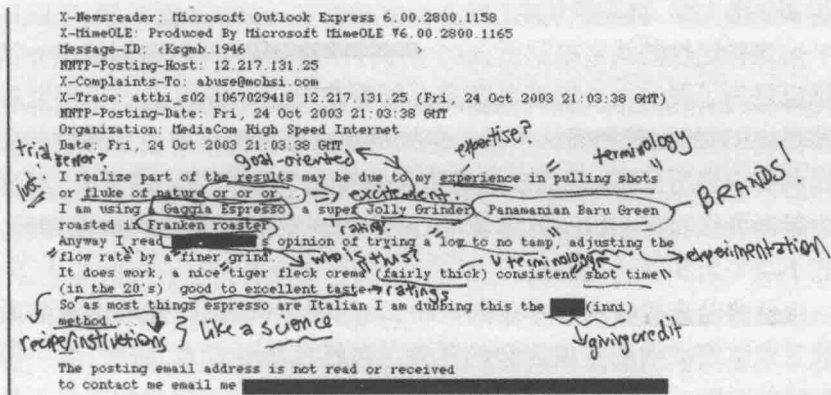


图 7.2 对 alt.coffee 新闻群组帖子的手动编码

我的编码使用了与帖子相关行业的多种术语,精确地极力寻求:“目标导向”“专业”“调制法/操作指南”“尝试/错误”“评级”“实验”和“术语”。它们还突出帖子中传达的一些情绪,这些情绪可能驱动迫切地探索:“还是、或者、也许……”,以及提及“温度的特征”。我重复地圈出不同的品牌,并将不同的术语放在引号内。这些重复的例子即为模式,渐渐开始形成故事。我在纸上做备忘录,记下笔记,给自己提出关于这个帖子的问题。我将编码用箭头连起来,创造出可以转化成概念的名词。结合文本中编码的其他元素,一个连贯的模式展示出关于被情绪驱动,涉及专业地追求特定类别的咖啡,追求结合了精确的科学术语和评级与商业的品牌。

以此作为我诠释学解释的基础,扩展和开放我的分析。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弗兰克在 alt.coffee 上的帖子的重点之一,是他在启发他人和分享经验,但同时他也在作出细致的区分。这时弗兰克使用品牌名。他不仅说意式浓缩咖啡机,他说的是“Gaggia Espresso”。不是随

便一个老式咖啡研磨机,而是“一个超级 Jolly 研磨机”。不仅是一个烘烤机,而是一个“Franken 烘烤机”。也不是简单的咖啡豆,它们是“Panamanian Baru Green”。

弗兰克的技术语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他说“添加的份数”或一种“更细致地研磨”时,我们也许可以猜到他在说什么。追根究底,这是咖啡。但什么是“不捣实或稍微捣实”,以及“与每份的时间(约 20 秒)相一致”意味着什么?

这些定性的线索暗示了,这个新闻群组被用来展示和训练——训练也是为了展示——咖啡鉴赏家。随着我对这个群组进一步研究后发现(之后的比较和确认阶段),但同时也由仔细阅读弗兰克的帖子所强调的内容所证实,意式浓缩咖啡是咖啡的重要类型。结果是,对这个新闻群组而言,真正的、珍贵的、必不可少的咖啡是意式浓缩咖啡,它不与牛奶和糖一起消费。

从弗兰克的技术和专业词汇中,我们快速了解到,要做出高品质的意式浓缩咖啡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包括仔细注意水、研磨、做一份咖啡的时间,了解你的机器,维持过滤器的清洁,恰当地使用捣实工具(“不捣实或稍微捣实”)、搅拌器、研磨机(弗兰克的例子中是“细致的”),周围的温度,咖啡的年份,烘烤机的温度,空气湿度,注入的水温,水的流速,做一份咖啡的时间,甚至神秘的元素,如咖啡师(或服务员工)的心情,或“做咖啡的人”的幸运“温度”。

这些类别不仅是出于功能的考虑,而且暗示了社会运动和地位,意图表明或彰显“区隔”或“文化资本”,以突出上层社会的品位和能力(Bourdieu, 1984)。有一个精英阶层要求这种引人注目的咖啡知识展示。正如李维(Levy, 1981)指出,在洞察力、社会阶层和适应文化的品位感之间有强烈的联系。总之,想想那些人的社会经济状况:他们有能力耗费这些时间和资源在完美的意式浓缩咖啡这种手艺上,并且与他人分享这份手艺。中产阶级对生产的痴迷(表达了一种智力的需要,不仅消费咖啡,而且要理解它,并主动地生产它,然后分享这些从生产实践中产生的知识和差别),是对一种特定的消费取向深层投入的一个标志,这种标志可以在亚文化、运动、音乐和媒体等一系列的粉丝体验中找到。

“谁是这个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 我在备忘录里很好奇。他是 alt.coffee 社区的另一个成员吗? 随后我做了点小调查。结果是这样的: 史密斯先生于当天的晚些时候回复了利内特先生的评论, 礼貌地拒绝了将这个方法的冠以他的名字的提议。他指出, 这个技术在意大利普遍使用。此外, 他之前已经在 alt.coffee 群组参与另一个关于技术的长篇讨论, 在这个讨论中他也不是主要的贡献者。这个意见交流显示了, 源于文化的品位复杂性如何在线上进行延续。在这些咖啡爱好者的沟通中, 关于咖啡品位的微妙教诲被绘制出来, 彼此引用, 给予和反映出信任。这种分享、给予和确认是公共的元素, 显而易见的是, 对地位和正面肯定的渴望会越发导致人们追求更深入和更渊博的咖啡知识, 成为咖啡制作的专家, 区分不同类别的咖啡。品牌的角色看起来也很重要。它们不仅指出人们需要遵从的配方, 而且表明了阶层、专业和配方提供者的品位。

这是“厚”解释的概况和起点, 将分析的编码与阐释学的解释组织在一起。我很有兴趣听听你对这个帖子的解释, 请随时与我分享。从一个帖子, 我们了解这个社区的仪式活动, 他们的某些核心动机和关注主题, 以及用来建构和维持社区的传统活动。关于这些元素的知识——以及咖啡制作——是社区成员的必要条件, 同样也是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在研究社区时所感兴趣的地方。

这种文本解释通过将文本分解成它的构成元素, 并对它们进行分类, 发现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模式, 仔细检查所有的元素, 询问其背后的动机, 通过更多的资料进行验证和检查, 然后从它们所代表的文化来理解它们。为了得到资料分析的更多已完成案例, 研究者可以选择任何一部本书所引用的网络民族志著作和文章, 用来从总体上了解线上社区和文化资料如何被转化成公开发表的理论著述。

alt.coffee 群组拥有超过 2 000 名订阅者, 每个月发布超过 700 条帖子。有一部分帖子篇幅相当长且信息量丰富。如上所述, 如果将我们的研究扩展到包括几千条帖子, 以及咖啡主题的博客、微博条目和社交网站群组, 这么一项完整的分析将会充满挑战。这个时候, 使用软件程序以辅助组织和促进编码和解释, 将会更好地完成任务。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学习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内容。



## 考虑手动和计算机辅助的定性资料分析方法

在这一节,你将会了解网络民族志中关于手动和计算机辅助的定性资料分析方法的优点。你将会面对随着选择而产生的种种权衡。之后你将了解,在网络民族志中,使用计算机软件辅助分析定性资料的基本原则。

从概述手动的定性资料分析开始是适当的。如果你将手动分析资料,往往需要面对打印出来的文档,如 30 页的长信息帖,或者 15 页的线上访谈。如果你用纸质文档的形式保存你的网络民族志资料,可能要占用很多空间。你还需要给资料进行分类和组织,这样需要的时候便于查找。你需要作出标记,需要不同颜色的荧光笔、马克笔或铅笔。随着你分析类别时,你可能想要将信息提炼到档案卡中,也许是把文本部分剪切下来粘贴到档案卡中,以备之后进行组织和重新整理。这些将保存在文件夹中,与其他文件夹一起放在盒子和箱子中,它们都需要被仔细地贴上标签,当你需要查阅时可以找到想要的文件。

有时这种手动的、纸面的、不用计算机的系统可以有效运作,比如当资料库很少的时候,研究者对田野地点十分熟悉的时候,以及研究者很有条理,具有很好的文件归档系统,且更喜欢以这种方式工作的时候。然而,在网络民族志中使用一个纯纸面的方法将很快变得不实用。

一些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用计算机来存储资料,但是不用任何复杂的软件包来进行资料分析。相反,他们使用手边的工具,如微软强大的文字处理、表格和数据库软件(见 Hahn, 2008)。<sup>①</sup> 这些分析者将文档保存在文字处理文件中,并使用文字处理软件来进行部分的资料分析过程。他们将不同的下载文件组织到文件夹中,然后再组织这些文件夹。他们在这些计算机文件中编码,可能使用了加黑、加亮或不同颜色的功能。他们在文件中进行评论以备忘。他们充分使用文字处

---

<sup>①</sup> 不仅仅是微软的产品,任何一种好用的软件程序都可以使用。哈恩(2008)的著作已提到这些案例,因此我不赘述。但是你还可以从许多开放源代码的工具中选择,比如谷歌的免费在线程序包:谷歌文档。

理软件中的搜索和查找功能以执行文本查找,帮助他们进行编码和分类。随后,使用表格功能的软件如 Excel,或者更强大的数据库功能的软件如 Access,组织不同层次的编码和摘要。在过去的一些研究中,我曾使用这种“半自动化的”方法。与手动的系统一样,当研究者考虑小的资料组或有特别合适的技术或偏好时,运作得相对更好。正如 CAQDAS 方法,它要求一些计算机素养,以及熟悉程序和资料输入步骤的学习过程,以进行编码和查找。

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法是,采用有助于研究者分析定性资料的软件。以这种方式被使用的软件被称为计算机辅助的定性资料分析软件(Computer-Assist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或简称为 CAQDAS。CAQDAS 的指导性和特殊性原则是,它归纳性地、自下而上地分析定性资料。这种资料可能包括文本、图像、照片、声音文件和音乐、视频,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非数字性信息。这些软件包进行的定性资料分析方法与我们之前所讨论的过程相同,只不过这些过程是自动化的。目前的软件还带有一些复杂的可视化功能,是这些技术特有的功能,也有助于分析和报告的展示。在网络民族志中,研究者面对大量的资料,必须整合不同类型的资料,资料的分类和储存工作不断地提出挑战,网络民族志研究者谨慎地保持对资料的民族志的熟悉程度,CAQDAS 的帮助很大。

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如何决定使用手动编码(如在纸面上),还是使用文字处理程序,又或者使用专门的定性分析软件程序?她需要权衡资料的数量、田野地点的大小、学术界的习惯,以及研究者的偏好和能力。以下几点基本准则也许对网络民族志定性资料分析的方法选择有帮助:

- 小范围或界限更分明的线上社区和文化的研究(较少或较有限的范围)可能更适合采用手动的编码、编目和分类,以及阐释学的解释分析以获得洞察。
- 较大范围的研究,或者揭示大量相关资料的研究,可能从计算机辅助的定性资料分析获益良多,包括通过已有的文字处理和数据库程序,或通过专门的 CAQDAS 软件如 NVivo 和 Atlas.ti。
- 当研究者在值得深描和深入描述的领域工作时,可能发现阐释

学风格的分析更恰当。

- 当研究者所工作的领域承认统计评估的价值和民族志田野地点的结构因素时,可能从 CAQDAS 精确的编码和统计运算能力中获益更多。
- 那些具备熟练的、深入的纸面归档技能的研究者可能更适合手的资料分析和解释方法。
- 那些备受组织化工作困扰的研究者可能从自动管理的 CAQDAS 获益良多。
- 那些强调或担心创造力或资料深入度的研究者可能更偏好手动技术。

## 计算机辅助的定性资料分析详谈

在本节,我们将更详细地学习计算机辅助的定性资料分析,它的原则、用途、优点和缺点。我们还将了解当前的一些软件程序。

在前一节中,我们分析了一小则定性资料片段,即 alt.coffee 新闻群组里的一个帖子。当时我们在纸上手动进行分析和解释,但我们可以使用定性资料分析软件简单地进行同样的分析。运用相同的归纳原则,不需手动地将“Gaggia”“Jolly Grinder”和“Franken”这些词编码成“品牌!”我们可以使用软件来给词语贴标签。不需给“添加的份数”“不捣实或稍微捣实咖啡粉”和“更细致地研磨”等词添加引号,这些词将会被贴上“术语”的标签。不需备注“实验和错误?”“专家?”和“这是谁”,这些术语将会被输入到软件中作为备忘/评论。随着我们向上一级编码,将“品牌”和“术语”与“专家”联系在一起——随后问自己“使用品牌名称和术语是专家的标志吗?”——我们会进一步抽象和结合类别,以形成可能的概念,这些概念可以在之后进一步检验。从类似的高层分析,理论被建构起来。

正如我们从这个简单的案例看到的,通过对主题、概念、观念、过程、语境或其他相关的内容进行反复确认和编码,CAQDAS 与任何其他形式的定性分析一样解释资料。它帮助研究者建构类别以备编码和进一步的关系分析。随着结构被搭建起来,它们之间的关系被提出

和检验,解释或理论可以被程序开发和记录下来。所有的主要软件包都有允许搜索特定关键词或相关关键词的功能,同时还可以检索已经编码的材料。

心理学家埃本·韦茨曼和马修·迈尔斯(Eben Weitzman and Matthew Miles, 1995:5)建议,在定性研究项目中使用计算机软件如下:

- 记录田野笔记。
- 改正、延伸、编辑或修订田野笔记。
- 文本编码以便随后检索。
- 储存文本。
- 组织文本。
- 搜索和寻回文本,以供检查。
- 使相关资料的不同部分彼此联系,形成类别、集群或网络。
- 写下对资料的反思注解或“备忘”,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 进行内容分析,计算频次、顺序,词汇和短语的位置。
- 以简化的、概要的、组织的形式展示所选的资料,比如矩阵。
- 有助于得出结论、解释、证明和检验。
- 通过对发现进行系统的、概念一致的解释来建构理论。
- 创造图表或地图来描绘发现或理论。
- 准备中期和最终报告。

CAQDAS 在团队工作时也有用。许多软件可以自动地计算编码中的相似度和差异。许多软件还可以在计算机网络中分享资料,因此两个或更多人可以同时资料库进行编码工作。目前三个最好的 CAQDAS 软件包是 ATLAS.ti.6.0、MAXqda2 和 NVivo8,其他优秀的软件包还有 HypeResearch 2.8、QDA Miner 3.1、Qualrus 和 Transana 2。还有很多其他的软件,包括免费软件包(如 Weft QDA),一些是线上软件,还有一些可以在 Mac 操作系统运行(如 TAMS/TamsAnalyser)。正如刘易斯和西尔弗(Lewis and Silver, 2007)指出,目前主要的软件包都能提供很好的资料存储、组织、编码、检索和可视化功能(另见 Bazeley, 2007; Weitzman and Miles, 1995)。这些软件几乎都可以将不同类型的网络民族志资料搜集到同一个项目中,包括下载的文本文档,保存的数码照片,视频链接,扫描的手写反思田野笔记等。

在网络民族志资料分析的任何阶段,CAQDAS 提供一个高效的方式来生成研究发现的报告。文档可以简单地被保存,并生成正在呈现或已经完成的分析快照。对于那些仍然沉迷于旧形式的人而言,各种各样的打印稿也可以作为深夜纸笔编码练习的基础。

定性资料分析软件包至少有五个优点。第一,大多数网络民族志资料已经是数字化的格式,将它们插入程序中相当简单明了。许多研究程序可以通过挖掘互联网,自动生成具体的计算机文档。CAQDAS 的第二个优点是它鼓励网络民族志研究者通盘考察大量和杂乱的资料库。研究者很容易被大量的、多样的资料所淹没,也容易见树不见林。CAQDAS 可以用来帮助研究者将注意力放在资料库的整体上。第三,它们可以帮助网络民族志研究者保持项目的条理性。第四,因为它们很容易获得资料,所以可以在分析过程中有效地接近资料。第五,可视化选项可以引发新的、有趣的、创造性的观点。如果你很享受处理资料的过程,以及用它们来刺激你的想象力,CAQDAS 也给你提供更多的处理方式。

计算机辅助的方法也可能有缺点,我们在此指出对应的五个缺点。第一,由于文件存储明显不受限,研究者经常发现他们想要尽可能搜集所有的资料。这不仅会导致分类和编码的问题,而且会导致项目的无目标性。第二,机械的文本搜索变得易于操作,但是包括了许多不需要的结果,也可能错过许多想要的结果。文本搜索不能取代详细的编码,尽管研究者试图如此使用它们。这么做不仅会造成杂乱的类别和模糊的理论,它还让你远离资料,这些都不利于生成高质量的网络民族志。第三,计算机文档在某种程度上比纸本更容易丢失。一次粗心的按键可能删除几个月的资料搜集工作。永远要小心备份项目的资料库。同时也考虑在线上服务器做备份。第四,计算机也可能让你很容易跌入理查德(Richards, 2005: 100)所说的“编码陷阱”。在编码陷阱中,研究者进行越来越大量的编码和分类,看不到从资料中涌现出来的理论。第五,软件可以让你生成太多的观点,太多的类别。当软件使你生成许多新的类别,你可能被它们所淹没,你可能发现它们压制了你的创造力,以及使用资料得到新发现的能力。大量的资料可能是思考的障碍。在效率和创造力之间需要有个权衡:正因为计算

机软件使你可能做一些事情,如无限的搜索或大量的编码,并不意味着你需要这么做。总之,最有价值的经验是,引导分析工具的使用并不是软件的能力,而是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的解释计划和方向。在下一节中,我们讨论一些解释的原则,特别是那些适用于网络民族志资料的原则。

## 将资料分析原则应用于网络民族志资料

在这一节,我们将了解一些资料分析(特别是网络民族志的资料分析)的关键。这些关键问题从我们的资料阐释学循环中产生,或者在一个 CAQDAS 程序里集中编码时产生。它们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网络民族志资料有别于民族志资料。我们随后将学习一些分析策略来解决这些问题。资料的文本属性和它无实体的本质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同样,线上互动的匿名性,以及它们所显示的流动身份认同对文化分析者而言也是问题所在。分析者还被线上社区成员公开的不诚实以及他们明显不可观察的社会过程所困扰。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在提供相应的分析策略之前讨论这些特定的问题。

## 网络民族志中的文本性、(非)实体化和认同问题

因为资料的文本性,且并非明确地与特定的人相联系,网络民族志资料(给我们)提出挑战。大多数线上沟通的文本属性往往给文化导向的互联网研究造成了限制。这强调了线上和面对面文化环境的显著差别,倾向于将线上沟通的文本性与线上体验的非实体化联系在一起。同样,还有一种流传甚广的印象,即线上互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真实的”(见 Kendall, 2004)。

然而,我们应该考虑到,变革,如同技术中介一样,并非新鲜事。我们身处其中进行互动的社会领域具体地存在着。在社交网站或虚拟世界另一端的人并不比用电话和我们交谈的人更不真实,同理,还有我们所读的书籍的作者,或者书信的作者。的确,文本沟通疏漏了面对面沟通的许多方面,比如声调变化、暂停、声音沙哑、眼球转动等。

但是它也包含了无法经由身体传递的其他重要的符号效果。

在文本的现实中,匿名性有时在获取公开信息时是优势,但有时也阻碍我们理解沟通的语境。与我们沟通的人的年龄、性别、民族是什么?我们如何比较文化成员间的差异?线上和线下世界如何联系?很难将线上社区中专门获取的资料与特定的性别、社会阶层、年龄和民族明确地联系起来。

研究者在研究中如何面对这些限制?接下来的一组问题和建议可能对你们有帮助。

- 对你的研究而言,身份认同的特定方面是否重要?它们在理论上是否重要?
  - 例如,如果你正在对特定的线上社区或文化进行研究(见第4章),对你的研究而言,最相关的身份认同可能就是人们在社区发布的帖子,并在其中扮演的特定角色。
  - 如果链接到其他形式的认同是重要的,融合的民族志/网络民族志可能是值得选择的方案。
- 该线上社区揭示了身份认同的某些方面吗?
  - 例如,线上社区关注特定的性别或性别问题,特定的地区,特定的宗教等,很可能吸引这些群体中博学的成员。
  - 这种知识和专业往往不难确认。女性社区中,在聊天室里问及内衣尺码,很少有男人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
- 该线上社区是不是人们习惯来展示他们身份的其他方面的地方?
  - 许多人在社交网站使用真实的姓名和照片。
  - 类似 FriendFeed 这样的服务连接不同的线上媒体,有助于确定特定人士的身份。
  - 我们看似向着越来越少匿名性的社区发展。

## 关注网络民族志研究数据中的虚假和造假问题

因为网络民族志资料具有匿名或化名的可能选项,所以很多人担心,人们改变他们的身份、不真实地表达自己。这种身份的变化肯定



会影响我们的分析。此外,网络民族志常常被拿来与面对面的民族志进行比较,且相形见绌,因为民族志使我们可以比较文化成员的语言观点和他们的行动,我们作为研究者可以实际观察到这些行动(Tedlock, 1991)。因为网络民族志主要基于观察人工语境,而非物理发生的展示和行动,在这个层面,它看起来似乎比民族志有更多的局限。

然而,惠蒂(Whitty, 2004)在研究互联网的关系和性问题时坚持指出,尽管大多数人相信,人们在互联网上伪造关于自己的信息,但资料显示这种现象并不如以往人们想象的那么频繁。她还指出,这些差异视情况而定,比如“在线上,男人比女人撒谎更多,通常夸大他们的某个方面,如教育、职业和收入,这些都是男人经常在线下夸大以吸引女性的内容”(Whitty, 2004: 206)。尽管男人造假是为了给他人好印象,自我吹捧,女人造假则是为了安全。霍普·肖和玛丽·吉莉(Hope Schau and Mary Gilly)先通过个人网页与人们接触,然后与这些人面对面接触。他们坚持,总体而言,人们的线上表现是准确的(Schau and Gilly, 2003)。这个研究意味着,线上表现可能不是主要的问题,线上的人们也不是夸张的骗子。

我们持续不断地通过集体行为来建构和重新建构我们自己,这些行为展现我们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侧面,这是社会事实。因此,正如泰勒(Taylor, 1999)和卡特(Carter, 2005)指出,研究参与者的线上人格,且线上人格与他们在其他社会语境中的人格不同,这不是问题。这并不是问题,因为身份认同的这种变化是我们在任何一处社会生活的自然结果,并非仅仅是线上生活中特有的展示偏好。它也仅仅应该被如此分析。线上匿名性应当被认为是一种平衡的情况,我们在一些方面有得,在其他方面有失。“这种激发人们畅快地故意建构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观念的谎言的自由,同样使得他们和其他人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自我、他们的野心和内在冲突的方方面面,否则他们只会深深地藏在内心里”。(Kozinets, 1998: 369)我们的资料分析需要强调这种匿名或化名资料的力量:它们更多的时候更诚实,而非更虚伪。

我们的资料分析策略还应该反映这种观点,即事实上网络民族志中的确包含观察和对话。我们可以观察人们如何在线上帖子中行动。

比如“乔治”(“George”)可能发表很多信息,说他对人有多么富有同情心,以及他给慈善团体多少善款。然而,我们可能还观察到他无情地攻击新闻群组的其他成员。如果我们进行访谈,我们可以获得文化成员对自己和其他人行为的反应,如同我们在面对面访谈中做的一样。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这些参与者如何在他们的线上帖子和其他表现中的“行动”。我们的资料分析应该反映这些内容。这种策略直接通向网络民族志资料分析的一种特别的方法。

## 网络民族志资料分析的实用符号互动论方法

在这一节,我们将了解一种特别的方法,它从科学哲学中建立起来,直接面对网络民族志资料分析相关的许多挑战(另见 Kozinets, 2002a:64)。这种分析立场被称为“实用符号互动论”方法,因为它结合了乔治·赫伯特·米德(Mead, 1938)的实用主义和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953)的语言哲学。

在米德(Mead, 1938)的符号互动论方法中,分析单元不是个人,而是姿势、行动或行为,包括语言行为或说话方式。应用于目前的语境中,维特根斯坦(1953)的语言哲学建议,每个互动的线上帖子是一个社会行动,一次沟通表演,可以被构想成一个“语言游戏”。如果是这样,那么每个社区的“玩家”投入到社会“游戏”中,即是一种在其自身之中,且关于其自身可观察的事件。这种方法背后的理念对资料分析有直接的意义:

- 将线上环境当作社会世界来考察。
- 假定线上环境具有社会和语言游戏,有相应的规则、领域、赢家和输家。
- 把线上资料当作社会行动。
- 在适当的社会世界中去理解这些行动的意义。
- 在恰当的时机拓展特定的社会世界,与其他的线上社会世界互动,同时也与更多的社会世界接触,不管它们是在线上或线下。

分析所观察到的玩家的行为可能需要考虑以下与网络民族志有关的社会事实。

- 特定的博客文本内容已经写出来了,已经被发表了。
- 一个社交网站的群体已经形成,某些账号与其连接。
- 照片已经被上传到特定的照片分享社区,收到 37 份评论。

一个遵循实用主义—符号互动论方法的分析者不必要确切地知道“谁”在做这些事情。她最初应该注意观察在线上领域的社区和文化中进行的“游戏”里的“互动行为”。随着这一注意力转移到游戏所在的社区和文化领域——而不是关注玩家不在该领域时在做什么——我们的分析就发生变化。网络民族志资料分析包括将交换和互动的意义放置在越发广阔的社会意义中进行研究。

这些变化还表现在,正如考虑线上和线下社会世界的差异,网络民族志资料分析还必须解释在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中介的沟通。它需要关注潜台词,如同关注信息的语境和文本一样。仔细注意从多样性的角度分析你的田野笔记和资料,经常回顾成员与其他社区成员沟通的过程。从总体上理解成员如何与文化互动,可以在理解公共互动的复杂生活体验这点上获得丰富的回报。

此外,正如前述的多种案例,简单地得到流畅性和“翻译”线上社区中多样的文本元素是不够的。每张照片,每个视频,每个标签,也许甚至是每个鼠标点击的超级链接,都类似于一个“话语行动”、一次表达。我们必须适应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下拉菜单中的一个选项取代了一次耸肩,而指针的一次游动取代了肢体语言。“参与者基于文本的互动的种种方面给民族志学者提出了有待解释的谜题,这些谜题以研究者和参与者的自我呈现的关系存在。”(Garcia et al.,2009:61)

因此,网络民族志资料分析必须包括线上社区资料的各个方面:图片、视频、音频和视听资料。视觉资料的各种方面都可以研究:动图或表情符号的使用;颜色、字体和图片设计的使用;图片和照片;页面和信息的布局。每个方面都是重要的沟通事件。海恩(Hine,2000)对网站的分析就是此类研究。她仔细地解释了照片的选择、照片排列的选择,以及背景的使用。她运用视觉分析得出结论,线上社区的成员如何对一件著名的谋杀案表达情绪。理解线上传递的文字仅仅是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的工作之一。

普遍性概括的形成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处理多种线上和线下社区

和身份认同的各种连接和非连接状况,我们在第4章中曾讨论过社会世界的融合和分离。不必认为每个线上社区的网络民族志分析结果都代表社区或文化的某个典型群体,尽管调查可能达到这种效果。作为一种归纳方法,网络民族志研究现象的世界,为了获得建构理论命题的机会,或丰富的、深厚的描述、比较和分类的机会。

媒介理论家亨利·詹金斯的作品是此类典范。论述数字技术给媒介消费和生产造成的多层文化影响,他提出并扩充集体智慧的观念,以及一个更具参与性的媒体文化。但是在结论中,他坚持“我的意思不是将这些群组当作典型的平均消费者……相反,我们应该将这些案例当作在融汇的文化语境中的可能性展示”(Jenkins,2006:247)。

网络民族志有助于生成关于新近出现的领域的理论。因为我们可以寻找特殊的或特别的情况——如线上社区使用它们的技术相互联系以设计和培育环境更为友好的生活方式和邻里——网络民族志在进行行动研究时同样有益,研究者致力于构想改良社会的种种可能选项(Ozanne and Saatcioglu,2008;Tacchi et al.,2004)。

网络民族志资料分析应巧妙地适应于线上文化环境的普遍情况:资料的文本特征,线上互动的非实体化和匿名特征,虚假的指称,观察与确认的困难。实际上,文化成员是在社会生活的自然条件中使用线上人格。因此,我们可以实用主义地进行分析,同时注意观察线上社区和文化的沟通领域中的互动行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你的分析不能忽略文化沟通的许多形式,如视频、音频和视听资料。最后,分析必须由某个理论焦点所引导,而该理论应基于对网络民族志的归纳属性的细致理解。

## 总 结

本章提供了一些具体的网络民族志案例,包括编码、分析和解释,技术适应了网络民族志领域的普遍观点,从描述和诗意到抽象和结构(见第9章,网络民族志的表现方式)。一般而言,定性资料分析软件有助于管理、编码和分析大量和复杂的资料集,但其他方法有助于处理较小的、更具描述性和更有界限的项目。网络民族志资料分析必须

巧妙地适应于线上文化环境的普遍情况:资料的文本特征,线上互动的非实体化和匿名特征,虚假的指称,观察与确认的困难。因此网络民族志分析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框架,注意观察线上社区和文化的沟通领域中的互动行为——包括诸如视频、音频和视听资料的文化沟通——小心地组织以形成理论。

### 重点阅读书目

- Arnold, Stephen J. and Eileen Fischer (1994) 'Hermeneutics and Consumer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1 (June): 55–70.
- Kozinets, Robert V. (2006) 'Click to Connect: Netnography and Tribal Advertising',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46 (September): 279–88.
- Lewins, Ann and Christina Silver (2007) *Using Softwar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 Step-by-Step Guid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iles, Matthew B. and Michael A. Huberman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2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piggle, Susan (1994)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Qualitative Data in Consumer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1 (December): 491–503.



## 8

# 进行符合伦理的网络民族志

在本章,你将学习与民族志有关的伦理议题。你也将学习其他研究者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了解如何处理主要的伦理问题,如知情同意,以及如何使用和引用线上的帖子。本章试图帮助你在复杂的线上环境中负责任地实践网络民族志。

### 关键词

伦理

ethics

人类研究对象

human subjects research

知情同意

informed consent

伦理审查委员会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互联网法律问题

Internet legal issues

互联网研究伦理

Internet Research Ethics

线上研究伦理

online research ethics

研究伦理

research ethics



研究伦理是本书中最重要和最复杂的主题之一。因为网络民族志领域是最不确定的、最公开的,因此受到的质疑往往也最多。网络民族志不仅与民族志一样具有侵入性和私人性,而且我们在实施过程中还制造出持久的印象,留下我们自己的足迹和痕迹,引导后来人。我们在进行某种扩张性的行为,在其中我们有机会去启蒙,去犯规,甚至去伤害。我们向社区成员乃至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专业。这是展示我们和同事的机会,我们是亲善大使、公仆、无知的开拓者。最终,我们当中的每个人作出了选择,并且当我们在计算机屏幕后的田野互动中每天、每时、每分地坚持这些选择。

由于混合了参与和观察、常常令人不快的接近性,以及有距离的描述和文化启示的传统,民族志调查已经包含研究伦理中的一些棘手领域。当我们向其加入线上互动的技术复合物和独特新事物时,这些已经困难重重的问题变得令人更加难以应付。

过去十年里出现大量新的研究和文献,启发我们是什么构成了合乎伦理的网络民族志。因此,本章所提供的立场基于以往发表的著作发展而来(Kozinets, 1998, 2002a, 2006a)。这些观点受到许多研究道德哲学、互联网法律问题和线上研究伦理的学者们启发,他们的著作在本章中得到了引用和阐释。尽管关于这些问题的舆论仍然在不断产生,我们目前处于一个格外好的时机,可以分析网络民族志研究者所面临的研究伦理方面的挑战,也可以提出合乎伦理的网络民族志研究协议。

尽管无法完全穷尽这个主题,本章致力于提供与网络民族志实践有关的研究伦理的良好基础。<sup>①</sup> 如果你有需要,为了更深入地发掘关于特定项目的问题,我们建议你翻阅本章中提到的不同引文和资源。另外,在网上、期刊文章和著作中查找关于这些快速变化的主题最近的和最新的思考。

---

<sup>①</sup> 过去,库兹奈特(2002a, 2006a)推荐一些研究伦理的确认步骤,包括完全展示、获得赞成和允许、谨慎使用直接引语。在本章中,都已经对每个具体的步骤更新建议和准则。

## 方框 8.1 伦理对线上研究真的重要吗?

在网络民族志报告中,我经常听到学生或同事坚持,当人们在网上发表信息时,他们已经知道这些信息会变成公开内容。“为什么我们需要不厌其烦地确认那些已经知道的事情呢?”

也许在以前这样的说法是对的,人们知道他们的线上内容和信息可能以这种形式被一般公众阅读。然而,人们知道他们的帖子公开的事实,并不能自动地推论出学者和其他类型的研究员可以随意使用这些资料。本章中,我将使用一个简短的例子来展开论述。

我之前做关于《X 档案》的粉丝研究时,从一个公共的电子公告栏下载了信息(Kozinets 1997a)。我想应该在直接引用之前征求人们的同意。我这么做了,除了一个人,其他人都允许我引用。这个人发布了一些他们目击 UFO 的信息,及其与电视节目的关系。他们很可能有些难为情,因为超自然行为和体验——特别是在宗教组织制度化的语境之外——在我们的社会往往被污名化。但因为这些资料如此有趣,且与我的论文主题(阴谋论和超自然的消费)如此相关,我重新给这个人写信,向他们重申,他们在研究中会以化名的形式被引用,也只会以研究的形式发表,而不是大众读物。我请求对方重新考虑,但对方拒绝了。

此时如果仍然引用他们的资料,就会显得很有问题。如果我们不提出请求,那么其他人就无法拒绝我们,我们就可以简单地获取资料。然而,我们应该仔细考虑这一伦理境地可能的后果。这是一个有力的个人陈述:并不是每个在电子公告栏发布信息的人都同意自己的信息被某项研究所使用,即使是被匿名地使用。这个人也许并不知道搜索引擎技术会迅速地变得如此强大,任何人输入引文都可以轻易地找到它,且确定他们的化名。但是,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以下问题:那个人的想法重要吗?他们应该作最后的决定吗?

其他研究者声称,线上社区成员拒绝被研究。勒贝斯柯(LeBesco, 2004)报告,一个月内,八位研究者试图进入一个特定的线上社区的网站,只有一个人没有被该群组拒绝。巴卡德·耶娃(Bakardjieva, 2005)

报告了她通过线上新闻群组的通知招募被访者受挫的经历,之后她只好放弃这一策略。在一篇名为《离开》的文章中,詹姆斯·赫德森和艾米·布鲁克曼(James Hudson and Amy Bruckman, 2004)讲述了在聊天室中,当人们发现自己被研究者研究时愤怒的反应。当给这些人提供可以参与研究的机会时,766个人中只有4个选择参与。概括起来,约翰斯、陈和霍尔(Johns, Chen and Hall, 2003:159)报告,“许多邮件列表的拥有者和新闻群组的成员深深地反感研究者和记者在他们群组里出现”。

了解这些以后,我们还能继续假设文化和社区成员自动地同意我们在研究中使用他们的语言、图片、照片、视频和链接吗?正如我们将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了解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比它看起来更加复杂。

## 互联网研究伦理、伦理审查委员会和网络民族志

互联网研究伦理(或 IRE)是“一个新兴的和让人着迷的研究领域”,这个研究领域“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稳定发展,许多学科检查在线上或基于互联网的环境中,合乎伦理地进行研究意味着什么”(Buchanan, 2006: 14)。以下组织逐步建立并改进重要的指导原则:美国科学发展协会(Frankel and Siang, 1999)、互联网研究者协会(见互联网研究者伦理工作组协会, 2002)、美国心理学会(见 Kraut et al., 2004)。伴随着一系列的特刊、研讨会和会议,三卷巨著问世(Buchanan, 2004; Johns et al., 2003; Thorseth, 2003)。

互联网研究伦理(IRE)讨论的问题动态且复杂;它们论及哲学问题、商业利益、研究实践和方法中的学术传统,以及机构安排,如负责法规和监管的机构。作为一个整体,互联网研究伦理关注法律相关的问题,如从“过失的责任”和“名誉伤害”到传统的研究伦理原则,如“知情同意”和“尊敬”,再到更广义的社会问题如匿名性、隐私的权利,以及相关国际标准和法规的各类差异。

我们现在必须踏上这个变化的、复杂的领域,它是关于道德、法律和政策——且以方法为导向的决策。如果我们想要进行一项网络民

族志研究,将不得不回答不同公共机构和监管机构关于研究伦理标准的问题。在美国,每个大学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或 IRB)分配和管理可行的研究伦理标准。美国的这些伦理审查委员会受到联邦法规第 45 篇第 46 部保护人类个体条文所限制,后者则受到贝尔蒙报告精神的启发。在其他国家,这些机构的名称和协议可能不同。在很多国家中,学术研究伦理由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所管理,后者被那些为学术研究提供资助的政府机构和组织所管理。每个研究者可能被至少两个伦理研究机构及其行为规则所管理。

显然,有抱负的网络民族志研究实践者不需要担心互联网研究伦理文献的历史或整体。作为网络民族志的研究者,我们最关心的是那些与线上进行的参与观察研究和访谈有关的主题和原则。我们必须在合理地决定如何进行我们的网络民族志之前,设法解决困难和模糊的问题。尽管这还远远不是一个全面的清单,但你可以就相关问题参考方框 8.2 的列表。

## 方框 8.2

适应于互联网的独特环境,进行一项合乎伦理的网络民族志原非易事。在新兴的互联网研究伦理(IRE)领域,来自哲学、法律问题和许多学科领域的学者致力于回答大量复杂的和困难的问题。一些伦理问题与网络民族志调查相关,包括:

- 线上社区是私人空间还是公共空间?
- 我们如何获得线上社区成员的知情同意?
- 谁真正拥有已经发表在新闻组或博客的线上资料?
- 我们如何处理公司网站和其他线上论坛的信息? 我们可以在研究中使用这些信息吗?
- 可以使用我们在聊天室参与或“无意中听到”的对话吗? 有适用于不同线上媒体的不同伦理原则吗?
- 年龄和易受伤害性在线上仍然重要吗? 很难在媒体上核实身份,我们如何确定研究参与者的年龄或易受伤害性?

- 国界线是否会影响一个网络民族志研究者搜集资料和发表研究?

以上问题都很关键。它们的答案将帮助我们制定出适应性强的、直接的、程序性的网络民族志伦理指南。当然,与互联网本身一样,这些问题和可接受的协议仍在不断持续变化中。作为一个研究者,你有义务掌控与你的研究兴趣相关的主题,向同事和相关监管机构咨询之后确定正确的做法(如果是美国的学术界,则是伦理审查委员会)。

下一节中,本章将介绍理解网络民族志研究伦理的四个关键问题。第一,论及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如何看待线上社区,它是公共的空间或是私人的空间。第二,讨论知情同意问题。接下来一节将考察避免伤害文化成员的必要性。在第四节,你将学习展示来自于网络民族志研究参与者的资料的伦理复杂性。

随后本章讨论和描述四个一般性程序,以解决这些问题:①显示自己的身份,向相关成员告知你的研究;②征求恰当的许可;③在有必要时获得同意;④妥当地引用和感谢文化成员。尽管关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远不全面,本章将提供你所需要的主要观点和步骤,以帮助你合乎伦理地进行网络民族志研究,当你需要深入发掘地研究相关问题时,合乎伦理地处理引文和资料。

## 公共与私人谬误

大多数关于互联网研究伦理的争论关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计算机中介的互动,即确定它们究竟是发生在公共空间或私人空间。这一空间的隐喻在互联网上应用普遍,并且看起来实际上是人类认知的基础(Munt,2001)。理解互联网的另一个常见隐喻是,将互联网看作文本。回到互联网研究伦理这一主题,这些隐喻带着我们得出某些结论,并鼓励我们采用特定的流程。如果互联网是一个地点,那么它像公共空间吗?获取计算机中介沟通的内容,是否与转录公园里无意中听到的对话相类似?如果互联网是一个文本,那么使用计算机中介沟

通的内容,是否与引证或引用出版物的内容一样?

美国科学发展协会的报告讨论在互联网上研究人类对象的伦理和法律方面(Frankel and Siang,1999),提倡区分与互联网相关的公共和私人领域。其他人则认为,“从技术上说,并不存在这样的区别”(Bassett and O' Riordan,2002:243),而混合它们想要区分的对象则可以变得极其简单。我倾向于赞同巴西特和奥瑞沃丹(Bassett and O' Riordan,2002)的观点,只有特定类别的互联网体验可以用空间的术语进行描述。互联网经常被用作一种文字发布媒介,文化成员也充分意识到这一公共功能。

在仔细考察我们用来引导互联网研究的隐喻之后,许多著名学者总结,并非所有基于互联网的研究都从人类研究伦理准则中获益(如Bassett and O' Riordan,2002;Bruckman,2002,2006;Walther,2002)。管理我们伦理准则的模式需要有更加灵活的形式,用来分析和确认以空间和文本来理解计算机中介的沟通——也许可以采用其他更加准确和有用的隐喻。

根据联邦法规第45篇第46部保护人类个体(2009),该条文是美国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准则,指出对人类的研究即为了收集信息,而介入另一个人的生活或与另一个人互动;或者通过研究者记录信息的方式,一个人可以直接或间接被从中辨认出来。在网络民族志中,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在线上参与到社区成员中,因此确实符合人类研究的模式。所以这些参与互动更像是在特定范围的空间内发生的沟通,带有适度的对隐私的期待。

但是,根据联邦法规的定义,研究中使用的自发对话如果是从公开访问的空间获得的,那么就不属于对人类对象的研究。如果研究涉及搜集和分析已有的、公开获取的文件或记录,那么该研究可以得到人类研究对象的豁免。因此,网络民族志中大多数关于档案的、观察的研究都属于此类。

互联网研究的先驱者约瑟夫·沃尔瑟(Joseph Walther,2002)非常明白这种研究伦理对观察式的研究意味着什么。线上社区和文化的参与者并没有预料他们的话语会在社区之外被其他人看到;因此他们可能对于自己的交流内容在一个研究出版物中出现而感到愤怒。如

上文所述,当问及一些文化成员(在我的研究中只是一个少数群体),他们往往抗拒被囊括进研究中(另见 Badardjieva and Feenberg, 2001; King, 1996; McArthur, 2001)。

但是,重要的是认识到,任何人在使用互联网上能够公开进入的沟通系统时必须意识到,这些系统从根本上和从定义上,其机制就是为了存储、传递和检索评论。而一些参与者却期待隐私,这本身就是极大的误解(Walther, 2002: 207; 原文即有重点标记)。

如果研究者没有记录沟通者的身份,且如果研究者可以合法地和轻易地接触这些沟通或档案,那么分析线上社区或文化沟通或它们的档案就不是对人类对象的研究。以上都是重要的前提条件,表明对线上沟通的内容分析和主题分析在一些情况下可以被豁免。

这意味着,为了研究伦理的目标,我们可以将某些使用计算机中介的文化互动的行为类型视为与文本的使用相类似。雅各布森(Jacobsen, 1999)指出,在美国,记录任何书面信息或者相关文件都受到美国版权法的保护。但是,只要服从一些特定的限制,如引用长度、保护原始著作的引用,研究者就会被允许“合理使用”受版权保护的材料。因此在美国,一旦考虑研究目标,在其他情况下版权的限制性影响就会被豁免(Walther, 2002)。但是,多数这样的合理使用豁免情况在国际法律中并不起作用。那些没有合理使用法律的国家可能极大地妨碍研究者在美国之外进行网络民族志研究的能力。此外,研究者致力于使用商业网站查找公共资源也很可能受到法律的制约。建议研究者本人查找他们国家的相关法规。

互联网不仅是一个空间或一份文本;它既非公共亦非私人。它不是单一种类的社会互动,而是多元的:聊天、帖子、大流量博客上的评论、分享音频和视频片段、使用 VOIP 协议分享的电话对话。互联网是独特的,也唯有互联网如此。在我们的思考过程中,需要牢记住我们的主导隐喻。



## 赛博空间的同意

获得研究参与者的知情同意是进行合乎伦理的研究操作的基石。金(King, 1996)建议从线上研究的参与者那里获得额外的知情同意。沙夫(Sharf, 1999)同样强调要小心对待线上田野工作的伦理, 尽管这显而易见。然而, 正如弗兰克尔和祥(Frankel and Siang, 1999: 8)指出, “互联网沟通的匿名性和化名在减轻压力的同时, 也在逻辑上给知情同意的实施过程增加了难度”。

与传统的面对面方法如民族志、焦点小组或个人访谈不同, 网络民族志所使用的文化信息并不是特别地、私底下交给研究者的。这种方法具备独特的、非侵入式的特征, 这正是大多数网络民族志的吸引力和争议性的来源。如果网络民族志研究者被公众或官方发现, 以不负责任和无礼的方式行动, 他们可能会导致其他研究者很难进行研究——但这个趋势已经开始蔓延——甚至会引起法律制裁。

但是, 对档案信息的分析不能被视为是对人类对象的社会研究。但网络民族志往往比非侵入式观察和下载走得更远一些。网络民族志研究者是文化的参与者; 他们进行互动。正如沃尔瑟(Walther, 2002: 212-213)建议, “关注人类对象的多种社会研究涉及一些互动或介入, 也可能免于被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即可以被豁免于进一步的审查和监督), 因为研究对被研究者并没有伤害”。这些无害的研究类别包括: 研究的行为是典型的普通日常行为, 研究不包括收集回复资料相对应的身份信息。

在这些情况下, “默认同意”可能是合适的过程。在线上, 默认同意发生在研究的确认同意的相关信息以电子的、书面的形式提供给潜在的研究参与者。参与者可能通过同意继续参与研究表达他们的意愿, 经常是在网页上点击“接受”按钮和/或提供资料。尽管关于这种方法的问题已经被提出, 即如果不知道研究参与者的特征、理解力, 甚至是年龄, 这种方法是否有效, 但是沃尔瑟(Walther, 2002: 213)指出, 许多传统上被接受的方法如信件和电话调查同样也面对不确定的问题, 即人们的身份究竟是否如他们所称。事实上, 在面对面研究和评

判研究参与者的资格和理解之间并没有清晰的、无可争议的联系。

## 线上伤害

新的背景似乎使评论二分化,关于互联网研究伦理新背景的观点也不例外。“早期的线上资料匆忙地处理网上发现的内容,将它们当作可以毫限制地被下载、分析和引用(的内容),这种做法被伦理完美主义者所反对,也几乎使虚拟论坛的研究断了后路。”(Bakardjieva and Feenberg, 2001:233)面对面民族志中可能存在相同的伤害——揭示文化秘密,对文化成员的有害描述,对习俗的轻蔑处理——同样在网络民族志中存在。以往的方法论处理方式给网络民族志研究者提出了警告,仔细考虑隐私、机密、经费和同意的伦理问题(Kozinets, 2002a, 2006a)。

文化成员可能对研究使用他们的对话并保存下来带有强烈的情绪。沃尔瑟(Walther, 2002:215)认为,这些问题是我们仔细考虑和进一步讨论的重要理由,但是他提出,它们不能成为“阻碍科学设计和理论激发研究”的理由。有效使用线上社区资料的研究不同于商业机构的“垃圾信息”,尽管它们都可能被线上社区的成员视为侵入和介入。

那些关于线上社区成员或线上社区本身的(并非正面或奉承的)网络民族志又如何呢?比如有一个案例是关于嘻哈乐手线上社区的网络民族志,最后发现该社区同时还鼓励和培育非法毒品如海洛因和可卡因。

布鲁克曼(Bruckman, 2002:225;原文已标出重点)指出,“关于人类研究对象的法规并没有阻止我们伤害研究对象”。联邦法规中与伦理审查委员会标准有关的部分所批准的研究指出,应该减少研究参与者的风险,“研究对象所受的风险理应期待(如果有的话,研究对象)获益,知识的重要性即其理应期待的结果”(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2009)。因此,一种结果导向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哲学引导学术研究——而不是义务论的、起源于不伤害观念的哲学。苏珊·赫林(Susan Herring, 1996)指出,作为学者,我们所选用的研究方法或发布的研究结果并不仅限于取悦我们的研究参与者。在一个理想的情况

下,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将仔细评估揭示真相的公共利益,权衡它可能对研究对象造成的伤害”(Bruckman,2002:225)。

## 署名或不署名,这是一个问题

正如我们在前文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线上社区的参与者通过创造,对一个变化的、复杂的和公开获得的文本有所贡献。艾米·布鲁克曼(Amy Bruckman,2002,2006)可能是对这一现象进行最深入分析的技术学者,并起草了与该问题相关的实用研究伦理。有些相当中肯的要点。首先,文化成员可以,且往往尝试通过辨认研究对象来削弱研究的匿名性。布鲁克曼(Bruckman,2002:219-220)以朱利安·迪贝尔(Julian Dibbell,1998)的著作《我的微生活》为例,这是一本研究线上社区 LambdaMOO 的民族志。“这本书出版之后,Dibbell 研究的 LambdaMOO 的成员合作制作出一个表格,指出书中的人物具体是谁,并向所有感兴趣的人分享这个表格。”(Bruckman,2002:220)

第二,线上化名与真实姓名的功能完全一样,且应该被当作真实姓名来处理。

在一段时间里,个体经常使用同样的化名,并且在意这个化名的声誉。他们在取化名时,可能选择使用真实姓名的某部分或完整的真名,或者选择一些其他的个人细节,都具有相当的辨识度。他们还可能经常披露信息,可以让人联系到他们的化名和真名(Bruckman,2002:221;另见 Frankel and Siang,1999;Walther,2002)。

第三,在公共的搜索引擎中,通过全文检索可以找到直接引用的内容,对这一事实有一些防御的、可操作的解决办法。因此,可以有相对简单的方式将文化成员在研究出版物中的引文逐字输入到公共搜索引擎中,然后将引文与文化成员现用的假名联系起来(Kozinets,2002a,2006a)。如果这个假名被当作真名在使用,侵犯假名且由此产生的匿名便不可避免。

第四,有些例子表明,文化成员或文化领袖渴望工作上的声誉。举例来说,如果要引用一个知名博主(同时也是一个线上社区的成员),为什么网络民族志研究者不以她平时引用其他公共作家的方式来对待该博主呢?许多博主更希望他们的线上作品被适当地引用,正如该作品在书中或文章中被引用而获得声望。同样,难道我们不应该将一些信息发布者、把关人和社区成员看作“公众人物”吗,因为比起那些所谓的“注重隐私的个人”\*(这些人不寻求权力、影响力和关注),他们更少控制关于自己的信息(更强调他们的作品)。

第五,我们也许应该区别对待在聊天室中的对话记录,或在虚拟世界的活动和互动,或者其他同步的对话和互动;以及非同步的对话,它们更明显是为了大众和公共传播而发表。

最后,关于发表和未发表的老式的二元区分已经过时了。布鲁克曼(Bruckman)指出在互联网时代,发表是一个连续体:“互联网上大多数作品是‘半出版’状态。”(2002:227)。因此,我们建议,在网络民族志研究中将文化成员当作“业余的艺术家”对待:“在很多情况下,互联网上所有的用户创造的内容可以被看成各类业余的艺术和原著者。”(2002:229)

## 法律思考

托马斯·利平斯基(Tomas Lipinski)是法律学者、执业律师和教授,他发表了关于“使用邮件用户列表服务、讨论版、博客、聊天室和其他各种网络或基于互联网的帖子作为研究资料的民族志学者的协议”(2006:55;另见2008)。尽管他更倾向于观察和更少互动的方法,他的结论中大多数仍然适用于我在本书中提出的参与性更强的网络民族志。为了总结一系列复杂的主题,研究者从线上资源中收集线上社区的资料,然后在一些特定的线上空间“发表”该内容:如在线期刊,或者期刊的线上版,可以极大地避免来自侵权行为伤害的索赔。

如果研究在传统的印刷媒介中发表,利平斯基(Lipinski,2006)建

---

\* Private People,这里译为“注重隐私的个人”。——译者注

议,研究者应该谨慎地只报告真实的发现,不超出标准的研究规则。遵守规则的学者一般更不容易受到以下指控:侵犯他们的隐私,诽谤他们,伤害他们,或者以其他过失的方式行动。最后,因为学术研究的实践对于人类知识和公共政策如此重要,利平斯基(Lipinski, 2006)建议,法院应该将这种形式的研究与其他类别的调查和线上资料的使用区别开,比如市场研究。

“避免包含研究对象的姓名或假名,以及任何可能确认某个个体身份的信息”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应该被免于遭受侵犯隐私的指控。总之,利平斯基(Lipinski, 2006)建议,研究者避免通过文化成员的真实名字、线上假名或其他确认身份的信息来标识个体,该建议有时在实践中难以完成。然而,即便识别文化成员身份的情况发生了,因为线上论坛被合法地视作一个公共空间,这也应该免于侵犯隐私的指控。

本节提供了关于理解网络民族志研究伦理的四个重要议题的必要综述:关于私人对公共和文本对空间的隐喻,知情同意的实践,伤害和利益的后果论判断,以及引用和引文的假名复杂性。下一节中,我们将推荐一些过程和解决方案。尽管不是严格的规则或指示,但是这些指南有助于确立标准,使得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可以更好地进行有质量的网络民族志工作。指南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你必须明确自己的身份,清晰地告知(被研究者)你的研究中相关的构成成分。其次,你必须寻求适当的同意。再次,必须获得适当的同意。最后,你必须合理地引用和感谢文化成员。

将这些建议吸收到你的研究中意味着,在你的网络民族志的每个方面都要提高警觉。伦理不只是你研究中的一小节——不是你只需要在文末报告方法的章节中“添加”的一段说明,如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确认函。它无所不在地对你提出警告:你选择探索的研究问题,你研究的社区种类,你将使用的特定方法,你将要收集和不会收集的资料,你进入文化的方式,你将对社区成员提出的问题,你将会记录的田野笔记种类和你将进行的分析,以及你显著地改变最终报告的本质。因为线上沟通的持续性和可访问性,伦理涉及你决定进行网络民族志的最初阶段直到其最终的出版和扩散。

## 合乎伦理的网络民族志过程

### 认同和解释

合乎伦理的网络民族志的基础来自研究者和线上社区成员之间的诚实。与面对面的民族志一样,网络民族志研究者需要在任何研究互动中始终完全地展示他的/她的在场、归属机构和对线上社区成员的意图。很明显这伴随着研究进入以及随后的互动。

布鲁克曼(Bruckman, 2006)使用来自她的研究生班级线上社区的具体案例,该社区是为了展示合乎伦理地研究线上社区的步骤。她给学生的建议之一就是,公开地介绍自己为研究者。你在线上社区所做的事情必须毫无欺骗。强烈建议你把自己正在进行一项线上社区研究的事实明显地置于用户个人页面上。布鲁克曼班里的一些学生进行站内研究时,使用定制的3D形象“选择穿着白色实验室大褂”布鲁克曼(Bruckman, 2006: 89)。另一种可能是,穿着T恤或一个大纽扣声明自己的研究者状态,或者将其作为自己的化身,或者在签名档中说明。同样重要的是,研究者显示他或她的在场不应该打扰网站的正常活动。

即使在某些网站上,进行角色扮演、性别变换,以及其他类型的变换展示很正常,研究者在进行网络民族志时应以文化成员的身份适应环境,但当研究者展示自己时,还是被研究伦理的准则所严格限制。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进行身份欺骗。

当涉及要公开你的网络民族志的研究目的时,各种建议并不一致。对于多种研究而言,随着研究的发展可能意外地发现核心主题和理论观点。使用复杂的理论和只有博士生才能看懂的学术术语来描述你的研究会非常扫兴。指导原则是准确和概括地提供你的研究方向和焦点。不要说“我试图研究福柯的圆形监狱理论如何适用于母亲线上社区对新妈妈的行为管理”,而是“我对线上社区的隐私和自由感兴趣”。用准确的词语描述研究焦点和方向可以且应该成为将来讨论研究主题的最佳出发点。它甚至可以帮助你澄清主题,使得学术界外

的其他人容易进入。

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在研究中提供更多关于自己的细节解释会更好。因为向一个线上论坛持续发帖时提供这一信息,或者以一系列文本的形式上传到聊天室里可能会很烦人,我建议使用一个独立网页专门实现这个目的。理想的情况,这个网页将会托管在一个大学的官方网站(或者其他合法的研究实体)服务器上,可以链接到研究者的页面以及其他发表的著作上。正如第5章所描述,我已经发现专门的研究网页是一种很有用的向线上社区成员确认身份的方式,向社区成员告知我的研究,通过分享他们可能感兴趣的信息对社区作出贡献,并招募访谈参与者。

研究页面还是一种给线上社区和文化成员提供资料和报告的重要方式,以征求他们的评论。这种“成员检验”的过程可以成为获得更多内部反馈的有效方式,同时社区成员也给出另一种伦理检查,有更多机会可以提供他们的“自我表达的声音”(见 Kozinets, 2002a)。成员检验还可以有助于研究者和线上社区之间建立起持续的关系。在长期的研究项目,如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中,这种积极的和信任的关系从各个方面而言都是好事。

因此,从研究的开始到结束,好的网络民族志研究伦理指示研究者:①公开和准确地确认自己的身份,避免任何欺骗;②公开和准确地描述他们的研究目的,与社区成员互动;③提供关于他们研究焦点和兴趣的可访问的、相关的和准确的描述。最后,强烈建议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建立一个研究页面,主动提供身份认证,以及关于研究及其目的的详细解释,并且最终应该与线上社区成员分享初步的、中期的和最终的研究发现。

### 征求允许

尽管在一般意义上用私人或公共空间的观念理解互联网尚存争议,但是对有些特定类型的线上社区而言,对隐私的期待更明显。比如在 Usenet 上发现的公告栏和新闻群组具有悠久的历史。从他们的常见问题和对新人的关注来看,它们似乎深刻地意识到,它们是公共形式的对话,有可能影响广泛的、普通的大众。然而,还有许多网站要



求成员资格和注册登记。聊天室往往是此类典范。社交网站和虚拟世界也是如此。列表和邮件用户列表服务的排他性更强。如果有意在这些领域做研究,无疑需要获得允许。

在小站点服务器上的论坛,网站的开发者和/或管理员是合法的把关人,研究者应该在接触网站的其他用户之前与他们接触。对于大网站来说,比如在 Yahoo! 群组里的内容,一个群组的版主(而非 Yahoo! 的管理人员)可能是合适的把关人,研究者应该需要与他们联系。试图接触大型多人在线游戏(或 MMOG)的广大成员之前,公会或部落首领则是适于接触的把关人。然而,并非所有自称是线上社区把关人的人都名副其实。有时候,网络民族志研究者需要做一些侦查工作,以确定他们想要研究的网站有关的实际把关人,他们是谁,以及如何更好地接触他们。

### 使用商业网站进行网络民族志

我们知道,互联网是结合了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混合体。商业网站经常包含非常有趣和有用的资料,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经常本能地对它们感兴趣。比如尼尔森和奥特纳斯(Nelson and Otnes, 2005)进行一项网络民族志研究,关注一些专门帮助新娘设计婚礼的商业论坛。然而,为了研究使用商业网站相关的伦理问题却很少被考虑到。

在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中,艾伦、伯克和戴维斯(Allen, Burk and Davis, 2006: 609)指出:“目前研究者大量地从学术角度使用商业网站的资源。这种研究行为非常重要,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许多组织受到互联网的深刻影响。”然而,这些行动并非不受注意,商业网站开始使用不同的法律手段来限制个人获取线上内容的形式。法律倡议限制和惩罚那些侵犯商业网站内容相关的所有权的人,这种观点已经得到发展,学术研究也不能由此豁免(Allen et al., 2006: 609)。

商业网站在它们的“服务条款”或“使用条款”协议中明确可接受的和合法获取内容的方式,同时配合以网络服务器根目录下的 robot.txt 文件(更多细节见 Allen et al., 2006: 602-603)。实际上,许多受欢迎的、可能进行网络民族志研究的网站在它们的服务协议中都写入了限制性条款。

例如,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站 Facebook 的使用条款展示了极具限制性的协议。

网站内容的所有权;限制性许可。网站上的所有内容及通过服务器可以获得的内容,包括设计、文本、图表、图片、视频、信息、应用、软件、音乐、声音和其他文件,以及它们的选集和排列(即“网站内容”),都是公司、它的用户,以及它的授权者的所有产权,其中所有的权利都受到保护。如果没有获得公司事先的书面授权,所有的网站内容都不能以任何形式或以任何途径,整体或部分,被修改、模仿、扩散、设计、复制、发表、下载、擦除、展示、张贴、传播或出售,但上述条文不会应用在你自己合法张贴到网站上的用户内容(定义如下)……除了你自己的用户内容,你不能在互联网、内部或外部网站上传或再发布网站内容,不能将信息融合进其他数据库或重新编辑,其他任何使用网站内容都被严格禁止……如果没有获得公司事先的书面授权,任何在上述明确授权以外,对网站或网站内容的使用都被严格禁止,并将被终止使用许可。如此未授权的使用也可能侵犯相关法律,包括知识产权、商标法,以及适用的通信法规和法令。(Facebook 使用条款 2009, [www.facebook.com/terms.php](http://www.facebook.com/terms.php), 2009 年 2 月 1 日读取)

我们来简单地查看这对网络民族志意味着什么。该网站的所有内容——文本、图片、信息和其他文件,可能组成你的网络民族志的资料集——都是 Facebook 所有,并且该公司保留所有权利。这份合约严格且明确地禁止模仿、复制、下载和再发表这些资料,以上是你为了撰写和发表一份网络民族志可能需要做的事情。在此情况下,如果未经允许,未获得公司的事先书面授权,研究项目中任何其他对该网站内容的使用都被禁止,并且可能最终构成违法行为。同意 Facebook 的使用条款意味着你同意遵守该合同。

无独有偶,索尼影视网站的内容和相关论坛包含了大量资料,也可能引起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的兴趣,关注粉丝或受众研究,以及多种与消费文化和媒介消费有关的其他主题。例如,它包含蜘蛛人粉丝论坛和创意作品交易,《年轻和骚动不安的一族》和《我们的日子》的粉

丝公告栏,以及各种其他以媒体为中心的线上社区。然而,服务条款声明,一旦同意使用该社区,相关行为同样受限。

索尼影视娱乐有限公司授予你一种非排他的、不能转让的、有限的权利,去获取、使用和展示网站及其材料,只限于个人使用,前提是你必须完全遵从本服务条款……除了此处另外授权以外,在没有得到索尼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你不能以任何形式复制、表演、进行二次创作、再出版、上传、编辑、张贴、传播,或分发这个网站或其他有关索尼影视娱乐有限公司拥有的网站的材料(称为“网站材料”)。(索尼影视服务条款, [www.sonypictures.com/mobile/mazingo/terms\\_of\\_service.html](http://www.sonypictures.com/mobile/mazingo/terms_of_service.html), 2009年2月1日读取)

因为我们必须在进入这些网站服务器上的线上社区前同意这些条款,所以我们被这些公司的规则限制下行动。从以上案例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商业网站上进行网络民族志很可能有问题。那么这种情况可能避免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请思考以下案例。艾伦等人(Allen et al., 2006:607)特别指出:“(研究者)手动的、非自动的获取公开可获取的网页上(即使是属于公司)的信息,应该被接受,无需特别允许或行动。”即使网站可能没有明确地允许这类研究行为,这些研究行为对服务器的负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时这种为了研究有限地提取“符合正常网站的期待”(2006:607)。进一步而言,对服务条款的严格执行“实际上将会禁止学术界对商业网站的任何检视”(2006:607)。结合我们从利平斯基(Lpinski, 2006, 2008)那里所了解的美国的合理使用法规,并意识到学术研究对于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来说通常很重要,看来商业网站对网络民族志而言是可选项——如果,并且这个假设很重要,实际上有合理使用法规,且它们如同在美国一样运作。然而,研究者应该经常明智地向适用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咨询,如人类研究对象审查委员会或其他管理机构,一旦有疑问,需要向法律专家查询。

尽管艾伦等人(Allen et al., 2006:609)的文章和相关的建议更多是与自动化的线上资料收集研究相关,而不是针对网络民族志方法,

他们向试图研究商业网站上的社区或文化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推荐两个适用的和合适的程序。他们建议,通过向合适的群体、人群或个人发送信息,指出研究的目的是和范围,向公司告知研究正在进行。此外,他们建议研究者提供一份对研究活动的描述,最好是“一个描述研究活动的网页”(2006:611)。这两条建议与上一节中提供的建议相呼应。很显然,联合使用效果更佳,因为告知的沟通可能包含描述研究的网页链接——也可能是用来告知文化成员的同一个页面。这些提供信息和征求允许的观点自然地将我们引到下一个主题,即获得同意。

### 获得知情同意

正如在上一节已经指出,人类对象研究的伦理标准要求我们获得研究参与者适当的允许。但同时很明显的是,档案研究和下载已有的帖子并不能严格算作是针对人类对象的研究。只有互动或介入发生的情况才需要获得同意。在实际操作中,这些准则都要根据可能给研究对象带来的风险,以及辨认出参与者的可能性来调整。根据美国联邦法规,“如果研究并不会给研究对象带来超过最低程度的伤害风险,并且不牵涉任何在非研究情境下需要书面同意的程序”,研究者可以申请对知情同意文件的豁免(这并不是对同意本身的豁免)(保护人类研究对象,美国联邦法规第45篇,第46部(2000))。许多但并非所有的参与式网络民族志研究很可能属于这个最低伤害风险的类别,且没有非常规的程序。

总之,只要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在线上社区或文化中正常地互动,也就是说,只要她和其他成员一样在网站上互动,同时记下关于体验的田野笔记,则不需要为那些互动获得知情同意。当这些互动是一种不同时的、持久的沟通时,比如在电子公告栏发帖,那么这份材料可能需要根据下一节中直接引用的指示进行引用。如果是短暂的、同步的、实时的沟通媒介如聊天或游戏空间或虚拟世界中的对话,研究者不应该未经明确允许就记录那些互动。这是目前热烈讨论的议题:未经允许就记录实时互动(如聊天)是否合乎伦理,甚或是否合法(Bruckman 2006, Hudson and Bruckman, 2004)。为了引进其他观点,

布鲁克曼(Bruckman,2006:87)认为,在她的经验中,“线上访谈的价值有限”。聊天室的访谈一般只能展示非常单薄或肤浅的资料,在建构理论或理解时价值有限。然而,用电子邮件或电话式的连接如 Skype 进行线上访谈可以非常有价值。

访谈,不管是线上或线下的访谈,已明确地进入互动的领域,因此要求知情同意。我们必须提出三种程度的分化以继续推进。

(1)访谈中可能的参与者是成人吗?

(2)可能的研究参与成员属于易受伤害的人群吗?

(3)研究需要在某些方面考虑高于最低伤害的标准吗?

如果研究访谈的可能参与者不是成年人,而是易受伤害人群的成员,或者研究是高危的,那么传统的、用在面对面访谈或实验的同意表格在这里也适用。对于这个研究和这些群组而言,研究者最好能发送同意表格的电子版或者邮寄信件。然后参与者可以阅读和签署这个表格。可以要求他们通过邮寄信件或传真寄回表格,如果可能的话,发送一个合适的电子签名版。如果研究参与者是儿童,研究者还需要获得每个儿童的家长或监护人的手写同意表格。允许书还应该发送给儿童以获得他们的同意。这份表格需要以儿童在他们的年纪可以理解的程度来表达。

如果研究参与者是成年人,不是易受伤害人群的成员,研究也不是高风险,那么就可以由适当的管理机构,如伦理审查委员会或人类研究对象伦理委员会,来批准你使用线上同意表格。这个同意表格可以在网页上展示,有个按钮允许参与者可以简单地“点击接受”表格的条款。结合我的核准同意表格与布鲁克曼(Bruckman,2006)的有效案例和建议,我提出一个一般格式的线上同意表格,你可能想要进行修改以适应自己的研究和管理情况的特定需求。该同意表格详见本书末的附件1。

### 引用、匿名或信任研究参与者

在开始一项网络民族志之前,研究者和他们相关的监管机构应该决定是否要隐瞒研究对象的身份,如果要隐瞒,在什么程度上对他们进行保护。在匿名或感谢网络民族志研究参与者的贡献之间,你的目

标是公正地平衡互联网使用者的权利和你的研究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 (Bruckman, 2002, 2006; Hair and Clark, 2007; Walther, 2002)。引用或引文的伦理并非明确清晰。线上假名应该被当作真实名字 (比较 Langer and Beckman, 2005)。他们往往可以被跟踪到真名, 人们通常也很在乎他们假名的声誉。一个人可以简单地跟踪一段直接引文, 连接到它的原始帖子, 由此查到一个假名。事实上, 文化成员常常试图“确定”研究者命名的假名。最后, 互联网上大多数作品可以被认为是“半出版”状态, 且一些线上资料的创造者可能是公共人物。因此我们可能想要给研究中使用的线上资料的实际创造者应有的赞誉。

我们需要平衡以下伦理顾虑: ①有必要保护易受伤害的人类参与者, 他们可能由于研究的曝光而被置于风险之中; ②互联网上分享内容的可访问性和“半出版”特征; ③个人社区和文化成员由于他们的创造和知识成果获得赞誉的权利。在实际操作中, 做出姓名列表和隐藏身份都有问题。隐藏姓名会使赞誉无处投放。提供实际姓名意味着, 你有责任在作品中去除会带来的潜在伤害, 但同时保留在理论上有价值 and 洞见的信息。

首先, 我们必须确实理解风险和伤害的含义。对风险的定义应该与严格的伦理准则相关联。美国联邦法规第 45 篇定义了最低风险的含义, “在研究中潜在的伤害或不适的可能和程度, 不能超过日常生活中的正常接触, 或者常规物理或心理检查或检验的效果”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2009)。

有一些群体从本质上是易受伤害的。例如, 如果你研究违法的或成瘾的毒品使用社区、色情社区、婚外情网站、对严重疾病的支持群组, 以及其他非法的、污名化的或边缘化的群体, 这些群组不可能被理解为最低风险。

风险还取决于你的研究目的和最终结果。你可能研究一个股票经纪人的专门线上社区, 发现非法的动物进口项目是他们的交易中最盈利的事物之一。因此, 我们必须意识到, 身份确认的过程必须依照实际情况, 基于该网络民族志特定的关键主题、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进行逐个确定。如果该研究是低风险的, 如果他们需要, 可能适合给他们的作品提供“业余的艺术家”赞誉。在这个案例中, 研究者需要提

问“在我的研究中,你想要我列出你的假名、你的真名,两者皆是或者只选一个?”

如果是高风险的研究,不管提供姓名或假名都不适合。通常在研究伦理的案例中,参与者的风险程度应该与研究可能的收益相平衡。你可能还要考虑你的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是“公共人物”。在高风险的案例中,在开始与参与者互动之前,研究者应该解释研究的风险,以及研究参与者的工作不会得到赞誉的事实。重要的是,研究者和他们的监管机构应当作出决定,而非研究的参与者。关于该条建议的理由,参考伊丽莎白·里德(Elizabeth Reid, 1996)对虐待幸存者网站的研究将很有助益。在里德的研究中,一些参与者同意与她对话的前提条件是,他们会被重新命名。之后她写道,这是一个错误,最终让她的参与者处于风险之中;她应该是那个作决定的人,而不该是研究的参与者。

#### 四种程度的隐瞒

布鲁克曼(Bruckman, 2006: 229-230)建议四种不同程度的隐瞒,从“没有隐瞒”到“高度隐瞒”。她提供了很有用的建议,指出每个程度应该采用何种隐瞒。为了强调研究者的保护行为,而非参与者的状态,我选择用隐身的程度这一比喻。本节里四种程度的隐藏建议如下:不隐身、最小隐身、中度隐身和高度隐身。

提供不隐身的参与者意味着,在研究报告中使用研究参与者的线上假名或真实姓名。除非这个人是个公共人物,真实姓名只能在获得个人明确的纸面授权之后才能使用。使用真实姓名时,研究者应尊重个人的版权要求,而且确认该参与者就是作品的真实作者。使用真实姓名时,研究者必须小心地删除那些一旦公开就可能对个人产生伤害的资料。比如,如果一个备受瞩目的未成年漫画迷艺术家透露他创作作品时经常使用酒精,这就应该从研究内容中删除,即使这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如何参与这个线上漫画书粉丝社区。

在一个最小隐身的情况里,提供线上社区或其他群体的实际名字。线上假名、姓名和其他确认个人身份的方式都做了改动。使用直接的、逐字逐句的引用,即一个积极的个人可能使用这些引文来确认



研究的参与者;即社群的成员可能猜测谁被描述了。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的语境对于理论发展来说极其重要,以至于隐瞒可能有损于产生理解。在研究报告中,不应该包含任何可能伤害社区或个体参与者的细节。这样,缺乏匿名性由避免可能的伤害所平衡。第7章中展示的alt.coffee案例就采用了一种最小隐身的身份情境。我给出线上社区的名字,但是线上假名和姓名被改动了。这些理解主要是描述性的和指导性的,展示对社区或其引用成员的最小可能伤害。

提供一种中度隐身身份是一种让步的调整。这种程度的安全性比最小隐身情境下更高,但是比高度隐身情境少一些。每种情况可能不同,但可能包括最小和高度隐身情况的不同方面。比如社区可能有名字,但不使用真名、假名,或者不直接逐字引用。当研究对参与者或社区有极小或中等的风险;又或者鉴于研究知识的可能收益,对参与者和社区的风险被认为是可接受的,那么这种情况就可能有意义。假设这种情况下可能从理论发展中产生好处,要求包括社区名或者可能用来确认社区的信息。第5章中展示的进入社区的反面案例之一,就是使用中度的隐身身份策略以描述社区的帖文。因为那里给出的批评可能让发布信息的学生感到尴尬,所以他们的身份被隐藏了,用概况的词汇描述群体但不提供其名称,并且没有给出任何足够长,可以在搜索引擎中找到特定结果的直接引文。担心别人的难堪超出了使用这个实际案例的教育意义,并且这个理由已经足以使用它。

最后,高度隐身情境试图给研究参与者提供最大的安全性。在高度隐身情况下,线上社区及其网站都没有名字。所有的名字、假名和其他确认身份的细节都被改动了。如果搜索引擎可能将引文链接到个人的原始帖文,就不使用直接的精确引文。可能使用一些间接的、重写的原始帖文,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者检查这些重写或重述的内容,将它们输入搜索引擎中以确保它们不会指向原始帖文。另一种可能的做法是,从网上移除原始帖文的访问权——这种可能性仅仅存在于研究者拥有网站的控制权。如果原始帖文不能再被访问,那么直接引文就再也不能跟踪到参与者。然而,自动的线上存档网站让这种情况更加复杂,很难保证原始帖文无法访问;它很可能已经被第三方所存档(Hair and Clark, 2007),需要重申研究者在这一方面的严格审查。

在高度隐身的情况下,可能故意引入一些虚构的细节,这些细节并不改变论文的理论影响。例如,如果研究一个致力于极限运动的线上社区,一种极限运动可能被改成另一种以保护研究参与者的隐私。

高度隐身意味着,研究者尽其所能隐藏研究的参与者。它必须使任何人试图专门且全力地查找,都不可能确认研究中参与者的身份。在高度隐身的案例中,可能对研究参与者或者线上社区本身构成伤害的细节都可能被揭露。揭露可能有害的、破坏性的、难堪的、污名的,甚或非法的资料可能发生,因为参与者和社区如此小心地保持匿名。举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在一个线上儿童色情社区的研究中,研究者必须确保所有的身份信息都是匿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让调查线人通过一个代理服务器进行回复,擦除所有的IP地址,或者关闭IP记录,都可以提供更高的隐身程度,以确保研究参与者无法被连接到他们的真实姓名或身份——即使该研究者在法律上有义务这么做。

## 总 结

与其说本章给网络民族志实践过程中有关的复杂的伦理议题提供了一个“模板式的”解决方案,不如说我们展示了让你在研究中可以初步理解的相关议题,且选择一种明智的和合乎伦理的行动过程的相关信息、过程和资源。本章展示了四个困难的议题,是我们理解网络民族志研究伦理的关键:①线上社区究竟应该被当成公共空间或是私人空间来处理;②如何从线上社区成员获得知情同意;③避免伤害线上社区成员的必要性;④如何描述网络民族志研究参与者的相关资料。四个一般性的过程对应这些议题:①明确身份和告知;②征求允许;③获得同意;④引用和感谢。将这些建议吸收进你的研究中,意味着所作的决定将改变你的网络民族志的每个方面,从研究焦点到最终的展示——也正因为如此,伦理的关怀应该照亮本书中每个程序性章节的阅读和实践。随着本书的程序性章节告一段落,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回归讨论网络民族志研究的展示,并评估其质量。

### 重点阅读书目

- Bruckman, Amy (2002) 'Studying the Amateur Artist: a Perspective on Disguising Data Collected in Human Subjects Research on the Internet',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4: 217-31.
- Buchanan, Elizabeth (2004) *Readings in Virtual Research Ethics: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Hershey, PA: Idea Group.
- Johns, M., S.L. Chen and J. Hall (eds) (2003) *Online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Issues, and Ethics*. New York: Peter Lang.
- Lipinski, Tomas A. (2006) 'Emerging Tort Issues in the Coll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nternet-based Research Data', *Journal of Information Ethics*, Fall: 55-81.
- Walther, Joseph B. (2002) 'Research Ethics in Internet-Enabled Research: Human Subjects Issues and Methodological Myopia',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4: 205-16.



## 9

# 表达和评估

如果定性研究和民族志的评估标准不清楚,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混乱。在本章你将了解网络民族志展示或发表研究发现时面临的典型问题。推荐十条网络民族志质量的评估标准。

### 关键词

可靠性

民族志的权威性

民族志解释

实验民族志

实践

定性研究评估

反思性

共鸣性

可信度

有效性

dependability

ethnographic authority

ethnographic interpretation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praxis

qualitative research evaluation

reflexivity

resonance

trustworthiness

validity

## 标准、评估和网络民族志

网络民族志是一种特别的民族志。在互联网时代,它使用和包含不同的方法关注社区和文化的研究。定性的线上研究,如网络民族志,“对我们理解互联网十分关键,塑造我们理解互联网对文化的影响,以及文化对互联网的影响”(Baym, 2006: 79)。但是,简单地描述、叙述或整理人们的话语或行为离定性研究还有很远的距离。

优秀的定性研究的标准是什么? 它们得到的批评往往是模糊或不清晰,尤其是与定量研究那种看起来很清晰的评估标准相比时更是如此。尽管小于 0.05 的 P 值的相关性仍有(也应当)讨论的余地,但是人们普遍同意,这是评估许多实验和调查发现“显著”与否的约定。同样,为了获得普遍性的结论,基于大样本量、代表性抽样和正态分布的统计抽样原则也得到普遍认同。民族志学者、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和其他定性研究者并没有如此清晰的和可测量的评估标准。

一般情况下缺乏定性的标准,再加上新的领域如互联网研究,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问题。“(许多)任何互联网研究者都有这样的错觉,即他们是第一个发现某个线上现象的人(这种感觉太强烈,以致很多人从来不搜索已有的文献以确认情况是否属实)”(Baym, 2006: 80)。许多人还带着错觉进入这个领域,以为互联网或线上社区的研究是革命性的。在过去的十年里,这种情况令人厌烦,互联网研究及其关注的现象如此特别,以至于它要求一整套全新的规则。一个优秀的科学史专家会同意,在电力、铁路、电话、电视和大多数创新发生时,外行和学者都有同样的论述。但是,最终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我们的理论和技术往往可以解释新现象,不管它们是全球航空旅行或者是虚拟世界的数字化身。事实上,揭示过往事物的相似和差异之处——从理论上和本质上——通常是我们作为学者和学术思考者的目标。

文化取向的互联网研究仍然崭新,因此,在这类新兴领域中,由于没有共识,其标准有待逐渐形成。再加上这个事实:我们无法简要地表达“定性研究”或“民族志”——甚或“网络民族志”——不管是作为一种方法或者一系列行动。它不仅包含许多不同的技术和研究实践,

还包括许多不同的学派。并且每个学派、方法和工具箱都体现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里,包括它们的期刊、主要的发展中心、有影响力的学者等。因此,鉴于此情况,并没有成套的标准可以用在每个研究语境下。尽管相较于优秀的民族志或普遍的定性研究的标准,它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本章试图提供一些对评估标准的简要回顾,可能对网络民族志研究者有帮助。即使学者们不同意或想要提出新的建议(在科学里这通常是有益的和有用的做法),清晰地陈述期待和标准可能是很好的开始。

南希·贝姆(Nancy Baym)提出,大多数定性的互联网研究普遍质量低下,并分析了五个文化取向的互联网研究案例,然后总结道:

相对而言,它们至少都有六个优点:它们都扎根于理论和资料,它们展示出准确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它们使用多种策略来获取资料,它们考虑参与者的视角,它们意识到研究过程,并对研究过程进行自我反思,它们还考虑到互联网及其所处的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Baym,2006:82)

这些都是优秀的标准,也是进一步讨论的坚实基础。

十几年里我一直思考、推测和撰写关于定性研究、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的可接受的标准。尽管本章在说出这些标准的时候,有把定性研究和网络民族志本质化的倾向,但是我在提出这些标准时有所保留:它们必须根据需要来应用。它们并非都是必要的,甚至并非都可能。研究者可以根据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方法、他们的田野、他们的出版物或报告形式,挑出和选择那些最适用的。

以此为指导方向,接下来几节提供十个清晰的、可执行的,却不完美的标准来引导研究者。为了能够充分地给设定标准打下基础,下一节从对民族志的评估特征进行历史反思开始。标准的综合方面即与这些历史传统相关。随后附上一些解释和发展,给出网络民族志的十个新评估标准。

## 改变时刻和发展标准:民族志调查的简史和标准

为了理解和形成网络民族志的评估标准,我们首先需要理解民族



志标志性的、不同的历史标准。邓金和林肯(Denzin and Lincoln, 2005)将21世纪的民族志历史分成八个相互分开同时又相互交叉的历史“时刻”。至今,它们都是继续影响我们实践的时期和阶段。首先是传统时期,从20世纪初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四个“人类学经典原则”为特征:客观主义、殖民主义的共谋、社会生活被固定的仪式和习俗所塑造、民族志是文化的纪念碑(Denzin and Lincoln, 1994)。从这个时期开始,我们获得民族志田野工作的许多方法论习惯,比如沉浸到田野地点中,学习和使用地区方言,以及从文化成员那里收集故事和传统的面对面资料。此外,我们还学会通过田野工作的意识、内含和细节来评价民族志文本的质量。

下一个阶段是现代主义时期或黄金年代,从战后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基于传统时期的著作,试图使定性方法规范化并定义具有普世价值的术语,基于后者以评价民族志的严格程度。这些评估术语利用实证主义或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观念的有效发展,并且因此经常被认为是后实证主义的标准。大多数努力都是为了创立可测量的、彻底的范式和方法变革。然而,试图让民族志更科学化大面积实验是一种错误。从这个明显的错误中醒来后,紧接着发现方法的一种重生。

模糊类型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持续到1986年,以定性研究中使用大量涌现的不同范式、理论、方法和策略为特征。包括阐释学、符号互动主义、现象学、民族志方法论、批判(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理论、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女性主义、新实证主义、解构主义、民族范式,以及历史学的、生物学的、拟剧论的和文献学的方法。许多方法都从人文学科发展而来。在这个时期,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1973)提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了。重要的认识论和解释主义方法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解释主义是这样—一个学派,它致力于从生活者本身的视角来理解复杂世界的生活经验,这是一种现象学的视角(Schwandt, 1994)。解释主义人类学背后的标准(Denzin, 1997; Geertz, 1973)偏好扎根的意义,丰富的细节或深描,并在理解文化时使用阅读和解释一种复杂文本的隐喻。

表现主义危机的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持续到90年代。这个时期的标志是意义深远的割裂,伴随着一些有影响力的文

本的扩散,颠覆了民族志的表现性(例如 Clifford and Marcus, 1986),经由它们,民族志作为传统实践的合法性和民族志的惯例标准得以应用。正如邓金和林肯(Denzin and Lincoln, 2005:3)指出:“在这里,研究者挣扎于如何确定他们自身和他们的主体在反思性文本中的位置。”在这个时期,民族志的文本元素得到强调,民族志的事业方向得到普遍认可,即不仅包含田野工作的透明执行和文化学习,还包括其所承载的书写和陈述的政治。后现代时期从 1990 年持续到 1995 年,是对危机的批判式回应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时期以民族志的新形式和新标准的实验为特征,试图使民族志表述更加“唤起回忆、道德、批判、基于地方性理解”(Denzin and Lincoln, 2005:3)。

第七个时期,后实验探索时期从 1995 年持续到 2000 年,并继续改善和发展以回应危机。这个时期给民族志文本的评估带来一种成熟精巧的研究选择以及更高程度的社会认识。第八个时期是当前的方法论竞争,这是充满方法论和认识论大量差异及张力、冲突和整顿的时代,探索实践在控制下遵守“保守的和新自由主义的程序及(政治和相关政策)制度”(Denzin and Lincoln, 2005:1116)。第八和第九个时期(我们断裂的未来,或者说当下和不久的将来),据邓金和林肯(Denzin and Lincoln, 2005:1117)所述,定性研究将主要关注四个重要议题:①重新将社会科学和社会目标相连接;②开创出本土的社会科学以符合本土人士的地方需求;③使学术非殖民化;④适应剧烈变化的西方社会科学和科学家背景。

我们可以使用这八个或九个时期来理解网络民族志所需要的观念发展。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已经看到不同的方向强调民族志描述的严格方法论,现象学的理解,文学的参与,包含后实证主义的准效度标准,解释主义的深描,反思性,道德和批判的观念,等等。与各种断裂、危机和分裂产生的挑战进行斗争,要求民族志学者发展出技术灵活性,向实验开放,同时越发强调对社会意识和贡献的更广义的认识。尽管这些因素并非适用于每个领域,也不能适用于每份民族志或网络民族志,但是他们广泛流传且被普遍接受,意味着定性研究学者至少应该了解它们。

## 发展网络民族志的准则

我们可以考虑评价定性研究有四个基本的角度: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后现代和后结构(Denzin and Lincoln, 1994:479-480; 2005)。实证主义的角度指出一组标准——比如内在效度和外在效度的规范的心理测量标准——应该被应用于所有的科学研究领域,包括定性和定量。后实证主义的角度指出,一系列定性研究的特定标准需要得到发展和应用。这些标准可以强调定性研究的理论生成、经验基础、普适性、反思性或它的原创性和批判取向(见案例 Guba and Lincoln, 1989)。第三个角度,后现代角度指出“定性研究的性质意味着,没有标准可用来判断它的作品”(Hammersley, 1992:58)。哈里·沃尔科特(Harry Wolcott, 1990)从这个角度出发,坚持效度这个概念从根本上说是荒谬的。他提出,效度这个术语在一个领域中已经被过度阐释,因此当它再被分配到其他领域时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在定量研究中,效度具有一系列相应的技术微定义,但是在定性研究中,效度则涉及描述和解释。

最后,后结构的角度指出一系列全新的标准,不同于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传统,需要基于考虑定性研究工作的特征来建构,强调实用的和主观的标准如主观理解、同情心、感觉和情绪性。女性主义学者、文化研究、种族研究、酷儿研究和批判理论等学派强调相应的元素。基于后结构角度的标准经常强调不同的成分、解释社区或研究的读者(Altheide and Johnson, 1994:488), (它们)令人信服地指出,评估标准随着读者而变化。尽管评估和标准最终是社会建构的,由舆论所驱动,关系到合法性并因此牵涉权力的运作,但是它们具有价值且很难消弭。

接下来的一节,本章基于这些已有的标准,发展出一系列网络民族志的质量标准。它包括的标准与四个评估角度相协调: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后现代和后结构。标准的基础从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角度开始形成。由于外在“效度”所关注的事在自然主义探索如网络民族志这里并不成问题,后者是连贯的和内在一致的,代表了类

似于实证主义观念中的“内在效度”。在后实证主义相关的标准之中：网络民族志方法表现在，在作品中坚持和精确地引用相关的理论知识和领域，资料与理论令人信服地相连接，那些理论发展或描述代表了我们的知识，以及对社区、文化或相关现象的理解一种清晰的发展。

下一组标准从后现代学派发展而来。尽管这些后危机和后实验的标准辨认出网络民族志表达的建构属性，但是它们所关注的标准更强调表述能够提供给读者的情绪连接及陈述的生动质量。最后三条标准实际上结合了后实证主义、后现代和后结构关注的问题：强调文本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务实地关注社会问题，以及网络民族志特有的关注线上和线下社会世界的交织。十个评估标准及对应的简要定义在表 9.1 中展示，接下来几节将详细描述每一条标准。

表 9.1 网络民族志标准

标准名称	定义(某种程度)
一致性	各个不同的解释内部没有矛盾,并呈现出统一的模式
严密性	文本承认并坚持网络民族志研究的程序性标准
文献性	文本确认并了解相关的文献和研究方向
扎根性	理论表达被资料支持,资料 and 理论之间的联系清晰且令人信服
创新性	构造、观念、框架和陈述形式给理解系统、结构、体验或行动提供了新的和创造性的方式
共鸣性	得到对文化现象个人化的和感性的联系
逼真性	获得一种对文化和公共接触的可靠的和生动的感觉
反思性	文本承认研究者的角色,同时向其他的解释开放
实践性	文本给社会行动以启发和赋权
混合性	(网络民族志的)陈述考虑到社会互动的各种相互连接的形式——线上和线下——在文化成员的日常生活经验中,也在他们自己的陈述中

一些标准——例如一致性和灵活性——可能彼此互斥。这些矛盾意味着，现成的解决方案不太可能存在且可能毫无价值。它们邀请

网络民族志研究者以专注和有方向的形式进行探索和努力,以发现他们自己的道路。每个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将会在与问题搏斗的过程中成长为学者,钻进她们自己的哲学基础中,对她们所接触的多种领域获得历时性的认识,并尝试使用手工的、简陋的、临时的方法铸造成一个笨重的和粗糙的工艺品,让她从开始到发现再回到田野。不同研究者的哲学和标准需要有所区分、改进,甚至变化。建立起你自己的渠道,为你的演出搭建舞台,评估你自己的标准。

## 评估和鼓励网络民族志质量的十个准则

“现实主义者”的民族志基于这样的假设,一个客观的现实社会世界可以被文本准确地抓取并传递给读者(Van Maanen, 1988)。民族志中的这种观点所体现出来的表现主义问题并不会简单地消失,也不会被轻松地解决。关注文本的有效性、真实性和确定性将持续不断地面对这样的张力:与确定知识的对话,所有文本都处于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语境中。明智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将意识到,需要在文本中平衡这些张力。谢天谢地,我们已经有一些这类作品的优秀典范,如贝姆(Baym, 1999)、海恩(Hine, 2000)、马卡姆(Markham, 1998),以及许多在本书中引用的其他网络民族志研究者。

直到最近,实在论和后实证主义的评价标准将文化和社会研究与更大量的、由客观主义所启发的科学研究联系在一起。表现主义的危机之后,很多这类实在论取向受到质疑。然而,在后危机时代,之前一些适应性更强的标准继续存在,受到更多审视,并且被人类学家所重申(案例见 Fox, 1991)。

在面对表现主义的危机的冲击之后,这些新的标准保留下来成为现实主义的标准。阿特金森(Atkinson, 1992: 51)认为,持有“文本之上无他物”这种极端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这种观点“屈从于科学和修辞错误的分离。歌颂科学忽视修辞是错误的。简单地强调另一者是同样的错误”。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不只是相对主义的尝试——它们直接否认了有最终所指存在的可能性。因此,第一组标准向确立现实主义原则的表面“客观的”科学表达敬意。

## 一致性

第一个标准是一致性,定义为在网络民族志中,可辨认的不同解释内部并没有矛盾,且呈现出同一模式的程度。对一份解释性的研究重要的是,它可以给读者提供一种“概念格式塔”,允许读者“将一系列定性资料看作连贯的模式或格式塔”(Tompson,1990)。这类研究的一个优秀案例是阿尔·穆尼兹和霍普·肖对 Apple Newton 线上社区做的网络民族志。在网络民族志中,研究者发现深入的品牌意义的动机与品牌和社区相伴,包括创造神话,定义斯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贬低比尔·盖茨(Bill Gates),奇迹般行为的传说,品牌生存故事,以及即将发生的复活谣言。他们的综合分析指出,这些主题之所以被展示,是因为社区和神话的宗教故事演绎之间具有持久的人类连接(Muniz and Schau,2005)。观察和其他收集到的网络民族志资料被整合进一致的模式中,重要的论述摆脱了内部矛盾。

一致性使得不同社会理解的陈述成为可以证伪的理论陈述,前者是后者的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从这个角度而言,内在矛盾是令人不快的,因为它们破坏了网络民族志文本的说服力,而统一一致的解释则增强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当一种解释包含这些情况,重要的是它们——且很可能这才是根本现象——可以被检验,且决心对它们所解释的现象提供进一步的洞察。这种努力摆脱条件限制以达到个人的解释,一旦看起来在内部合理地完成了,即是以下方法和理论的基础:扎根理论和比较方法(Glaser and Strauss,1967),负面案例分析(Lincoln and Guba,1985b),以及阐释学循环(见 Arnold and Fishcer,1994),如本书第7章所描述。

“可信度”的判断基于解释被建构的程度:避免内在矛盾和资料的矛盾,或者一种解释“消除不稳定性,而非社会现象的内在不稳定性”的程度(Wallendorf and Belk,1989:70;Lincoln and Guba,1985b)。这些观念与顾巴和林肯(Guba and Lincoln,1989)\*提出的一组“修辞”标准有关,包括一致性、结构统一和清晰。

\* 本书中文版《定性研究手册》已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

## 严密性

严密性是文本确认和遵从网络民族志研究标准的程度。严密性意味着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已经完成他的(或她的)方法论作业。这意味着,他或她理解为了进行网络民族志有哪些要求,遵守进入、资料收集、分析和解释、研究伦理和自我陈述的规定原则。如果我们同意萨利·杰克逊(Sally Jackson, 1986)的说法,即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是论证的形式,而不是指引我们走向真理的路标,那么这就表示你正在遵循对的方法,也表示你已经在理论的台面上获得位置,并且准备好作出实质性的对话贡献。

进入的策略必须仔细规划,向读者叙述时应该巧妙地将他们纳入研究问题、田野选择和理论结论中。必须严格地收集资料,而非偏颇地选择。例如,如果一份网络民族志想要概况所有互联网使用者的普遍宗教取向,只呈现某个特定的教會的线上社区就是不充分的。网络民族志发现必须以敏锐的目光审视资料收集的方式,以及它们可以在当前的归纳原则下被合理地、合乎逻辑地解释。调查和观察的时间周期也与发现密切相关。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如果只是在圣诞假期对一个新的虚拟世界岛屿进行两周的研究,不能进一步断言在第二人生“通常”发生什么。网络民族志与民族志相同,有质量的评价经常基于文本反映出文化沉浸、延长的参与、内化和差异意识。总之,有质量的网络民族志必须不断地展示它对网络民族志广泛被接受的标准的熟识。

正如比利(Beaulieu, 2004: 159)已经指出,“一些知名的人类学家往往……不鼓励学生进行主要田野地点‘在线上的’项目”。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 1997: 190)叙述一项基于互联网对一群被放逐的阿富汗人的观察(“潜水”)研究,提问“在这些新的情况里,经典的人类学实践还剩下什么?旅行、界限、同住、互动、内在和外在这些观念定义了田野及恰当的田野工作,在当前的人类学中,这些观念如何被挑战和修订?”随着标准被确定,网络民族志研究者抓住基本的问题,进行新的研究,这些重要问题的答案也得到澄清。



## 文献性

不可否认,知识是一项累积的事业,莫基于历史的基础。在任何研究事业中,最重要的起步是全面地回顾相关领域过去的学术文献。全面、细致地进行文献检索往往会增加可信度和洞察力。

因此,文献性的标准被定义为,网络民族志文本确认并了解相关问题的文献和研究方向的程度。更具体而言,研究应该连结该领域的核心主题、问题和讨论。全面地理解一个领域或某个相关主题的构造、议题、框架、问题和有争议的话题,这是一个人与某个学术社区进行有意义沟通的核心标志。因为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相信知识的累积结构,对于定性研究来说,确认和具体地识别学术传统和文献显得很重要。

事实上,正如第2章和第5章所描述,达到这个标准可能变得更加困难,对线上社区和文化互联网现象的研究散布于范围广阔的学派、期刊、会议论文集和工作论文中。然而,来自任何条件良好大学的好的搜索引擎和线上参考文献搜索可以展示全新的可能。为了扩展某个领域的范围,超出个人自己的领域并投入跨学科的文献搜索可以获得宝贵的结果,并将结果仔细地建构进网络民族志中。多学科的领域如互联网研究或消费文化理论,恰如给知识探索的过程异花授粉,这种现象很普遍,也随之获得更多洞见。

## 扎根性

第四个标准是扎根性,定义为能达到以下状态的程度:①理论表述被资料所支持的程度;②资料 and 理论之间连结的清晰程度和令人信服的程度。扎根性不仅展示了实证的精确程度,而且提供了充分的和相关的证据,以支持网络民族志在理论上的贡献。

如果假设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立场,我们可以认为,共享的意义和意义系统是可知的现象,尽管我们从来不可能完全了解它们。文化知识必须扎根于以下认识:该文化细节的田野知识,以及田野工作所生成的资料。扎根性的标准基于评估定性证据的充分性,以及读者可以在何种程度上确定研究和理论表述扎根于网络民族志资料(见

Spiggle, 1994:501)。同样,它与后实证主义标准的可验证性和可靠性相关(Lincoln and Guba, 1985b; Wallendorf and Belk, 1989)。因此,高质量的网络民族志将提供关于文化成员语言的深刻认识,并且经常从线上文本和文件中进行逐字引用。好的民族志给它们的读者提供这样的感觉,他们去异地旅行,并通过面对面的互动认识和理解一群人。同样,好的网络民族志提供给读者这样的感觉:他们与一群人联系,并通过线上互动理解他们。

### 创新性

一旦对相关主题或领域过去的文献和理论完成了深刻的回顾,有质量的研究将基于此进一步努力扩展已有的知识,并创造以往未发现的内容。这样的贡献可大可小,但学科范围内传统的方法需要更新。

创新的标准因此被定义为:在何种程度上,网络民族志的构造、观念、框架和陈述形式给理解系统、结构、体验或行动提供了新的和创造性的方式。关于线上文化和社区的创新观念很可能对未来的研究有帮助,如果它们与文献中的问题和背景相关。在极端情况下,创新是最根本的标准,深刻的范式变革使得读者以全新和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世界。

对创新而言,最重要的是创造的角色,甚至是网络民族志形式及其陈述的艺术性。在最好的网络民族志里,写作的质量不仅用来展示在研究发现中提出的新知识,而且还包括一种启发,新鲜和生动的书写风格。体现这种新颖的、启发式风格的好案例是布伦达·达内(Brenda Danet)的著作《赛博扮演》(2001),它结合了生动的图像、诗歌般的精神和丰富的解释,创造出线上社区互动的迷人写照。随着技术进步,我们几乎拥有无限的工具可以原创出全新的案例,关于互动的、想象的、超链接的、动态的网络民族志,并将它们发布于网上——可能是出版著作和科学期刊的补充版本。

### 共鸣性

进行关于其他人类的书写时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以维持,如果可能的话增强我们彼此的理解,而不是将文化的“他者”当作没有生命的

典型,用物化的和垂死的语言来描写。共鸣性要求网络民族志给读者传递这样的感觉:与其所研究的线上社区或文化现象具有一种个人化的和感性的联系。这个作品是否有启发性且唤起共鸣?它是否让读者对他人关心的事和生活方式动容?是否传递一种现象学的洞察力,让人得到一种更为个人的理解或同情?

为了解释共鸣的概念,维坎(Wikan)引用了他研究的巴厘岛(Balinese)村庄里的“教授诗人”的话:

这培养了同理心或同情心。如果没有共鸣,也就不会有理解,不会有赞赏。但是共鸣要求你(同时他用哀求的目光看着我)同时去思考和感觉。实际上,感觉是更根本的,因为如果没有感觉我们仍在幻想中纠缠。(1992:463)

民族志,扩展而言,网络民族志事业也致力于超越我们自己虚幻的分类,理解我们所关注的社区和文化的分类:“瓦解,因此超越自我/他人的二分类别:从他人处寻找到自己,从自我处发现他人!”(Fernandez,1994:155)。这个主题渗透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文献直到民族志。

当网络民族志阐述关于某文化的新认识时——比如一个线上社区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深入而重要的角色——且当它让该文化中不熟悉的方面看起来更亲切了,它就具有感性、个人化和启发性。当一个网络民族志故事触碰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时,通过让原本对我们而言贴近和舒适的事物变得遥远和离奇,它就会唤起回忆和共鸣。例如,玛奇和奥康纳(Madge and O'Connor,2006)关于社会地位较高的、精通技术的、白人同性恋、初为人母人群的网络民族志,将我们带入恐惧和保守的极限、释放的希望和有限的担忧的世界,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注意文化成员的感性生活。特别是女性主义学者总结,在研究中,情绪的评价标准很重要,直接关系到共鸣性。范·马楠(Van Maanen,1988)和埃利斯(Ellis,1991)都指出情绪在田野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应更清晰地融入民族志写作中。

网络民族志可以且应该同时关注文化成员和研究者的非理智的、非言说的、情绪的生活。把记录情绪放在田野笔记和文化互动的显著

位置,不要用理智取代感觉,并且不要强迫一种有秩序的和“客观的”分类规划置于生动的文化体验之上,就可以得到枯燥的陈述所缺乏的更高的真实性。不管是试图通过一种访谈技术如“创意访谈”(Douglas, 1985; 另见 Gubrium and Holstein, 2001), 通过努力传递个体社区成员的情绪化声调, 或者通过试图传达内省式的观察和感觉到的情绪, 共鸣都来源于陈述的情绪化沃土。

### 逼真性

在表现危机之后的时期里,逼真性经常被指出是一个重要的——有时还是唯一的——确认文本质量的标准。简单而言,逼真性指文本能够再现、模仿,以及映射出“真实”的能力。因为民族志的后危机阶段对表述的重视,看起来真实的重要性被反复强调。

在某种层面上,为了激起真实的感觉,网络民族志的表述必须是有说服力的、可信的、令人信服的和可信任的。在另一个层面,逼真性描述了文本与客观真实世界的关系,也就变得无法与前文所述的扎根性的现实主义标准区分开。在其最复杂的“超现实主义”层面,逼真性指文本交感驱动的认识论效度标准。因此,一份网络民族志文本通过由相关学者共同体当前广泛接受的类似样本来建立逼真性。因此,逼真性被定义为能够达到可信的和生动的文化和公共联系的程度。读者应该通过阅读和体验来感受网络民族志,尽管他们可能已经实际接触过社区、文化及其成员们。

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1981)对“复调”小说的分析与此相关。在复调小说中,在多元对话的环境里不同的对话主体各抒己见,文本的乌托邦通过众生喧哗得以实现。这个术语应用于文化人类学时,指的是对文化世界或语言完整的、总体的、整齐的总结和解释已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文化作为多元的,且有不同派系但又相互联系的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开放的、创造性的对话——而这种描述非常符合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情况。

逼真性另一个较不极端的版本由简单的对话展示到达。多种网络民族志已经通过访谈,或者两个个体之间的对话来展示民族志的对话式过程(如 Cherny, 1999; Markham, 1998; 另见 范·马楠(Van

Maanen, 1988)“一起讲神话”)。正如阐释学,一种新的现实经由研究者和消息提供者“视角的融合”所建构,其中“文本化的”他人世界被撕裂或被打开,进行不同视角的生动交织。一些实验的民族志已经通过与社区内部成员分享编辑、书写和解释的政治权力,提出它们对共鸣问题的担忧。在实践中,这可以是一种虽然困难但值得的付出。维基百科的形式有极大的可能性被用来进行网络民族志文本的共同建构。例如,冒着被认为是另一个新词的风险,可能存在“维基网络民族志”,文化成员和一组研究者使用线上维基百科的形式共同描述、画像和理解一个文化。作为维基百科的一种,网络民族志可以是一个持续的项目,可以被任何人所编辑。创新的网络民族志可能很快使用类似的工具进行写作。

### 反思性

危机后民族志的关键标准即是公开处理反思性主题。这个标准同样很好地应用于网络民族志。反思性的意义之一是,科学研究者是她试图理解和描述的背景、语境和文化的一部分。在 20 世纪 70 年代,许多开拓性的关于反思性的分析由符号互动论主义者、民族方法论学家和现象学家所发表(Jorgensen, 1989),最近由后结构和后现象学者发表。普恩迄(Punch, 1986)谈到“清理干净”的研究文件,向读者揭示这样的内容:进入和离开田野的问题;在田野以及研究中充当的角色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在田野工作中获得的理解中冲突、模糊和阴暗的一面。

因此反思性是网络民族志文本承认研究者的角色,同时向其他的解释开放的程度。网络民族志的作者再也不能隐藏在计算机屏幕背后,相比而言,传统的民族志学者可以隐藏在他们自己的文化陈述中。如同参与观察者一样,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扮演角色,在田野笔记和线上互动中留下身影。正如本书中许多案例所指出的,因为线上社区和文化往往拒绝被研究,网络民族志世界中一些最有趣的事件发生在研究者和文化成员之间的张力。随着网络民族志文本反思这些时刻,也确立它关于文化成员的洞察力和权威。

与研究者出现在网络民族志文本中相应的是,也向其他人的出现

开放。在后危机时代的人类学写作中,那种权威的、完整的、单一的、统一声音的作者越来越受到质疑。克利福德(Clifford, 1988:22)将这个危机与民族志的权威联系起来——使用单一的、不容置疑的声音来描述一个“他者”的“文化”——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十年里,殖民主义权力被瓦解和重新分配,随后波及到人类学道德危机。

在这个脉络里,有效地融合后结构主义的观点被设计出来作为备选形式。拉德(Lather, 1993)的研究对此感兴趣,涉及反思、反讽、新实用主义和根茎效度概念。反思效度是指一个文本自我破坏的尝试,即挑战自己的效度主张。反讽效度指的是,提出对真实的多种表述和模仿,揭示每一种的长处和限制,并指出没有哪一种表述优于其他。新实用主义效度将解除契约、异质性和对话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动摇作者对真理和知识的控制角色。这种接触契约和多元声音的方向自然地过渡到现实社区众生喧哗的环境。反思性提醒我们不要在分析和研究的表述中试图缓解冲突和差异,而要准确地传递它们。

我们可以区分相对“开放的”和相对“封闭的”网络民族志文本。如果该文本整齐地展示一个封闭的论点,缝合所有可能的结果,并描绘一种最终的事实而不容读者任何积极的反对,那么,这就是一份相对封闭的文本。相反,如果一份网络民族志在展示事实和发现时伴随着基本原理和争论,并引出特定的结论,就是开放的文本。开放的文本允许甚至鼓励积极的、批评的、回应的读者群体。实际上,互联网可能正在改变我们思考文本的方式,成为开放的模式,在那里文本一直向批评开放,它们的主张受到质疑,它们的结论得到评论。反思性的标准基于一种成熟的回应,认识到在田野工作的实践和分析过程中,需要承认研究者自己的角色,描绘多种声音和观点,并欢迎其他的解释。

### 实践性

解放、赋权、提高意识的能力以激发社会行动是民族志质量的另一个标准。顾巴和林肯(Guba and Lincoln, 1989)对“真实性”的评估引出了新标准:

- 公平性:公平地对待研究参与者的能力。

- 本体论真实:研究有能力扩展个人建构。
- 教育的真实:能够导致促进对他人建构的理解。
- 催化剂真实:能够刺激行动。
- 策略的真实:能够给行动赋权。

顾巴和林肯(Guba and Lincoln, 1989)指出,这些标准覆盖和超出了与批判理论传统研究相关的标准(另见 Lather, 2001; Murray and Ozanne, 1991; Tacchi et al., 2004)。

实践性所追求的——让社会变得更好的实践行动——将有质量的学术评价引向批判理论和女性主义学派。马库斯和费希尔(Marcus and Fischer, 1986)令人信服地提出,民族志探索的潜在主题一直都是使用我们对他人的理解进行“文化批判”,后者的核心是社会批判。在更广义多元的语境中,研究促进和影响社会改良的能力越来越成为研究质量的标志。“评价标准将会逐渐成为……道德的、实践的、审美的、政治的和个人的问题——其成果即以解放的、参与的视角表达一种人类环境及其改良”(Denzin, 1994:501)。拉德(Lather, 1993, 2001)称其为“催化剂真实”,研究项目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赋权和解放。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影响和力量正在改变我们的全球社会,网络民族志研究者义不容辞地以一种实用的视角来调查相关现象的社会含义。我们不能被线上互动及其暗含的内在乌托邦、效率和表达的可能这些“技术的意识形态”所欺骗,相反,我们必须在所处的情境中审视这些强有力的暗示(Kozinets, 2008)。同样,我们必须持续努力理解技术为何不仅能激起热情,而且能够赋权、社会行动和行动主义,并帮助学者以积极的方式去促使它们发生。注意实践性的标准,即被定义为文本激发和赋权社会行动的程度,可能有助于提供一些更深刻的变化。

### 混合性

互联网和线上互动成为当代社会生活中无法摆脱和无法避免的部分。混合性的标准要求网络民族志的陈述考虑到社会互动的各种相互连接的形式——线上和线下——在文化成员的日常生活经验中,以及他们自己的陈述中。之前的章节如第4章解释了民族志研究在



面对面和线上语境中的协调,对于这个标准而言很关键,这个标准从根本上提问:在研究中与主题相关,在多大程度上关注到当代社会生活中相互交织的线上/线下特征。

我们看似正生活在一个“技术社交”的年代,个人和社区处于多种不同程度的去地方化的信息网络中,并通过技术文化的方式构成社会关系(比较 Rabinow, 1992)。因此,看起来由于“随着人类学家跟随他们的研究对象,多少会迫使他们来到网上,所以互联网也将蔓延进民族志”(Beaulieu, 2004: 159)。米勒和斯莱特( Miller and Slater, 2000: 8)“将虚拟看作社会成就,而非互联网的应有特征”,并且认为互联网“不是中介而是构成了现实,同时构成了相对有边界的互动场域的沟通技术能力”,并非“互联网带来的新的或特殊的事物”。他们可能坚信,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的交叉处——在混合性之间(另见 Hakken, 1999)。

混合性标准背后的观念是线上和线下的文化世界融合在一起,而这种融合正是我们必须理解的最有趣和最重要的领域之一。那些将自我矮化到所能从论坛下载的帖子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可能丢掉了他们试图研究的现象中最有趣和最关键的部分。非物质化、空间性和地方、文本性、内在和外部,以及田野的概念,需要从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的角度被审视和被调查,通过结合线上和线下田野工作的悟性,结合计算机中介和面对面互动。这种研究的界限——何处是网络民族志的工具和技术可以被使用的空间,以及何时是它们可以被放下的时间,都被研究问题的特征及网络民族志努力作出的贡献所决定。本书中许多描述——例如线上社区的研究和研究社区在线之间的界限,以及融合民族志/网络民族志的一般指南——可能对于这样的研究者有帮助:他们必须划出网络民族志资料独立存在的界限,而又必须将它们与通过其他方法获取的资料相融合。

最后,在混合性标准中,我还努力倡议,在规划和展示网络民族志项目或报告时使用技术工具和线上表达。比利(Beaulieu, 2004: 158)考察了互联网文化的研究的认识论,充分地指出“(这种研究)大量的出现在书籍和期刊中,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具有网页版本”。大量的线上展示形式——网页和博客、论坛帖文、社交网站链接、视频和维基百

科——使我们有多种方式可以与我们要面对的公众、文化和社区详细地分享我们的研究。吸引人的研究展示可以通过不断更新的超文本链接联结文化资料及不断涌现的协作解释,提供一种生动的网络民族志。因此混合性需要关注人类社会互动的多种展示形式和相互连结,并且注意到,我们使用这些展示形式和相互连结形式表达线上文化和我们的网络民族志。

## 总 结

本书之前的八章已经论及我们对线上社区和文化的知识,研究它们的不同方法,尤其是进行网络民族志的步骤。在本章中,你学习了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准备展示或发表她的发现时所面临的典型问题。本章了解的十个标准代表了用来评估网络民族志时实用的、具体的、清晰的“工具箱”导向,但同时可能是模棱两可的、临时创立的、故意妥协的,目的是引发学术讨论和建构观念。一致性、严密性、文献性、扎根性、创新性、共鸣性、逼真性、反思性、实践性、混合性——这十个标准基于传统民族志过去的标准以及当前的情境,直接导出对网络民族志根本的理解。我们现在可以进行到本书的最后一章,朝向网络民族志的未来。

### 重点阅读书目

- Baym, Nancy (2006) 'Finding the Qual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David Silver and Adrienne Massanari (eds), *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p. 79–87.
- Denzin, Norman K. and Yvona S. Lincoln (2005)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10

## 发展的网络民族志:变化的状况

本章预示和提示网络民族志发展和调整过程中的一些激动人心的可能性。在其中,你会学习到越来越重要的一些理论领域和主题,有关不断变化的互联网和线上环境的一些思想,以及网络民族志相关发展的概述。

### 关键词

网络民族志的适应

adaptation of netnography

博客网络民族志

blog netnography

共同创造

co-creation

公共的一商业的关系

communal—commercial relations

消费者赋权

consumer empowerment

网络民族志

netnography

线上社区

online communities

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社交网站网络民族志

social networking site netnography

虚拟世界网络民族志

virtual world netnography

网络 2.0

Web 2.0

## 思考网络民族志的理论新发展

网络民族志已经被应用于社会科学家感兴趣的许多研究问题中,从人类身份和性表现(Correll, 1995; Turkle, 1995),到线上实体和色情作品的消费(Slater, 1998),再到游戏世界(McMahan, 2003)。它所探索的理论领域广泛且主题内容多元化。网络民族志引起多种研究,如个人网页(Schau and Gilly, 2003),文件分享社区(Molesworth and Denegri-Knott, 2004),荷兰和弗兰德地区在线食品文化(de Valck 2005, 2007),跨文化婚姻(Nelson and Otnes, 2005),品牌社区(Fuller et al., 2008; Muniz and Schau, 2005),乐器(Jeppesen and Frederiksen, 2006),开源(Hmetsberger and Reinhardt, 2006),数码相机讨论版(Fong and Burton, 2006),线上潮流讨论(Thomas et al., 2007),消费者创造力和“产消合一”(Fuller et al., 2006; Kozinets et al., 2008),消费需求的下降(Dali and Corciolani, 2008; Kozinets and Handelman, 1998),以及许多其他主题。为了研究不断增长的线上文化和社区,以及它们与已有的、动态的和有趣的文化、认同和社会系统的相互关系,出现了无限的机会。无疑,这些机会将引导我们理论地理解线上社区的运作方式,以及线上社区在成员生活和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本书已经介绍了多种不同的理论。第2章回顾了关于线上社区的一些早期和重要的理论,并试图更新和发展这一领域。这一节尝试扩展有关线上社区和文化的讨论,并提出一些未来的方向。

第一个理论领域关注线上社区和相关的商业实体之间的关系。我关于消费者研究领域的最大担忧在于,商业的、消费的或市场的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的影响。这种担忧与大量的文化研究学者、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不谋而合。例如,多个学科的学者关注粉丝社区,包括电视节目粉丝、书本角色如哈利波特的粉丝或者音乐的粉丝,他们已经意识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粉丝和娱乐公司之间的社会张力。这些张力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冲突,是因为互联网上的非法版权和违反商标法而产生。粉丝在网站上使用的图像和音频文件严格来说都是非法的,(这些文件)是大型娱乐集团的财产,这些集团以前不

理解互联网上蓬勃发展的公共特质,至今可能仍然无法理解。

在这一分歧的另一端,是市场营销人员和制作人的不同行动,他们使用线上社区及其对话,将它们作为生产的过程的一部分,作为市场研究的一种形式(如 Kozinets, 2002a),作为新产品的开发者(Fuller et al., 2007, 2008; Kozinets, 2002a; Kozinets et al., 2008; Tapscott and Williams, 2007);或者作为控制器,口碑营销过程的推广工具(Kozinets, 1999; Kozinets et al., 2010)。在这一领域,线上社区和商业公司之间的关系往往被置放于两极化的情境下,既不是激烈的和冲突的,也不是提供快速发展的伙伴关系。

消费者社区和商业社区之间长期和持续存在的变化张力,研究将线上社区和文化置于这些张力内,这些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尽管许多研究涉及该主题,但它仍然未形成成熟的理论。这个领域里经典的案例是坎贝尔(Campbell, 2005)研究男同性恋在互联网上的婚恋门户。坎贝尔发现,企业是创造和维持线上社区的重要行动者。然而,参与到这些社区中及产生归属感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社区的存在依赖于它们作为一种商业实体的状态,在这里消费者被监督,并且被市场营销人员确定为商业目标。坎贝尔的细致分析并没有简单地将此看作消极的开发形式,而是采用更加协作的视角将其看作一种动态的社会系统,需要更加仔细地加以研究和理解。

法兰克福学派反思和提出的学术传统中有种根深蒂固、跨越大多数西方社会文化的论述,如批判理论者、情境主义者和许多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者,在这个论述中,地方社区及其生活方式与大企业及其利益相对立(见 Kozinets, 2001, 2002a, 2002b; Kozinets and Handelman, 2004)。这种“公共—商业的关系”领域及其张力、对话、吊诡、妥协,以及构成它们的持续不断的发展,似乎在线上社区范围内愈演愈烈(另见 Cova et al., 2007; Kozinets, 2007)。

许多关于公共—商业的关系的核心问题与所有权的观念和知识产权相关。正如第8章论述研究伦理领域的问题,已经发布的资料的所有权仍然是高度争议的领域。在考察线上社区和文化的研究中,社区、伦理、权力、道德和所有权的法律权利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能是核心问题。如果我们考虑这些问题,其关键在于,了解和培养它们需要

论及抄袭和模仿、仿真和适应,而与这些个人的和私人财产有关的所有权和权利观念可能导致我们触及一些具有爆炸性的社会冲突。最近许多著作盛赞线上社区成员的创造力成果,如马特·梅森(Matt Mason, 2008)《盗版的困境》和塔普斯科特和威廉斯(Tapscott and Williams, 2007)的《维基经济》(另见 Kozinets, 2007)。这些著作认为,线上社区使用信息的特定方式对公司颇有价值。

又或者,我们必须探究这些“合作关系”如何对线上社区、它们的成员和它们的文化有益。消费者人类学家塞缪尔·邦苏和阿伦·达莫迪(Samuel Bonsu and Aron Darmody)研究第二人生虚拟世界中的“消费者共同创造”,总结如下:

当消费者被共同创造的实践真正赋权,这种赋权从不同方面解放了消费者,还提供了渠道诱使消费者为公司生产内容。最后,共同创造是消费者赋权的一层表皮,在这个世界中市场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资本(2008:355;另见 Zwick et al., 2008)。

这个视角质疑当下商业中关于线上社区“使用”的那种理所当然的假设。线上社区中口碑营销活动的效果是什么?最近,学者指出它们改变了公共互动的动态、内容和社会意义(Kozinets et al., 2010)。如果活动创意是从线上社区“收割”来的,并且被主流公司用来开发新产品,是否应该给主要的社区领袖及参与者一些补偿(Cova et al., 2007; Fuller et al., 2007; Kozinets et al., 2008)?社区的利益止于何处,公司利益又始于何处?

正在进行的企业—社区互动实验中,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衍生物瞬息万变。在学术界和商业界,这种社会实验却很少受到关注。对于“复制理论”,我们需要一种更具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解,不仅从公司、所有者和其他具有资源和权力的他人这种法律的角度考虑版权和商标所有权,而且还要从系统使用者的角度、自下而上地考虑,因为他们部分地或全部地“拥有”意义:在高度替代和快速变化的社会世界里,文化和社区成员在线上和线下互动并使用许多他们可以获得的资源。

这个事实与下一组问题相关,探究这个宏大社会实验更广义的含



义。这些问题探索,为了服务于特定的利益和为了特定的目标,社区作为公共社会空间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已经变成或正在变得私人化。此外,还有些问题是关于被创造出来的关系和社区。

这一系列的研究可能从以下角度考虑。当一个整个世代的人通过诸如 MySpace 和 Facebook 等商业网站进行他们的线上社交和社区建构时,会发生什么?在线上社区中,特别是那些由公司支持的社区,许多规则、把关人和准则的含义是什么?公司所建立的线上社区与由草根参与者所建立的社区有多大程度的差别?举例来说,考虑 Bebo 或 eBay 这样的社区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市场和商业目标。Facebook 这样的社区如果被出售,其中的社会关系会如何?一个社区可以被“拥有”吗?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被拥有?这种所有权对于公共政策具有什么含义?这种所有权及其限制在全球舞台上扮演了什么角色?当主要基于某个民族或地区的技术公司扩展到其他民族或地区的线上社区并互动时,会发生什么?当重要的和有意义的社区资源朝着为了某特定的企业、阶层、种族、语言或国家服务时,又会发生什么?提出这些问题不仅仅出于学术兴趣,而且是所有思考中的全球公民的共同顾虑,特别是那些经由线上社区和文化进行互动的人。

也许一些社区由商业控制,而另一些仍然保持部分公共领域,是符合公共利益的。然而,目前我们对这些领域本质的理解仍不能支持这么细致的分类,且影响我们的判断力。随着我们开始探索多面的线上沟通媒介上的多种社交性的和表达性的使用,将会大大促进我们对线上社区和文化的理解。要知道,直到 15 世纪,阅读还意味着要大声读出来,并经常要面对读者,记住这点很有用(Chartier, 2001)。默读的变化对社会有深远的影响,它将阅读从公共行为变成个人行为。一些人提出,一个个人和一段文本之间新的孤独的关系,是从概念上分割我们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Chartier, 2001; Rettberg, 2008)。但是正如雷特伯格(Rettberg, 2008)指出,考虑到博客的影响,这是把双刃剑。伴随着人们离开公共演讲的行为,显然他们也离开彼此并退回到私人空间中。“另一方面,互相不认识的人可以读同样的文字,这些事实构成了人们之间非个人化的新的连接。某种程度上,今天的线上利基社区是这种情境更进化的版本。”(2008:40)

第4章指出,线上社区和线上互动与面对面沟通在四个维度上有差别:改变、访问性、匿名性和储存。另外还有三点可以考虑这些维度。首先,它们分别都是连续体,而非二分的情况。第二,对于每个特定的沟通媒介而言,具体的特征有不同的组合。第三,它们是动态的,它们不断地变化并彼此融合。匿名性并非线上的极化现象,而是人们为了适应不同沟通以及他们与不同用户的关系而使用的可变标尺。同样,访问性受到控制和限制,筛选特定的内容和特定的人群,在高级的博客形式如 LiveJournal 上便是如此。即使技术变化继续进行,随着社区成员拥有越来越多的选择,允许他们决定是否使用更长篇幅的个人表达形式如电子邮件,或者是非同步的和类似广播形式的博客,或者其他的非同步的文本形式如聊天。我们的关系和信息导致媒介选择,媒体继续包含它们自己的信息。

我们对线上社区和文化的研究将从更仔细地观察不同的沟通语境获益。你为什么要选择通过 Facebook 发送一条个人信息,而不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某人的账号?为什么你选择在 Twitter 上发微博,而不是在 MySpace 的页面上更新状态?为什么你要在某人不太受欢迎的博客上输入一条短的博客内容,讨论的是另一个人的博客条文,而不将这条短评论直接发到更受欢迎的博客上?为什么你想要在虚拟世界一对一交谈,而不用 iChat 或 NetMeeting 进行“面对面”的视频会议?为什么你给某条视频发表一条链接加上你的评论,而不是发一篇博客?对于人们的线上互动选择和它们的社会意义和含义,我们所知甚少。这也是另一个等待被理论发掘的肥沃领地。

线上社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线上社区更广义的含义,它们的表现,它们的制度化,以及它们的所有权。不同的线上沟通媒介中不同的社交性和表达性的使用。这些是理论探索的三个广义领域,可以使用本书中展示的网络民族志研究方法直接回应。

## 因特网世界的扩张

线上社区和互联网“空间”的扩张,和惊人的多样性与宇宙大爆炸极其相似。我们可以简单地作出这样的类比(见 Kozinets, 2005)。天

体物理学家建立宇宙大爆炸理论,这一创世事件于137亿年前创造了我们的宇宙。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万维网才被创造出来,这应归功于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他是瑞士物理实验室CERN的一名科学家。直到1993年,万维网还未向公众真正开放,这一年,第一个广泛使用的图标网页浏览器马赛克(Mosaic)发布使用。当然,线上社区在时间上早于这些发展,今天它们还在继续不断增加用户和影响力,并彻底改变它们的外观和形式。

生命本身是复杂的,如野草在城市街道上的水泥裂缝中疯长,社区的开始也是如此,改变技术工具,并在扩张的互联网提供的多样电子平台上/间蓬勃发展互动的居所。我们以这种方式考虑互联网社区的基本形式——平台、页面、闭环和空间——作为线上社区的核心元素。这些原型的克隆、突变和融合已经大量发生。

网络民族志的任务既要成为这一激动人心的新文化领域的探险家和绘图者,同时也是人类学家,谦恭地和全面地研究在这些新的线上世界中迅速栖居和克隆的人类。在第5章,我提供关于一些线上文化和社区网站的简要介绍和描述:公告栏、聊天室、游戏空间、虚拟世界、列表、圈子、博客、维基百科、音频/视频网站、社交内容聚合和社交网站。尽管这些媒体的每一种都值得用一章来书写,或者用一篇期刊论文描述一种适合的网络民族志方法,但在这一章里我们只能分享少数介绍性的思想,以帮助引导和发展未来的研究,并尽可能地给感兴趣的读者介绍其他的引文和资源。

## 博客的网络民族志

博客和博客空间的崛起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现象,吉尔·沃克·雷特伯格(Jill Walker Rettberg)在其即将面试的学术著作《博客》(2008)中做了专业的论述。书中说,博客已经,并且仍将继续显著地影响社会生活、政治、企业关系和消费者抵抗。博客上共同创造的信息如公告栏一样产生洞见和影响:定向的、准确的,对特定生活方式或其他社会领域产生有影响的评论和反馈。因此博客提供了进入文化生活潮流的强有力的机会。它们是信息的来源,包含关于个人和他们的消费

实践、价值、意义和信念<sup>①</sup>的丰富的、细致的、纵向的资料。

看来,我们的网络民族志方法对博客和公告栏应该有所不同。我们的进入可能由不同的搜索引擎所引导,如 blogger.com 和 Technorati。为了选择网站,我们可能受到这些网站的排名所影响,如不同博客的“权威程度”,以及在广大读者中评估个人博客影响力的重要特征。对博客的参与观察需要仔细考虑;比如一些博客里的评论很少,研究者自己的评论可能破坏公共信息的正常流动。参与可能会构成正常的读者情况。那些可能过度具有侵入性的反馈可以作为研究者自己博客上的评论或条目,或者发布在其他论坛如社交网站上。

可以在其他地方发现更受限制的进入形式,如 LiveJournal 或通过社区博客的形式,可能颇有帮助。比起论坛或公告栏的普遍文本元素,博客要求一种更具视觉形式的分析。为了进行一种符合伦理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获得批准是必要的。你需要联系博客主人,并告诉他们你的研究。你很可能要询问他们希望如何在研究中被引用。当研究报告完成时,你可能想要发布在网上,建议博主添加链接,如果他们感兴趣,他们会在自己的博客里写评论。如果需要更多关于线上民族志使用博客的好点子,请咨询胡克韦(Hookway, 2008)。

## 社交网站的网络民族志

社交网站是线上社区研究的另一个引人入胜的田野地点。进入这些社区可能如同加入一个商业服务如 Bebo 或 Orkut 一样简单。接触和参与群组 and 兴趣活动——包括线上游戏——相对而言比较直接。在早期阶段,展示研究者自己的身份很关键。这个信息应该出现在个人用户资料上和其他地方,很可能改变和调整收到的一些回复。

社交网站上多种形态的互动给考察沟通观念提供了沃土,它们的商业—公共混合形式使其与该领域的主题高度相关。社交网站和它们的

<sup>①</sup> 例如,库兹奈特(2006a)提供一则以市场为导向的网络民族志博客研究案例,这个博客专为伯克沙士啤酒(Barq's root beer)开创,该博客充满丰富和多元的个体化意义,个性化的故事,社会历史和共同联系,以及相关的活动。关于博主如何与口碑营销互动的网络民族志研究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在我2010年的合著作品中查阅(Kozinets et al., 2010)。

成员之间为了广告和访问看似无尽的互搏也成为有趣的案例研究,并且成为有影响力理论的论据。人们的网络以及资料的获取也使它们成为支持多种方法的材料,这些方法可用来分析和展示线上社区资料。社会网络分析和网络民族志的许多富有成效的结合物也可以在该类网站上执行。

社交网站不仅仅可以用来研究它们自身。例如库兹奈特(Kozinets,即将发表)研究 Facebook 用户关系在“粉丝”群组中对商业品牌的表达。社交网站还可以用来寻找感兴趣的研究参与者。群组可以用来发表某人自己的研究,把人们引到一个研究页面,或者引到其他形式的连接。正如我们在第8章讨论,一些社交网站的服务条款可能具有限制性,因此遵守伦理程序是重要的问题。此外,网络民族志研究者可能需要注意研究参与者的年龄,为了获得合适的知情同意,确保他们充分阅读协议。另外,最终报告需要仔细考虑引文的使用并注意版权。

## 虚拟世界的网络民族志

即使在这个简短的回顾中,我们也肯定不能忽略虚拟世界。大量的学术著作已经采用民族志方法来研究虚拟世界(早期的案例见 Taylor, 1999)。虚拟世界引人入胜,因为它们的成员以化身的形式“具体化地”存在。相比于对公告栏的文本网络民族志,实时的沟通、进入及随后的互动导致这个形式在某些程度上更像是面对面的民族志。一个人进入一个虚拟世界,意味着接触一种市民类型,从本质上而言,往往无法不冒失或不可见。收集资料变成更像是视频制作,持续地用抓取和视频截取软件的方式获得有价值的内容。

在我们的研究中,理查德·克齐尔和我总结:在虚拟世界中,自我—网络民族志非常有价值(Kozinets and Kedzior, 2009)。自我—网络民族志是一个更具参与性和自传式的网络民族志,更关注田野笔记中获得的第一手个人反思。因为虚拟世界是一种“再呈现”——一种对世界新的认知或“再世界化”,一种能够用不同身体或不同视角同时身处多个世界的的能力,一般而言,关于此现象,许多有趣的方面往往是从一个主观的视角体验到的,旁人很难通过互动或访谈的形式得知。

为了在虚拟世界进行符合伦理的研究,需要遵从恰当的步骤,包括允许、自我确认身份、引用他人和其他过程。在虚拟世界中与其他文化成员参与和互动的机会,可能发生在该世界里被网络民族志研究者所特别编码的“地点”之上,如一个“研究岛屿”中。另外,文化参与者可能从线下世界的接触被引导到其他的地方,如论坛和博客,或者以其他的互动形式进行。

## 网络民族志的扩展

网络民族志的未来从没如此光明过。

随着这些形式的发展、改变,与多人在线游戏、维基百科和移动传播相混合,并结合媒介传送服务如 Feedster,我们将会看到线上社区和文化的界限持续扩展。我们的生活,作为消费者、朋友和成员,将越来越与(网络媒介)相互交织。

当我们有了网络民族志程序作为坚实的基础,学者和研究者们可以建立统一的知识,同时指向合法的技术。遵从共同的程序将会促成多人的网络民族志,协作者可能在地理上、学科上,甚至是时间上分隔开,他们可以使用共同的标志来协调他们的方法,并以一致的方法论进行对话。

“大规模多人”网络民族志的可能性更加吸引人,数十甚至数百位网络民族志研究者跨越不同国家和学科领域,收集、分析和报告关于互联网和信息与通信技术跨越国界和文化的大范围变革的发现。然而,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网络民族志程序的差异仍有许多细致的工作尚待进行。本书展示了在北美,特别是美国背景下所偏好的技术。但是,未来的互联网增长以及互联网研究的增加绝大多数将来自于这个地区以外。使网络民族志适应于特定的文化、种族、语言、地区和国家,每一点都对该技术的发展极其关键,同样重要的是该方法适应于不同的和不断变化的媒介形式。

另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领域,是表面上观察研究的“数据挖掘”和内容分析技术结合参与文化取向的网络民族志。在扫描互联网上流动的无数对话时,计算机的能量极具价值:对它们进行筛选、分类和排序,

归入事先设计的或不断涌现的类别中。可获得先进的计算机中介的技术让这一切吸引力变得更大,导致研究者尝试自动收集和分析资料,因此让文化资料去语境化。尽管看起来给资料分类滥用了这些程序——或者实际上,使用搜索引擎收集网络民族志资料很方便——但必须将我们的注意和关切引回到真正重要的问题,即理解嵌于文化中的意义。我们不能书写我们没有真正理解的文化。而民族志学者的信条是,除非我们花费足够的时间在其中了解成员身份意味着什么,否则我们不能真正理解一种文化。无论如何,这并不是减少多种方法的意义。系统地使用混合方法可以揭示文化的多种方面,譬如它所隐藏的社会结构。但是如果该方法被视为网络民族志的一部分,其最根本的元素,这些方法的核心应该是文化理解。

## 结尾:与人类学家一起冲浪

我们这个群体,这个连线的人类学家社区,有能力去追踪文化互动,不管它如何呈现。

我们,网络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网址和引擎、气味和图像、凝视和抓取的狩猎者和采集者。我们跨越海洋,不是水的海洋,而是无限的激流、险滩及漩涡的数据流。作为数字的侦探,比特和字节的手工业者,我们不断地适应、安装、编程、链接、提问、解释、反思、记录。跟从混合的一切,线上到线下,线下到线上。在公众的地方,向公众,以及为了公众征求同意,以参与意义重大的抗议性事件。述说我们的故事,而我们的思绪还在线。

我们在古老的树林中开出一条新路,在其中,闪亮的铜线像绿色的葡萄藤一般在密林中生长。我们牢牢地、紧紧地抓住传统的桥,我们在新的空洞中摸索前进,探索这个新的空间,接触新的朋友,从他们身上学习,为了他们学习,作为一个人学习。

我们的连接是互动的,我们的基因是部落化的。作为赛博格,我们不断地接入网络以进行连接。也许正如埃里克·戴维斯(Erik Davis, 1998:334-335)暗示的,我们正在一条“网络的道路上”探索“一种多面但又完整的精神形式,它可能具有人性,且敏感地在技术的镜面之屋航



行”,进入一个“舌头缠绕中闪耀的”矩阵,即耶稣会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ielhard de Chardin, 1959)所述“精神圈”的实现。

我们许多文化和社区的不同反馈圈逐渐相互连接,产生了更多的反馈圈。你的文本的概念孵化成她拍照的灵感,他的视觉材料被扫描进她的图像项目,该图像配合音乐变成另一个人的 YouTube 影片的原声带,该 YouTube 影片因为高分评而闻名,又成为一则图像小说,最后在广播电视中上映,还计划着改变成百老汇戏剧。

所有这一切都被讨论,所有这一切都被争论,所有这一切都写在博客和微博上,并被许多“我的天啊”和“哈哈大笑”所推广。我们就在一边。

我们将是网络的一部分,经由新的社会化形式进行交往:从隔壁的人延伸到遥远的全球的他人,从最消极的潜水者到最繁忙的商业产销者,从最愚蠢可笑的视频瞬间到我们分享的最吓人的经文。我们文化中每个受到祝福的元素都会在我们的线上连接中来回穿越。

互联网已经改变了我们作为社会一员的事实:我们是一个公民、一个消费者、一个思考者、一个演说者、一个检举者、一个博主、一个朋友、一个粉丝、一个组织者、一个实践者。一个学者、一个同事、一个家长、一个学生。

也许你将要开展你自己的网络民族志。也许你将享受阅读网络民族志,或者评论和评估它们,或者努力理解或从事网络民族志。不管你与网络民族志的联系是什么,我希望你从这个人类相互联系的崭新的、引人入胜的领域得到乐趣和启发。因为与我们的科学严格性同等重要的,也许是我们的游戏性。网络民族志——正如民族志——在大多数时候应该是使人喜悦的、无限地追求探索新的关系和新的联系。<sup>①</sup>

我们线上见!

---

① 本书进入尾声,我想要引用一首我最近在博客上创作的赞歌,以表达喜悦之情。可以随着披头士的一首有名的歌曲哼唱。歌词在本书附录2中。当我们开始准备涉足永远在变化的数据流,面对种种回声和私语;当我们准备投入我们屏幕之后那个永远在呈现和记录神秘的所在之前,我们何不一先哼唱,然后一起轻柔且专注地合唱?

## 总 结

在短短的最后一章中,随着我们展望和提出网络民族志在未来可能的发展和变化,学习了理论和事件的路径。三个广阔的理论领域和主题可能变得越发重要:①企业和线上社区之间的关系;②线上社区的社会含义,它们的表现、制度化和所有权;③线上互动的不同媒介及不同的社会使用。探索特定网站的线上文化和社区需要采用特定的网络民族志。本章回顾该方法在博客、虚拟世界和社交网站的调整使用。网络民族志研究者还可以选择许多其他线上社区网站和研究模式,为该方法的未来发展提出激动人心的机会。

### 重点阅读书目

- Hookway, Nicholas (2008), "'Entering the Blogosphere": Some Strategies for Using Blogs in Social Research', *Qualitative Research*, 8: 91–113.
- Kozinets, Robert V. (2005) 'Communal Big Bangs and the Ever-Expanding Netnographic Universe', *Thesis*, 3: 38–41.
- Kozinets, Robert V. (2006) 'Netnography 2.0', in Russell W. Belk (ed.),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Marketing*.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pp. 129–42.
- Kozinets, Robert V. and Richard Kozmin (2009) 'I, Avatar: Auto-netnographic Research in Virtual Worlds', in Michael Solomon and Natalie Wood (eds), *Virtual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Behavior*. Armonk, NY: M.E. Sharpe, pp. 3–19.



# 术语表

暴徒	basher
贝尔蒙报告	Belmont report
表情符号	emoticon
博格伦德互联网研究中心	Berglund Center for Internet Studies
播客	vblog, video blog
博客空间	blogosphere
C 理论	C theory
参与行为研究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操作机器	Work Machine
产销合一	presumption
常见问题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 FAQ
常客	regular
超语言	paralanguage
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	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role-playing games, MMORPGS
大型多人在线游戏	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games, MMOGS
电子部落	e-tribe
电子社会	e-Society
第二人生	Second Life
第二人生研究邮件清单	Second Life Research Listserv
地位均等化效应	status equalization effect
第一个周一	First Monday
点	node
点度中心性	degree centrality
电子公告栏	Bulletin Board System, BBS

多玩家地下城	Multi-User Dungeons, MUD
Ebr-电子书评	Ebr-electronic book review
Facebook 网络民族志群组	Facebook Netnography group
反对技术进步者	Green Luddite
反思现象学	reflective phenomenology
服务条款	Terms of service
个人掌上电脑	PDA,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谷歌文档	Google Document
光头党	skinhead
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互联网研究者伦理工作组协会	Association of Internet Researchers Ethics Working Group
互联网研究者协会	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et Researchers
互联网研究中心	Internet Studies Center
技术表现主义	Techspressive
技术文化	Teknokultura
计算机游戏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omputer Games Research
计算机中介的传播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计算机中介的传播杂志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技托邦	techtopian
监视与社会	Surveillance & Society
接近中心性	closeness centrality
结构民族志	structural ethnography
进入	entrée
精神圈	noosphere
扩展的个案方法	extended case method
链接环	rings
另类实境游戏	alternate reality game, ARGs
LinkedIn 赛博与网络人类学	LinkedIn Cyber & Web anthropology
LinkedIn 网络民族志群组	LinkedIn Netnography group
伦理审查委员会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
美国科学发展协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美国联邦法规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美国心理学会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媒介与文化	M/C: Media & Culture
民族方法学	ethnomethodology
年轻和骚动不安的一族	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
牛津互联网研究院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女性和信息技术中心	Center for Wome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皮尤	Pew
潜水	lunker
诠释之环	hermeneutic circle
人类研究对象伦理委员会	Human Subjects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融合:新媒体技术研究杂志	Convergence: the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赛博城市	Cybercity
赛博空间	Cyberspace
赛博朋克	Ciberpunk
赛博文化研究资源中心	Resource Center for Cyberculture Studies
赛博心理学:赛博空间的心理学 研究杂志	CyberPsychology: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Cyberspace
赛博心理学与行为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ur
数字民族志	digital ethnography
数字民族志于堪萨斯州立大学	Digital Ethnography at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数字对话和文化中心	Center for Digital Discourse and Culture
数字未来项目	Digital Future Project
数字游戏研究协会	The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
索尼影视娱乐有限公司	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
讨论版	discussion board
特征向量中心性	eigenvector centrality
帖子	thread
网络的民族志	network ethnography
网络民族志	Netnography
网络社区杂志	Journal of Web-based Communities
网络文化学会	The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
网络文化研究院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网页民族志	webnography

我的微生活	My Tiny Life
我们的日子	Days of Our Lives
新加坡互联网研究中心	Singapore Internet Research Center
新媒体国际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New Media
新媒体研究院	Institute for New Media Studies
新手	newbies
新土地	TerraNova
新闻组	newsgroup
线	tie
线上生活	Life Online
线上研究德国学会	The German Society for Online Research
纤维文化	fibreculture
新媒体与社会	New Media & Society
信息、传播与社会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信息和通信技术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信息社会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虚拟世界研究杂志	Journal of Virtual Worlds Research
虚拟世界行动于印第安纳大学	Synthetic Worlds Initiative at Indiana University
易受伤害性	vulnerability
邮件用户列表服务	listserv
游戏空间	playspace
游戏研究	Game Studies
游戏与文化:互动媒体杂志	Games & Culture: A Journal of Interactive Media
在线网络视频游戏	online networked video gaming
整体性的民族志	holistic ethnography
知情人	informant
中介中心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
自传式民族志	autoethnography



# 人名译名对照表

阿尔·穆尼兹	Al Muniz
阿伦·达莫迪	Aron Darmody
阿尼尔·亚达夫	Anil Yadav
埃本·韦茨曼	Eben Weitzman
埃贡·顾巴	Egon Guba
埃里克·阿尔努	Eric Arnould
埃里克·戴维斯	Erik Davis
艾琳·费希尔	Eileen Fischer
艾米·布鲁克曼	Amy Bruckman
艾维·肖汉姆	Aviv Shoham
安德烈娅·海梅森伯格	Andrea Hemetsberger
安德烈娅·卡瓦诺	Andrea Kavanaugh
安德烈娅·马利根	Andrea Mulligan
安德鲁·费尔德斯坦	Andrew Feldstein
安德鲁·罗斯	Andrew Ross
安东尼·威廉斯	Athony Williams
安吉拉·C.加西亚	Angela C.Gacia
安娜·科特曼	Anna Coatman
安妮·比利	Anne Beaulieu
安妮特·马卡姆	Annette Markham
安塞姆·斯特劳斯	Anselm Strauss
芭芭拉·沙夫	Barbara Sharf
巴里·威尔曼	Barry Wellman
鲍勃·伍达德	Bob Woodard
保罗·A.阿特金森	Paul A. Atkinson

保罗·休尔

贝思·赫希曼

彼得·德拉科

彼得·莱曼

彼得·斯坦纳

比尔·盖茨

波兰乐·奥兰尼安

波林·麦格罗兰

伯纳德·科瓦

布鲁斯·温伯格

布伦达·达内

布伦达·劳雷尔

大卫·哈肯

大卫·西尔弗

大卫·温伯格

大卫·雅各布森

戴安·斯卡拉波托

丹·L.伯克

丹·韦斯伯格

丹尼尔·米勒

道格·布朗利

德日进

迪克·霍布斯

对话和社区

菲利普·E.N.霍华德

菲奥娜·斯图尔特

费伊·苏德维克斯

逢坂裕子

弗兰克·沙普

弗雷斯特研究公司

戈夫·N.艾伦

戈登·B.戴维斯

格兰特·麦克拉肯

格温德林·赛德曼

Paul Hewer

Beth Hirschman

Peter Drucker

Peter Lyman

Peter Steiner

Bill Gates

Bolanle Olaniran

Pauline Maclaran

Bernard Cova

Bruce Weinberg

Brenda Danet

Brenda Laurel

David Hakken

David Silver

David Weinberger

David Jacobson

Daiane Scaraboto

Dan L.Burk

Dan Weisberg

Daniel Miller

Doug Brownlie

Pierre Tielhard de Chardin

Dick Hobbs

Conversation and Community

Philip E.N.Howard

Fiona Stewart

Fay Sudweeks

Hiroko Osaka

Frank Schaap

Forrester Research

Gove N.Allen

Gordon B.Davis

Grant McCracken

Gwendolyn Seidman

哈里·沃尔科特  
 哈丽特·鲍尔库姆  
 海特·科佩斯  
 韩丹·维克丹  
 亨利·詹金斯  
 亨利埃塔·奥康纳  
 胡克韦·尼古拉斯  
 霍华德·波利奥  
 霍华德·迪恩  
 霍华德·莱茵戈尔德  
 霍华德·韦尔泽  
 霍普·肖  
 吉尔·艾弗里  
 吉尔·沃克·雷特伯格  
 贾科布·梅塞克  
 加拿大普通研究基金  
 贾妮丝·德内格里·诺特  
 杰夫·坡多申  
 杰拉尔德·休斯  
 杰伊·汉德尔曼  
 金山智子  
 卡尔·R.朗  
 卡罗琳·埃利斯  
 卡罗琳·海索恩斯维特  
 卡米尔·培根·史密斯  
 卡特琳娜·普锐斯  
 凯洛格  
 凯思琳·勒贝斯柯  
 凯特·奥瑞沃丹  
 凯特琳·麦肯纳  
 康斯坦斯·彭利  
 克莱德·克拉克洪  
 克莱尔·玛奇  
 克雷格·汤普森

Harry Walcott  
 Harriet Baulcombe  
 Heith Copes  
 Handan Vicdan  
 Henry Jenkins  
 Henrietta O'Connor  
 Hookway Nicholas  
 Howard Pollio  
 Howard Dean  
 Howard Reingold  
 Howard Welser  
 Hope Schau  
 Jill Avery  
 Jill Walker Rettberg  
 Jakub Macek  
 Canada Standard Research Grant  
 Janice Denegri Knott  
 Jeff Podoshen  
 Jerald Hughes  
 Jay Handelman  
 Kanayama Tomoko  
 Karl R. Lang  
 Caroline Ellis  
 Caroline Haythornthwaite  
 Camille Bacon-Smith  
 Caterina Presi  
 Kellogg  
 Kathleen LeBesco  
 Kate O'Riordan  
 Katelyn McKenna  
 Constance Penley  
 Clyde Kluckhohn  
 Clare Madge  
 Craig Thompson

- |               |                        |
|---------------|------------------------|
| 克利福德·格尔兹      | Clifford Geertz        |
| 克里斯·哈恩        | Chris Hahn             |
| 克里斯·曼         | Chris Mann             |
| 克里斯·约瑟斯       | Chris Yothers          |
| 克里斯琴·克拉姆利什    | Christian Crumlish     |
| 克里斯廷·德·法尔克    | Kristine de Valck      |
| 克里斯汀·海恩       | Christine Hine         |
| 拉斯·贝尔克        | Russ Belk              |
| 拉斯·温纳         | Russ Winer             |
| 劳拉·李          | Lara Lee               |
| 勒内·李斯罗夫       | Rene Lysloff           |
| 雷蒙·威廉姆斯       | Ramond Williams        |
| 雷切尔·博罗        | Rachel Burrows         |
| 理查德·克鲁格       | Richard Krueger        |
| 理查德·克齐尔       | Richard Kedzior        |
| 利厄·卡特         | Leah Carter            |
| 琳恩·彻尼         | Lynn Cherny            |
| 琳恩·戴维         | Lynn Davie             |
| 琳恩·理查德        | Lynn Richard           |
| 罗宾·邓巴         | Robin Dunbar           |
| 罗伯特·克劳德       | Robert Kraut           |
| 罗伯特·麦克杜格尔     | Robert McDougal        |
| 罗伯特·V.库兹奈特    | Robert V. Kozinets     |
| 罗纳德·E.赖斯      | Ronald E. Rice         |
| 罗瑞·戈塞特        | Loril Gossett          |
| 罗伊·兰格         | Roy Langer             |
| 马丁·莱德罗        | Martin Rydlo           |
| 玛格丽特·霍格       | Margaret Hogg          |
| 马克·S.弗兰克尔     | Mark S. Frankel        |
| 马克·约翰斯        | Mark Johns             |
| 马克斯·韦伯        | Max Weber              |
| 马库斯·吉斯勒       | Markus Giesler         |
| 玛丽·A.安德鲁西斯金   | Mary A. Andrusyszyn    |
| 玛丽-阿格妮丝·帕尔曼蒂耶 | Marie-Agnes Parmentier |

玛丽·吉莉  
 玛利亚·巴卡德耶娃  
 马特·梅森  
 马歇尔·麦克卢汉  
 马修·迈尔斯  
 迈克尔·奥索夫斯基  
 迈克尔·休伯曼  
 麦卢卡  
 毛瑞斯·普恩迄  
 米杜拉·德维威迪  
 米哈伊尔·巴赫金  
 米丽亚姆·卡特拉尔  
 米奇·维勒米洛维奇  
 米歇尔·尼尔森  
 莫妮卡·惠蒂  
 南希·贝姆  
 妮娜·韦克福德  
 诺曼·邓金  
 帕蒂·拉德  
 帕特里克·布林德尔  
 皮埃尔·李维  
 屏幕上的生活:因特网络时代  
     的身份  
 乔纳森·施罗德  
 乔纳斯·如卡斯  
 乔斯·卡瓦柳  
 乔治·吉尔德  
 乔治·E.马库斯  
 企业美国  
 萨利·杰克逊  
 萨利赫·阿舍比尔  
 赛博表演  
 塞利·奥特纳斯  
 塞缪尔·邦苏

Mary Gilly  
 Maria Bakardjieva  
 Matt Mason  
 Marshall McLuhan  
 Matthew Miles  
 Michael Osofsky  
 Michael Huberman  
 Manuka  
 Maurice Punch  
 Midula Dwivedi  
 Mikhail Bakhtin  
 Miriam Caterall  
 Miki Velemirovich  
 Michelle Nelson  
 Monica Whitty  
 Nancy Baym  
 Nina Wakeford  
 Norman Denzin  
 Patti Lather  
 Patrick Brindle  
 Pierre Levy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Jonathan Schroeder  
 Joonas Rookas  
 Jose Carvalho  
 George Gilder  
 George E. Marcus  
 Corporate American  
 Sally Jackson  
 Saleh Alshebil  
 Cyberpl@y  
 Cele Otnes  
 Sammy Bonsu

## SAGE 出版社

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委员会

史蒂夫·阿诺德

施扎夫·拉法利

斯蒂芬·布朗

斯蒂芬·琼斯

斯蒂夫·乔布斯

斯科特·帕特森

斯塔·罗克珊·希尔兹

斯特凡诺·佩斯

斯托姆·金

苏珊·宾格

苏珊·福尼尔

苏珊·赫林

苏珊妮·贝克曼

唐·斯莱特

唐·塔普斯科克

特德·盖泽

特罗布里安岛

托马斯·利平斯基

图森

瓦尔特·本雅明

瓦格纳·镰仓

威廉·罗康德

沃尔夫冈·施菲尔布施

乌尼·维坎

西米恩·西莫夫

西娅拉·奥康奈尔

线上生活

消费者研究协会

谢莉·科雷尔

辛迪·艾尔斯

虚拟社区:电子疆域的家园

## SAGE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Steve Arnold

Sheizaf Rafaeli

Stephen Brown

Stephen Jones

Steve Jobs

Scott Patterson

Starr Roxanne Hiltz

Stefano Pace

Storm King

Susan Spiggle

Susan Fournier

Susan Herring

Suzanne Beckman

Don Slater

Don Tapscott

Ted Gaiser

Trobriand Island

Tomas Lipinski

Tuscon

Walter Benjamin

Wagner Kamakura

William Locander

Wolfgang Schivelbusch

Unni Wikan

Simeon Simoff

Ciara O'Connell

Life Online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Shelley Correll

Cindy Ayers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虚拟民族志

雪莉·特克

伊冯娜·林肯

伊丽莎白·巴西特

伊丽莎白·里德

伊莎贝尔·特伦布莱

伊斯·伊尔汗

英格堡·克莱普

约翰·A.巴夫

约翰·爱德华·坎贝尔

约翰·博德利

约翰·范·马楠

约翰·富勒

约翰·克雷丝韦尔

约翰·纽黑根

约翰·谢瑞

约瑟夫·沃尔瑟

詹姆斯·赫德森

詹姆斯·凯里

詹姆斯·克利福德

詹姆斯·瓦特

珍妮弗·桑德琳

朱莉·柯宾

朱利安·迪贝尔

朱利安·奇尔克

Virtual Ethnography

Sherry Turkle

Yvonna Lincoln

Elizabeth Bassett

Elizabeth Reid

Isabel Tremblay

Ece Ilhan

Ingeborg Kleppe

John A. Bargh

John Edward Campbell

John Bodley

John Van Maanen

Johann Fuller

John Creswell

John Newhagen

John Sherry

Joseph Walther

James Hudson

James Carey

James Clifford

James Watt

Jennifer Sandlin

Julie Corbin

Julian Dibbell

Julian Kilker





## 参考文献

- Adams, Tyrone L. and Steven A. Smith (eds) (2008) *Electronic Tribes: Virtual Worlds of Geeks, Gamers, Shamans, and Scammer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Allen, Gove N., Dan L. Burk and Gordon B. Davis (2006) 'Academic Data Collection in Electronic Environments: Defining Acceptable Use of Internet Resources', *MIS Quarterly*, 30(3) (September): 599-610.
- Altheide, David L. and John M. Johnson (1994) 'Criteria for Assessing Interpretive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orman K. Denzin and Yvonna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485-99.
- Andrews, Dorine, Blair Nonnecke and Jennifer Preece (2003) 'Electronic Survey Methodology: A Case Study in Reaching Hard-to-Involve Internet Us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16(2): 185-210.
- Andrusyszyn, Mary Anne and Lynn Davie (1997) 'Facilitating Reflection through Interactive Journal Writing in an Online Graduate Course: A Qualitative Study', *The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12(1), available online at: [www.jofde.ca/index.php/jde/article/viewArticle/266](http://www.jofde.ca/index.php/jde/article/viewArticle/266) (accessed 15 January 2009).
- Arnold, Stephen J. and Eileen Fischer (1994) 'Hermeneutics and Consumer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1 (June): 55-70.
- Arnould, Eric J. and Melanie Wallendorf (1994) 'Market-Oriented Ethnography: Interpretation Building and Marketing Strategy Formula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31 (November): 484-504.
- Association of Internet Researchers Ethics Working Group (2002) *Ethical Decision-Making and Internet Research: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AQIR Ethics Working Committee*, available online at: [www.aoir.org/reports/ethics.pdf](http://www.aoir.org/reports/ethics.pdf)
- Atkinson, Paul A. (1992) *Understanding Ethnographic Texts*. Newbury Park, CA: Sage.
- Atkinson, Paul A., Amanda Jane Coffey, Sara Delamont, John Lofland and Lyn H. Lofland (2001)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ahktin, Mikhail (1981) 'Forms of Time and the Chronotop in the Novel', in Michael Holquist (ed.),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pp. 259-442.
- Bakardjieva, Maria (2005) *Internet Society: 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Sage.

- Bakardjieva, Maria and Andrew Feenberg (2001) 'Involving the Virtual Subject',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 233-40.
- Bassett, Elizabeth H. and Kate O' Riordan (2002) 'Ethics of Internet Research: Contesting the Human Subjects Research Model',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4: 233-47.
- Baym, Nancy K. (1995)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ty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Stephen G. Jones (ed.), *Cybersociet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138-63.
- Baym, Nancy K. (1999) *Tune in, Log on: Soaps, Fandom, and Online Community*.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aym, Nancy (2006) 'Finding the Qual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David Silver and Adrienne Massanari (eds), *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p. 79-87.
- Bazeley, Patricia (2007)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with NVivo*.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eaulieu, Anne (2004) 'Mediating Ethnography: Objectivity and the Making of Ethnographies of the Internet', *Social Epistemology*, 18(2-3; April-September): 139-63.
- Beaven, Zuleika and Chantal Laws (2007) "Never Let Me Down Again": Loyal Customer Attitudes Towards Ticket Distribution Channels for Live Music Events: a Netnographic Exploration of the US Leg of the Depeche Mode 2005-2006 World Tour', *Managing Leisure*, 12(2&3), April: 120-42.
- Belk, Russell W. (1987) 'ACR Presidential Address: Happy Thought', in Melanie Wallendorf and Paul Anderson (eds),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ume 14. Provo, UT: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pp. 1-4.
- Beninger, J.R. (1987) 'Personalization of Mass Media and the Growth of PseudoCommunit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4: 352-71.
- Berkowitz, S.D. (1982) *An Introduction to Structural Analysis: the Network Approach to Social Research*. Toronto: Butterworth.
- Bhattacharya, Himika (2008) 'New Critical Collaborative Ethnography', in Charlene Nagy Hesse-Biber and Patricia Leavy (eds), *Handbook of Emergent Method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pp. 303-22.
- Biocca, Frank (1997) 'The Cyborg's Dilemma: Progressive Embodiment in Virtual Environment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s*, 3(2), September,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jcmc.indiana.edu/vol3/issue2/biocca2.html>
- Bodley, John H. (1994) *Cultural Anthropology: Tribes, States and the Global System*. Dubuque, IA: William C. Brown.
- Bonsu, Samuel K. and Aron Darmody (2008) 'Co-creating Second Life: Market-Consumer Co-operation in Contemporary Economy', *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 28(4): 355-68.
- Boyd, danah (2007) 'Why Youth (Heart) Social Network Sites: The Role of Networked Publics in Teenage Social Life', in David Buckingham (ed.), *Youth, Identity, and Digital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Brown, Stephen, Robert V. Kozinets and John F. Sherry, Jr (2003) 'Teaching Old Brands New Tricks: Retro Branding and the Revival of Brand Meaning', *Journal of Marketing*, 67(July): 19-33.
- Brownlie, Douglas and Paul Hower (2007) 'Culture of Consumption of Car Afficionados: Aesthetics and Consumption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27(3/4), January: 106-19.
- Bruckman, Amy (2002) 'Studying the Amateur Artist: a Perspective on Disguising Data Collected in Human Subjects Research on the Internet',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4:217-31.
- Bruckman, Amy (2006) 'Teaching Students to Study Online Communities Ethically', *Journal of Information Ethics*, Fall: 82-98.
- Buchanan, Elizabeth (2006) 'Introduction: Internet Research Ethics at a Critical Junctur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Ethics*, 15(2): 14-17.
- Buchanan, Elizabeth (2004) *Readings in Virtual Research Ethics: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Hershey, PA: Idea Group.
- Campbell, Alex (2006) 'The Search for Authenticity: an Exploration of an Online Skinhead Newsgroup', *New Media & Society*, 8(2): 269-94.
- Campbell, John Edward (2004) *Getting It On Online: Cyberspace, Gay Male Sexuality and Embodied Identity*. New York: Haworth Press.
- Campbell, John Edward (2005) 'Outing PlanetOut: Surveillance, Gay Marketing, and Internet Affinity Portals', *New Media & Society*, 7(5): 663-83.
- Campbell, John Edward and M. Carlson (2002) 'Panopticon.com: Online Surveillance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Privacy',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46(4): 586-606.
- Carey, James W. (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Carter, Denise (2005) 'Living in Virtual Communities: an Ethnography of Human Relationships in Cyberspac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8(2)(June): 148-67.
- Chartier, Roger (2001) 'The Practical Impact of Writing', in D. Finkelstein and A. McCleery (eds),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 Chenault, Brittney G. (1998) 'Developing Personal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Via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Magazine*, May, available online at: [www.december.com/cmc/mag/1998/may/chenault.html](http://www.december.com/cmc/mag/1998/may/chenault.html)
- Cherny, Lynn (1999) *Conversation and Community: Chat in a Virtual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lerc, Susan J. (1996) 'DDEB, GATB, MPPB, and Ratboy: The X-Files' Media Fandom, Online and Off', in David Lavery, Angela Hague and Maria Cartwright (eds), *Deny All Knowledge: Reading The X-Files*.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Clifford, James (1997) 'Spatial Practices: Fieldwork, Travel, and the Discipline of Anthropology',

- in 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 (eds),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85-222.
- Clifford, James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lifford, James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hn, Deborah Y. and Vaccaro, Valerie L. (2006) 'A Study of Neutralisation Theory's Application to Global Consumer Ethics: P2P File-Trading of Music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 the Intern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net Marketing and Advertising*, 3(1): 68-88.
- Comscore (2001, January 16) 'ComScore Networks Study Reveals Inaccuracies in Consumers' Ability to Accurately Recall their On-line Buying Behavior and Offers NewSolution', available online at: [www.comscore.com/news/pr\\_comscore\\_study.htm](http://www.comscore.com/news/pr_comscore_study.htm) (accessed 17 September 2002).
- Correll, Shelley (1995) 'The Ethnography of an Electronic Bar: the Lesbian Café',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4(3), October: 270-98.
- Couper, M.P. (2000) 'Web-based Surveys: A Review of Issues and Approach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4: 464-94.
- Cova, Bernard, Robert V. Kozinets and Avi Shankar (eds) (2007) *Consumer Tribes*. London: Butterworth-Heinemann.
- Creswell, John W. (2009)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3r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rumlish, Christian (2004) *The Power of Many: How the Living Web is Transforming Politics, Business, and Everyday Life*. Hoboken, NJ: Wiley.
- Daft, Richard L. and Robert H. Lengel (1986) '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 Media Richness and Structural Design', *Management Science*, 32(5): 554-71.
- Dalli, Daniele and Matteo Corciolani (2008) 'Collective Forms of Resistance: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Moderate Communities: Evidence from the BookCrossing Ca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ket Research*, 50(6): 757-75.
- Danet, Brenda (2001) *Cyberpl@y: Communicating Online*.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 Davis, Erik (1998) *Techgnosis: Myth, Magic + Mysticism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New York: Harmony Books.
- Davison, K.P., J.W. Pennebaker and S.S. Dickerson (2000) 'Who Talk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llness Support Groups',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205-17.
- Denzin, Norman K. (1994)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in Norman K. Denzin and Yvonna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500-15.
- Denzin, Norman K. (1997)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Ethnographic Practi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enzin, Norman K. and Yvonna S. Lincoln (1994)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enzin, Norman K. and Yvonna S. Lincoln (2005)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e Valck, Kristine (2005) *Virtual Communities of Consumption: Networks of Consumer Knowledge and Companionship*, ERIM PhD Series: Research in Management.
- De Valck, Kristine (2007) 'The War of the eTribes: Online Conflicts and Communal Consumption', in Bernard Cova, Robert V. Kozinets and Avi Shankar (eds), *Consumer Tribes*. Burlington, MA: Elsevier/Butterworth-Heinemann. pp. 260-74.
- Dibbell, Julian (1998) *My Tiny Life: Crime and Passion in a Virtual World*.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 DiMaggio, Paul, E. Hargittai, E. Neuman and J.P. Robinson (2001)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 307-36.
- Douglas, Jack D. (1985) *Creative Interviewing*. Beverley Hills, CA: Sage.
- Dubrovsky, Vitaly, Sara Kiesler and Beheruz Sethna (1991) 'The Equalization Phenomenon: Status Effects in Computer-mediated and Face-to-face Decision Making Groups',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6: 119-46.
- Ellis, Caroline (1991) 'Emotional Sociology',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12: 123-45.
- Emerson, Robert M., Rachel I. Fretz and Linda L. Shaw (1995)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scobar, Arturo (1993) 'The Limits of Reflexivity: Politics in Anthropology's Post-Writing Culture Era',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9(4): 377-91.
- Esobar, Arturo (1994) 'Welcome To Cyberia: Notes on the Anthropology of Cyberculture', *Current Anthropology*, 35(3) (June): 211-31.
- Fernandez, James W. (1994), 'Culture and Transcendent Humanization: On the "Dynamic of the Categorical"', *Ethnos*, 59(3-4): 143-67.
- Fetterman, David M. (1998) *Ethnography: Step-by-Step*. Thousand Oaks, CA: Sage.
- Fong, John and Suzan Burton (2006) 'Online Word-Of-Mouth: A Comparison of American and Chinese Discussion Board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18(2): 146-56.
- Fournier, Susan and Lara Lee (2009) 'Getting Brand Communities Righ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April: 105-11.
- Fox, Fiona E., Marianne Morris and Nichola Rumsey (2007) 'Doing Synchronous Online Focus Groups with Young Peopl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7(4), April: 539-47.
- Fox, Richard G. (1991) 'Introduction: Working in the Present', in Richard G. Fox (ed.),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pp. 1-16.
- Frankel, Mark S. and Sanyin Siang (1999) 'Ethical and Legal Aspects of Human Subjects Research on the Internet',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Washington, DC, available online at: [www.aaas.org/spp/dspp/sfml/projects/intres/report.pdf/](http://www.aaas.org/spp/dspp/sfml/projects/intres/report.pdf/)

- Fuller, Johann, Gregor Jawecki and Hans Mühlbacher (2007) 'Innovation Creation by Online Basketball Communiti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0(1): 60-71.
- Fuller, Johann, Kurt Matzler and Melanie Hoppe (2008) 'Brand Community Members as a Source of Innovation',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5(6) (November): 608-19.
- Gaiser, Ted (1997) 'Conducting On-Line Focus Groups: A Methodological Discussion', *SQ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15: 135-44.
- Garcia, Angela Cora, Alecea I. Standlee, Jennifer Bechkoff and Yan Cui (2009) 'Ethnographic Approaches to the Internet and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8(1), February: 52-84.
- Garton, Laura, Caroline Haythornthwaite and Barry Wellman (1999) 'Studying On-Line Social Networks', in Steve Jones (ed.), *Doing Internet Research: Critical Issues in Methods for Examining the Net*.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75-105.
-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iesler, Markus (2006) 'Consumer Gift System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3 (September): 283-90.
- Glaser, Barney G. and Anselm L. Strauss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 Goffman, Erving (1989) 'On Fieldwor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8: 123-32.
- Gossett, Loril M. and Julian Kilker (2006) 'My Job Sucks: Examining Counterinstitutional Websites as Locations for Organizational Member Voice, Dissent, and Resistance',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 (August): 63-90.
- Greenbaum, Thomas L. (1998) *The Handbook for Focus Group Research*.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 Grossman, Lev (2006) 'Time's Person of the Year: You', *Time Magazine*, 13 December, available online at: [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569514,00.html/](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569514,00.html/)
- Guba, Egon G. and Yvonna S. Lincoln (1989) *Fourth Generation Evalu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 Guba, Egon G. and Yvonna S. Lincoln (1994)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orman K. Denzin and Yvonna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105-17.
- Gubrium, Jaber F. and James A. Holstein (eds) (2001)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Context and Metho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Gumpert, Gary and Robert Cathcart (1985) 'Media Grammars, Generations, and Media Gaps', *Critical Studies Th Mass Communication*, 2: 23-35.
- Hahn, Chris (2008)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Using Your Computer: A Practical Guide*. London: Sage.
- Hair, Neil and Moira Clark (2007) 'The Ethical Dilemmas and Challenges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Electronic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ket Research*, 49(6): 781-800.

- Hakken, David (1999) *Cyborgs @ Cyberspace?: An Ethnographer Looks at the Future*.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 Hammersley, Martyn (1992) *What's Wrong with Ethnography?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Haythornthwaite, Caroline (2005) 'Social Networks and Internet Connectivity Effec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8(2), June: 125-47.
- Haythornthwaite, Caroline, Barry Wellman and M. Mantei (1995) 'Work Relationships and Media Use: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Group Decision and Negotiation*, 4(3): 193-211.
- Hemetsberger, Andrea and Christian Reinhardt (2006) 'Learning and Knowledge-building in Open-source Communities: A Social-experiential Approach', *Management Learning*, 37(2), 187-214.
- Herring, Susan (1996) 'Linguistic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Some Ethical and Scholarly Consideration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2: 153-60.
- Herring, Susan C. (2001) 'Computer-mediated Discourse', in D. Schiffrin, D. Tannen and H. Hamilton (eds),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pp. 612-34.
- Hiltz, Starr Roxanne (1984) *Online Communities: A Case Study of the Office of the Future*. Norwood, NJ: Ablex Publishing Company.
- Hiltz, Starr Roxanne and Murray Turoff (1978) *The Network N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via Computer*.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Hine, Christine (2000) *Virtual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 Hobbs, Dick (2006) 'Ethnography', in Victor Jupp (ed.), *Sage Dictionary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London: Sage.
- Hoffman, Donna L., Thomas P. Novak and Alladi Venkatesh (2004) 'Has the Internet become Indispensable?',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47(7), July: 37-42.
- Holeton, Richard (1998) *Composing Cyberspace: Identity, Commun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Electronic Age*. New York: McGraw-Hill.
- Hookway, Nicholas (2008) "Entering the Blogosphere": Some Strategies for Using Blogs In Social Research', *Qualitative Research*, 8:91-113.
- Howard, R.E.M., L. Rainie and S. Jones (2000) 'Days and Nights on the Interne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5: 383-404.
- Howard, Philip N. (2002) 'Network Ethnography and the Hypermedia Organization: New Media, New Organizations, New Methods', *New Media & Society*, 4(4): 550-74.
- Hudson, James M. and Amy Bruckman (2004) "Go Away": Participant Objections to Being Studied', *The InformaHon Society*, 20(2): 127-39.
- Hughes, Jerald and Karl R. Lang (2004) 'Issues in Online Focus Groups: Lessons Learned from an Empirical Study of Peer-To-Peer Filesharing System Users', *Electronic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Methods*, 2(2): 95-110.
- Jackson, Sally (1986) 'Building a Case for Claims about Discourse Structure', in D.G. Ellis and W.A. Donohue (eds), *Contemporary Issues in Language and Discourse Processes*. Hillsdale, NJ:



- Erlbaum. pp. 129-47.
- Jacobson, David (1999) 'Doing Research in Cyberspace', *Field Methods*, 11(2): 127-45.
- Jenkins, Henry (1992)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Jenkins, Henry (1995) "Do You Enjoy Making the Rest of Us Feel Stupid?": alt.tv. twinpeaks, The Trickster Author and Viewer Mastery', in David Lavery (ed.), 'Full of Secrets': *Critical Approaches to Twin Peak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p. 51-69.
- Jenkins, Henry (2006)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Jeppesen, Lars Bo and Lars Frederiksen (2006) 'Why Do Users Contribute to FirmHosted User Communities? The Case of Computer-Controlled Music Instruments', *Organization Science*, 17 (January-February): 45-63.
- Johns, M., S.L. Chen and J. Hall (eds) (2003) *Online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Issues, and Ethics*. New York: Peter Lang.
- Jones, Stephen G. (1995)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 Stephen G. Jones (ed.), *Cybersociety: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10-35.
- Jones, Steve (1999) 'Studying the Net: Intricacies and Issues', in Steve Jones (ed.), *Doing Internet Research: Critical Issues in Methods for Examining the NeL*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1-27.
- Jorgensen, D.L. (1989)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Methodology for Human Studies*. Newbury Park, CA: Sage.
- Kanayama, Tomoko (2003)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 the Experience of Japanese Elderly People Online', *New Media & Society*, 5(2): 267-88.
- Kavanaugh A. and S. Patterson (2001)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Computer Networks on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5: 496-509.
- Kendall, Lori (1999) 'Recontextualizing "Cyberspac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for On-line Research', in Steve Jones (ed.), *Doing Internet Research: Critical Issues and Methods for Examining the Net*.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57-74.
- Kendall, Lori (2004) 'Participants and Observers in the Online Ethnography: Five Stories about Identity', in M.D. Jones, S.-L.S. Chan and G.J. Hall (eds), *Online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Issues, and Ethics*. New York: Peter Lang. pp. 125-40.
- Kiesler, Sara, D. Zubrow, A.M. Moses and V. Geller (1985) 'Affect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 Experiment in Synchronous Terminal-to-Terminal Discussi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1: 77-104.
- Kiesler, Sara, Jane Siegel and Timothy McGuire (1984) 'Social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39(10): 1123-34.
- King, Storm (1996) 'Researching Internet Communities: Proposed Ethical Guidelines for the Repor-

- ting of Result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2: 119-28.
- Kivits, Joelle (2005) 'Online Interviewing and the Research Relationship', in Christine Hine (ed.), *Virtual Methods: Issues in Social Research on the Internet*. Oxford: Berg. pp. 35-50.
- Kluckhohn, Clyde (1949) *Mirror for Man*. New York: Wittlesey House/McGraw-Hill.
- Komito, Lee (1998) 'The Net as a Foraging Society: Flexible Communities', *Information Society*, 14(2): 97-106.
- Kozinets, Robert V. (1997a) 'I Want To Believe': A Netnography of *The X-Files* Subculture of Consumption', in Merrie Brucks and Deborah J. MacInnis (eds),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ume 24. Provo, UT: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pp. 470-5.
- Kozinets, Robert V. (1997b) 'To Boldly Go: a Hypermodern Ethnography of *Star Trek* Fans' Culture and Communities of Consumption',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Queen's University, Kingston, Canada.
- Kozinets, Robert V. (1998) 'On Netnography: Initial Reflections on Consumer Research Investigations of Cyberculture', in Joseph Alba and Wesley Hutchinson (eds),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ume 25. Provo, UT: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pp. 366-71.
- Kozinets, Robert V. (1999) 'E-Tribalized Marketing?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Virtual Communities of Consumption',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7(3): 252-64.
- Kozinets, Robert V. (2001) 'Utopian Enterprise: Articulating the Meanings of *Star Trek*'s Culture of Consump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8(June): 67-88.
- Kozinets, Robert V. (2002a) 'The Field Behind the Screen: Using Netnography for Marketing Research in Online Communitie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39 (February): 61-72.
- Kozinets, Robert V. (2002b) 'Can Consumers Escape the Market? Emancipatory Illuminations from Burning Ma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9(June): 20-38.
- Kozinets, Robert V. (2005) 'Communal Big Bangs and the Ever-Expanding Netnographic Universe', *Thesis*, 3: 38-41.
- Kozinets, Robert V. (2006a) 'Netnography 2.0', in Russell W. Belk (ed.),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Marketing*. Cheltenham, UK and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pp. 129-42.
- Kozinets, Robert V. (2006b) 'Netnography', in Victor Jupp (ed.), *The Sage Dictionary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London: Sage. pp. 193-5.
- Kozinets, Robert V. (2006c) 'Click to Connect: Netnography and Tribal Advertising',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46(September): 279-88.
- Kozinets, Robert V. (2007) 'Inno-tribes: *Star Trek* as Wikimedia', in Bernard Cova, Robert V. Kozinets and Avi Shankar (eds), *Consumer Tribes*. Oxford and Burlington, MA: Butterworth-Heinemann. pp. 194-211.
- Kozinets, Robert V. (2008) 'Technology/Ideology: How Ideological Fields Influence Consumers' Technology Narrative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4(April): 864-81.
- Kozinets, Robert V. (forthcoming) 'Brand Fans: When Entertainment + Marketing Integrate On-

- line', in Tracy Tuten (ed.), *Enterprise 2.0*. Westport, CT: Praeger.
- Kozinets, Robert V. and Jay M. Handelman (1998) 'Ensoulng Consumption: A Netnographic Exploration of The Meaning of Boycotting Behavior', in Joseph Alba and Wesley Hutchinson (eds),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ume 25. Provo, UT: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pp. 475-80.
- Kozinets, Robert V. and Jay M. Handelman (2004) 'Adversaries of Consumption: Consumer Movements, Activism, and Ideology',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1 (December): 691-704.
- Kozinets, Robert V. and Richard Kedzior (2009) 'I, Avatar: Auto-netnographic Research in Virtual Worlds', in Michael Solomon and Natalie Wood (eds), *Virtual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Behavior*. Armonk, NY: M.E. Sharpe. pp. 3-19.
- Kozinets, Robert V. and John F Sherry, Jr (2005) 'Welcome to the Black Rock Café', in Lee Gilmore and Mark van Proyen (eds), *Afterburn: Reflections on Burning Man*. Albuquerque, NM: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pp.87-106.
- Kozinets, Robert V., Andrea Hemetsberger and Hope Schau (2008) 'The Wisdom of Consumer Crowds: Collective Innovation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Marketing', *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 28(December): 339-54.
- Kozinets, Robert V., Kristine de Valck, Andrea Wojnicki and Sarah Wilner (2010) 'Networked Narratives: Understanding Word-of-mouth Marketing in Online Communities', *Journal of Marketing* (March).
- Kraut, R., J. Olson, M. Banaji, A. Bruckman, J. Cohen and M. Cooper (2004)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Report of Board of Scientific Affairs' Advisory Group on the Conduct of Research on the Internet', *American Psychologist*, 59(4): 1-13.
- Kraut, R., S. Kiesler, B. Boneva, J. Cummings, V. Helgeson and A. Crawford (2002) 'Internet Paradox Revisited',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8: 49-74.
- Krueger, R.A. (1994) *Focus Groups: a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ied Research*,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er, Roy and Suzanne C. Beckman (2005) 'Sensitive Research Topics: Netnography Revisited', *Qualitative Market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8(2): 189-203.
- Lather, Patti (1993) 'Issues of Validity in Openly Ideological Research: Between a Rock and a Soft Place', *Interchange*, 17: 63-84.
- Lather, Patti (2001) 'Postmodernism,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st (Critical) Ethnography: of the Ruins, Aporias and Angels', in P. Atkinson, S. Delamont, A.J. Coffey, J. Lofland and L.H. Lofland (eds),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pp. 477-92.
- Laurel, Brenda (1990) *The Art of Human-Computer Interface Desig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Lazar, J. and Preece, J. (1999)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Web-based Surveys', *Journal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34(4): 63-7.

- LeBesco, Kathleen (2004) 'Managing Visibility, Intimacy, and Focus in Online Critical Ethnography', in M.D. Johns, S.-L.S. Chen and G.J. Hall (eds), *Online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Issues, and Ethics*. New York: Peter Lang. pp. 63-79.
- Lewins, Ann and Christina Silver (2007) *Using Softwar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 Stepby-Step Guid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lévy, Pierre (2001) *Cyberculture*,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Levy, Sidney J. (1981) 'Interpreting Consumer Mythology: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Consumer Behaviour', *Journal of Marketing*, 45(Summer): 49-61.
- Li, Charlene and Josh Bernoff (2008) *Groundswell: Winning in a World Transformed by Social Technologies*.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Press.
- Lincoln, Yvonna and Egon G. Guba (1985a) 'Judging the Quality of Case Study Reports',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3(1): 53-9.
- Lincoln, Yvonna and Egon G. Guba (1985b) *Naturalistic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 Sage.
- Lincoln, Yvonna S. and Norman K. Denzin (1994) 'The Fifth Moment', in Norman K. Denzin and Yvonna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575-86.
- Lipinski, Tomas A. (2006) 'Emerging Tort Issues in the Coll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nternet-based Research Data', *Journal of Information Ethics*, Fall: 55-81.
- Lipinski, Tomas A. (2008) 'Emerging Legal Issues in the Colle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nternet-Sourced Research Data: Part I, Basic Tort Law Issues and Neglig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net Research Ethics*, 1(1) January: 92-114, available online at: [www.uwm.edu/Dept/SOIS/cipr/ijire/ijire\\_1.1\\_Lipinski.pdf](http://www.uwm.edu/Dept/SOIS/cipr/ijire/ijire_1.1_Lipinski.pdf)
- Lyman, Peter and Nina Wakeford (1999) 'Going into the (Virtual) Field',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3): 359-76.
- Lysloff, René T. A. (2003) 'Musical Community on the Internet: an On-Line Ethnography', *Cultural Anthropology*, 18(2), May: 233-63.
- Macek, Jakub (2005) 'Defining Cyberculture (v. 2)', translated by Monika Metykova and Jakub Macek,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macek.czechian.net/defining\\_cyberculture.htm](http://macek.czechian.net/defining_cyberculture.htm) (accessed 8 January 2009).
- Maclaran, Pauline, Margaret Hogg, Miriam Catterall and Robert V. Kozinets (2004) 'Gender, Technology and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s in ConsumptionRelated Online Communities', in Karin M. Ekström and Helene Brembeck (eds), *Elusive Consumption: Tracking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s*. Oxford: Berg. pp. 145-71.
- Madge, Clare and Henrietta O' Connor (2006) 'Parenting Gone Wired: Empowerment of New Mothers on the Internet?',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7(2) (April): 199-220.
- Mann, Chris and Fiona Stewart (2000) *Internet Communication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 Handbook for Researching Online*. London an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Marcus, George E. and Michael Fischer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rkham, Annette N. (1998) *Life Online: Researching Real Experience in Virtual Space*.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 Markham, Annette N. (2004) 'Representation in Online Ethnographies: a Matter of Context Sensitivity', in M.D. Johns, S.-L.S. Shannon and G.J. Hall (eds), *Online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Issues, and Ethics*. New York: Peter Lang. pp. 141-55.
- Markham, Annette N. and Nancy K. Baym (2008) *Internet Inquiry: Conversations about Method*. Thousand Oaks and London: Sage.
- Mason, Matt (2008) *The Pirate's Dilemma: How Youth Culture is Reinventing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 Matei, Sorin and Sandra Ball-Rokeach (2003) 'The Internet in the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of Urban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Macro or Meso-Linka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3(4): 642-57.
- Maulana, Amalia and Giana M. Eckhardt (2007) 'Just Friends, Good Acquaintances or Soul Mates? An Exploration of Website Connectedness', *Qualitative Market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0(3): 227-42.
- McArthur, Robert L. (2001)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Privacy',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3:123-8.
- McCracken, Grant (1988) *The Long Interview*. Beverly Hills, CA: Sage.
- McDougal, Robert (1999) 'Subject Fields, Oral Emulation and the Spontaneous Cultural Positioning of Mohawk E-Mail Users', *World Communication*, 28(4): 5-25.
- Mckay, H.G., R.E. Glasgow, E.G. Feil, S.M. Boles and M. Barrera (2002) 'Internet-based Diabetes Self-Management and Support: Initial Outcomes from the Diabetes Network Project', *Rehabilitation Psychology*, 47: 31-48.
- Mckenna, Katelyn and Gwendolyn Seidman (2005) 'You, Me, and We: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in Electronic Groups', in Yair Amichai-Hamburger (ed.), *The Social Net: Human Behavior in Cybersp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kenna, k.Y.A. and J.A. Bargh (1998) 'Coming Out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Identity Demarginalization through Virtual Group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 681-94.
- McLuhan, Marshall (1970) *Culture is our Business*. New York: McGraw-Hill.
- McMahan, Allison (2003) 'Immersion, Engagement and Presence: A Method For Analyzing 3-D Games', in M. Wolf and B. Perron (eds), *Video Game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pp. 60-88.
- Mead, George Herbert (1938) *The Philosophy of the Ac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eyer, Gordon and Thomas, Jim (1990) 'The Baudy World of the Byte Bandit: A Postmodern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uter Underground', in Frank Schmallegger (ed.), *Computers in Criminal Justice*. Bristol: Wyndham Hall. pp. 31-67.

- Miles, Matthew B. and A. Michael Huberman,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2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iller, Daniel and Don Slater (2000) *The Internet: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New York: Berg.
- Mitchell, William J. (1996) *City of Bits: Space, Place, and the Infobah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Molesworth, Mike and Janice Denegri-knott (2004)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Failure of Online Organisational Communication',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9(4): 302-16.
- Muñiz, Albert M. Jr. and Hope Jensen Schau (2005) 'Religiosity in the Abandoned Apple Newton Brand Community',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1 (4) (March): 737-47.
- Munt, Sally R. (ed.) (2001) *Technospaces: Inside the New Media*. London: Continuum.
- Murray, Jeff B. and Julie L. Ozanne (1991) 'The Critical Imagination: Emancipatory Interests in Consumer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8(September): 129-44.
- Myers, D. (1987) 'Anonymity is Part of the Magic: Individual Manipulation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ontext', *Qualitative Sociology*, 10: 251-266.
- Nelson, Michelle R. and Cele C. Otnes (2005) 'Exploring Cross-Cultural Ambivalence: a Netnography of Intercultural Wedding Message Board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58: 89-95.
- Nelson, Michelle R., Heejo Keum and Ronald A. Yaros (2004) 'Advertainment or Adcreep: Game Players' Attitudes toward Advertising and Product Placements in Computer Games', *Journal of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5(1), available online at: [www.jiad.org/article52/](http://www.jiad.org/article52/)
- Newhagen, J.E. and S. Rafaeli (1996) 'Why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Should Study the Internet: a Dialogue [on-Line]',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jcmc.indiana.edu/voll/issue4/rafaeli.html>
- Olaniran, Bolanle (2004)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Across-Cultural Virtual Teams', in Guo-Min Chen and William Starosta (eds), *Dialogues among Diversities*. Washington, DC: NCA. pp. 142-66.
- Olaniran, Bolanle (2008) 'Electronic Tribes (E-Tribes): Som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Implications', in Tyrone L. Adams and Steven A. Smith (eds), *Electronic Tribes: Virtual Worlds of Geeks, Gamers, Shamans, and Scammer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pp. 36-57.
- Ozanne, Julie L. and Bige Saatcioglu (2008)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5(3): 423-39.
- Paccagnella, Luciano (1997) 'Getting the Seats of Your Pants Dirty: Strategies for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 Virtual Communiti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s*, 3(June),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jcmc.indiana.edu/vol3/issue1/paccagnella.html/>
- Parmentier, Marie-Agnes (2009) 'Brands as Resources for Virtual Communities of Consumption', unpublished HEC Montreal Working Paper.
- Penley, Constance and Andrew Ross (eds) (1991) *Technoculture: Cultural Politic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Pew Internet Report (2001) 'Online Communities: Networks that Nurture Long-distance Relation-

- ships and Local Ties',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available online at: [www.pewinternet.org/report\\_display.asp? r=47/](http://www.pewinternet.org/report_display.asp?r=47/)
- Price, Linda L., Eric J. Arnould and Patrick Tierney (1995) 'Going to Extremes: Managing Service Encounters and Assessing Provider Performance', *Journal of Marketing*, 59(April): 83-97.
-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US Federal Code Title 45, Section 46 (2009), available online at: [www.hhs.gov/ohrp/humansubjects/guidance/45cfr46.htm](http://www.hhs.gov/ohrp/humansubjects/guidance/45cfr46.htm) (accessed 3 February 2009).
- Punch, Maurice (1986)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Fieldwork*. Beverly Hills, CA: Sage.
- Rabinow, Paul (1992) 'Artificiality and Enlightenment: From Sociobiology to Biosociality', in J. Crary and S. Kwinter (eds), *Incorporations*. Cambridge, MA: Zone. pp. 234-52.
- Reid, Elizabeth (1996) 'Informed Consent in the Study of On-Line Communities: a Reflection on the Effects of Computer-Mediated Social Research',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2: 169-74.
- Rettberg, Jill Walker (2008) *Blogging*.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Rheingold, Howard (1993)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Rice, Ronald E. (1984) 'Evaluating New Media Systems', in Jerome Johnstone (ed.), *Evaluating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New Directions for Program Evaluation*.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Rice, Ronald E. and E.M. Rogers (1984) 'New Methods and Data for the Study of New Media', in R.E. Rice (ed.), *The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pp. 81-99.
- Rice, Ronald E. and G. Love (1987) 'Electronic Emotion: Socio-emotional Content in a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4: 85-108.
- Richards, Lyn (2005) *Handling Qualitative Data: A Practical Guide*. London: Sage.
- Sack, Warren (2002) 'What Does a Very Large-Scale Conversation Look like? Artificial Dialectics and the Graphical Summarization of Large Volumes of E-Mail', *Leonardo*, 35(4): 417-26.
- Schaap, F (2002) *The Words That Took Us There: Ethnography in Virtual Ethnography*. Amsterdam: Aksant Academic Publishers.
- Schau, Hope Jensen and Mary C. Gilly (2003) 'We Are What We Post?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Personal Webspac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0(4) (December): 385-404.
- Schivelbusch, Wolfgang (1986) *The Railway Journey: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pace and Time in the 19th Century*. New York: Berg.
- Schlosser, Ann (2005) 'Posting Versus Lurking: Communicating in a Multiple Audience Context',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2, September: 260-5.
- Schouten, John W. and James H. McAlexander (1995) 'Subcultures of Consumption: An Ethnography of the New Biker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2(June): 43-61.
- Schwandt, Thomas A. (1994)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ivist Approaches to Human Inquiry', in Norman K. Denzin and Yvonna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118-37.

- Scott, John (1991)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Handbook*. London: Sage.
- Sharf, Barbara (1999) 'Beyond Netiquette: The Ethics of Doing Naturalistic Discourse Research on the Internet', in Steve Jones (ed.), *Doing Internet Research: Critical Issues and Methods for Examining the Net*. London: Sage.
- Shea, Virginia (1994) 'Core Rules of Netiquette', *Educom Review*, 29(5): 58-62.
- Sherblom, John (1988) 'Direction, Function, and Signature in Electronic Mail',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25: 39-54.
- Sherry, John F. Jr (1991) 'Postmodern Alternatives: The Interpretive Turn in Consumer Research', in H. Kassarian and T. Robertson (eds), *Handbook of Consumer Theory and Research*.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pp. 548-91.
- Shields, Robert (ed.) (1996) *Cultures of the Internet Virtual Spaces, Real Histories, Living Bodies*. London: Sage.
- Shimanoff, Susan B. (1988) 'Degree of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 as a Function of Faceneeds, Gender,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ommunication Reports*, 1(2): 43-53.
- Shoham, Aviv (2004) 'Flow experiences and image making: An online chat-room ethnography',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21(10): 855-82.
- Short, John, Ederly Williams and Bruce Christie (1976)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elecommunications*. New York: Wiley.
- Silver, David (2006) 'Introduction: Where Is Internet Studies?', in David Silver and Adrienne Massanari (eds), *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p. 1-14.
- Sirsi, Ajay K., James C. Ward and Peter H. Reingen (1996) 'Microcultural Analysis of Variation in Sharing of Causal Reasoning about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2 (March): 345-73.
- Slater, Don (1998) 'Trading Sexpics on IRC: Embodiment and Authenticity on the Internet', *Body & Society*, 4(4): 91-117.
- Sohn, Changsoo (2001) 'Validity of Web-Based Survey in IES Related Research as an Alternative to Mail Survey', *AMCIS 2001 Proceedings. Paper 318*,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aisel.aisnet.org/amcis2001/318>
- Spiggle, Susan (1994)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Qualitative Data in Consumer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1 (December): 491-503.
- Sproull, Lee and Sara Kiesler (1986) 'Reducing Social Context Cues: The Case of Electronic Mail', *Management Science*, 32: 1492-512.
- Stone, Allucquère Rosanne (1995) *The War of Desire and Technology at the Close of the Mechanical 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Strauss, Anselm L. (1987)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rauss, Anselm and Julie Corbin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udweeks, Fay and Simeon J. Simoff (1999) 'Complementary Explorative Data Analysis: the Reconcili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Principles', in Steve Jones (ed.), *Doing Internet Research: Critical Issues in Methods for Examining the Net*.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underland, Patricia L. and Denny, Rita M. (2007) *Doing Anthropology in Consumer Research*.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 Tacchi, J., G. Hearn and A. Ninan (2004) 'Ethnographic Action Research: A Method for Implementing and Evaluating New Media Technologies', in K. Prasad (e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Recasting Development*. Knoxville, TN: B.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pp. 253-74.
- Tapscott, Don and Anthony D. Williams (2007) *Wikinomics: 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New York: Penguin.
- Taylor, T.L. (1999) 'Life in Virtual Worlds: Plural Existence, Multi-Modalities, and Other Online Research Challenge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3): 436-49.
- Tedlock, Barbara (1991) 'Fro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o the Observation of Participation: The Emergence of Narrative Ethnograph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7: 69-94.
- Tesch, R. (1990) *Qualitative Research: Analysis Types and Software Tools*. New York: Falmer.
- The Digital Future Report (2008) 'Surveying the Digital Future, Year Seven', *USC Annenberg School Center for the Digital Future*. Los Angeles, CA: Figueroa Press.
- Thomas, Jane Boyd, Cara Okleshen Peters and Holly Tolson (2007)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of the Virtual Community MySpace.com: What Are Consumers Saying About Fashion?', *Journal of Fashio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11(4): 587-603.
- Thompson, Craig J. (1990) 'Eureka! And Other Tests of Significance: A New Look at Evaluating Interpretive Research', in Marvin E. Goldberg et al. (eds),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17. Provo UT: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pp. 25-30.
- Thompson, Craig J., Howard R. Pollio and William B. Locander (1994) 'The Spoken and The Unspoken: A Hermeneutic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Consumers' Expressed Meaning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1 (December): 432-53.
- Thomsen, Steven R., Joseph D. Straubhaar and Drew M. Bolyard (1998) 'Ethnomethodology and the Study of Online Communities: Exploring the Cyber Streets', *Information Research*, 4(1), July,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informationr.net.ezproxy.library.yorku.ca/ir/4-1/paper50.html>
- Thorseth, May (2003) *Applied Ethics in Internet Research*. Trondheim, Norway: Programme for Applied Ethics, 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1959) *The Phenomenon of Ma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Tucker, William T. (1967)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Tulloch, John and Henry Jenkins (1995) *Science Fiction Audiences: Watching Doctor Who and Star Tre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Turkie, Sherry (1995)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Van den Butte, Christophe and Stefan Wuyts (2007) *Social Networks and Marketing*. Cambridge, MA: Marketing Science Institute.
- Van Maanen, John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roman, Kerryellen and Joann Kovacich (2002) 'Computer-Mediated Interdisciplinary Teams: Theory and Reality', *Journal of Interprofessional Care*, 16(2), May 1: 161-70.
- Wallendorf, Melanie and Russell W. Belk (1989) 'Assessing Trustworthiness in Naturalistic Consumer Research', in Elizabeth C. Hirschman (ed.), *Interpretive Consumer Research*. Provo, UT: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pp. 69-84.
- Walker Rettburg, Jill (2008) *Blogging*. Cambridge, UK and Malden, MA: Polity Press.
- Waither, Joseph B. (1992) 'Interpersonal Effects in Mediated Interaction: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 52-90.
- Walther, Joseph B. (1995) 'Relational Aspects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s over Time', *Organization Science*, 6(2): 186-203.
- Walther, Joseph (1997) 'Group and Interpersonal Effects in International ComputerMediated Collabor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3), March: 342-69.
- Walther, Joseph B. (2002), 'Research Ethics in Internet-Enabled Research: Human Subjects Issues and Methodological Myopia',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4: 205-16.
- Wasserman, Stanley and Katherine Faust (1994)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tt, J.H. (1999) 'Internet Systems for Evaluation Research', in G. Gay and T.L. Benington (eds),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Evaluation: Social, Moral Epistemolog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San Francisco, CA: Josey-Bass. pp. 23-44.
- Weible, R. and J. Wallace, (1998)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Data Collection', *Marketing Research*, 10(3): 19-23.
- Weinberg, Bruce D. (2001) 'Research in Exploring the Online Consumer Experience', in Mary C. Gilly and Joan Meyers-Levy (eds),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ume 28. Valdosta, GA: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pp. 227-32.
- Weinberger, David (2007) *Everything Is Miscellaneous: the Power of the New Digital Disorder*. New York: Times Books.
- Weitzman, Eben A. and Matthew B. Miles (1995) *Computer Programs for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Software Sourcebook*. Thousand Oaks, CA: Sage.
- Wellman, Barry (1988) 'Structural Analysis: from Method and Metaphor to Theory and Substance', in B. Wellman and S.D. Berkowitz (eds),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9-61.
- Wellman, Barry (2001a) 'Computer Networks as Social Networks', *Science*, 293, September 14:

2031-4.

- Weilman, Barry (2001b) 'Physical Place and Cyber Place: The Rise Of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5(2) June: 227-52.
- Wellman, Barry, Janet Salaff, Dimitrina Dimitrova, Laura Garton, Milena Gulia and Caroline Haythornthwaite (1996) 'Computer Networks as Social Networks: Collaborative Work, Telework, and Virtual Commun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 213-38.
- Welser, Howard T., Eric Gleave, Danyel Fisher and Marc Smith (2007) 'Visualizing the Signatures of Social Roles in Online Discussion Groups', *Journal of Social Structure*, 8, available online at: [www.cmu.edu/joss/content/articles/volume8/Welser/](http://www.cmu.edu/joss/content/articles/volume8/Welser/)
- Whifty, Monica Therese (2003) 'Cyber-Flirting: Playing at Love on the Internet', *Theory & Psychology*, 13(3): 339-57.
- Whiny, Monica Therese (2004) 'Cyber-Flirting: An Examination of Men's and Women's Flirting Behaviour both Offline and on the Internet', *Behaviour Change*, 21(2): 115-26.
- Williams, J. Patrick and Heith Copes (2005) "How Edge Are You?" Constructing Authentic Identities and Subcultural Boundaries in a Straightedge Internet Forum', *Symbolic Interaction*, 28(1): 67-89.
- Williams, Raymond (1976) *keywords: a Surve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Croom Helm.
- Wikan, Unni (1992) 'Beyond Words: The Power of Resonance', *American Ethnologist*, 19 (August): 460-82.
- Wittgenstein, Ludwig (1958[1968])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2nd edition, translated by G.E.M. Anscombe. New York: Macmillan.
- Wolcott, Harry F. (1990) 'On Seeking and Rejecting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W. Eisner and A. Peshkin (eds), *Qualitative Inquiry in Education: The Continuing Debate*.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pp. 121-52.
- Wolcott, Harry F. (1992) 'Posturing in Qualitative Inquiry', in M.D. LeCompte, W.L. Millroy and J. Preissle (eds), *Th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3-52.
- Vun, Gi Woong and Craig W. Trumbo (2000) 'Comparative Response to a Survey Executed by Post, E-mail, & Web Form',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September.
- Zelwietro, Joseph (1998) 'The Politic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through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Society*, 14(1): 45-56.
- Zwick, Detlev, Samuel K. Bonsu and Aron Darnody (2008) 'Putting Consumers to Work: "Co-creation" and New Marketing Govern-mentality',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8(2): 163-96.

## 译后记

本书基于面对面民族志与网络民族志的差异,澄清了文化和社区的概念,澄清研究线上文化和社区的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介绍网络民族志的过程——从进入田野到资料的搜集和分析,从研究伦理到研究的表达和评估——每个章节都以具体的研究过程或成果为案例辅助阐述。如果读者真正跟着阅读过程一步步地进行网络民族志的研究,定会收获颇丰,这的确是一本名副其实的网络民族志行动指南!作者罗伯特·V.库兹奈特从1995年创立“网络民族志”一词之后便始终致力于媒体、文化、人群和品牌的研究。他的研究立足于学科基础,同时面向社会与市场。他目前是约克大学的市场营销学教授。他在主要的社交媒体如Facebook, Twitter, LinkedIn上建立研究群组,不断与对网络民族志感兴趣的人交流。而翻译本书的过程也是我重新反思和梳理方法论与方法的过程,给我的研究和教学启发极大。

有趣的是,这本书的翻译起源于豆瓣网友“黛轩主人”任珏博士,我们几年前在网上由于共同兴趣而建立连接,保持沟通但至今未曾谋面。她将重庆大学出版社寻找译者的消息传达出来,有若干报名者表示兴趣并提交个人简介。随后重庆大学出版社邹荣编辑与我联系和沟通,最终确定我为译者。这个过程也展现线上社区和兴趣连接的力量。

感谢在翻译过程中给我提供信息支持、社会支持和情绪支持的

诸位师友——李康、陈拯、张经纬、Tomas。有趣的是,他们都身处异地,大多数支持都是在线上或经由网络传递和完成的。

感谢北京大学的徐泓教授,您鼓励我探索和研究,您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更是对我影响深远。感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财经传媒的以下同学,细致耐心地给翻译初稿提出修改意见:白安琪、禹心郭、孟令男、范世鹏、唐伊豆、吴开元、韩晓天、贺楚珺。

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你们的无限宽容和支持,没有你们在无数个假期和活动中容忍我或身或心的缺席,我没法完成这份作业。

翻译困难,但所幸并没有到 Ted Chiang《你一生的故事》文中描述的那么难,连物理法则、时空概念、因果关系都需要重新理解。

感谢网络连接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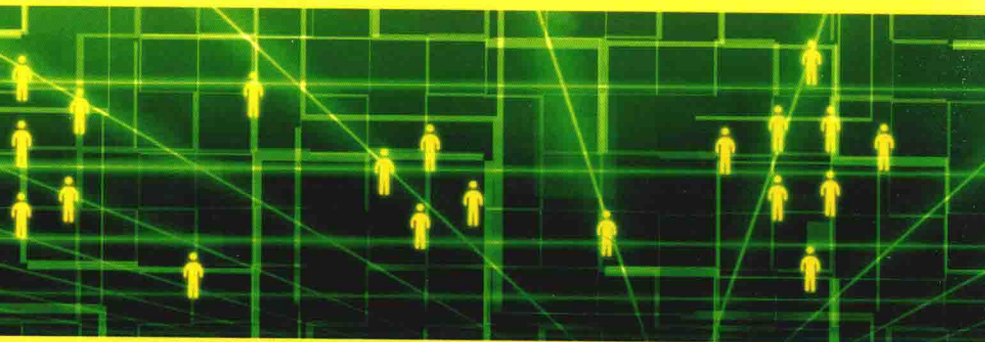
叶韦明

2015 年 10 月

叶韦明,传播学博士,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师。主要研究领域:新媒体与社会,数据新闻,社交媒体及其用户研究。

RUHE YANJIU WANGLUO RANQUN HE SHEQU

WANGLUOMINGZUZHIFANGFA SHIJIAN ZHIDAO



也许你将要开展你自己的网络民族志。也许你将享受阅读网络民族志，或者评论和评估它们，或者努力理解或从事网络民族志。不管你与网络民族志的联系是什么，我希望你从这个人类相互联系的崭新的、引人入胜的领域得到乐趣和启发。因为与我们的科学严格性同等重要的，也许是我们的游戏性。

欢迎关注  
**万卷方法**  
官方微博



@重大出版社万卷方法

ISBN 978-7-5624-9745-5



9 787562 497455 >

定价：36.00元